

朱文公文集

二

奏劄

戊申延和奏劄一

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皋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皆然不敢肆意於為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妻殺夫或以族子殺族父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以此為治於天下而況於其繫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然臣非敢以此之

故遂勸陛下深於用法而果於殺人也但竊以為諸若此類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得以行乎其間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而舜之所謂無刑者又何日而可期哉故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又詔儒臣傳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者刪其精要之語聚為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之官皆使略知古先聖王所以較典數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敢陰為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教而仰稱陛下好生惡殺期於無刑之本意取進止

延和奏劄二

臣聞獄者民命之所繫而君子之所盡心也今天下之獄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於州縣之具獄使其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顛倒是非出入生死蓋不得而察也是故欲清庶獄之源者莫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今縣之獄委於令其選固已精矣而未必皆得人其弊未易革也若州獄則今銓格凡選人任滿有舉主闕陞者方注繁難

令錄其慮蓋已詳矣然注司理者乃不用此令而近制准進納癯老之人然後不得注擬此外則常調關陞雖昏繆疾病之人皆得而為之甚至於流外補官若省部胥吏亦得而為之彼以薦舉關陞者固未必盡得才能公正之人然比之昏繆疾病無善可稱與夫胥吏之入官者則有間矣蓋昏繆疾病之人苟且微祿唯知自營其於獄事蒙成吏手漫不加省而胥吏之入官者又或徂於故習與吏為徒販鬻走弄無所不至故州郡小大之獄往往多失其平怨讟咨嗟感傷和氣上為聖政之累莫此為甚臣愚欲望陛下明詔銓曹更定選格凡州郡兩獄官專注任滿有舉主關陞人或應格不足則次任任滿銓試中第二等以上人其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吏並不得注擬見在任者非舉主關陞人即令守俸銓量如委昏繆疾病即保明聞奏特與祠祿其未到人候赴上日亦從守俸銓量方許放上若守俸徇私失實即許監司劾奏罷免所有省部胥吏雖已注官待次並令赴部別與擬授庶幾治獄之官其選必清各知任職仰副陛下欽恤之意取進止

貼黃

臣契勘縣獄止是知縣獨負推鞠一或不得其人則拆換款詞變亂情節無所不至今既未能盡變銓法則亦不容無火更革欲望睿慈詳酌明降指揮令縣丞同行推訊無丞處即用主簿仍遇大囚到獄即限兩日內具入門款先次飛申本州及提刑司照會庶幾粗革舊弊天下幸甚

延和奏劄三

臣竊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經總制錢蓋前代之所無而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為功而其兄聞之乃為哭於先廟以為作俑之禍且及子孫渡江以後雖知其弊然費出愈繁遂不能罷復有增加以至于今乃為大農之經賦有司不復敢有蠲除之議然其始者亦但計其出納多寡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則事雖失體而未有甚害及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民間遠限契約悉出投印故一二年間此錢之額倍於常歲逮其畢事則便復常數而無復前日之羨矣而一時乃有愉倭掎克之人輒為比較之說以誤朝聽使凡歲入經總制錢悉以經界之年為額其後雖或知其非義而小變之然猶必使越及一年所收最多之數至其甚無藝者則雖或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米稅錢已無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版曹總所猶不肯與之蠲除上下相臨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足則其勢必至於巧為名色取之於民以求幸免司察之官雖知其然然既利其贏額之盈則亦不容有所何問顧猶不足以及數則遂不過將新蓋舊轉後為前歲月愈深逋負日積大郡所欠十數萬緡小郡亦不下一二萬數官吏操切日益嚴峻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臣愚不知州縣之煎熬局促果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歎息愁怨果何時而少息也陛下厚德深仁愛民如子疾痛痾癢無細不知抑撻按摩無遠不及顧偶未聞此法之弊而已故臣輒敢冒昧以聞伏

望聖慈深照本末特詔有司先將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稅數內所收經總制額盡依分數豁除然後別詔大臣深圖所以節用裕民之術計論經總制錢合與不合立額比較之利病而罷行之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頌取進止

延和奏劄四

臣竊見江西路諸州舊有科罰之弊蓋因歲入有限而費出無常是以不免巧取於民以備支發凡是百姓有事入門不問曲直恣意誅求無有藝極民間受弊不可勝言爲監司州縣者欲一切繩之以法則財計頓闕州縣不可復爲雖有良吏亦無以免若一切恣之不問則法廢不行民怨無告而貪墨之吏更復並緣以濟其私爲害愈甚前此漕司蓋嘗頗捐羨錢以補州縣歲計之闕而禁其科罰然後遠民得以租安然聞其間亦有循習舊態未能盡革去更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本路帥臣諸司博訪事宜共行措畫逐一條奏以俟聖裁庶幾官用不之民賦有經仰寬宵旰之憂濬消災沴之氣一路幸甚取進止

延和奏劄五

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爲之資奮大有爲之志即位之初慷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汛掃陵廟恢復土疆爲已任如是者二十有七年于茲矣而曰循謹藉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下慰人望不審陛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說耶以爲所任者非其人則陛下之神明豈可謂所任盡非其人以爲所由者非其道則陛下之仁聖豈可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爲規

模不定則陛下之規模寧定矣以爲志氣不立則陛下之志氣寧立矣然且若是何耶臣誠愚陋竊爲陛下惑之故譬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嬖廢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而然歟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媚之私頗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審察豪彘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輩頗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望天下之讒說矜行而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讎耻而或不免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免於歎息愁怨之歎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不能盡合其道規模蓋弊小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蓋弊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非獨不足以致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以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爲陛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爲懼也聞者天啓聖心日新盛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蓋有意乎天理之純而人欲之盡矣然臣竊以其事觀之則猶恐其未免乎交戰之患也蓋詰傳寫滯淺文字之罪則便嬖側媚之流知所懼矣然而去者未遠而復還存者更進而愈盛則知陛下親寵此曹之意未表也罷累年竊

位盜權之姦則柔邪庸繆之黨知所懼矣然而希次補者
 襲其迹以僥倖而不訶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而不問
 則知陛下委任此輩之意猶在也增置諫員斥遠邪佞則
 兼聽之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可諫之端無窮則其或
 繼進而愈切未知陛下果能納而用之否也辨明誣枉慰
 撫孤直則燭幽之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造言之人無
 責則其或捷出而益巧未知陛下果能遠而絕之否也謝
 却傲使嘉獎壯圖宜君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
 旁出奄寺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
 振廩蠲租重禁科擾宜君可以寬疲民之力矣而監司不
 擇守令貪殘政煩賦重元元失職則恐未有以固有邦之
 本即是數者而論之則是所謂天理者雖若小勝而所謂
 人欲者終未盡除也夫以陛下之神聖仁明蒞政之久圖
 治之切宜其晏然高拱以享功成治定之安久矣而歲月
 逾邁四顧茫茫陰陽方爭勝負未決不知將復何日何時
 而可以粗見聖治之成也耶聞之道路比來士大夫之進
 說者多矣然不探其本而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姑就其
 易毛舉天下之細故而不本於陛下之身營營馳騁乎事
 為利害之末流臣恐其未足以端出治之本清應物之源
 以贊陛下正大宏遠之圖而使天下之事悉如聖志之所
 欲也昔者舜禹孔顏之間蓋嘗病此而講之矣舜之戒禹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謹乃有位敬備其可願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為仁一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
 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
 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法佞
 人矜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
 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蓋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
 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
 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耻為庸主而思
 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淳暑之說靜則徒以虛
 無寂滅為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
 礙為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
 離不相為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
 要者於是不復講矣臣愚不肖竊願陛下即今日之治效
 泝而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孔顏所授受者
 少番意焉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
 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
 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
 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
 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
 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
 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
 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
 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
 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
 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

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矧今祖宗光明盛大之業付在陛下將以傳之無窮四海之內所望於陛下者不但數世之仁而已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惟陛下深甯聖志痛自刻勵而力行之使萬世之後猶可以爲後聖法程則宗社神靈未有依託萬方黎獻未有歸往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孤陋寡聞學無所就前此兩蒙賜對所言大意與此畧同辭不別白旨不分明曾不足以悟聖心而陛下哀憐不忍終棄使得復望清光環視其中無他所有輒繕舊聞復以此進借妄狂率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財赦取進止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臣竊聞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唯大聖大賢爲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而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即乎吾心之所安寧隕其身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爲此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爲之見於上地變爲之作於下人情爲之哀惘拂鬱而皆有離叛散亂之心方此之時宗廟社稷危於綴旒是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實

紹丕圖未及號令之間不越須臾之頃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可謂處之以權而燕幾乎有以不失其正者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權學士大夫羣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至於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特待時而發耳臣雖至愚亦知竊爲陛下憂之而未知其計之所出故嘗反覆以思而參以所聞則尚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恩親之懷而已爾嗚呼此則所謂道心微歟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孟子所謂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惜曰天命神詔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奉則轉禍爲福易危爲安亦豈可以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毫有所加於藩邸之舊外至百辟多儀之享恩澤匪頒之式不敢一旦而全享乎萬衆之尊專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溥發德音痛自克責嚴飭刑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繼以二日而一至以至于無一日而不一至焉俯伏寢門愁慕號泣雖勞且

學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疑不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之變禍亂之幾有未盡去則又在乎陛下凝神恭默深監古先日與大臣講求政理可否相濟惟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為偏聽以啓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得遠震孽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若復因循日復一日所以行權者遂失其正則臣恐禍變之來不但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已也人心易難天命難保厥監不遠深可畏懼臣山野驢愚不識忌諱罪當萬死惟陛下寬之取進止

行宮便殿奏劄二

臣竊惟皇帝陛下祗膺駁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它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為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為博聞靡以為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為過矣蓋臣天資至愚極陋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况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權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

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為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急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愈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忽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

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清淡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常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爲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爲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彊不息以緝熙于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強盲聾扶曳跛躄以汗近侍之列而

爲盛世之羞哉干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財幸取進止

行宮便殿奏劄三退一本作裁

臣前任備員潭州兼管荆湖南路安撫司事竊見本路上齊民貧無他生理而州縣歲計入少出多往往例於常賦之外多收加耗重折價錢尚且入不支出公私俱困昨來諸司察見其弊累嘗蠲減務寬民力連年所放蓋已不貲而州縣起發上供支遣俸給諸色費用尚仍舊額略無所損沿此官司已是狼狽不可支吾或有非泛賞給調發支賜若更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流補官之人復有增加則愈見逼迫無以爲計臣近者嘗與漕司何異備奏全州守臣韓龜所申乞減添差員數可見一端至於其他州縣大略性類此不唯官吏苟道目前多方趣辦不暇爲國家赤子計而按察之官知其甚不得已以至於此亦不忍盡法按治無由發覺竊念本路東望朝廷遠在二千餘里之外而比撥重湖南撫諸峒形勢所關亦非他道之比萬一民貧不堪誅剝一旦也結自爲擾亂而盜賊蠻獠相挺而起則不知議者何以處之臣自到任以至去官僅及三月雖未及詳密究其曲折然其大勢如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故嘗深以爲憂欲爲料理但以召還之遽未暇子細詢考畫一奏聞今者旣蒙賜對又不敢不爲陛下一言欲望聖慈深察一視同仁特詔本路帥臣監司更以前日全州所申事理通之諸郡並行均節將大段關之去處特與痛加退減指定奏聞取旨行下庶幾州得以恤其懸懸得

以寬其民而其間或有不奉詔者亦且無詞以逃其罪則
遐邇之民均被實惠而寬大之恩不但為掛牆壁之具而
已臣奉使亡狀不早上聞以至今日死有餘罪伏惟矜赦
而亟圖之則一路幸甚取進止

行宮便殿奏劄四侵犯之犯
一本作機

臣昨於去冬伏蒙聖恩除知潭州方具辭免未及起發即
聞湖北猺人侵犯邵州界分及今年春伏奉聖旨不許辭
免臣遂即日就道比及到官湖北已行進兵攻討賊氣漸
衰遂就招降一向寧帖却據邵州守臣潘壽申到見得從
前邊防全無措置以致小醜敢肆侵犯因條畫到移置寨
柵增撥戍兵利害數條臣與漕臣何異潘壽所申頗有條
理遂行詢究見得委的合行措置遂已具奏乞賜施行竊
計已徹天聽欲望聖慈明詔大臣早賜處分及何異潘壽
在任之日依元所申日下措置其提刑趙不迂先次申奏
亦與臣等所乞無大異同欲乞并行劄下公共相度從長
區處庶使姦賊畏威遠民安業實一方永遠之利取進止

貼黃作伏一
既歸

臣昨招到鴛賊蕭來失等已赴安撫司公參其人衰
弱初無能辭但恃險阻敢爾跳梁今已伏降則於事
理不得不加存卹欲乞聖慈行下本司常切照管毋
失大信庶幾異日復有此輩易以招納伏候聖旨

行宮便殿奏劄五

臣伏見潭州城壁昨因虜騎殘破之後剝落摧圯五十餘
年不脩築近者守臣周必大方議補砌已蒙朝廷支降

度牒一百道賣到錢八萬貫未及興工而必大奉祠就第
臣到任之初即行點檢其錢已支六萬餘貫買到甃灰見
在餘錢不多不足為雇工構設之費又元料只擬用本州
諸色軍兵共不過三千餘人竊慮不堪久役勞苦而其城
廣闊中間多有空閑無民居處若盡修築亦無所用枉費
工力初已就定七月下旬起工而偶值小旱繼以霖雨旋
遭國家哀人情洶洶未敢容易然念興作有諸所買甃灰費
錢已多若遂因循便成廢棄亦可惜故自登極赦後事
勢稍定即別委官再行計度擬將其城北面一帶荒迤去
處量加裁減向裏別築蓋如此則不唯目今工力易辦將
來萬一不測有警亦易防守但未及子細條畫而臣忽奉
聖恩召令奏事竊恐新任守臣未知始末欲望聖慈行下
詳審計度如臣安議有可施行即乞睿旨再給度牒雜募
軍民促成北趨近裏修築乘此樂歲擇日興工亦為一方
永久不虞之備取進止

乞進德劄子

臣竊聞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充舜性之湯
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
為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
性之全故為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
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
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畜之是則所謂作民父
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

行之爲能復此位當此責而無媿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爲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之質性之於天固非常情所能窺度然而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臣恐稼穡艱難容有未盡知人之情僞容有未盡察國家憲度容有未盡習至於學道脩身立志揅事之本制世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容有未能無待於講而後明者故竊以爲陛下誠能於此深留聖意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略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君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彊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宜妄自菲薄因循苟且而不復以古之賢聖自期也臣本迂儒加以老病自知無用分甘窮寂今者徒以趣召之峻冒昧而來耳目飭骸皆難勉彊然而未敢遽以告歸爲請者誠感眷遇之厚猶欲少忍須臾以俟陛下聖志之立聖學之成決知異日姦言邪說不能侵亂果如前所期者然後乞身以去則爲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臣主俱榮矣願以此

事在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則在陛下萬一暮景迫人不容宿留則抱此耿耿私恨無窮伏望聖慈憐臣此志察臣此言策厲身心勉進德業使臣蚤得遂其所願則雖夕死瞑目無憾矣冒瀆宸聽臣無任悃款激切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聞中庸有言人一能之己百之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彊而元祐館職呂大臨爲之說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彊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彊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彊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求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臣少時讀書偶於此語深有省焉奮厲感概不能自己自此爲學方有寸進食芹而美敢以爲獻伏乞聖察

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劄子

臣伏見近制每遇隻日蚤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按故事將來大寒大暑亦繫罷講月分恭開陛下天性好學晨夕孜孜雖處深宮必不暇逸但臣誤蒙選擇以經入侍固當日有獻納以輔聖志今乃淹旬累月不得脩其職業素餐之刺實不自安故管面奏假日無事正

宜進講已蒙聖慈俯賜嘉納今已兩日未見施行因省昨
來呀陳似亦未至詳悉今別具奏欲乞聖明特降睿旨今
後除朔望旬休及過官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
故並令逐日蚤晚進講內有朝殿日分伏恐聖躬久坐不
無少勞却乞權住當日蚤講一次庶幾藏脩遊息無非典
學之時聖德日濟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差官看詳封事劄子

臣前日面奏恭奉詔旨以雷雨之異許陳闕失仰見陛下
畏天省己之意然臣未敢奉詔者竊見陛下登極之初已
下明詔來獻言者甚衆未聞一有施行今復求言殆成虛
語欲乞睿旨今後省官鎖宿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以
次施行已蒙聖慈開納再三玉音宣諭如此則求言之詔
不為文具臣不勝感激欣幸而今已兩日未見指揮竊慮
當時所奏他事很多又無文字可以降出是致遲緩今敢
再具奏聞欲望聖明早賜處分庶幾聞者知勸直言日聞
開悟聖聰益脩政德應天之實莫大於此取進止
聖旨差池有聞劉光祖限十日看詳聞奏

乞瑞慶節不受賀劄子

臣伏觀今日瑞慶節前一日宰執率文武百寮詣行宮便
殿拜表稱賀臣已前來祗赴立班然竊惟念壽皇梓宮在
殯陛下追慕方新乃以此時講行賀禮臣當以經術入侍
帷幄觀此缺失心實未安久欲奏聞又念疏遠不敢僭越
昨晚忽奉睿旨特令宣引今日晚講仰見聖心虛懷來禽
唯恐不及待遇之恩復異常品感激之深不能自己謹此

密奏欲望聖慈速賜傳旨便令權免其表亦不收接三年
之內九有合稱賀事並依此例庶幾上廣孝治益隆聖德
風示四表垂法萬世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貼黃

臣今呀奏雖已遲晚然羣臣班賀於外而聖主抑而
不受益見聖德之盛可為後世法程伏乞睿照

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

臣迂愚衰賤無以逾人仰荷聖明召從遠外置之近侍之
列處以勸誦之官此豈私於小臣者哉意者必以其粗嘗
講學稍有思慮不肯隨眾默默或有以仰裨聖治萬分之
一也而臣伏自到闕三獲進對狂妄之言時蒙采納如增
添講日看詳封事不受賀表之屬皆得施行臣竊不自知
以為庶幾可以披瀝肝膽畢義願忠而無負於陛下所以
收錄使令之意又竊惟念服在內朝實以從容風議為職
故雖被求言之詔亦不敢輒同外臣撰述文字以致宣洩
但嘗面奏一二意望陛下自以聖意施行而累日以來竊
觀天意雷霆之後繼以陰雨沉鬱不解夜明晝昏此必政
事設施大有未厭人望以致陰邪取干陽德者而臣前日
呀嘗言之大者尚亦未蒙省察若但碌碌隨群解釋文義
時時陳說一二細微以應故事則不唯非陛下所以召用
愚臣之意亦豈愚臣呀以服事陛下之志哉今有微誠須
至傾竭臣之呀言其最大者則勸陛下九百自奉深務抑
損自官闈之私居處服用且如階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數
僕御恩澤亦未可遽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

心早遂衰昏定省之願以爲陛下必垂開納而數日來乃聞有旨修葺舊日東宮爲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後嗣以爲便安之計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適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於陛下之心大臣之議軍民之願耶抑亦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脩省之時不當與此大役以弗謹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飢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興土木修造宮室但以適己自奉爲事而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慈望愆切以生他變不唯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榮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又將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監未遠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深宮求巷園圃池臺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未易當此紛華盛麗之榮惑感移難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德脩業亦將有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康定省之禮則臣嘗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今聞適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而不亟爲之慮如臣所謂下詔自責頓日繼往者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之時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爲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

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一向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使太上皇帝灼知陛下所以不得已而即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民姑以代已之勞而非敢遽享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父子天倫三綱所繫不惟陛下之心深所未安而四方觀聽殊爲不美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以啓將來之弊况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

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
舜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
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為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
臣之所大懼也至於贊宮之卜備聽臺史膠固謬妄之言
墮其交結眩惑之計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但欲於
祐思諸陵之傍償邪遷就苟且了當既不為壽皇體魄安
寧之慮又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則自宰執待從以至
軍民皆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夫以壽皇之豐功盛烈百世
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此豈不又大拂天人之
心以致變異之類仍而貽患於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
也凡此四懼皆非小故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
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
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
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偏及暴露之苦如是
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
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塞群下
窺觀眩惑之姦而慰斯民飢餓流離之歎此一事也若夫
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
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預詔近屬
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宛轉方
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
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
環擁更進警諭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
且霍然雲消霧散而惟意淡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

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
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
久之計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
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
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徇己見酌取
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行
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
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
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
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
得失之筭矣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卜則臣前日嘗以議
狀進呈近日又與同列連名具奏今更不敢煩煩聖聽亦
望特宣大臣使詳臣等前後所論而決其可否於立談之
間先寬七月之期次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
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此四
事也凡此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覆思慮斷
而行之以答天變以慰人心上以彰聖主用人求諫之實
下以伸小臣愛君憂國之忠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又竊念
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而進對之特
率多遺忘言語精神又不能以自達是以前日一再面奏
所陳數事有未蒙深察者今因入侍敢復冒昧輒形紙墨
伏惟聖明獨賜詳覽而擇其中至於孤危之蹤不敢自保
竊恐自今以往不復又侍清閒之燕矣臣無任瞻戀懇切
皇恐俟罪之至取進止 乞留中

不受賀表下貼黃

臣又聞前日賀表雖蒙退出而未降指揮今後合稱賀事三年之內並與權免其節序慶遞並合進各奉慰并乞聖明先賜處分庶幾遇事免致失禮伏候聖旨

竊觀天意下貼黃

臣又聞前此雷雨之時累曾地震此十七日半夜前後其震尤甚八月半開蜀中大震塢屋往往傾摧臣雖不曾親見然見者頗多傳聞甚的聖政方新而變異不止天戒甚明必有所為并乞睿照

此三事也下貼黃

臣又嘗謂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畫反覆辯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每事從中批出處分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外間一時可以疎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伏乞睿照

論災異劄子

臣竊聞今月五日夜漏方下五六刻間都城之內忽有黑煙四塞草氣襲人咫尺之間不辨人物著於西目皆為沙土臣雖不曾親見然親舊相訪見之者多驗之數人其說如一决非虛妄臣竊思惟間者以來災異數見秋冬雷電苦雨傷稼山摧地陷無所不有皆為陰盛陽微之證陛下

雖嘗下責躬之詔出敦諫之令而天心未遽復有此惟亦為除聚包陽不扣而散之象臣竊懼焉而恐其未有敢以聞於聖聽者也蓋嘗聞之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暮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脩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脩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效如此伏願陛下視以為法克已自新蚤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神靈守之在旁慄慄然不復敢使一毫私意萌於其間以煩譴告而又申敕中外大小之臣同寅協恭日夕謀議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修焉則庶乎災害日去而福祿日來矣臣不勝倦倦愛君憂國之至取進止

乞令看詳封事官面奏劄子

臣昨具奏乞降指揮看詳臣庶所上封事已蒙聖慈施行今來竊見看詳官所具進冊其間貼說極為詳備若令因恃經陛面奏指陳庶於聰明實有裨補取進止

乞討論喪服劄子

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勅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為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

從可知已入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
 大行至寧壽皇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
 通喪朝衣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尚牽牽制之弊幸去
 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程
 子孫守之求永無斁而聞者肅然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
 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
 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
 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
 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唯上違禮
 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
 之禮舉而復墜臣愚不肖誠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
 改惟有將來整頓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
 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
 攷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為
 之制勿使過為華靡布告郡國咸使聞知庶幾漸復古制
 而四海之衆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
 止

書奏業後

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為祖謂承法意甚明
 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不
 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為祖母喪者
 三年可以旁照至為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
 有諸侯父有喪疾不任闕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
 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

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
 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
 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
 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
 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
 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
 不可增損也

乞脩三禮劄子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
 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
 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
 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
 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
 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
 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
 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
 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
 乃樂之為數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
 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設
 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
 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
 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入抄寫久之未成
 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
 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

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閣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繁衙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末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四

福州府學訓導銜蓋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五 講義

經筵講義

大學臣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古之為教者有小子之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大人之學窮理盡性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也此篇所記皆大人之學故以大學名之臣又嘗竊謂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叙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則天下之理固已無不具於一人之身矣但以人自有生而有血氣之身則不能無氣質之偏以拘之於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於後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於亂其倫理而陷於邪僻也是以古之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士之適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歲而入小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而後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之不學而天下國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也及周之衰聖賢不作於是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脩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其書雖有存者皆不過為世儒誦說口耳之資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既其實必求其理而責之於身者也是以風俗敗壞人才衰之為君者不知君之道為臣者不知臣之道為父者不知父之道為子者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皆由此學不講之故也至于我朝天運開泰於是河南程頤及其弟頤始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而

其所以開示學者則於此篇之旨深致意焉若其言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大學乃初學入德之門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賴有此篇尚存其他則莫如論孟其可謂知言之要矣後之君子欲脩己以治人而及於天下國家者豈可以舍是而他求哉臣以無能獲奉明詔使以此篇進講謹誦所聞釋其名義如右惟聖明之留意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臣熹曰大學者明德也明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但為氣稟所拘則有所蔽而有所昏暗者則不明也其蔽之者私也其昏者物也其暗者物也其明則天理之明也其德則天理之德也其親民則天理之親也其止於至善則天理之止也其善則天理之善也其所以明明德者格致誠正也其所以親民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其所以止於至善者致知也

臣竊謂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而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為一身之主但其所以為此身者則又不能無所資乎陰陽五行之氣而氣之為物有偏有正有通有塞有清有濁有純有駁以生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以入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清且純者為聖為賢得其濁且駁者為愚為不肖其得夫氣之偏且塞而為物者固無以全其所得以生之全體矣惟得其正且通而為人則其所以生之全體無不皆備於我而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粲然有以應乎事物之變而不昧是所謂明德者也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此而所以可為堯舜而參天地贊化育者亦不外乎此也然又以其所得之氣有清

濁純駁之不齊也是以極清且純者氣與理一而自無物欲之蔽自其次者而下則皆已不無氣稟之拘矣又以拘於氣稟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附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然亦不能有以自知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發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發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然之明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以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眾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汗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得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如我之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汙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

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矣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復而有不純欲難克而有不盡將無以盡夫脩己治人之道而必以是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后能得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外馳安謂兩處而安慮謂思無所止

臣謹按此一節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其所以當止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以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然不先有以知其所以當中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以當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以當止之地也能知所以止則方寸之間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閑暇

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以止之地而止之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臣熹曰明德為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上文兩節之意

臣竊謂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為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蓋欲治人者不可不先於治己欲體道者不可不先於知道此則天下國家之達道通義而為人君者尤不可以不審是以臣愚竊願陛下深留聖意伏乞睿照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臣熹曰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於主也誠實也格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於主也誠實也格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於主也誠實也格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於主也誠實也

臣謹按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

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彊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心之發則意也不能純一於善而不免為自欺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彊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聚理而宰萬物者也不能推而致之使其內外昭融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際私欲萌焉雖欲勉彊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家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物則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不能即而窮之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固不盡雖欲勉彊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臣曰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謂無不盡也如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習而正矣

臣謹按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可一於善而無不實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

可致其虛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可不於其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臣熹曰壹是一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臣熹曰本謂身上也兩節之虛也此可節結上文兩節之虛

臣竊謂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未不可治不觀其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天下國家皆本於身又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皆本於此蓋君猶表也民猶影也表正則影無不正矣君猶源也民猶流也源清則流無不清矣若夫天下之物則有親有疎有近有遠而心之應物則有重有輕有長有短親者重而疎者輕近者長而遠者短重而長者在所先輕而短者在所後亦理勢之必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是以此章詳陳大學之條目曰格物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曰治國曰平天下凡有八事而於章末獨以脩身齊家二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其旨益以深矣臣願陛下清閒之燕從容諷誦味常存於心不使忘失每出一言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修身得無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則必反之而思之曰此於修身得無有所害乎小而頓笑念慮之

間大而號令黜陟之際無一不反而思之必無害也然
後從之有害則不敢也則又夙興而思之曰吾於吾親
得無有未厚乎夜寐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
乎以至於出入起居造次食息無時不反而思之必已
厚也然後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則又恐懼而益加厚
焉念念如此無少間斷則庶乎身脩親悅舉而措諸天
下無難矣惟陛下深留聖意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皆大學經文自則近道矣以上
為前章自古之徵明明德於天下者以下為後章前
章略提綱領後章細分條目鉅細相涵首尾相應極
為詳備蓋夫子所誦古經之言而曾子記之自此以
下傳文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當俟異日
詳究其說然必先讀經文使之習熟而綱領條目雖
列胷中如指諸掌然後博考傳文隨事體察而實致
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
下之人皆有以見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
平之效則大學之道不在於書而在於我矣伏惟陛
下深留聖意則天下幸甚

康誥曰克明德臣熹曰克能也又有勝義太甲曰顧諟天
之明命臣熹曰顧目也之謀古是字通用明天之對命即
夫物不帝典曰克明峻德臣熹曰峻書作後大也大德即
致志也臣熹曰結所引書以釋明德
皆自明也臣熹曰結所引書以釋明德
臣謹按此傳之首章釋經文明明德之義舊本脫誤今
移在此其曰克明德者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唯

文王能明之也夫人之所以不能明其明德者何哉氣
稟物欲害之也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
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
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不獨此耳凡有一毫之偏
蔽得以害之則皆有所不克唯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
蔽故能有以勝之而無難也其曰顧諟天之明命者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
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
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事親事長飲食起居其所當然
各有明法人唯不察於此是以氣稟物欲得以蔽之而
不能自明常自在之無少間斷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
衡也則明德常明而天命在我矣其曰克明峻德者人
之為德未嘗不明而其明之為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
有以昏之是以既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唯堯
為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昧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
善也皆自明也者言此上所引三句皆言人當有以自
明其明德也能自明其明德則能治其天下國家而有
以新民矣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臣熹曰盤沐浴之盤
之辭也苟誠也湯以為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
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濯其心而日新
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臣熹曰
之謂作言振起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臣熹曰言周
其自新之德以及於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臣熹曰言
民而始受天命也

臣謹按此傳之二章釋新民之義也蓋沐浴之盤者常用之器而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意有所怠而忽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自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其辭所謂苟日新日新又日新者則取沐浴之事而言之蓋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汙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淪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汙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汙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淪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汙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學於伊尹而有得於此故有感乎沐浴之事而刻銘於盤以自戒焉而稱其德者亦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曰從諫弗弗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皆日新之謂也至詩所謂聖敬日躋者則其語意於日新為至近而敬之一字又見其所以日新之本蓋不如是則亦何地可據而能日繼其功哉其後伊尹復政太甲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

新為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至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而於几席觴豆刀劍戶牖盥櫛莫不銘焉則亦聞湯之風而興起者皆可以為萬世帝王之法矣傳者釋新民之義而及於此蓋以是為自明之至而新民之端也其曰作新民者武王之封康叔以商之餘民塗紂汙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其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若君之德昏蔽穢濁而無以日新則民德隨之亦為昏蔽穢濁而日入於亂民俗既壞則天命去之而國勢衰弊無復光華如人向老如日將暮日凋日瘁日昏日暗不覺滅亡之將至若其有以自新而推以及民使民之德亦無不新則天命之新將不旋日而至矣其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臣熹曰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其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臣熹曰緝蠻鳥聲丘隅僻處也子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

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臣熹曰

遠之意於美辭顯繼續也照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

而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

之大詩云瞻彼淇奧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瑟兮擘兮擘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擘兮者道盛德至善

兮擘兮者威儀也臣熹曰淇水名與隈也詩作瑟兮擘兮

民之不能忘也臣熹曰淇水名與隈也詩作瑟兮擘兮

使成其質也臣熹曰淇水名與隈也詩作瑟兮擘兮

治之有緒而進進不已也臣熹曰淇水名與隈也詩作瑟兮擘兮

習之有緒而進進不已也臣熹曰淇水名與隈也詩作瑟兮擘兮

戰懼也臣熹曰淇水名與隈也詩作瑟兮擘兮

美之而由而又以贊臣熹曰淇水名與隈也詩作瑟兮擘兮

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臣熹曰於

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

王盛德至善之餘澤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

臣謹按此傳之三章釋經文止於至善之義其曰邦畿

千里維民所止者以民止於邦畿明物之各有所止也

其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言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

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

止而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以萬

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

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

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

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

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

毫末於是為但眾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

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

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

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

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

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

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

此意也然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子之所以孝父之

所以慈朋友之所以信皆人心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

能為也但能因事推窮以至其極而又推類以盡其餘

則天下之物皆有以見其至善之所在而止之矣其引

瞻彼淇澳以下舊本脫誤今移在此其意則以明夫所

以得其至善而止之之方與其得止之驗也夫如切如

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

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

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

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辟面

盎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

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

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其引於戲前王不忘以下一節則因上文民不能忘而言也蓋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舍甫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段民志此謂知本臣熹曰猶人言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不欺盡其蘊深之辭著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持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

臣謹按此傳之四章釋經文物有本末之義也舊本脫誤今移在此蓋言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眾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効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辯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大學之傳以釋正經前章之義者也其言克明德者欲學者自獲其志以勝其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能明其明德也其言顧諟天之明命者欲學者之於天理心存目在而不可以頃刻忘也其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欲學者深自省察

一日沛然有以去惡而遷善則又如是日日加功而無間斷也其言如切磋琢磨如磨者欲學者之不以小善自足而益進其功以求止於至善亦日新之意也凡此數者其言雖殊其意則一臣願陛下深留聖意而實致其功必使一日之間曉然有以見夫氣稟物欲之為已害脫然有以去之而無難則天理之明瞭然在目而有以為日新之地矣然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如既切而復磋之如既琢而復磨之以至於至善在我而無所不用其極則宋雖舊邦而天之所以命陛下者則新矣如其不然則臣恐天下之勢將有如前章所謂向老而將暮者臣不勝大懼惟陛下下之留意焉

此謂知本臣熹曰此句之上當有闕文臣謹按此傳之五章其次當釋物格知至之義今亡其辭而獨留此一句乃章末之結語也臣嘗竊考此篇之旨其綱領有三其條目有八而格物致知最為先務今乃獨遺其本傳之文不知其所以發明此旨者果為何說甚可惜也然而尚賴程氏之言有可以補其亡者知曰學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正心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但能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

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至於論其所以用力之本則其言又曰學道以知為先致知以敬為本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論其所以為敬之方則其言又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千存之久而天理明矣至其門人謝良佐之言則曰敬是常惺惺法尹焯之言則曰人能收斂其心不容一物則可以謂之敬矣此皆切至之言深得聖經之旨傳文雖亡然於此可以得其梗槩矣故臣又拾遺意而論之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九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具於人心而自不容己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其口鼻耳目四支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

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己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是乃書所謂降衷詩所謂秉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氏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載所謂萬物之一原邵雍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聖之與愚人之與物相與殊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不可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呀發必不能絕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人習於誠敬則所以養其德性收其放心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所謂格物致知云者又欲其於此有以窮究天下萬物之理而致其知識使之周徧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呀當然而自不容己者而又從容反覆而日從事乎其間以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理皆有以究其表裏精粗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知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凡此推演雖出管窺然實皆聖經賢傳之意

造道入德之方也抑臣聞之治古之世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王者之子弟其教之為尤密蓋自其為赤子之時而教已行矣及其出就外傳則又有小學之學及其齒於胄子則又有大學之學凡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之具已先熟於為臣為子之時故其內外凝肅思慮通明之効有以見於君臨天下之日所以能秉本執要麟酌從容取是舍非賞善罰惡而姦言邪說無足以亂其心術也降及後世教化不脩天下之人例不知學而尊且貴者為尤甚蓋幼而不知小學之教故其長也無以進乎大學之道凡平日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者既已一切鹵莽而無法則其一旦居尊而臨下決無所恃以應事物之變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後始欲學於小學以為大學之基則已過時而不暇矣夫手握天下之圖身據兆民之上可謂安且榮矣而其心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術使中外大小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眩惑於前聘其擬議窺覩於後是則豈不反為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然而尚幸有可為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於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勵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從今日從事於教以求放心則猶可以涵養本原而致其精明以為窮理之本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實下功夫不可但崇空言以應故事而已也臣義切愛君不覺頓瀆下情無任恐懼懇激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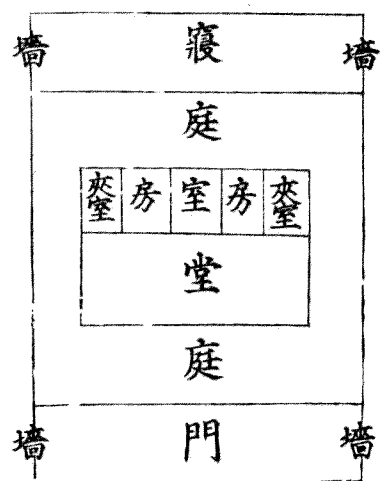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臣善曰母者禁止之辭也人心物欲之私雖乎其間是以為善之意有所不費而為自欺耳能去其欲則無自欺而意無不誠矣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臣善曰臭之深也如好好色之切也謙狀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也好善惡深切如此則是意常快而無自欺矣以儀其獨而為自欺也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臣善曰間居獨處也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也明之地則自欺之甚也然誠實有是惡於中而時語於顯於外其爾亦不敢不盡此而如勉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臣善曰胖安舒也言當則身心廣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也君子之所以不可不謹獨而誠其意也

臣謹按此傳之第六章承上章之言以釋經文誠意之發莫不知善之當為而欲為之惟其氣稟之雜物欲之私有以害之是以為善之意有所不實而不免為自欺也所謂自欺者外有欲善之形而其應微之間常有不欲者以拒乎內也外有惡惡之狀而其應微之間常有不惡者以主乎中也是以其外雖公而中則私其形常是而心則否是皆自欺之類也所謂誠其意者亦禁乎此而已矣能禁乎此則其心之所發在於好善則表裏皆好而應微之間無一毫之不好心之所發在於惡惡則表裏皆惡而應微之間無一毫之不惡是以其好善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而方寸之間無有纖芥不快不足之處是則所謂自慊而意之誠也能自慊

而意誠則其隱微之間無非善之實者君子於此亦致其謹而不使一毫之私得以介乎其間而已若小人之自欺則不惟形於念慮之間而必見於事為之際此知其為惡而掩之則既不足以自欺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則又不足以欺人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又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其引曾子之言以下則所以明夫隱微之間實有不善則人皆知之如十目之所同視十手之所同指無不見之甚可畏也隱微之間實無不善則其形於外也亦然蓋多財之人其屋必美有德之人其身必脩其心廣大則其體必安舒此又以著理之必然而見君子所以必誠其意之指也然考之於經則所以能誠其意者乃在夫知至蓋知無不至則其於是非得失皆有以剖析於毫釐之間而心之所發必無外善內惡之弊所以有主於中而地可據而致謹於隱微之間也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然猶為眾人言之耳若夫人君則以一身託乎兆民之上念慮之間一有不實不惟天下之人皆得以議其後而禍亂乘之又將有不可遏者其為可畏又不止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已願陛下於此深加省察實用功夫則天下幸甚如其不然則今日區區之講讀亦徒為觀聽之美而已何益於治道有無之實以窒夫禍亂之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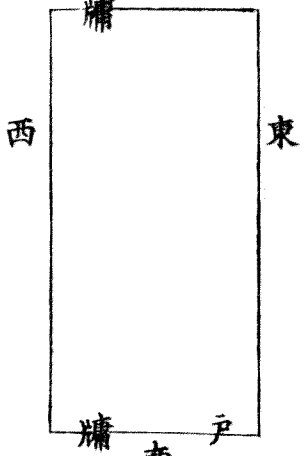
古廟制



祧廟議狀并圖

一世各為一廟廟有門有堂有室有房有夾室有寢四圍有牆

古室北制



廟室之制皆如此其主皆在西南壁下南向捨則太南向東向昭南向樓北向

本朝太廟制

從後看起

東夾室

第五室

第六室

第七室

第八室

第九室

第十室

第十一室

第十二室

第十三室

第十四室

第十五室

第十六室

第十七室

第十八室

第十九室

第二十室

第二十一室

第二十二室

第二十三室

第二十四室

第二十五室

第二十六室

第二十七室

第二十八室

第二十九室

第三十室

見行廟

西

東

南

北

室次第

今禮官等議今真擬定

發此廟

發此廟

發此廟

發此廟

發此廟

發此廟

發此廟

發此廟

發此廟

發此廟

發此廟

發此廟

發此廟

發此廟

發此廟

發此廟

發此廟

發此廟

發此廟

發此廟

發此廟

發此廟

發此廟

發此廟

發此廟

發此廟

自後漢明帝以來公私廟制皆同堂異室歷世因之未有能改易者之上祭神並享其禮不真廟祔但有南北之辨而無左右之別

本朝之修雖依古法附于祖父而遷主之祭乃從今制而入于父之室祔無意

義又如古制附祔廟則主不動則祔廟則廟主不動如今之法則每附主而祔室皆遷受古制於堂上皆非禮也神祔廟帝

察見其非禮而命儒臣討論古制方欲為而未及嘗表論者情之今日朝廷尊萬於此理固未應及此故舊

恢復還反舊制能復先王

之舊則祀廟祔世不遷

之舊則祀廟祔世不遷

之舊則祀廟祔世不遷

之舊則祀廟祔世不遷

之舊則祀廟祔世不遷

之舊則祀廟祔世不遷

之舊則祀廟祔世不遷

之舊則祀廟祔世不遷

之舊則祀廟祔世不遷

之舊則祀廟祔世不遷

之舊則祀廟祔世不遷

之舊則祀廟祔世不遷

之舊則祀廟祔世不遷

之舊則祀廟祔世不遷

之舊則祀廟祔世不遷

之舊則祀廟祔世不遷

之舊則祀廟祔世不遷

之舊則祀廟祔世不遷

之舊則祀廟祔世不遷

之舊則祀廟祔世不遷

之舊則祀廟祔世不遷

太廟

北向

向群昭南向群穆

此廟之背有禮殿

廟之主皆合食於

祔祭則諸祔主及

公之流生藏于廟

室祀祔祔世不遷

其太祖居後而不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今皆不合禮制

於仁宗之東

高宗嘗別立母室

其東以置宗祔

西在室室祀太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廟人以此廟正室

昭宮一

昭宮二

昭宮三

昭宮四

昭宮五

昭宮六

昭宮七

昭宮八

昭宮九

昭宮十

昭宮十一

昭宮十二

昭宮十三

昭宮十四

昭宮十五

昭宮十六

昭宮十七

昭宮十八

昭宮十九

昭宮二十

昭宮二十一

昭宮二十二

昭宮二十三

昭宮二十四

昭宮二十五

昭宮二十六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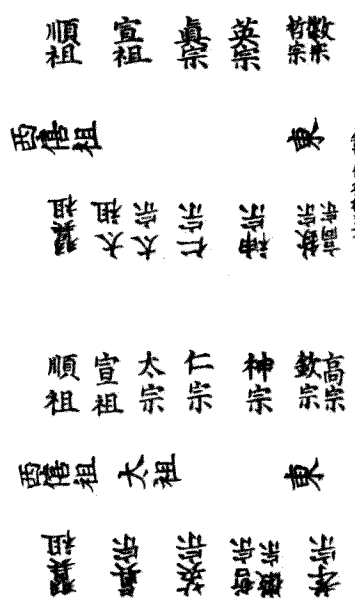
東

東

東

東

見行拾享俵今廟堂祭享
行其始創與諸今禮官所議禮堂俵拾於別廟而太祖以下拾於
無節於非禮也太祖之堂古者非禮也



今擬定拾享位次此圖今以廟制未能如古且欲權於太廟堂
上行禮俵他日改立廟制即於室中行禮



具位

準尚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集議四
 祖祧主宜有所歸者熹今竊詳群議其說雖多而揆以
 禮經皆有可疑如曰藏於太廟之西夾室則古者唯有
 子孫祧主上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祧主下藏
 于子孫夾室之文昔者僖祖未遷則西夾室者僖祖之
 西夾室也故順翼二祖之主藏焉而無不順之疑今既
 祧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則夾室者乃太祖之夾
 室自太祖之室視之如正殿之視朵殿也子孫坐於正
 殿而以朵殿若其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之一也至於
 拾享則又欲設帷於夾室之前而別祭焉則既不可謂
 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坐之皆前孫後祖此
 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朝以奉四祖則不唯喪事
 即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亦
 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為尊祖而實卑之又當拾
 之時群廟之主拾于太廟四祖之主拾于別廟亦不可
 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
 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而不得合食亦與別
 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反復尋繹皆不可
 行議者亦皆知其不安而不知所以然者特以其心急
 欲尊奉太祖三年一拾時暫東向之故而為此紛紛不
 復顧慮殊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
 祖兩廟威靈常若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
 祖之神疑於受損傍徨踴蹶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

自己不知朝廷方此多事之際亦何急而為此也今亦無論其他但以太祖皇帝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况僖祖祧主遷於治平而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所以事太祖者無以異於生存之時乃為至孝而議者顧欲熱其所追尊之祖考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定之處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而事之如生存之時乎且議者之所以必為此說者無他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為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若以此言則后稷本封於郟而不窳已自薰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為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小大有無哉况周人雖以後稷為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故自為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群廟則亦不待東向於袷然後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日宗廟之制未能如古姑以權宜而論之則莫若以僖祖擬周之后稷而祭於太祖之初室順祖為昭翼祖為穆宣祖為昭而祭於其祧主于西夾室太祖為穆擬周之文王為祖而祭於

太廟之第二室太宗為昭擬周之武王為宗而祭于太廟之第三室其太祖太宗又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真宗為穆其祧主亦且權藏於西夾室仁宗為昭為宗而祭於第四室亦為世室如太宗之制英宗為穆藏主如真宗之制神宗為昭祭第五室哲宗為穆祭第六室徽宗為昭祭第七室欽宗為穆祭第八室高宗為昭祭第九室孝宗為穆祭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為宗為世室如太宗仁宗之制三歲袷享則僖祖東向如故而自順祖以下至于孝宗皆合食焉則於心為安而於禮為順矣至于古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尚期異時興復之後還反舊都則述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繆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袷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太者也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誠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若誠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誥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為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袷則所誠之祭常少亦中事情故熹於此嘗有感焉竊獨以為今欲議四祖神位所祔之宜而卒不免於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為順易而無事也熹孤陋寡聞所見如此昨日適以衰病不及預議伏念宗廟事重不敢緘默須至申聞者

右件如前并畫到圖子四紙繳連在前謹具狀申尚書省

欲乞并賜詳酌敷奏施行伏候鈞旨

小貼子

熹謹按禮家先儒之說兄弟傳國者以其嘗為君臣便同父子各為一世而天子七廟宗者不在數中此為禮之正法若今日見行廟制則兄弟相繼者共為一世而太廟增為九世宗者又在數中皆禮之末失也故熹狀中所擬太廟世數一準先儒之說固知未必可用若議者乃用今制而反不詳考自僖祖以至孝宗方及十世太祖太宗為第三世尚在四昭四穆之中今日祧遷只合依孝宗初年遷翼祖例且遷宣祖然後為得乃不察此而欲一旦無故并遷僖宣二祖又彊析太祖太宗各為一世既與哲徽欽高之例不同又使太廟所祀其實僅及八世逮不及今之九退不成古之七尤為乖繆無所據依政使熹說迂闊多所更改不可施行其議者并遷二祖析一為二之失亦合速行改正且遷宣祖而合太祖太宗復為一世以足九世之數伏乞詳察

熹既為此議續搜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為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為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為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為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為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竊詳頤之議論素與王安

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以為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但以衆人不免自有爭較強弱之心雖於祖考亦忘避故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僖祖則民無得而稱焉遂欲尊太祖而卑僖祖又見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王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所以無故生此紛紛今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并乞詳察

面奏桃廟劄子 并圖

夾室	一世 僖祖	二世 宣祖	三世 太祖太宗	四世 真宗	五世 仁宗	六世 英宗	七世 神宗	八世 哲宗徽宗	九世 欽宗高宗	舊制	今議	臣 熹擬定
順祖翼祖	太祖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哲宗徽宗	欽宗高宗	孝宗	高宗	孝宗		
僖祖順祖翼祖宣祖	信祖 始祖	太祖 世室	太宗 世室	仁宗 世室	神宗	哲宗	徽宗	欽宗	高宗 世室			
順祖 始祖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
 又以僖祖為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
 數寢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奉以為
 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為本朝自僖祖以上
 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
 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
 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韓維孫
 朴孫固等以為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
 以為太祖受命立極當為始祖而裕享東向僖祖初無功
 德觀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
 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
 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為功德蓋不
 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為
 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
 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
 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為人
 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
 不察乎此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
 僖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
 及而不知反之於己以即夫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為異
 說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不謂今者之來適逢此
 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砥赴謹已略具鄙見申尚書省
 乞與敷奏并畫成圖本兼論古今宗廟制度得失因又訪
 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言為當則說詳盡而

所論并桃二祖止成八世之說尤爲明白未知已未得達
聖聽欲乞宣問詳賜覽觀并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
皇帝尊祖敬宗報本反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
幸甚取進止尚書附

貼黃

臣竊見今者群臣所議奉安四祖之禮多有未安蓋不
遷僖祖則百事皆順一遷僖祖則百事皆舛雖復巧作
回互終不得其所安而又當此人心危疑之際無故遷
後國家始祖之祀亦惑衆聽實爲非便而或者以謂前
日之議已奉聖旨恭依難復更改臣竊詳治平四年三
月議者請遷僖祖已詔恭依至熙寧五年十一月因章
衡王安石等申請復遷僖祖又詔恭依蓋宗廟事重難
已施行理或未安不容不改伏乞聖照

議桃廟劄子

臣前日面奏桃廟事伏蒙聖慈宣諭若曰僖祖自不當桃
高宗即位時不曾桃壽皇即位時亦不曾桃太上即位時
又不曾桃今日豈可容易臣恭承聖訓仰見陛下聖學高
明燭見事理尊事宗廟決定疑惑至孝至明非群臣所能
及不勝嘆仰然今已多日未聞降出臣元泰劄子付外施
行竊慮萬機之繁未及指揮欲望聖明早賜處分臣不勝
幸甚取進止尚書附

進擬詔意

廟議劄狀并圖包括古今曲盡底蘊非獨可爲今日之法
亦可留備他日稽考不若降出更令詳議如彼說妄便可

反覆剖折以盡同異如彼說是此便不當固執如但含糊
直降指揮却恐不厭衆心反有輕率偏徇之謂若必不欲
降出再議即當擬定詔意乞降御筆指揮然終不若再議
之爲善也其詔意如左云昨因臣僚請遷僖祖皇帝而尊
太祖皇帝爲初室將來拾享即正東向之位當已恭依今
復思之殊有未便蓋太廟見祀九世十二室僖祖自熙寧
以來尊爲始祖祭于初室百世不遷過於享日即居東向
之位已合典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太祖尚在四昭四穆
之內亦未合便居初室亟正東向却使太廟止成八世而
四祖不得合食不若上存僖祖爲初室東向如故而遷宣
祖一世於西夾室太祖太宗仁宗三室亦爲百世不遷之
廟將來永不桃毀庶幾有以仰順祖宗之孝心不至妄穢
太廟世數且符合食之義以副朕欽承宗廟之意其
日閏十月 日兩次已降指揮更不施行

山陵議狀

具位臣朱熹

準尚書吏部牒十月九日贛官覆按使孫逢吉狀定到
太行至尊壽皇聖帝神穴事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
侍從臺諫限三日集議聞奏臣方欲赴臺集議忽聞朝
廷已別差官前去宣諭即與衆官具狀申省別聽指揮
外臣竊有愚見深恐言之不早有誤大計須至先具奏
聞者

右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聖德神功覆冒寰宇深仁厚澤
浸潤生民厭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

垂裕後昆永永無極而因山之卜累月于茲議論紛紜訖無定說臣嘗竊究其所以皆緣專信臺史而不廣求術士必取國首坐丙向壬之穴而不博訪名山是以祖略苟簡唯欲附於紹興諸陵之旁不唯未必得其形勢之善若其穴中水泉之害地面浮淺之虞偏仄傷破之餘驚動諸陵之慮雖明知之亦不暇顧群臣議者又多不習此等很賤之末術所以不能堅決剖判致煩明詔博訪在廷臣實痛之其敢無辭以對蓋臣聞之葬之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茲以决之不吉則更擇而再卜焉近世以來卜茲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無不廣招術士博訪名山參互比較擇其善之尤者然後用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蟻蟻地風之屬以賦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也至於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塋之側數與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挺災此雖術家之說然亦不為無理以此而論則今日明詔之所詢者其得失大槩已可見矣若夫臺史之說謬妄多端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即是古之葬者必坐北

而向南蓋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之理乎若以術言則九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全不以此而直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群姓而謂塚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今乃以為祖宗以來世守此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則姑亦無問其理之如何但以其事實之則其謬不攻而自破矣蓋自永安遷奉以來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開國統再絕靖康之變宗社為墟高宗中興匹馬南渡壽皇復自旁支入繼大統至於思陵亦用其法而壽皇倦勤之後旋即升遐太上違豫日久以至遜位赤山亦用其法而莊文魏邸相繼薨謝若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則國音之說自為無用之談從之未必為福不從未必為禍矣何為信之若是其篤而守之若是其嚴哉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而向北固已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臺史之言進退無據類皆如此試加詰問使之置對必無辭以自解矣若以地言則紹興諸陵臣所未觀不敢輕議然趙彥逾固謂舊定神穴土肉淺薄開深五尺下有水石難以安建矣而荆犬聲者乃謂新定東頭之穴比之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開深九尺即無水石臣嘗詳考二人之言

反復計度新穴比之舊穴只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新穴開至六尺一寸五分則與舊穴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耶且大聲既知有此無水吉穴當時便當指定何故却定土肉淺薄下有水石之處以為神穴直至今日前說漏露無地可葬然後乃言之耶其反覆謬妄小人常態雖若不足深責然其欺心乃欲奉壽皇梓宮置之水中而略不顧忌則其罔上迷國大逆無道之罪不容誅矣脫使其言別有曲折然一坂之地其廣幾何而昭慈聖皇皇后已用之矣徽宗一帝二后又用之矣高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計其地氣已發洩而無餘行圍巡路下宮之屬又已迫狹之甚不可移域今但就其空處即以爲穴東西趨那或遠或近初無定論蓋地理之法譬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釐之差使醫者之施砭艾皆如今日臺史之定宅兆則攻一穴而褊身皆劍矣是又安能得其穴道之正乎若果此外別無可求則亦無可奈何而今兩浙數州皆爲近甸三二百里豈無一處可備選擇而獨遷就偏又於此數步之間耶政使必欲求得離山坐南向此之地亦當且先泛求壯厚高平可葬之處然後擇其合於此法者况其謬妄不經之說初不足信也耶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富陽縣見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蓋富陽乃孫氏所起之處而嚴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平遠密而臣未之見也凡此數處臣雖未敢斷其必爲可用然以臣之所已見聞者逆推其未見未

聞安知其不更有佳處萬萬於此而灼然可用者乎但今備信臺史之言固執紹興之說而不肯求耳若欲求之則臣竊見近年地理之學出於江西福建者爲尤盛政使未必皆精然亦豈無一人粗知梗槩大略平穩優於一二臺史者欲望聖明深察此理斥去荆大聲置之於法即日行下兩浙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支路費多差入兵輻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得五七處然後遣官按行命使覆按不拘官品但取通曉地理之人參互考校擇一最吉之處以奉壽皇神靈萬世之安雖以迫近七月之期然事大體重不容苟簡其孫逢吉所謂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爲上此十字者實爲至論惟陛下求而用之庶幾有以少慰天下臣子之心用爲國家祈天求命之助臣本儒生不曉術數非敢妄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聖聽自速譴誅蓋誠不忍以壽皇聖體之重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是以痛憤激切一爲陛下言之譬如鄰親舊之聞有以此等大事商量吾乃明知其事之利害必至於此而不盡情以告之人必以爲不忠不信之人而况臣子之於君父又安忍有所顧望而默默無言哉惟陛下詳賜省察斷然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尚書省臺史
使恐當作史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五

福州府學訓導舒鑒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六

奏狀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第二狀第一狀開

臣誤蒙聖恩，竊以度庸愚無以補報到任以來，夙夜憂勞，惟思所以布聖恩下求民瘼，仰副使令之萬一者，竊見本軍諸縣大抵荒涼，田野榛蕪，人煙稀少，而星子一縣為尤甚。因竊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亂流移，民方復業，而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入戶盡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轉徙流亡，無復顧戀鄉井之意。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為子孫長久之慮。一旦小有水旱，則復顛而之。他觀其氣象如蒿草浮直，無有根蒂，愁歎亡聊，深可憐憫。是以去年六月曾以此縣稅錢利害條具聞奏，乞賜蠲減伏蒙聖恩，即日降出，而戶部下之本路漕司漕司委官究實，復以申部取旨施行。百里疲羸，日夕仰望聖澤之下流，不啻飢渴而戶部乃以去歲議臣之請復下漕司責以對補吏民相顧悼心，夫國臣愚惶惑亦不知所以為計。然竊伏惟念陛下寬仁勤儉，恭已愛民，四方遠近九以病告，無不惻然興念，即賜復除，臣不敢廣引前事，且如近者汀州所貢白金歲數千兩，一旦沛然出令舉以丐之，了無難色。此豈復責其有所取償而後予之哉。陰恒之愛發於誠心而不可已也。而往者議臣不足以窺測天地，合容施生之大德，輒為對補之說，以逆沮遠近祈恩望幸之心。臣雖至愚，有以知其決非陛下之本心也。且州郡誠有餘財，自當措置充那，以紓民力，豈復敢以此等瑣末

上勞天聽，正為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冒昧有此陳請。今乃限以對補之說，不附其說，則遠縣窮民永無蘇息之期。必從其說，則勢無從出，不過剝肉補瘡，以欺天罔人，不惟無益，而或反以為害。不惟仰失陛下愛民之本心，而臣之愚亦有所不忍為也。是以敢冒萬死，復以奏聞，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前奏，依汀州例，直賜蠲放，施行計其所捐除不礙上供數外，不過納縮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貫。比之汀州之數，未為甚費，而可以少寬斯人，使得安其生業。臣不任祈天灑懇，皇恐俟命之至。

秦南康軍旱傷狀

照會本軍并管屬星子都昌建昌縣自六月以來，天色亢陽，缺少雨澤，田禾乾枯，本軍恭依御筆處分嚴禁屠宰，精意祈禳，及行下逐縣，精加祈禱，去後今據星子都昌建昌縣申依應遍詣寺觀神祠及諸潭洞建壇祭祀，請水精加祈禱，雨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早禾多有乾損，及備撥稅戶陳德祥等狀披訴所布田禾，緣雨水失時，早禾多有乾槁，不通收刈。申乞委官檢視本軍今檢準淳熙令，諸官私田災傷秋田，以七月聽經縣陳訴，至月終止本軍除已依條施行外，須至奏聞。

乞放免租稅及撥錢米充軍糧賑濟狀

臣伏觀本軍今為久缺雨澤，早田早損，已依準令式具狀奏聞。詎料對本軍地荒田瘠，稅重民貧，昨於乾道七年曾遭大旱，伏蒙聖恩放免本年夏秋二稅，錢米納縮共八萬六千三百二十貫石匹，及詔本路監司應副軍糧米四千

石撥到糧軍糧米錢九千餘貫并撥本軍未起米一萬一千七百餘石本軍借兌過乳香度牒錢一萬餘貫湊糧軍糧支遣官兵及撥到賑濟米五萬石又拖欠兩年上供折帛月椿等錢共九萬三千四百一十六貫石匹兩然後遺民復得存活以至今日今茲不幸復罹枯旱之災又蒙陛下親降御筆深詔守臣精加祈禱而臣奉職無狀無以感格幽明祈禱兩月殊無應効今則早田什損七八晚田亦未可知正得薄收其數亦不能當早田之一二訪聞耆老云乾道七年之旱雖不止於如此然當時承屢豐之後富家猶有蓄積人情未至驚憂又以朝廷散利薄征賑給之厚而人民猶不免於流移殍死間并蕭條至今未復况今民間蓄積不及往時人情已甚憂懼目下軍糧便關支遣計料見官常平斛斗亦恐將來不足賑濟支用若不滙整先事奏聞竊恐將來流殍之禍及他意外之憂又有甚於前日欲望聖慈早降睿旨許依分數放免稅租外更令轉運常平兩司多撥錢米應副軍糧準備賑濟則一郡軍民庶幾不致大段狼狽冒犯天威臣無任恐懼待罪之至

再奏南康軍旱傷狀

照對本軍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管下諸鄉自春夏以來雨澤少愆尋行祈禱於五月中旬已獲感應稍稍露足遂至高下之田皆已布種至六月上旬以來又闕雨澤及遍詣官屬靈跡寺觀神祠諸處淵潭取水建置壇場依法冊祭龍及修設醮筵禁止屠宰精加祈禱自後未獲感應其管下民戶陂塘所積水利雖車舟注蔭禾稻綠乾亢日

久兼又風色滲漏是致民田多有乾槁不通收刈見不住據人戶投陳旱傷不絕本軍恭依御筆處分嚴禁屠宰精意祈禱及行下逐縣精加祈禱去後據星子都昌建昌縣申依應遍詣寺觀神祠及諸潭洞建壇祭祀請水精加祈禱雨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早禾多有乾損及備據稅戶陳德祥等狀披訴所有田禾綠雨水失時早禾多有乾槁不通收刈申乞委官檢視本軍檢準淳熙令諸官私田災傷秋田以七月聽經縣陳訴至月終止具錄奏聞

乞截留米綱充軍糧賑賑給狀

臣熹昨以衰病無能退居田野陛下過聽不忍棄捐超資越序付以千里民社之寄德至渥也而臣亡狀不能悉心營職宣布寬恩馴致旱災害及民物雖已嘗具奏聞及申省部諸司乞行賑救今來竊聞接濟飢民事常平司已行措置惟有軍糧一節利害尤為不輕而未聞諸司有所措置竊慮一旦事出意外臯無所逃須至昧死再有陳奏伏望聖明俯垂臨照臣契勒南康軍受納人戶苗米計四萬六千五百一十九石連年科撥並充上供起發而本軍官更軍兵一歲糧廩計當用米二萬七千五百一十三石並無科名支撥從來只於人戶輸納苗米多收加耗高量斛面及侵支漕司科撥未盡米斛應副支遣昨於淳熙五年內奉聖旨令人戶自行把槩見青交量每斛已減斛面二斗及臣到任訪聞民間猶以所納為重又行措置減去加耗一斗所入之數既已不多然若無水旱災傷非泛支遣更以別色官錢多方糴補亦可僅免曠闕今者不幸遭此

早傷差官檢放雖未見得分數多寡然以目所見參之傳聞其勢所收未必及三四分竊慮將來減放之後實納苗米頭數不多當此凶年所減加耗斛面又難以復行增起即本軍官兵所支糧稟委是並無指撥夫民飢猶能流核粃食軍兵既係尺籍從來仰食於官豈容一日有所欠闕臣既淺短無術可為旬月以來晝度夜思以至成疾雖已畧控老東陳乞罷免然念州郡事勢日就危迫又有萬倍於一身者若不力告朝廷早為之所而但偷為一身之計自求安便則其上負陛下拔擢任使之恩雖復萬死猶有餘辜故不自揆其疎賤輒敢復具情實冒昧奏聞欲望聖慈哀憐遠方軍民遭此旱虐凜然日有溝壑之憂特降睿旨許留淳熙六年錢零未起米綱及七年合起米綱並充本軍軍糧及賑糶賑給支用其賑糶米錢候將來收到別隨綱運解發庶幾一郡生靈若軍若民皆得以保其孳孳之微命共感天地造化無窮之恩更乞憐臣所患心疾不堪思慮又苦脚氣不任步履早賜醫藥先催已差下入石墊不候般家接人疾速前來之任使臣得與病還家待盡餘息則臣之私計亦為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照對本軍淳熙六年米綱未起僅五十石今年苗米且約減放七分即所餘合納米不過一萬三千九百五十石若蒙聖旨盡行撥賜亦不為多又况賑糶米錢將來續次發納即其實支之數愈更不多此在朝廷至為微末而可以救活一郡軍民之命誠非細事伏乞聖照

奏推廣御筆指揮二事狀

具位臣朱熹

伏觀本路安撫使司牒備奉御筆指揮頗聞雨澤愆期有妨農務仰本路帥守勤恤民隱決遣滯獄嚴禁屠宰精加祈禳若未感格即具奏聞當議降香前來期於必應俾雨澤霑足寬朕憂軫卿等各勉旃毋念臣伏讀聖訓有以仰見陛下畏天之誠愛民之切雖成湯桑林之禱宣王雲漢之章無以過此甚盛德也臣幸以愚賤獲奉詔旨謹以曆寫播告質之幽明仰憑威靈屢獲感應但其雨澤不至決洽均勻目今正是早禾吐穗結實之時尚多闕水去處又聞湖南湖北淮西等路例皆枯旱將來不幸或至荒歉即雖核民核粟之小惠亦無所施臣是以夙夜憂惕不遑啓居竊以愚見推廣聖訓畫為二策具以奏聞如有可採乞賜施行庶幾有以導迎和氣銷去旱災仰寬陛下宵旰之憂惟是不量卑鄙屢犯天威無任震懼墮越之至臣之所陳謹具如后

一臣伏讀聖詔有曰勤恤民隱臣謹已遵稟施行詎然臣竊聞陸賈有言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其支幹凋瘵而根柢駭拔矣推此言之則今日所以勤恤民隱莫若寬其稅賦弛其逋負然後可以慰悅其心而感召和氣也臣自去年到任之初即以本軍星子縣稅賦偏重嘗具奏聞乞賜蠲減及續體訪到三縣夏料木炭錢料紐太重亦嘗具申省部及提點司其木炭錢近

得提點司保明條奏已蒙聖恩蠲減千貫訖獨星子賦稅一事雖蒙聖恩施行而戶部行下漕司漕司委官覈實近日方得回申戶部此事若格以有司之法必是方多沮難未容便得蠲減所願聖慈深賜矜憐直降睿旨特依所乞則此縣之民庶幾復得樂生安土永爲王民不勝幸甚臣又竊見州縣積欠官物已準去年明堂赦書自淳熙三年以前並行除放而近者上司行下依舊催督至如本軍雖小而所催除虛額逃關外凡一十三項計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貫石匹兩其他大都抑又可知其間所欠雖復名色多端然而皆是赦恩已放之物今日再行催理不唯仰虧帝王大信而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蓋若勒令州縣填補則州縣無所從出必至額外巧作名色取之於民若但責之欠人則其間多已貧乏狼狽雖使賣妻鬻子不足填納而監繫在官無復解脫之期均之二者皆不足以足用豐財而適足以傷和致冷爲害不輕臣愚欲望聖慈特推曠蕩之恩自淳熙三年以前但千欠負官物不問是何名色凡赦恩已放若已放而未盡者一切蠲除如有違詔輒行催理仰被受官司繳連具奏委自三省看詳將施行官司重作行遣其被苦人戶亦許逕赴登聞鼓院進狀陳理依此施行庶幾聖恩下達民情上通可以感格和平銷去災沴惟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

一臣伏讀聖詔有曰決楚滯獄臣謹已遵聖施行訖然臣竊聞之易曰君子明謹用刑而不留獄此聖人觀象立教萬世不易之法也今州縣之獄勘結圓備情法相當者並皆即隨時決遣惟其刑名疑慮情理可閱者法當具案聞奏下之刑寺審閱輕重取自聖裁而州縣不敢以意決也此深得古人明謹用刑之意矣然奏案一上動涉年歲且如本軍昨於淳熙四年十一月內申樞密院乞奏劫賊倪敏忠舉案其罪狀明白初無可疑而凡經二年有半至今年三月內方準勅斷行下其他似此亦且非一竊計他州繁劇去處此類尤多若使皆是行劫殺人之賊偶有疑慮使之久幽囹圄亦何足恤其間蓋有法重情輕之人本爲有足憫憐冀得蒙被恩貸而反淹延禁繫不得早遂解釋則恐非聖人所謂不留獄之意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程限令將諸州奏案依先後資次排日結絕其合貸命從輕之人須當日便與行下其情理深重不該減降者即更寬與一限責令審覈然後行下庶幾輕者早得決遣釋放重者不至倉卒枉濫是亦尊和弭災之一術惟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借兌上供官錢糶米并乞權行倚關夏稅錢帛

狀

臣昨為本軍今年災傷至重奏乞截留兩月上供米斛內循狂妄伏候誅夷不謂聖恩即垂開允臣與合郡千里軍民鼓舞相慶仰戴天地父母再生之恩雖復捐軀墮首誠不足以為報萬分之一今來檢放旱傷秋苗通計不止七分除已一面攢具奏聞外復有危迫之懇頃至冒昧以聞竊見本軍今年所理夏稅緣自省限起催以來即苦旱乾人戶車水救田日不暇給憂勞愁歎實與常歲不同遂不敢嚴責諸縣依限催理只令勸諭人戶自行輸納至今截日方據納到緡九千四百匹錢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五貫二百五十九文省其緡一面支裝起發所有見錢竊緣本軍別無儲積可備賑糶不免擅行允借并未起淳熙六年折帛錢七千三百一十九貫二百九十六文省通前兩項共錢二萬四千五十二貫五百五十五文省越此米價未起之間收糶米斛約計可得一萬一千五百七十石賑糶飢民却俟糶畢收糶元錢節次起發其餘人戶所欠錢緡數目尚多而民間自今以往飢餓寒凍之憂日甚一日漸次無力可以供輸臣誠不忍更行催督以速其流離轉死之禍敢冒萬死復以上聞欲望聖慈更賜哀憐許將本軍今年人戶未納夏稅錢帛權行倚閣令候來年蠶麥成熟却隨新稅帶納庶幾飢餓餘民得保生業不勝萬幸所有臣輒將上供官錢借充糶米之舉敢不俯伏恭俟朝典伏乞聖慈併賜施行臣無任瞻天望聖懼懇切之至

乞撥賜檢放合納苗米充軍糧狀

準尚書省劄子宣教郎權發遣南康軍朱熹奏為今歲旱

傷除接濟飢民一事常平司已行措置惟有軍糧歲用二萬七千五百一十三石並無窠名支撥乞將淳熙六年未起米五千石并今年苗米檢放外餘數乞盡行撥賜充軍糧及賑糶賑給支用奉聖旨令本路提舉常平司將所部州軍應管常平義倉錢米通融寬數支撥外更許本軍將淳熙六年未起米並皆盡數存留充軍糧及賑糶等支用內糶到價錢令項搭管非奉朝廷指揮不得擅行支使其淳熙七年分來候見得實旱傷分數別行申取朝廷指揮本軍除已遵稟施行外今據星子都昌建昌縣申到檢放通計八分四毫四絲所有今秋苗米管催四萬六千五百餘石除放八分四毫四絲計米三萬七千四百餘石外合納米九千九十餘石竊緣本軍一年支遣米計二萬七千五百一十三石政使盡蒙撥賜上項米斛其於歲計尚闕支遣若於數內更令發起即其狼狽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欲望聖慈矜憐孤遠特許盡數支撥上件放外苗米與充軍糧則一郡軍民不勝幸甚伏候勅旨

奏勸諭到賑濟人戶狀

照對本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已行下官屬星子都昌建昌縣勸諭到上戶張世亨等承認米穀賑糶接濟民間食用已行下逐縣告示上戶依所認數目擔管在家伺候差官審實監糶去後續單行在尚書戶部特九月十九日限時準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勅中書門下省檢會昨準乾道七年八月一日勅節文訪聞湖南江西間有旱傷州軍竊慮米價踴貴細民艱食理合委州縣守令勸諭有米斛

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飢民之人許從州縣審究指實保明
申朝廷依今來立定格日給降付身補授名目內無官人
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領補不理選二千石補進武校
尉如補進士與免文解使一次不係四千石補承信郎如係
與補上補進士與免文解使一次不係四千石補承信郎如係
冊文等五千石補承節郎補進士與免文解使一次不係
軍遂恭稟行下星子都昌建昌縣勸諭承認賑糶米穀之
人如願將來賑濟依今來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今據
都昌建昌縣狀申勸諭到元認賑糶米穀稅戶張世亨張
邦獻劉師與黃澄四名各情願依格法將米穀賑濟飢民
乞依今降指揮保奏推賞本軍已行下逐縣告示張世亨
等依數撥管米斛伺候本軍給曆付飢民及差官前去監
轄賑濟飢民請領食用候見的實賑過米數別行保奏推
賞好須至奏聞者

繳納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狀

臣熹昧於淳熙五年准勅差前件差遣續奉聖旨令臣任
滿前來奏事臣已於次年三月到任至今年三月已條成
資方欲等候替人前來交割職事即依元降指揮前去奏
事忽於三月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提舉
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自願疎頑已試無狀着家任使
恩重命輕未敢遽有辭避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祇受訖緣
為替人未到準法未得離任其元降奏事指揮又緣已有
前件恩命兼臣見患心氣精神不全思慮應對動有差錯
不敢前詣國門聽候進止外伏念臣愚賤疎遠在任二年
凡所奏陳多蒙開納甫及終更曾無績効又蒙聖恩有此

陞擢臣雖至愚然早服父師之訓其於君臣大義與夫古
今治亂得失之故粗亦識其梗槩豈不願得一望天日之
光少登平日愚忠之萬一願以衰頹不獲自盡退就田畝
死有遺憾惟是今任職事尚有合具奏稟事件不兒具事
狀條畫以聞而總其目如左須至奏聞者

特賜蠲減事

一臣熹狀繳連本軍狀奏為勸諭到稅戶張世亨張邦
獻劉師與黃澄共承認米一萬九千石賑濟飢民給
賜了畢欲乞不候諸司保明早依元降賞格推恩事
一臣熹狀奏為乞降指揮淳熙七年被災之郡不得催
理積欠及將倚閣夏稅特與蠲放其上三等戶零欠
夏稅亦與多作料次逐年帶納事

一臣熹奏為乞賜白鹿洞書院勸額及乞頒降光堯書
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
經及國子監九經注疏等事

右謹具如前欲望聖慈特降睿旨逐一施行不勝幸甚臣
瞻望闕庭無任慕戀祈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右臣誤蒙聖恩俟舉偏壘自度庸愚無以補報到任以來
夙夜憂勞惟思所以上布聖恩下求民瘼仰副使令之萬
一者竊見本軍諸縣大抵荒涼田野榛蕪人煙稀少而星
子一縣為尤甚因竊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亂流移民方
復業而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入戶

盡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轉徙流亡無復顧慮鄉井之意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為子孫長久之慮一旦小有水旱則復顧而之他觀其氣象如舊軍浮苴無有根蒂愁歎亡聊深可憐憫是以到任之初曾以此縣稅錢利害條具聞奏乞賜蠲減伏蒙聖恩即日降出而戶部下之本路僧司漕司委官究實復以申部取旨施行百里疲羸日夕仰望聖澤之下流不啻飢渴而戶部乃以往者議臣之請復下漕司責以對補吏民相顧悼心失圖臣愚惶惑亦不知所以為計者是以默息久之不敢復有奏陳今既終更不遠郡境又遭去年之旱其憔悴無慘之態又有甚於前所陳者是以不敢愛死復嬰缺鉞而一言之夫以民之貧病至於如此州郡誠有餘財自當措置充那以紓其力豈便敢以此等瑣末上勞天聽正為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冒昧有此陳請今乃限以對補之說使遠民之疾苦不得以上聞而陛下之德澤不得以下究此殆議者過計之愛臣雖至愚有以知其決非仁聖之本心也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特停熙六年十月十九日對補指揮更不施行仍照有司檢會臣熹前奏本軍星子縣稅錢事宜賜蠲放蓋其所指除不礙上供數外不過納緡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貫此於大農之經費不足以當九牛之一毛而可以少寬百里之民使得安其生業臣不任祈天禱懇惶恐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奏為本軍勸諭都昌建昌縣稅戶張世亨劉師興進士張邦獻持補太學生黃澄賑濟飢民十斛

照會本軍去歲旱傷至重細民闕食雖有橋管及撥到常平米斛數目不多深恐不能周給遂行勸諭到管屬上戶承認米數賑糶接濟民間食用續於六年十月十一日準行在尚書戶部九月十六日辰時準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勅中書門下省檢準乾道七年八月一日勅節文訪聞湖南江西間有旱傷州軍竊慮米價踴貴細民艱食理合委州縣守令勸諭有米斛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飢民之人許從州縣審究指實保明申朝廷依今來立定格且給降付身補授名目內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額補義校尉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進士與先文解一次不次四千石補承信郎如進士與先文解一次不與補進符本軍疾速施行本軍恭稟行下管屬再行勸諭承認賑糶米數之人如願將來賑濟切待審究保明申朝廷依今來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據都昌建昌縣申數內勸諭到元認糶米稅戶張世亨劉師興進士張邦獻黃澄四名各情願承認米依格法賑濟內建昌縣稅戶張世亨五千石乞補承節郎進士張邦獻五千石乞補迪功郎稅戶劉師興四千石乞補承信郎并都昌縣待補太學生黃澄五千石乞補迪功郎各乞依今降指揮保奏施行本軍遂行下告示張世亨等依數糶米候候給曆付飢民差官監糶賑濟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先具奏聞及申本路諸監司照會去訖續據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共

抄割粥食飢民二萬九千五百七十八戶數內大人一十一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本軍各印給胥頭牌面置簿冊發送逐縣常職官給散付入戶預於縣市及諸鄉均定去處共置三十五場分差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務監廟大小使臣共三十五員監轄賑賑濟及委縣官分場巡察嚴戒戒寇乞覓之弊自淳熙八年正月初一日為始令抄割到闕食入戶赴場賑糶其鰥寡孤獨之人即以常平米斛依法賑濟至正月內又緣雪寒行下屬縣村元係賑糶飢民用上件張世亨黃澄等米及常平義倉米一例賑濟兩日至三月內又慮飢民難得錢收糶米斛再自十一日為頭行下諸縣將已給曆賑糶飢民一例普行賑濟一十三日通作半月及照得都昌縣止有黃澄一名承認賑濟米五千石湊所管義倉米會計賑濟不周本軍遂於建昌縣張世亨等賑濟米內撥米四千石本軍措置官錢和崔脚夫舟舡裝載發送都昌縣交管分於置場去處責令監轄賑濟至閏三月十五日終節次據都昌縣建昌縣申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興黃澄賑濟過米採算共計一萬九千石星子縣元無勸諭到上戶賑濟米斛即以常平義倉米斛依例普行賑濟外本軍節次行下都昌建昌知縣逐旋審究的實賑濟過張世亨黃澄等米數保明申軍去後據迪功郎監城下酒稅權都昌縣事孫儒通直郎知建昌縣事林叔坦狀保明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興黃澄賑濟過米一萬九千石委是節次賑濟飢民食用之數即無冒濫本軍一面差委從政郎本

軍司法參軍陳祖永前去都昌建昌縣覈實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興黃澄賑濟米一萬九千石委是賑濟過的實之數本軍再行稽考別無冒濫保明是實本軍勸會得張世亨劉師興各係稅戶張邦獻係應舉習詩賦終場士人并黃澄係於淳熙四年秋試應舉習詩賦取中待補太學生第十五名是實其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興黃澄賑濟過米數各應得近降指揮賞格數內稅戶張世亨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承節郎稅戶劉師興賑濟過米四千石合補承信郎進士張邦獻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迪功郎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過米五千石合補迪功郎除已具申本路安撫司轉運司提舉司提刑司照會依條保奏推賞外欲望聖慈下所屬給降合得付身發下以憑給付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興黃澄祇受頂至奏聞者

貼黃

臣契勒本軍管下去秋種麥甚廣春初亦極茂盛續次訪聞近緣雨水頗多大段傷損民間養蠶亦緣雨濕桑柘不至十分成熟伏乞聖照
臣契勒除上項張世亨等四家米數已行支散了畢外續次訪聞都昌縣下尚有漏落人戶未曾賑濟除已帖本縣知佐審實用義倉米支散去訖伏乞聖照

貼黃

奏為乞特詔有司不候諸司保明將本軍所奏黃澄等賑濟早賜依格推賞奏聞事

右臣昨奉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聖旨勸諭到本軍入戶

黃澄等出備米一萬九千石賑濟飢民已曾累具畫一奏聞去訖近緣春初風雪寒凍及三月以來農功將起已帖諸縣將上件米普行賑濟管內飢民兩次通計二萬九千五百七十八戶數內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十口小兒九萬二千七百六十六口大人一斗五升小兒七升五合足爲半月之糧今已了畢千里之民既免於飢餓流離殍死之憂無不歡呼鼓舞感戴聖恩臣亦多方體察詢究委無欺隱漏落誑妄不實之弊已因近降指揮具事狀申本路監司乞行保奏外竊緣當來勸諭並是臣親書榜帖分遣官屬再三往復示以朝廷命令官賞之信其人乃肯欣然聽命今臣秩滿非久解罷若不力爲奏陳早乞推賞萬一他日有司視同常事巧爲沮卻則不惟使臣得辜於民亦恐朝廷異時命令無以取信於下本軍不免別具狀奏欲望聖慈特詔有司不候諸司保明將本軍所奏黃澄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早賜處分依格推賞庶幾民間早獲爲善之利日後或有災傷富民易以勸率貧民不至狼狽實爲永久之利臣不勝大願其本軍奏狀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三

右臣輒有愚見上瀆聖聰臣竊見本軍去年大旱田畝不收幸蒙聖恩減放秋苗衙閣夏稅而又申詔有司發廩勸分前後丁寧勤懇懇凡所以加惠於無告之窮民者至深至厚以故今歲開春以來及今已是七十餘日而閭里細民幸不至於大段關食又幸目今雨澤以時原野漸潤

糶料不過四五十日則二麥可收又四五十日則早稻相繼決不至於復有流離捐殍之禍以勤陛下宵旰之憂矣然臣竊以爲採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無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受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小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今者飢餓之民雖得蒙被聖恩以幸免於死亡然亦類皆鳥形鵠面蕭然無異於大病之新起若有司加意撫綏寬其財力則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復其舊若遂以爲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之功但見其尚能耕墾田疇撐拄門戶而遽欲責以累年之逋負與夫去歲倚闕之官物則是人者其必無全理矣竊聞乾道七年之旱夏稅秋苗亦皆嘗蒙聖恩矣而流殍甚衆迄今不復者正以次年帶納前料稅物者迫之也然考其實所謂帶納者初未嘗大段有人納到以佐有司用度之闕而姦胥猾吏得以並緣搔擾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其後淳熙元年九月四日乃以存饑始蒙蠲放則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及於事矣今舊逋未除新稅將起斯人慄慄已有狼顧之憂臣愚欲望陛下赦臣之臯察臣之言亟詔有司凡去年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催理積年舊欠及將去年衙閣夏稅悉與蠲放其上二等入戶當此凶年細民所從仰食其間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欲望聖慈普加恩施許將去年殘欠夏稅多作料數逐年帶納則覆載之間幅員之內當此災旱之餘無有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

矣臣愚賤跡遠不常妄有陳奏實以誤膺委寄職任牧民竊於詔令之間有以仰窺陛下子愛黎元之心有加無已大懼無以仰播萬分是以不敢不盡其愚冒瀆天威臣無任恐懼顛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四

右臣竊嘗伏讀國朝會要恭觀太宗皇帝嘗因江州守臣周述之奏詔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院既又以其洞主明起為崇州襄信縣主簿以旌儒學每恨無由一至其處仰觀遺迹及蒙聖恩假守茲土到任之初考按圖經詢究境內民間利病乃知書院正在本軍星子縣界而陳舜俞廬山記又載真宗皇帝咸平五年嘗勅有司重加修繕間因行視陂塘始得經由其地見其山川環合草木秀潤真閒燕講學之區而荒涼廢壞無復棟宇因竊惟念太宗皇帝真宗皇帝所以幸教多士無裕萬世之意其盛如彼而下吏淺聞弗克原念以播萬分之舉其大如此駭懼震懼不皇啓居既又按考此山老佛之祠蓋以百數兵亂之餘次第興葺鮮不復其舊者獨此儒館葺為荆榛雖本軍已有軍學足以養士然此洞之與遠自前代累聖相傳眷顧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况境內觀寺鐘鼓相聞殄棄彝倫談說空幻未有厭其多者而先王禮義之官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希聞合軍與縣僅有三所而已然則復修其洞蓋未足為煩於是始議即其故基度為小屋二十餘間教養生徒一二十人節縮經營今已了畢但其勅額官書皆已燒毀散失無復存者不敢擅行標

榜收置輒昧萬死具奏以聞欲望聖明俯賜鑒察迨述太宗皇帝真宗皇帝聖神遺意特降勅命仍舊以白鹿洞書院為額仍詔國子監仰奉先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繼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印版本九經疏論語孟子等書給賜本洞奉守有讀於以襄廣前烈光闡儒風非獨愚臣學子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項年親見潭州徽麓書院尚存舊碑大書勅賜徽麓書院六字伏乞睿照

阿馬奏案內小貼子

臣意等契勸阿馬既與外人通情密謀殺夫自是不容旁有知證本不敢具案奏聞今準提刑司牒須至具奏謹按本人所犯賊絕三綱情狀慘酷聞之猶可酸鼻竊慮有司因循常務擬從減等之坐有害風教事體不輕欲望聖明洞察特依常法以警昏愚以正邦法臣等不任大願

奏紹興府都監賈祐之不抄劄飢民狀

照對紹興府諸縣今歲災傷飢民流移闕食甚衆恭稟聖訓寅夕究心奉行緣本府山陰會稽縣人戶不住遮道告訴抄劄不盡漏落不實臣即已措置專設一局見今呼集著保鄉司專委本府當職官教請鄉官重行隔別審實其在城五廂闕食細民及流移到府之人本府雖委逐廂官沿門抄劄訪聞多是止憑廂典合千人多有不實不盡亦行前來陳訴臣又已送下廂官審實抄劄所有他處流移到府臣亦已行下本府與縣令佐約東傳券店舍不得多

收贖資并津渡邀滯仍通行收拾病患飢困及遺棄小兒
 就寬闊寺院安著支撥常平官錢收買柴薪藥薦給衣襖
 之類修合藥餌醫治煮造三兩等稀稠粥次第救助仍委
 請慈悲僧道主管看養所行非不告戒臣今月十九日據
 馬林等技狀稱是曠縣人事作人事移在本府第一廂
 居住關食飢餓內有馬百四一名扶到臣治所已是飢餓
 日又十分羸困繞到不久即便倒死臣即令醫人用藥灌
 救移時方得甦醒遂行呼到本廂官武翼郎紹興府兵馬
 都監賈祐之取問元不抄劄供報因依本官應對不行及
 先來承受本府樵委及承臣送下陳狀並無抄劄事因報
 應本官委是不職難以存留在任臣除已先將賈祐之體
 紹興府對移本府指使差遣外欲望聖慈特降辱旨重賜
 黜責以為官吏奉行賑濟不虔之戒

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及推賞獻助人狀未論止

既當

臣昨被臨遣備使浙東又蒙聖慈賜以錢會三十萬貫以
 給一路賑糶賑濟自謂遺值聖恩隆厚至於如此其勢必
 可以救活此道之人伏自入境以來日據紹興府會稽山
 陰兩縣人戶投訴抄劄漏落遂將諸縣悉行根括先據兩
 縣申到比舊計增二十五萬六千一百九十二口其餘諸
 縣尚未申到計其縣分地里之大小戶口決當數倍於此
 益緣當來諸縣抄劄不甚子細而又涉日既久向之粗能
 自給者今皆闕食所以飢民之數日有增加因此此數考
 按本府昨來均定所得錢米撥下諸縣之數其為欠闕數

目尚多遂將昨來所蒙給降會子等錢除五萬貫諸州申
 到已無見在更留五萬準備諸州取撥外即計逐縣大小
 及已得錢米多寡等第均給計已支費十八萬餘貫而會
 稽山陰兩縣自占九萬餘貫其餘準擬諸縣申到再劄人
 數別行均給者共不過一萬餘貫計可得米三四千石而
 已事勢危迫不免逐急於鹽司錢內借撥九萬餘貫雖紹
 興府措置運糶然亦僅可得米二萬餘石而已以兩縣再
 劄所添計之則此二萬二三千石之米其勢豈足以均及
 諸縣之人然而兩縣所得一家不過日得一二升一口不
 過日得一二合而已此皆僅足以苟延喘息而不足以救
 其死命竊料更加旬月未論不得食者必致殍死而此得
 食之人亦有羸困不能以自存者矣又况當來計料糶濟
 止到三月十五日便行住罷已不能給而麥熟猶在四月
 麥之熟否姑置未論止許住罷至麥熟猶有半月餘日無
 以接濟夫以紹興一郡之飢自臣未到已蒙撥賜米十四
 萬石錢九萬貫至臣有請又蒙聖恩如此其厚而臣智術
 淺短不能變通其所施為止於如此竊恐考之於今則徒
 有賑救之名而無賑救之實要之於後則既已養之數月
 之久而不免棄之旬日之間徒費陛下軍國之儲數十大
 萬而不足以稱陛下救民水火之心固臣之無狀死不償
 責至於減米增賞雖已得旨通行而去年獻助之人至今
 未蒙推賞度牒換米雖已得旨給降而米數太多度牒一
 道計當錢千五百緡以此至今皆未聞有應募者則此竊
 恐陛下憂勞惻怛博施濟衆廣大無窮之心或格於有司

拘學織番之議而不得以下究也臣已與帥臣王希呂同狀奏聞欲望聖慈更賜憐憫再行借撥會子三十萬貫及今糴米五六萬石通融接續措畫糶濟而復於此詳具其所以然者以聞其去年本路所奏合推賞人則乞特詔有司直與推賞給降告命付之本州令守臣喚上當廳祇受不須更令官司保明徒爲文具其度牒亦乞裁減半價只作百五十石仍再給降三百本付紹興府令臣與王希呂同共掌管交到米斛即與書填則人必樂從應募者衆凡此三者儻蒙施行庶幾此郡飢民逐家一日各添得米一二升遂口一日各添得米二三合而逐縣續有到漏落戶口及流移歸業之人亦得以漸次收拾不至飢死既有以卒究陛下憂勞側恒博施濟衆廣大無窮之心而草野愚臣亦得以憑藉威靈不負飢民之命千萬幸甚如其不然則臣計已窮終必仰孤任使伏自到任以來朝夕憂懼精神耗竭四肢緩弱時復麻痺竊恐一旦溘然無以見百萬餒鬼於地下欲望聖慈赦其罪戾許臣罷免使得脫此冤債歸骨故山亦千萬幸甚披心瀝血干冒宸嚴臣無任恐懼戰栗之至

奏陳荒事宜狀

臣蒙恩將命浙東奉行救恤到官日夕考究求所以上副焦勞之意竊見浙東諸州例皆荒歉台明號爲最熟亦不能無少損而紹興府之飢荒昔所未有臣以目所親回思去歲南康之歉猶謂之樂歲可也賑救既在所急事體宜先奏聞今紹興八邑餘姚上虞號爲稍熟然亦不及半收

新昌山陰會稽所損皆七八分嵒縣早及九分蕭山諸暨水旱相仍幾全無收今除餘姚上虞稍似可緩外且論蕭山等六縣約其所收不過十一先次朝廷撥米一十四萬七千石錢九萬貫并本司前官申朝廷於衢婺州通融撥到義倉錢三萬八千七百七十五貫一百文明州義倉米五千石數目非不多州郡日夕惟賑濟是務官吏稍解事者皆奔走不暇雖寄居士大夫亦不敢寧處不可謂不留意然終未有能救飢等之實民情嗷嗷日甚一日不獨下戶乏食而士子宦族第三等人戶有自陳願預乞丐之列者驗其形骸誠非得已兼自秋來賣田拆屋斫伐桑柘鬻妻子貨耕牛無所不至不較價之甚賤而得售爲幸典質則庫戶無錢兼貨則上戶無力藝業者技無所用營運者貨無所售魚蝦螺蚌久已竭澤野菜草根取掘又盡百萬生齒飢困支離朝不謀夕其尤甚者衣不蓋形面無人色扶老攜幼號呼宛轉所在成群見之使人酸辛怵傷不忍正視其死亡者蓋亦不少臣深究其所以然正緣紹興地狹人稠所產不足充用稔歲亦資鄰郡非若浙西米斛之多又以和買偏重無巨富之家連遭水旱兼失蠶麥些小積穀春首勸糶無有存者上戶先已匱乏是以細民無所仰給狼狽急迫至於如此大抵荒歉自五分之一下猶可措置蓋以五分之粟給十分之人稍行勸分便可苟活今以空虛之郡而荒及九分則一分之粟既不能給十倍之人而戶口甚多所關浩濶亦有非移民移粟所能補助者臣所目見心思兼詢訪士大夫老者既如此復約墾田收租之

數以證之除餘姚上虞外今將田畝計其歲入六縣為田
 度二百萬畝每畝出米二石計歲收四百餘萬又將今再
 抄劄山陰會稽兩縣口數以約六縣之數則山陰會稽丁
 口半於諸暨嵊縣而比新昌蕭山相去不遠絕長補短兩
 縣當六縣四分之一今抄劄山陰會稽四等五等貧乏之
 戶計三十四萬口四等之稍自給及上三等者不預焉則
 統計六縣之貧民約須一百三十萬口併上戶當不下百
 四十萬計餘歲所斂四百萬石米除上供及州用外養百
 四十萬之生齒日計猶不能及二升之數則所謂樂歲無
 餘者既信而有證矣又約六縣所蠲放分數以計今歲民
 間所收不過十分之一則所不收之米約計三百六十萬
 石而所收止四十萬石闕之數目如此浩瀚則所謂補助
 無兼者又信而有證矣今將紹興府先所得錢一十二萬
 八千七百五貫一百文并臣所得三十萬貫除五萬貫諸
 州申到已無見在又措留五萬貫均給諸州外不過共折
 米八萬二千餘石并前項米一十四萬石總而計之不及
 其田租所闕十分之一今來措置除蕭山僅餘口給半月
 外其餘五縣以戶計之日之所得固已不過一二升若以
 口計之則日之所得又不過一二合是僅足以使之皆知
 聖主憂勞憫恤不忍坐視之意而已若謂如此而便足以
 救其必死之命則固難指準然遂欲以百三十萬之貧民
 盡仰官司口以并計麥秋之前九十餘日當為粟百萬石
 則亦非朝廷今日事力之所及也然臣竊謂有司之力誠
 有限量而聖主天地父母覆載生育之心則無終窮以有

限之力言之則據護之切撥賜之多誠若不可以有加於
 今日然以陛下無窮之心論之則豈不欲使此邦更得數
 十萬石之粟以必救數十萬人之命其忍直以無可奈何
 處之而熟視其飢餓顛仆於前乎故臣輒敢歷叙其所見
 聞考驗之實本未如此而別具施行事目以干聖聽惟陛
 下哀憐財幸意迫情切言無倫次臣無任皇恐俟畢之至
 奏紹興府指使密克勤偷盜官米狀

照對紹興府諸縣去歲旱傷飢困及流移之民見今闕食
 昨蒙聖恩撥下米斛賑濟紹興府遂差指使保義郎密克
 勤往平江府請取米一萬三千石分下上虞新昌嵊縣交
 卸賑濟今月初七日臣巡歷到嵊縣點檢撥賑縣主簿迪
 功郎葉梓申承本縣差往三界鎮交量密克勤請到賑濟
 米一萬石依應躬親將本府通判承議郎吳津較量斛斗
 交量每斛比少米一升五合又令親隨斗子葉吉等徑自
 用斛行擊意在虧減分合兼其米盡用糠泥拌和却乃倚
 持本府指使對衆抑捺意欲庇護舡梢合干人作弊緣此
 未敢交量乞施行及據本縣土豪黃茂等列狀陳訴密克
 勤押到米蒙告示前去舡搭並係濕惡夾雜糠泥及每斗
 不應本場斛斗去後折欠負累不便臣尋取到米樣看視
 其米多係糠土拌和遂喚到斗子康勝對衆用斛量計每
 石少欠九升於內量出一斗篩簸內有泥土碎米一升二
 合并糠一升一合通約所押一萬三千石內折欠拌和之
 數計米四千一百六十石臣竊惟陛下聖慈天覆矜憫飢
 民給賜米斛德意至為深厚然以臣所見嵊縣一帶飢饉

限之力言之則據護之切撥賜之多誠若不可以有加於
 今日然以陛下無窮之心論之則豈不欲使此邦更得數
 十萬石之粟以必救數十萬人之命其忍直以無可奈何
 處之而熟視其飢餓顛仆於前乎故臣輒敢歷叙其所見
 聞考驗之實本未如此而別具施行事目以干聖聽惟陛
 下哀憐財幸意迫情切言無倫次臣無任皇恐俟畢之至
 奏紹興府指使密克勤偷盜官米狀

之民羸因瘦瘠宛轉道路呼號之聲不可忍聞其不免於死亡者已不勝計其密克勤乃敢輒將官米如此偷盜作踐使飢餓之民不得需被實惠情理重害不可容恕除已牒本府通判承議郎吳津逐急用噪縣斛斗交量發下本縣賑濟仍拘管密克勤聽候施行及牒紹興府送獄根勘取見著實依法施行外欲望聖慈先將本人重作施行仍令紹興府疾速根勘監追所盜米斛送納入官庶副賑濟

奏巡歷合奏聞陳乞事件狀

臣自正月四日起奏紹興府進遞巡歷有合奏聞陳乞事件今具下項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兩狀所奏及今所陳事理再賜官會三十萬貫速行舊歲之賞痛減度牒之價庶冀儲備稍豐官吏更敢放手救活飢民其作捺湖埂亦係一縣新年農事利害之大者并乞特依所乞早賜給降不勝幸甚

一臣初六日到三界鎮見有餓損人口頗多其死亡者亦已不少七日至嵊縣八日至本縣清化孝節鄉所見尤多飢羸尤甚據其稱說皆自八九月來闕食至今其死亡者不可勝數道殣相望深可憐憫臣謹已再於昨蒙給賜錢內取撥五千貫付紹興府通判吳津令收拾賑給嵊縣新昌及三界鎮一帶病困之人庶幾稍獲安存未至一向死損但恐錢少不足支用伏乞睿照早賜接濟

一臣初九日入諸暨界所有縣之東南一帶山鄉所見病損人數絕少問之鄉人云是去年稍得收成去處

却見令佐鄉官稱說縣北湖鄉一帶接連蕭山病死人多不減噪縣臣亦再撥給賜錢五千貫付紹興府通判劉侯令收拾諸暨蕭山病困之人及根刷到勸諭上戶賑糶米未曾出糶之數尚有四千餘石已牒通判劉侯及本縣催促赴場增添添入戶每戶除單丁外更與一口收糶及有人戶陳訴乞借官錢及早修捺湖埂緣臣曾與帥臣王希呂連狀奏乞給降米斛未蒙應副今恐失時漫損二麥兼廢農工已逐急於給賜錢內借撥三千貫應副所有三項錢米雖已支撥尚恐數少未足支用伏乞睿照早賜接濟

一臣十三日入婺州界以後事體續具奏聞大抵婺州災傷比之紹興府分數頗輕州縣措置亦似稍有倫理伏乞睿照

奏上戶朱熈續不伏賑糶狀

臣巡歷到婺州界一路飢民頗少本州見將元撥賜米及勸諭到上戶米斛置場糶濟逐日煮粥以給城市鄉村艱食之人亦已頗有倫緒臣自入境以來每過米場必親臨視閱其文曆校其升斗小有欺弊即行懲戒至十四日到金華縣孝順鄉第十二都地名十里牌有朱二十一米場本場即無人在彼糶米據貧乏人戶俞九等列狀哀訴本鄉田產盡賣與豪戶朱縣尉去年荒旱本縣給曆令就本鄉朱二十一米場糶米縣尉米糶米糶且九等每日往來並不曾糶米到來致一村人民飢餓其朱縣尉為見行司到來却於沿路散榜詐糶糶米施粥及據金二等陳訴朱縣

尉雖在十四都糶米即與朱二十一場隔遠二十餘里本
 人令幹人許浩用使私升及濕潤糶碎糙米及將人戶官
 給磨頭糧自批鑿每七升減作五升五升減作四升又有
 收下磨頭不肯付還百端抑遏無處告訴又據人戶周楊
 朱子智等衆狀告訴朱縣尉典買產業累年白收花利不
 肯批割物力皆係出產之家抱空代為送納臣尋令人暫
 喚朱縣尉取問本人倚恃豪強不伏前來遂委金華縣尉
 追發據縣尉迪功郎陸適申依應追喚朱縣尉係極等上
 戶居屋三百餘間倚恃豪勢藏隱在家不伏前來竊緣本
 人家僕叢衆全無忌憚臣又已行下本州追發亦復不到
 臣恐得朱縣尉係修職郎朱熙績元因進納補受官資田
 畝物力雄於一郡結託權貴凌蔑州縣豪橫縱恣靡所不
 爲本縣昨爲第十二都無上戶米斛可糶就近分撥本人
 在第十二都朱二十一一家置場糶米其朱熙績輒敢欺凌
 縣道不伏發米前去泊至臣巡歷到彼又乃詐出文榜稱
 就十四都出糶致得一場糶米人戶無從得食其在案所
 糶又皆成尅升斗虛批磨頭姦弊非一所稱散粥亦是虛
 文日以一二斗米多用水漿煮成粥飲來就食者反爲所
 誤恨恨而歸凡其所爲無非姦狡切害之事及至官司呼
 喚又敢公然抵拒首尾三日不肯前來若使人皆如此荒
 政何由可辦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朱熙績重賜黜責以
 爲豪右姦猾不恤鄉鄰之戒

奏巡歷發衝拆荒事件狀

臣昨按視紹興府嵊縣諸暨縣已具事目奏聞訖續於正

月十一日入婺州浦江縣界歷義烏金華武義縣由蘭溪
 縣界入衢州龍遊西安常山開化江山縣今有合奏聞事
 謹具下項

一婺州諸邑蘭溪水旱相仍被災最甚金華次之而境
 內馬海白沙一帶爲尤甚其他又次之惟永康一縣
 爲稍輕大槩通計此之紹興府諸邑事體殊不侔然
 諸縣措置不無乖謬以臣所見武義坊郭已有飢民
 而訪聞蘭溪金華山谷之間流殍已衆幸今守臣錢
 回頗能究心料理專委通判一員往來檢察請到鄉
 官五員日夕商議計當不至大段闕敗臣尚恐其所
 有錢米不足支用已於昨蒙聖恩所賜錢內取撥台
 州處州義倉米錢五萬貫應副本州糶米糶濟伏乞
 睿照

一衢州常山開化水旱最甚江山次之西安龍遊又次
 之通計其實不減婺州但緣當時州郡各於檢放常
 山開化係災傷極重去處而常山所放僅及一分六
 釐有奇開化又止一釐一毫而已故文案之間但覺
 災傷輕可而兩邑之民陰受其害不可勝言聞得歲
 前死亡已多今之所見飢餓之民亦有甚於婺州諸
 邑者西安雖輕於兩邑而聞芝溪一源向來俞七俞
 八作過去處人民已極困悴加之守倅皆已逼替吏
 民解弛無復條貫臣竊憂之已輒行下本州所得朝
 廷許撥義倉米五萬石內將一萬石專充賑濟專委
 曹官兩員鄉官三員分縣措置收拾飢餓羸困之人

貌驗支給伏乞睿照

一婺州諸邑有災傷稍重而巡歷未到處回程當一
點檢別具奏聞伏乞睿照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六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整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七

奏狀

奏衢州守臣李嶧不留意荒政狀

臣昨蒙賜對輒論州縣檢放災傷不實之弊伏蒙聖慈開
納即降睿旨令臣詢訪不實最多去處按劾施行臣恭稟
聖訓伏自到任即行詢訪大抵本路被災諸郡檢放分數
多不盡實而衢州尤甚蓋自去歲大水之後知州事朝散
郎李嶧專務掩蔽不以實聞及轉運司訪聞差官驗問既
得其實反為李嶧執稱無水而其親戚方在政路曲為主
張遂再下提刑司體究欲以遂其姦詐幸所差官不肯曲
從方欲具以實聞又為李嶧生事把持至今未竟及既遭
旱暵又妄申諸司稱民不闕食未至流移後來甚不得已
然後差官檢視所差之官受其風旨早田之旱倒不為檢
畹田又不盡實如常山一縣被災最甚通計無慮七八分
而嶧乃只作一分六釐賊放至開化縣被災不減常山而
其所放則又僅及一釐一毫而已臣今行視兩縣之境水
痕尚存高岸民居皆至半壁山谷之人採取蕨根以充飢
腸羸瘦委黃非復人貌歲前雨寒死亡已多而李嶧恬然
略不加恤對臣依舊隱諱堅執舊說其於荒政全不留意
但知一味差人下縣督責財賦恐如星火所蒙聖恩撥賜
米斛共六萬石不為不多而至今日又並不科撥下縣亦
不曉諭民間諸縣官吏尚有初不聞者况於窮民何緣得
知聖主天地涵育之恩加以病昏不能視履百度廢弛不
成州郡不但檢放不實荒政不修而已也臣既奉聖訓詢

訪見得上件事理不敢緘默以負委寄敢昧萬死按劾以聞伏惟聖慈早賜處分

奏請畫一事件狀

臣今有合具奏請事件謹具下項

一臣昨為紹興府米斛有限飢民日衆向後日月尚遠竊恐無以接續糶濟仰貽宵旰之憂會具奏聞乞再給會子三十萬貫及盡推去年賞典半減度牒米數至今日又未奉進止今到衢婺見得兩州元係災傷稍輕去處而糶濟之備可接初秋紹興係災傷最重去處而糶濟之備反不能盡春月將來青黃未接必致狼狽無可疑者欲望聖慈檢臣前奏早賜處分庶幾有以接續糶濟不棄前功不勝幸甚

一臣昨到婺州為見豪戶惰職郎朱熙績不伏糶米抵拒官司曾具奏聞乞賜行遣今據婺州申到本人居鄉豪橫不法事件條目很多不敢復具奏聞已條具申尚書省去訖其人多資力能使鬼伏乞睿斷早賜施行不勝幸甚

一臣昨奉尚書省劄子勅會已降指揮行下江浙兩淮早傷州縣將第四第五等戶今年以前應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住催及將官私債負權免理還其流移人拖欠官物亦與除豁不得令保正長代納并支撥米斛通行賑濟謹已即時行下州縣遵守施行去訖續據紹興府新昌縣申今年以前未委是淳熙七年官物或是淳熙八年二稅臣亦已申省欲乞明降指

彈未奉回降今來巡歷見得州縣奉行果是互有不同蓋有以今年以前為七年者則八年四等五等夏秋殘欠依舊催理有以今年以前為八年者則八年四等五等夏秋殘欠悉已住催蓋緣本文未明致此差互臣亦未能別其是非然竊以謂治財思予寧過於厚渙汗之號有出無反欲望聖慈明降指揮將八年四等五等殘欠併行住催仍乞令臣督其奉行不如法者庶幾雨露之澤均一露被不勝幸甚

一衢州守倅並各任滿在即欲乞特降指揮催促已差下人前來赴任

奏張大聲孫孜檢放早傷不實狀

臣昨蒙賜對奏論州縣檢放不實令臣詢訪最多處按劾臣詢訪得本路州縣檢放類多不實而衢州為甚衢州檢放既多不實而開化一縣又為尤甚已節次奏聞外今取會到本州元差監戶部贖軍酒庫成忠郎張大聲前去檢視及差龍遊縣丞從政郎孫孜覈實逐官自當從實檢視咸放却乃觀望本州守臣意指不以恤民為念不曾逐一親詣田頭檢視取欺罔咸裂將七八分以上災傷作一釐一毫八絲六忽檢放是致被災人戶困於輸納追呼監繫決罰之苦流移四出而貧下之民無從得食歲前寒兩死亡甚衆有傷聖朝子育黎元救恤災患之意逐人奏是難以存留在任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張大聲孫孜並行重賜黜責以為日後附下罔上慢法害民之戒

乞賜鑄劄狀

臣昨以職事橫被中傷伏蒙聖明特賜臨照謹已遵稟復
還紹興府界竊見諸登縣災傷至重疾疫大作民之羸瘠
死亡者已不勝數由臣前日聞命之際震恐猝迫輕去職
守有失照管目今雖已一面多方措置收拾救濟然前日
之專已在不赦之域加以蹤跡孤危風米銷奪竊恐無以
號令州縣卒副使令顧獨惟念飢民生死之命在此數日
之間恐勤宸慮未敢再乞賜罷只乞聖慈且將臣見在官
職先次鑄削候救荒結局日別行覈責庶免公議

乞給降官會等事仍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

丁錢並行住催狀

臣恭被聖恩復抵官次今有職事須至奏聞謹具下項

一臣自衢婺州後回紹興府界竊見衢婺災傷比之紹
興分數殊少而兩州公私本皆富實賑恤之備足至
秋成惟紹興府災傷極重所費不貲目今已是非常
狼狽而考其後日之備乃不能盡三月而止竊恐新
麥未登之際尚有闕乏之患而下田之麥亦有遭兩
浸損去處又已無復食新之望其豐熟處常歲所收
亦不過可為兩月之計五六月間青黃未接之際此
必復有以券聖慮者若至其時方作處置竊恐復有
緩不及事之歎如欲及今講究早為措畫則臣昨累
具奏所乞數事今皆尚可行也其一乞推去年獻助
之賞者已蒙節次施行近日遂有婺州進士陳夔詣
臣投狀陳乞獻助二千五百石訪聞浦江等縣更有
一二家亦欲陳獻此亦可見不吝恩賞之效今若更

賜指揮催促省部盡行推賞使無一戶之遺然後錢
板開具領下諸州廣行曉諭則其慕而效之者當不
止此而已也其二乞減度牒米數亦已蒙減五十石
此則恐所減太少未足多致米斛蓋度牒本價止四
百貫適今之宜更合少損以濟飢民乃為得策不當
反高其直使曠日持久卒無所售以誤指準也其三
則臣嘗與帥臣王希呂同奏再乞撥賜錢會三十萬
貫而未蒙開允也此固無厭之請宜不足聽然紹興
之民不幸罹此非常之災父老相傳以為數千百年
所未嘗有而陛下所以扶持救恤恩勳備至亦數十
百年所未嘗有今其不能免於死亡捐棄者已無可
言其幸得延殘息以至今日者豈可不為終惠之計
而使之旬月之間頻至闕絕以棄前日之功哉抑官
會出於印造非有鼓鑄之勞見今通行輕重之權與
見錢等雖使更散三數十萬亦未遽有害於流通也
況以陛下之至仁至聖夫豈有愛於此而輕百萬入
之命哉且又紹興累年荒歉常平錢米日下支散無
復一文一粒可為將來久遠之備今此所乞若蒙聖
慈依數撥賜則亦非惟可救目前之急萬一支遣不
盡又足以接續收糴更為後日之儲其利尤不細也
凡此三者乞留聖念早賜施行庶幾緩急不至誤事
然臣尚慮麥前急闕收糴未辦獻助不多有失調救
竊見本路諸州常平義倉米斛尚有餘剩未支遣願
欲乞特降指揮許臣照應核用條法量行取撥尤為

制便

一臣昨具奏乞照應元降指揮明降原旨住催淳熙八年四等五等錢欠官物未蒙施行而後來戶部勘當止將淳熙七年終錢欠住催於是州縣日前雖已將八年秋米住催者皆復追催其未放者則其催督愈益嚴峻臣於此時適以俟舉不敢復有陳論然竊獨病其深失朝廷命令之體其後乃聞軍器監主簿李嘉言請以臨安餘杭兩縣四五等戶八年苗稅比附徽饒州例亦行住催而陛下可之則又有以知凡此戶部之所行者皆非陛下之本心也蓋所謂四等五等戶者非他也乃今日蒙被羅濟之飢民陛下所為焦心勞思頓困倒廩而拯之於溝壑之中者也夫以救之如此其恣而猶常慮其有所未至其肯使州縣之吏追呼禁繫加以箠撻而速其死亡也哉况今本路災傷紹興為甚比之徽饒兩州臨安餘杭兩縣事體有甚不侔者若蒙矜憐出自聖意特降指揮將紹興府山陰會稽嵊縣諸暨蕭山五縣四等五等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與住催其餘諸州縣逐都檢放旱傷及五分以上者五等戶亦與住催七分以上者并四等戶並與住催候秋成日併行帶納則初不失縣官之入而足以少寬飢民目下之迫免致流移死損不勝幸甚

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和買錢限起催狀
照對紹興府諸縣去歲水旱相仍田禾損傷人民飢餓幸

願聖恩給賜錢米廣行賑救以至今日二麥既已成熟民之幸免於死亡者亦稍蘇息全籍官司存恤休養方可安業今不住據屬縣第四第五等人戶到狀陳稱災傷之餘生理未復竊恐和買錢夏稅綿綿準例起催乞特與具奏放免一年臣照得入戶夏稅綿綿係是朝廷常賦難以放免外惟是起催省限在五月十五日竊見下戶今春之食養蠶甚少二麥雖熟亦只得供給口食尚慮將來青黃未接更有關食之患所有稻田又方蒙聖恩借給秧本始得布種向去早禾成熟尚遠若或依限便行起催竊慮細民未有可以送納不免追呼之擾却致逃移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紹興府最荒蕭山諸暨嵊縣會稽山陰五縣第四第五等戶合納今年夏稅和買錢與展限兩月起催庶幾新穀成熟之時可以送納所有上三等入戶自從常年條限催理如蒙開允從臣所乞則上既不虧縣官經常之費下可少安飢餓羸困之人誠為兩便

乞住催被災州縣積年舊欠狀

具位臣朱熹

臣伏觀四月二十二日聖旨指揮紹興府蕭山諸暨會稽山陰嵊縣五縣并嚴州諸縣各為去年水旱最甚可特第四第五等人戶合納今年夏稅和買錢並特與展限兩月起催內有願依條限送納之人聽從其便仰見陛下愛育黎元天地父母之意臣竊慮州縣奉行不度仰稽魯澤即已鏤版多印小榜散下紹興府五縣曉示去訖臣訪聞本路被災州縣知道令佐多有只見蠶

麥稍熟便謂民力已蘇遽於此時催理積年舊欠上下相乘轉相督促使斯民方幸脫於溝壑之憂而一旦便罹追呼快撻囚繫之苦甚可哀痛况今疫氣盛行十室九病呻吟哭泣之聲所不忍聞豈堪官吏更加殘擾臣雖已行下諸州及通判約束外尚慮未能禁戢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被災最重州縣如紹興府衢發州且據今年合納官物應三限條法勸諭入戶及時送納其積年舊欠直候秋冬收成之後逐料帶催庶幾飢餓餘民得以存活其溫台等州去年災傷雖不至甚然亦不為舉歲并乞同此指揮戒飭官吏不得意外生事妄有擾擾則一路生民蒙被德澤不勝幸甚臣以狂妄曲荷優容偶有所聞不敢不奏累瀆天威臣無任戰栗俛阜之至頃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推賞獻助人狀

臣昨具奏乞依前點檢台州措置賑濟官耿延年所奏將本路勸助糶濟米人戶比乾道七年糶濟賞格特減米數之半優與推賞已蒙聖恩開允特降指揮依臣所乞符諸路州縣人戶願出米穀自行般運前來紹興府糶濟減半推賞臣當即恭稟施行節次勸諭到婺州進士陳夔等各赴本司及紹興府入狀情願獻助米斛本司與紹興府各已差官交量或已就行散給去訖臣已與安撫轉運司連名具狀申尚書省及戶部乞依乾道七年及淳熙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指揮推賞外今來竊恐有司將同常事未即

推恩致使失信本人無以激勸來者欲望聖慈特降諭旨依已降指揮將陳夔等特補合得官資蕪業有以取信於民將來或有災傷易為勸諭實為利便開具逐人所獻米數合補官資畫一下項

婺州金華縣進士陳夔獻米二千五百石準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迪功郎

婺州浦江縣進士鄭良喬獻米二千石準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上州文學

婺州東陽縣進士賈大圭獻米二千石準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上州文學

處州縉雲縣進士詹玠獻米二千五百石準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迪功郎

奏衢州官吏擅支常平義倉米狀

照對臣昨據衢州知州朝奉大夫沈雷一申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任適當荒歉之後財計匱乏別無可以措置已申明朝廷乞於豐儲倉內更給助米二萬石以濟支遺本州四月合散官兵米四千餘石未有指擬逐急於常平義倉米內權行借兌合有擅支之罪除已具奏乞賜處分施行外申本司照會本司契勘衢州見管常平義倉米數不多其災傷之餘尚慮新陳未接之際細民鬪食準擬接續濟糶設欲借兌自合申聞朝廷聽候回降又不聞本司知覺輒行擅借四千餘石支散官兵有違條法遂申尚書省乞劄下根究監勒本州擅支借官吏照數補還元舊粟名椿管去後又據衢州申再行借兌義倉米支散五月分官

兵糧米本司契勘衢州設有欠闕即合措置於別色米斛
 應副今來本路州軍見管常平米數不多本司尚且申奏
 朝廷乞給降錢會收糴若或容令州縣違法侵撥萬一不
 測有誤指擬再具申尚書省乞賜敷奏依法施行如是本
 州軍糧委實欠闕即乞別行應副去後未蒙割下近觀已
 降指揮衢州守臣已行放罪臣伏緣在法義倉穀唯充賑
 給不得他用即擅支借移用以違制論臣竊惟常平之法
 所以準備災傷廣行賑給民命所係利害非輕所以祖宗
 以來立法之嚴至於如此而議者不以爲過以爲久長緩
 急之計非苟徇目前姑息之私者所能知也今衢州當職
 官不能計度軍儲應副支遣而坐指常平儲蓄之備以爲
 一時之用雖原其情實未必有他情弊而隳廢法度耗散
 儲蓄漸不可長故臣昨來不欲便具奏劾只具狀申尚書
 省乞與敷奏依法施行意謂朝廷必須薄行責罰以戒後
 來今乃一無所問亦不畧行戒約即在本司何以約束諸
 郡况今來旱勢已成衢州尤甚昨日有轉運司差出官員
 自彼回來說城中米價已是七十文足一升兼本州水路
 淺澁卒難般運他處米斛將來糴濟全仰見官常平義倉
 米斛尤宜愛惜不可違法妄有侵耗欲望將本州當職官
 吏畧加責罰或念其委實欠闕軍糧即乞朝廷別行應副
 嚴行約束今後不得輒將常平官物妄有侵支實爲久遠
 之利伏候勅旨

秦蝗蟲傷稼狀

簽黃

奏爲紹興府會稽縣廣孝鄉蝗蟲入境臣親到地頭田
 間看視委有交傷稻苗今與知紹興府王希呂詢訪祈
 禱打撲焚瘞奏聞事

具位臣朱熹

臣昨於今月初四日聞得紹興府會稽縣蝗蟲頗多即
 遣人走探昨已據所差人孫勝回報會稽縣白塔寺相
 對東山下有蝗蟲數多收拾得大者一籃小者一袋其
 地頭村人皆稱蝗蟲遇夜食稻臣已具事狀并大小蝗
 蟲二色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去訖臣遂即時乘舡出門
 向晚至蝗蟲地頭廣孝鄉第十都第十七都同會稽令
 尉步行親到田間看視其蟲大者不多小者無數集於
 稻苗之上其未結實者莖葉皆爲咬傷其已結實者穀
 苗皆爲咬落委是爲災有害苗稼紹興府先已支錢一
 百貫文付會稽縣募人打撲赴官理瘞本司亦已支錢
 一百貫文付縣添貼收買據本縣申兩日內已買到七
 石三十八升五合臣亦與帥臣王希呂一面詢究祈禱
 打撲焚瘞外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謹奏

御筆回奏狀

御筆

覽奏知紹興府界蝗頗爲災朕心憂懼今不欲專遣使
 人降香二合付卿等宜即虔潔分詣祈禱又聞蝗之小
 者滋育甚多可更支賞召人收捕務速殄滅毋使遺種
 以爲異日之害故茲札示當體至懷

具位臣朱 熹

臣昨具奏紹興府會稽縣廣孝鄉蝗蟲臣已同本府發錢專令本縣令尉親在地頭召人捕獲收買焚埋每得大者一斗給錢一百文小者每升給錢五十文續奉御札令臣分詣祈禱更行支賞召人收捕務速殄滅臣恭稟聖訓夙夜不遑即同帥臣王希呂就府治設醮祈禱又發錢出榜曉諭於先支賞錢之外更行倍加增貼召人收捕仍差茶鹽司幹辦公事沈大雅前去監視督責及敦請鄉官二員同縣官分頭給賞收捕今據申到截今月十三日通計收到大蟲一石五斗三升六合小蟲二十五石九斗三升九合並已理瘞目今尚有一分以未至盡絕臣續又見諸暨縣寄居與投詞人攝紫巖鄉亦有飛蝗在境臣即已專委本縣令佐親臨田陌仔細從實相視如委的實即從會稽縣所行召人支賞收捕焚埋去外臣伏為本路所管衢發等六州今歲旱損比之紹興其災尤甚本欲取本月上旬起離前往親行檢視預備賑恤正緣收捕蝗蟲未盡未得起發今不住據遂州縣接續申到事理委是大段緊急不免定取十五日發前去經由蝗蟲地頭更行督責取見殄滅次第然後取道嵒縣山間望婺州界迤邐前去前路有合奏聞事件續次申發所有上項事理須至先具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謹奏

發黃
臣竊聞旱蝗之災過貽聖慮夙夜焦勞至忘寢味臣雖

疎賤不勝感泣震懼之至今此前去災傷州郡敢不究心竭力周爰咨詢庶有以仰稱明詔之萬一但前奏乞錢數事欲望稟旨早賜施行臣雖未到諸郡近日提刑傅淇張詔自彼來歸其言所見委實災傷至重尚慮臣所乞錢數少不足周給臣緣未經目見不敢再具懇請且乞早賜指揮依臣前奏應副施行庶幾前路所到州郡便可布宣德意指約收糴以慰飢民之望若不得此實無措手之憂將來坐視陛下赤子流離溝壑臣雖萬死不足贖罪伏乞聖照

臣去年到任已是深冬狼狽急迫措置不辦只得將所蒙給賜錢米計口分俵誠為可惜今來雖是災傷然日月尚寬足可措置臣已行下遂州通判檢計有合興備水利去處將來廣募飢民給食工作唯是老弱殘疾婦女之類無依者方與賑給庶幾不至又似去年虛費官物伏乞聖照

乞脩德政以弭天變狀
具位臣朱 熹

右臣昨為本路旱傷祈禱不應累曾具奏及申尚書省乞為數奏早作防備近準省劄已蒙聖慈特從所請支錢於明州置場糴米而又伏觀陛下發自宸衷特遣中使降香祈禱臣有以見陛下畏天恤民之心至深至切不勝感激願效愚忠願恨官有常守無由瞻望清光罄竭血誠庶禱萬一不勝犬馬蟻蟻區區之情竊謂累年之旱謹告已深今日之災地分尤廣非惟官府民間儲

備已竭而大農之積亦已無餘又當大禮年分戶部催
 督州縣積年欠負官物其勢不容少緩凡所以為施舍
 賑恤之恩者竊恐又必不能如去年之厚臣竊不勝大
 懼以為此實安危治亂之機非尋常小小災傷之比也
 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深以側身悔過之
 誠解謝高穹又以責躬求言之意敷告下土然後君臣
 相戒痛自省改以承皇天仁愛之心庶幾精神感通轉
 禍為福其次則唯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
 收糴之本而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
 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
 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民心
 消其乘時作亂之意如其不然臣恐所當憂者不止於
 餓殍而在於盜賊家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止及於國
 家也臣蒙恩至深不知死所敢冒鈇鉞為陛下言之觸
 犯天威恭俟夷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地分一作地里

再奏衢州官吏擅借支常平義倉米狀

具位臣朱熹

臣照對本路諸州今歲早傷比之他郡衢州尤甚將來
 細民必至艱食全藉本州所管常平義倉米斛賑濟賑
 糴以救民命臣近點檢衢州沈宬一違法擅行借兌過
 常平義倉米八千石充四月五月官兵俸料臣已一面
 行下衢州督催補還元舊案名及其錄奏聞乞將本州
 當職官畧行責罰以戒後來未得回降今來再據衢州
 沈宬一申又於常平米內借支三千五百石充六月分

軍糧三箇月共擅借過一萬一千五百石并本州申先
 借支過常平米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一石五斗六升四
 合亦係充官兵俸料未曾撥還及稱目下盤量折次米
 一萬七千七百一十五石五斗一升三合三勺三項共
 計四萬八千七百九十七石七升七合三勺更有衢州
 濟糴未盡米一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一斗九升本州
 所申不曾聲說此項米着落必是亦有互用臣照對在
 法義倉穀唯充賑給不得他用擅支用者以違制論况
 本路諸州所管常平義倉米斛唯衢州萬數稍多輒皆
 擅行支用目今見管止有三千一百六十五石三斗八
 升委是大失指準而本州畧無忌憚甚非朝廷置立常
 平之意竊慮必有情弊臣除已一面牒隣近州追衢州
 合千人收索赤曆千照逐一根勘從法施行外欲望聖
 慈先將衢州違法擅支常平義倉米當職官吏特行責
 罰以警諸郡為擅用常平義倉米者之戒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採荒盡一事件狀

臣竊見本路諸郡頻年災傷蒙被聖恩僅獲全濟今又亢
 旱周逾七州其幸免者不過三五縣比之去年被災地分
 大段闊遠至於公私積蓄則連年饑歉支移發散畧已無
 餘其於措置尤為費力臣本欲此月上旬巡歷諸郡計度
 合用錢米詢訪合行事務回日類聚奏聞庶免煩煩天聽
 今為紹興府會稽縣界蝗蟲害稼見行監督掩捕埋廩已
 是累日未見衰滅未敢起發前去竊慮合奏請事漸致後

時有失及早措畫今略條具一二冒昧以聞伏望聖慈閱此一方重罹災數特垂矜恤早賜施行不勝幸甚

一臣昨曾具奏乞詔州縣照應省限理納夏稅不得促限追呼已蒙聖慈頒下施行今聞諸州間有不遵稟者公行文移必要七月上旬取足願屬違矣兼昨具奏乞將紹興府去年住催夏稅人戶納過之數依做秋苗所放分數特與比折今年合納之數亦蒙聖慈行下又爲戶部巧爲阻難行下本府催督愈峻今來既是復有災傷豈是追呼箠撻催督稅賦之時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被災州郡將所管縣分被災重處特與寬限勸諭送納其不係被災縣分內有被災鄉分亦合較量輕重依此施行其紹興府理折夏稅亦乞直降指揮依臣所乞施行庶幾遺難遺民稍獲安業

一臣昨具奏諸州兩勝次第曾有貼黃奏稟乞詔州郡依條受理早帳及早差官檢放事蓋爲田稻既是乾損及其未穫之際便行檢踏即荒熟之狀明白易知非惟官司不得病民亦使姦民無由僥倖所以著令訴早自有三限夏田四月秋田七月水田八月蓋欲公私兩便近來官吏不魯考究令文但據傳聞云訴早至八月三十日斷限遂至九月方檢早田則非惟田中無稼之可觀至於根查亦不復可得而見矣於是將早損早田一切不復檢踏獨放窮民受苦無所告訴而其狡猾有錢賂吏者則乘此暗昧以熟爲荒

職官作弊皆不可得而稽考去歲本路諸州大率皆然欲乞降指揮節下轉運司及本司遍牒諸州縣疾速受理早狀目下差官檢踏早田荒熟分數其中晚稻田却候八月受狀節次檢踏如有奉行違慢後時失實之處許兩司按劾以聞庶幾窮民將來獲霑實惠目下聞此德音便知朝廷存恤之意不至猖狂別生妄念仰勞宵旰之憂實爲利便

一賑恤之備去年諸郡公私猶有蓄積緣今春支用數多悉已無餘今被災之民既是不可不加接濟則其費皆當出於朝廷臣本欲遍詢諸郡約見合用實數然後奏請今恐因循後時失於措置蕪聞衢婺明州守臣皆欲丐祠而去台州亦申本司乞撥錢糴米數目甚多又見臣寮劄子論衢州等處見已乏食及有指揮行下閩廣勸諭密米前來温州接濟可見一路州軍荒歉匱乏之勢已急臣今且約一路之數權以一百萬貫爲率欲望聖慈特賜開許印給度牒官會早賜給降其度牒欲乞就十分錢數之內且給三分依近降指揮每道且賣五百貫文省或依元價作四百貫文省容臣約度分俵諸州守臣令其多方措置變轉收糴庶幾趁此早穀成熟之際便於左近有米去處價直尚平之時節次收拾免致臨時倉卒貴價收糴緩不及事

一訪聞諸州府村落已有彊借劫奪之患此在官司固當禁約然亦須先示存恤之意然後禁其爲非庶幾

人心懷德畏威易以彈戢若漫不加省特其生事然後誅鉏則所傷已多所費又廣况其不勝何患不生乞降指揮早撥上項錢數使如臣者得以奉求宣布

一 去歲獻納糶濟之人近已各蒙聖恩補授官資無不

感戴然去歲所降減半指揮止於紹興一府施行今

則一路皆荒事體不同乞降指揮檢會當來耿延年

所乞事理許於浙東一路通行

一 檢準常平免役令諸興脩農田水利而募被災飢流

民充役者其工直糧食以常平錢穀給臣契勘本路

水利極有廢壞去處亦有全未興創去處欲俟將來

給到錢物即令逐州計度合興修慶顧募作役既濟

飢民又成采火之利實為兩便

一 伏見州縣之吏不為不多而其間才能忠信可倚仗

者極不易得將來七州糶濟往來督察用人必廣乞

降指揮特許將得替待闕丁憂致仕及在法不應差

出之官權行差使候結局日如舊庶可集事

右謹錄奏聞謹奏

簽黃

臣所乞錢數雖多然以今日明州中色米價計之方糶

得二十四五萬石散之七州不為甚多而盤運水脚糜費又在其次伏乞聖照

臣所乞紹興府理折夏稅事理極為分明然在中夏以前未經再旱之時行之固若有過優者在今日再旱之後人物煎熬朝不謀夕之際沛然行之以紓民力則恐未為甚過况今據大數通府所放秋苗不過六分三釐以此計之所減夏稅亦不甚多若以去年比例言之今年夏稅亦合住催况此是補還去年之數直行放免不為過當重念臣自論此事上為省部所疑下為州郡所仇藉躡形迹無所不至原其本心只為陛下愛養疲民護惜根本誠亦何罪而至於此切望聖明哀憐照察

臣竊詳在法檢視蠲闈隸轉運司臣今敢以為請者蓋

緣蠲闈賑恤本是一事首尾相須若蠲放後時夫實使

飢民已被輸納追呼之擾然後復加賑恤則與割肉啗

口無異故臣妄意欲得參與其事庶幾血脉貫通使聖

朝賑恤之恩不為虛枉伏乞聖照

臣所奏請固皆今日所當施行而此項最為急切竊恐

大臣進呈之際謾將一二項不甚緊要事節量行應副

却將此項沉溺不為施行俟臣再請則又費月日致失

機會且如明州糶米一事臣本是四月二十三日以後

節次申奏是時明州米船輻湊正好收糶乃不施行及

至六月十一日方得指揮則所有舡米已為上戶收糶

殆盡矣今朝廷施行事體緩慢姦弊百端不稱陛下救

焚拯溺之意大率類此臣不敢越職奏聞惟是此事切

乞斷自聖志力賜主張蓋不惟一路民命所繫實亦國家休戚所關願陛下獨留聖慮

臣曾舉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爲後來之龜鑑近已刻石本司緣是臣下私書不敢容易繳進今有一本急於申奏不及如法標背已申納尚書省或蒙宣索一賜覽觀仍詔大臣常體此意不勝幸甚

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據知婺州錢佃申備據國學進士唐季淵等狀本州去歲遭旱特甚通判朝奉郎趙善堅協力措置災傷廣求利害籍貧乏家七十萬口置濟糶場五百餘所勸諭上戶糶米借貸排日煮粥以食民之不給津遣鄰郡流移收養小兒遺棄病者醫藥以療之無流移凍餓之人存活者幾百萬口實迹可考今歲閩郡乾旱折糶尚未感通飢餓狼狽指日可待趙善堅前來賑濟有方况今歲之旱甚於去歲善堅解罷在即不惟邦民失所倚賴而州郡亦大失裨助乞特敷奏權留在州同共措置賑濟佃契勘去歲早歉通判趙善堅專一措置賑濟遍歷諸邑山谷點檢糶場委是宣勞實惠及民今年梅雨愆期早歉至甚照得通判趙善堅今年七月十八日任滿本州委是關官措置乞移牒趙善堅權留在任同共措置賑濟候來年細民接食却行解罷臣照對婺州去歲災傷本州通判趙善堅措置濟糶存恤飢民委有勞効本官雖將任滿本州今歲又遭早傷比之去年尤甚切

要知得措置首尾官員差委幹辦欲望聖慈特賜睿旨許從本州守臣錢佃備到士民連狀所請令善堅在任同錢佃協力措置災傷庶免誤事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新稅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昨備據紹興府士民魏必大等狀陳訴具狀申奏朝廷乞行下紹興府將災傷諸縣自第一等至第五等人戶照應淳熙八年已納夏稅和買後錢等依秋苗檢放分數除歸外有餘剩納過分數與理作今年合納夏稅事續承降五月三十日省劄戶部勘當即不委本府去年受納到入戶錢物自第一等至第五等各等各戶納到若干分數比秋苗有無多納過錢絹綿數目獲奉聖旨指揮劄下閉具保明供申臣已恭稟施行及照得取會各等逐戶數目錄諸縣戶名萬數浩濬竊慮延有妨催科繼已具申尚書省今一面取會到諸縣去年總計管納夏稅官物除山園陸地浮財產外其湖蕘田共計合納二十八萬六千三百七十七屯匹三丈六尺七寸五分折帛役錢等三十萬三千四百九十六貫七百五十字除被水淹浸倚闕蠲免及人戶納到錢帛外有未納共五萬三千五百七十六屯匹一丈五尺一寸六分錢四萬一千四百六十一貫二百六十八文若以檢放秋苗分數合計七萬一千三百七十八屯匹一丈七

尺八寸錢一十萬九千五百一十六貫二百八十二文
 外諸縣止有剩納三萬七千八百九屯四三丈九尺八
 寸六分錢七萬七千二百三貫九百二十六文在官乞
 理作今年合納之數臣照對紹興府諸縣所管湖籍田
 畝出納夏秋二稅官物去年緣為災傷其秋苗係隨田
 內木稻輕重檢放其所輸夏稅雖因水災得蒙蠲闕後
 來繼即遭旱水不及處亦無所收緣係未收成以前起
 催所以人戶多不露被減放之恩又八月內降到蠲闕
 指揮之時人戶之善良畏事者皆已輸納其得被聖恩
 者實皆頑猾之戶事體輕重甚不均一臣又竊觀去歲
 災傷飢民恨衆尚蒙聖慈撥賜錢米救濟豈有田內夏
 稅已蒙蠲闕人戶前期誤行輸納者却不與理折今年
 新稅甚非朝廷矜恤之意况今夏以來諸邑又多亢旱
 斯民接連飢荒方苦艱食當此催科之時委實無可輸
 納若不蒙朝廷特加優恤必見失所况以諸縣數百萬
 戶口今來所乞通理剩納之數其為物昂止三萬七千
 八百九十七屯四三丈九尺八寸六分錢止七萬七千
 二百三貫九百二十六文數目既少於朝廷所損不多
 而民戶可露實惠欲望聖慈俯賜允從特降指揮將人
 戶去年剩納前項數目與理作今年之數蠲豁庶幾嗷
 嗷之民得以安業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巡歷沿路災傷事理狀

具位臣朱 熹

今具沿路災傷事理下項須至奏聞者

一臣七月十六日再到田間看視蝗蟲大者絕少而
 小者尚多當處多是早中木稻皆已成熟多被喫
 損人戶皆稱檢官未到見分數不取收割臣已牒
 本府催促所差下官日下出門前來檢視去訖又
 支錢付曹賊監鹽官收買四十五都蝗蟲頭多亦已
 埋瘞續據上虞餘姚縣申到本縣蝗蟲頗多亦已
 行下催促支錢收捕埋瘞今來頻得兩澤遠近沾
 足竊意其蟲必當珍滅已牒本府一面審實具奏
 伏乞聖照

一臣十七日經歷上虞縣界田皆遭旱暵望焦赤聞
 有近水去處尚有些小可望收成觀其災傷委是
 至重而本縣不受人戶投訴反將投訴人戶刷具
 舊欠監繫門頭及出招子催督稅賦無問貧富大
 小人戶五日一限逐限輸官之外人吏定要乞錢
 一百文省其不到者即差公人下鄉追捉擾擾尤
 甚乞覓尤多人戶不勝其苦一日之間避臣泣訴
 者至五七百狀臣已送本府存恤究治施行去訖
 更乞聖慈特賜指揮庶幾州縣有所懲戒免致重
 困飢民不勝幸甚

一臣十八日到嵒縣其旱勢尤甚枕上虞蓋紹興諸
 縣之旱暵為最而上虞次之餘姚又次之然上虞
 餘姚去年猶得薄收獨嵒縣一連三年遭此極重
 之災雖其上戶中家已覺艱窘細民則已有

擬稗子而食者臣曾支錢三十文買到所採稗子一升今申納尚書省欲乞宣索一賜觀覽早降指揮令紹興府將此三縣新舊稅租特與倚閣俟見秋苗合按分數斷自宸衷別賜處分不勝幸甚

一臣十九日至新昌縣是日午後連得大雨幾至通夕本縣先來亦苦乾旱早稻皆已失收中晚之田亦已龜坼方自中旬以來連日得兩田中遂皆有水中晚之禾間有可望去處可勝上虞等縣但諸縣大抵早乾日又得雨後時秋序已深氣候寒冷其間稻苗雖尚青活而不復能結實者亦多有之荒熟之形尤難分別臣已遍牒檢視官員切宜子細不可差誤伏乞聖照

一沿路人戶已損田段不堪收割皆欲及早耕犁布種蕎麥二麥之屬接續喫用但以檢放未定不敢施工欲望聖慈特降指揮催促檢放庶幾不妨民間及早耕種其有關少種糧之人更令官司量行應副尤為厚幸

一臣二十一日入台州天台縣界以後事理尋別具

奏聞伏乞聖照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知寧海縣王辟綱不職狀

具位臣朱熹

臣昨為親見台州寧海縣人戶流移已曾具奏竊慮深軫聖懷自到本州即行詢究見得本縣流移人戶已是

十有餘口其知縣宣教郎王辟綱恬然不恤亦無申報委是不職竊恐將來糶濟事務繁夥必是不能了辦欲望聖慈特賜罷黜或依已得指揮與監廟一次仍特不理作自陳湏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採荒事宜畫一狀

貼黃

奏為本路災傷已蒙聖慈支降錢三十萬貫更乞撥作二百萬貫及別有畫一奏聞等事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熹

臣昨以本路荐被災傷輒以賑卹事宜一二條奏伏蒙聖慈曲賜俞允仍賜錢三十萬貫以充七郡糶濟之用德意甚厚臣謹已奉宣詔旨頒布遠近飢饉餘民感激受賜歡聲如雷此固足以見陛下天地父母生成覆育之恩矣然臣愚暗不知分量輒敢更有無厭之請觸冒萬死後以奏聞伏惟陛下少留聖聽臣不勝幸甚今具下項

一臣昨奏請給降錢一百萬貫為一路救荒之備已蒙聖慈開允應副三十萬貫不勝幸甚然臣自昨者具奏之後續據諸州申到所乞錢數明州一百萬貫婺州六十萬貫處州十萬貫台州十萬貫而紹興府衢溫州尚未申到計其所須當亦不下三十萬大抵通以一路計之約二百餘萬貫始可足用而臣向來所請不及其半致陛下未知合用

實數其所予者又不及所請之半臣之罪大無所逃刑唯有及今據實披露尚冀可補萬一臣竊計本路四十一縣除得熟縣分不過十數其餘大抵皆荒且以三十縣計之若得二百萬貫則一路可得米五十萬石而一縣當得一萬六千餘石若止得一百萬貫則一縣但可得米八十餘石今乃僅得三十萬貫則是一路得米不過七萬餘石而一縣為二十餘石而已其遂縣合糶給戶口雖已立式行下取會未到然以去年紹興諸邑之費推之則一縣用米有至四五萬石者况今歲之荒甚於去歲一縣飢民之衆其非八千二十石之所能濟亦不待筭計而可知矣今秋少俟取見戶數而後計所不足續有陳請則恐地分闊遠取會未能遽集之間而已後糶米之期矣冬春之間糶者日衆米價日高臣恐用錢愈多得米愈少而民之飢者愈失望也臣愚欲望聖慈深察前項事理特降睿旨更撥錢一百七十萬撥前所給通作二百萬貫令臣及早分給諸州廣行運糶俟見糶給戶口實數却行計度支用不盡之數先次拘收回納亦未爲晚伏候聖旨

發黃

竊恐度牒官會發出太多難以發洩今減半賞格已蒙施行欲乞指揮紐計米數量給空名告身五十道并度牒官會揀成二百萬貫付臣收掌則

富民聞之願獻助者必多如有應格之人即乞許令提舉官與安撫使照應見行減半賞格聚廳書填當面給付亦足以關防私曲情弊伏乞聖照
一臣昨奉乞依耿延年所奏浙東一路獻助米斛入戶並與減半推賞已蒙聖慈開允施行不勝幸甚但指揮內却有將來檢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保明取旨之文則臣恐聽者不能無疑而未有應募之意也臣雖已行下州縣令人戶願獻助者先經本司自陳特與標撥赴災傷最重州縣送納支散然入戶未知省部人吏將來的將是何州縣作災傷最重去處則終不能無疑且天下一家初無彼此而本路災傷重處殆計八九但令在在處處米穀堆積而徐視飢民關食尤甚去處般運以徃則亦無處不可入納又何必逆爲此不可取旨之端以疑群聽而設飢民之命哉臣愚欲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特降睿旨一依乾道七年耿延年所請已得指揮施行而刪去今來所增委曲關防之語使大哉之言一戾之心有以宣著暴白於天下則有餘粟者爭先應募而所賜之錢又可會計餘數拘收回納是亦所謂惠而不費者伏候聖旨
一臣昨具奏乞詔州縣寬限催稅已蒙聖慈特詔本路州縣將合納稅賦並照省限催促不得非理擾擾不勝幸甚但今年早傷實非去年之比若據事理所有夏稅自合依去年例特與往催竊緣節次

蠲放蒙恩已多不敢便爲陳乞但今八月十五日省限已滿州縣自此必是公肆追呼無所忌憚使被災餘民無所告訴馴致死徙仰貽宵旰之憂臣愚欲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特詔有司將本路被災縣分人戶夏稅權行住催却俟檢放秋苗分數定日却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一併催理庶幾飢民均被實惠伏候聖旨

簽黃

臣契勸紹興府今年人戶丁錢已蒙聖慈盡數蠲放今者本路諸州例遭災旱而台州丁錢最重下戶尤以爲苦欲望聖慈許將台州五縣第五等人戶今年丁絹特與蠲放庶幾千里飢民得免追呼決撻之擾不勝幸甚伏取聖旨

一臣昨所奏逐項事理並蒙開允獨有依準舊制募飢民修水利一事未蒙施行臣竊見連年災旱國家不忍坐視天民之死大發倉廩以拯揀之其費以巨億計蓋其賑給者固不復收其賑糶者雖曰得錢而所折闕亦不勝計仁聖之心於此固無所吝然飢民百萬安坐飽食而於公私無毫髮之補則議者亦深惜之故臣嘗竊仰稽令甲私計以爲若徵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爲募民興役之資則救災興利一舉而兩得之其與見行糶給之法利害之筭相去甚遠故不自揆既以奏聞而輒下諸州委自通判詢究水利合興復處以俟報可至於近

日巡歷又得親見所至原野極目蕭條唯是有陂塘處則其苗之蔚茂秀實無以異於豐歲於是竊歎益知水利之不可不修自謂看得奉承明詔悉力經營令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利如此則民間未無流離餓莩之患而國家亦未無蠲減糶濟之費矣不謂言語疎畧未蒙鑒照敢竭其愚重以爲請伏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許臣前項所請百七十萬貫者而令於內量撥什三候諸州通判申到合興脩水利去處即與審實應副其合糶給人有意募者即令繳納糶給由厝就額入役俟旱二日糶給如舊則所損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絕凶年之憂費短利長未爲失策伏候聖旨

簽黃

臣又竊恐興脩水利所費太多難以支給即乞且令貸與食利人戶額工興役却候將來豐熟年分細計米數量分料次赴官送納椿管在官尤爲利便伏候聖旨

一臣昨嘗面奏乞令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次蠲放以絕下戶細民奔走億計囑陪費之擾誤蒙聖慈曲賜開納今者本路復遭旱虐竊欲取旨依此施行但今檢官已在田野如蒙開允即乞聖慈特降指揮令轉運司疾速施行若俟命下到臣巡歷去處然後施行却恐緩不及事伏候聖旨

一臣伏觀歲既不登所在艱食全賴商賈阜通之利所宜存恤不可擾擾今米穀不得收稅雖有成法而州縣場務多不遵守至於往糶而有所挾之資既糶而有所買之貨則往來之間經由去處尤以越阻抽稅為若是致客人憚於與販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申嚴舊法仍詔有司諸被災州縣人戶欲與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糶米穀就闕米處出糶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糶米訖所買回貨亦各經所在自陳判執回歸性回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較法必行無赦如蒙開允即乞徑下轉運司約束沿江額海所過場務遵舊施行庶幾商販流通民食不匱伏候聖旨

右謹錄奏聞伏乞勅旨

奏明州乞給降官會及本司乞再給官會度牒狀

具位臣朱熹

臣據明州申契勘本州今歲闕雨管下六縣皆有旱傷去處竊慮細民闕食本州雖有常平錢米所管不多今來事勢不可少緩本州遂於七月十八日具奏乞支降官會一百萬貫下本州循環充本種備入缸出海往潮廣豐熟州軍收糶米斛準備賑濟或朝廷不欲支動經常之費即乞支降空名度牒一千道官告三十道下本州轉糶糶米未蒙回降申本司乞更賜敷奏臣照對本路諸州今歲皆有旱傷比去年大段不同雖荷聖

恩給降官會度牒共三十萬不足支遣臣已具奏乞再給一百七十萬貫接前作二百萬貫如蒙朝廷應副便可均給諸州今又據明州所申合行備錄奏聞伏望聖慈照臣前奏事理早賜依數給降仍乞就撥紹興府先蒙降到度牒一百道所換米二萬石及明州先蒙降到二十萬貫糶到米並付本司均撥應副紹興府明州糶濟及貸與食利人戶興修水利却於二百萬貫內除豁其水利貨錢向後豐年却令逐旋回納實為利便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七

福州府學訓導舒整校

奏狀

奏台州免納丁縮狀

具位臣朱 熹

臣廵歷至台州據屬縣人戶陳狀稱逐年身丁每丁合納本色絹三尺五寸并錢七十一文被州縣登承抑納縮七尺其實本州每丁只發納上供三尺五寸却將錢七十一文令人戶倍輪折納本色竊念本州縣人戶連遭荒旱細民艱食見蒙追催緊急無所從出乞將逐年多納理作今年合納其今年倍納在官乞理為來年合納之數臣喚到台州典級楊松年陸迅等供稱照案例臨海五縣人戶合納丁縮除第一等止第四等係將丁產稅錢併紐科納縮帛外所有第五等丁縮檢準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節文兩浙人戶歲出丁藍錢每丁納錢二百二十七文並令納縮一丈綿一兩已是太重自今第五等以下人戶一半依舊折納外餘一半折納見錢台州人戶身丁每丁供盜稅錢一百四十一文足折納縮七尺自紹興三年首正將第五等人戶丁藍錢除一半折納縮三尺五寸外有一半折納見錢七十文足五分計減退本色縮數是致關少縮帛支遣本州於紹興四年相度貽支官錢揀納具申朝廷獲奉聖旨令台州樞管見錢與人戶納到數目依市價賣發不得科數撥擾本州自紹興四年以後却將第五等人戶合納一半丁錢七十文五分足紐納縮三尺五寸照得第

五等人戶計一十九萬九千八百四十四丁合納丁藍錢二萬八千七百貫八百四十四文除一半納本色外有一半止合納丁錢一萬四千三十五貫四百二十二文足本州却將上件丁錢紐作本色絹三尺五寸催納計縮一萬六千五百九十四一丈二尺以致人戶陳理今來若放免一半丁縮却合納催一半丁錢一萬四千三十五貫四百二十二文足其所免上件丁縮本州逐年自有支用釐剩納縮一萬六千二百餘匹可以通那充官兵等支遣不礙起發上供綱運之數臣照對台州諸縣連年災傷細民重困若不優加存恤必見流移其第五等人戶所納丁稅既有元降建炎三年指揮許納一半見錢自不應並納本色今來台州若免納一半丁縮本州自有剩剩納縮可以通那支遣不礙起發上供之數委無相妨臣已行下台州及臨海等縣遵照建炎三年獲降聖旨令人戶逐年每丁送納縮三尺五寸并一半見錢七十文五分足免致重困貧民下戶不得仍前違戾科抑外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謹狀

再乞給降錢物及減放住催水利等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於今月初一日及六日兩次具奏乞給降錢物應副本路諸州糶濟支用等事至今半月未奉進止竊緣自今已向深秋欲得上項錢物給付逐州及早運糶其餘事件亦合早作措置庶幾將來飢民得沾實惠不至復

似去年措置後時追悔無及但緣臣近日不合接勅知
台州唐仲友不公不法事件違忤貴臣不敢更以私書
手劄陳懇廟堂催促敷奏竊慮進呈淹緩有誤一道飢
民性命之計今不允再具畫一事日奏聞欲望聖慈鑒
茲愚悞發自家衷斟酌事宜特降處分先將愚臣重賜
行遣別選膚使錫以緡錢使布寬大之恩其減放住催
水利募糶等事亦係本路救荒緊要節目若候新官奏
請然後施行必是遲緩誤事欲乞權依臣奏且與施行
不勝幸甚須至奏聞者

一奏乞特降旨支撥錢一百七十萬貫接前所給
通作二百萬貫令臣及早分給諸州廣行運糶俟
見糶給戶口實數却行計度支用不盡之數先次
拘收回納仍乞於內細計米數量給空名告身五
七十道并度牒官會換成二百萬貫付臣收掌如
有獻助及格之人令臣與安撫使書項給付

一奏乞特降旨於今來所降減半指揮內刪去將
來檢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保明取旨之文只
依乾道七年秋延年所請已得指揮施行

一奏乞特降旨將本路災傷縣分人戶夏稅權行
住催少俟檢放秋米分數定日却將夏稅亦依分
數蠲減

一奏乞特降旨許臣前項所請百七十萬貫却於
數內量撥什三候諸州運到合興修水利去
處即與審實應副其合糶給人有應募者即令繳

納糶給由厝就額入後俟畢工日糶給如舊

一奏乞特降旨許令被災州縣入戶苗米五斗以
下不候檢踏先次蠲放令轉運司疾速施行

一奏乞特降旨申嚴米穀不得收稅舊法仍詔有
司諸被災州縣人戶欲與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糶

米穀就關米處出糶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
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糶米訖所買回貨

亦各從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轉
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徑下

轉運司約束施行

一奏乞特降旨就撥紹興府先給到度牒一百道
換到米及明州先蒙降到二十萬貫糶到米並付

本司均撥應副紹興府明州糶濟及貸與食利人
戶興修水利却於二百萬貫內除豁其水利貨錢

向復豐年却令逐旋回納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降旨令婺州撥還所借常平米狀

具位臣朱 熹

臣伏準尚書省劄子備據知婺州錢佃奏乞於本州見
常平義倉米內支借二萬石支遣軍糧八月三自三
省同奉聖旨許支借二萬石限至歲終撥還臣除已恭
稟施行外臣竊見義倉米在法唯充賑給不許他用今
歲婺州諸縣例皆旱傷將來細民必致闕食本司尚自
申奏朝廷支降官會度牒應副本州糶米而義倉案名

正係賑給之數先來本州已曾借過一萬七千石元降
指揮候秋成先次撥還尚未還到顆粒今來再借二萬
斛止存七千餘石已不足支遣而所借之米又蒙許
令歲終撥還深恐後時有誤糶濟欲望聖慈特降指揮
令婺州將兩次借過米三萬七千石趁此秋成盡數先
行撥還庶幾可以添助糶濟湏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巡歷至台州奉行事件狀

具位臣朱 熹

臣照得本路州縣今歲旱傷臣自七月十五日出巡取
道嵎縣迤邐入台州披視及預行措置賑恤事件節次
具奏外臣已於八月十八日起離台州取處州前去所
有台州奉行事件湏至奏聞者

一臣七月二十三日到台州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
子恭奉聖旨給降度牒三百道官會一十五萬緡
臣即時分撥應副諸州外仍於台州刷到常平司
及諸州庫原有管窠名錢八萬貫及於降到錢會
內撥錢二萬貫共湊一十萬貫量逐縣災傷輕重
地里闊狹均撥應副仍詢訪到土居官員士人誠
實練事為衆所服者一縣數人以禮敷請令與州
縣當職官公共措置差募人舡前往得孰去處收
糶米斛循環賑糶仍多方敷請上戶說諭或出米
穀或出錢物并行運糶添助賑糶仍據本州申到
見官常平義倉米五萬二千餘石已令揜管準備

賑濟及一面立式選差都正鄉官等家至戶到從
實抄劄法應糶濟大小戶口取見的確數目各隨
比近置場以俟將來關食就行糶濟仍立罪賞約
束不得泛濫抄劄枉費官廩外伏乞聖照

一臣所經歷去處得雨之後晚稻之未全損者並皆
長茂可望收成但民間所種不多僅當早稻十之
一二其早稻未全損者亦皆抽莖結實土人謂之
二稻或謂之傳稻或謂之孕稻其名不一目今有
已黃熟處亦有尚帶青色處村民得此接濟所益
非細但其稻莖稀疎稃多穀少其色青者已逼霜
露恐難播擬至於粟苴油麻蕎麥之類却並有收
次第今冬未至之絕尺為荐飢民無蓋藏竊恐來
春必至艱食臣已面諭州縣官吏常切體訪不拘
早晚但覺民間關食便行賑糶收錢運糶循環接
濟無損於官有益於民實為利便伏乞聖照

一臣體訪到本州黃巖縣界分關遠近來出穀最多
一州四縣皆所仰給其餘波尚能陸運以濟新昌
嵎縣之闕然其田皆係邊山瀕海舊有河涇堰關
以時啓閉方得灌溉收成無所損失近年以來多
有廢壞去處雖累曾開淘修築又緣所費浩濶不
能周備臣竊惟水利修則黃巖可無水旱之災黃
巖熟則台州可無飢饉之苦其為利害委的非輕
遂於降到錢內支一萬貫付本縣及土居官宣教
郎林鼎承節郎蔡鏞公共措置給貸食利人戶相

度急切要害去處先次興工俟向後豐熟年分却

行拘納其林鷲曾任明州定海縣丞敦篤曉練為

衆所稱蔡錫曾任武學諭沈審果決可以集事但

本縣知縣范直興不甚曉事恐難倚仗欲乞依本

司已獲降到指揮特與欵廟理作自陳別選清強

官權攝縣事庶幾興役救荒不至闕誤伏候勅旨

臣前項所奏給降到錢三十萬貫臣已分撥婺州

八萬貫衢州六萬貫處州五萬貫台州二萬貫黃

岩興修水利一萬貫及明州定海縣亦乞興修水

利已撥一萬貫共已撥二十三萬貫外尚剩七萬

貫初欲分撥應副明州紹興府而明州申到已奏

乞撥錢一百萬貫臣遂不敢拈出羨發衢兩州連

年荒歉並無蓄積可以那免運糶竊恐將來更有

欠闕欲且留此錢數更俟聖慈添撥到錢即并諸

州再行均給所有添撥之數已兩次具奏今更於

後項開說伏乞聖照

一臣於八月初三日及十二日兩次具奏更乞聖慈

添撥錢物及紹興府明州元降度牒官會所糶米

斛通撥作二百萬貫文乞不俟檢踏先放五十斗以

下苗米又乞權住催夏稅零欠俟檢放秋苗分數

定日并行除豁理納又乞申嚴米較免稅舊法仍

乞特降指揮與免往回物貨及搭帶稅物亦已日
久未奉進止欲乞聖慈詳臣兩狀早賜指揮伏候
勅旨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黃

臣第二狀內已有陳乞別選屬使付以鑄錢一節今

更自度決難自効并望聖慈早賜處分

奏均減紹興府和買狀 同本府

臣聞欲救巨患者不可惜小費欲除實弊者不可循虛名

臣等叨蒙聖恩備數東浙竊見紹興和買之患民所不堪

巧詐之徒姦弊百出前此議者非不欲救而除之而往往

過為國家顧惜小費下比流俗苟循虛名是以因循終莫

能革臣等不肖誠不足仰窺聖德之萬分然有以知陛下

愛民之心燭理之明於此必有所不屑者是以敢昧萬死

而一言之伏惟陛下留神財擇臣等敦勸浙東七州除溫

州無和買外其餘六州共管和買二十八萬一千六百四

十四二丈一尺紹興一州獨當一十四萬六千九百三十

八四乃占諸州一半以上緣此重困人不能堪所以子戶

號名巧為姦弊雖有重法終不能禁且如會稽一縣經界

之初舊例雖是物力三十八貫五百以上起科和買然以

通數計之實及四十七貫方滿一疋今亦自三十八貫五

百起科以通數計之乃自十八貫六百單一文已科一疋

則是向來科納一疋者今增為二匹半矣官之所入不加

贏田之在民不加損止緣人苦其重避免者多以故姦偽

日滋以至此極向來官吏之有意於民者莫不知有此弊
亦未嘗不為之惻然動心評議措畫亦既多端而利害相
形終無定說如欲首併說戶則懼其告訐成風徒敗風俗

而暫併復分終不能棄欲以賦頭均紐則兼合游末重困
農民輕重之間亦未為允欲科有產無丁之戶則彼能立
說戶者固不憚更立虛丁而寡妻弱子實無丁籍者反受
其弊如欲減退物力等則或作鼠尾推排則彼昔者既能
折而為三十八貫五百以下之戶矣今豈不能再折而為
若干錢以下之戶乎故嘗參酌前後衆人之論而折衷之
獨有通計家活浮財物力貫頭均紐之說稍為無弊雖第
五等戶昔無今有者未免有言然於其間真偽亦復相半
若真貧民輸一戶之和買不過丈尺彼自不較惟是子戶
說名之衆頓輸數戶積計甚多故尤不以為便而必爭之
其力又足以挾下戶唱浮論以搖衆聽故不察其實者遂
以自疑而莫能後措其說此和買之議所以洶湧累年而
和買之害固未嘗有一毫之損也然竊嘗深究其受病之
原則無他焉直以元額之太重而已故今臣等相與熟議
輒陳此說欲望聖慈先發德音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均
數之說以定其制惟慮所數第五等戶之中真下戶者或
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均數及減免下戶丁錢之說
以優恤之但使真下戶者審知此法之行不為厲已而無
他辭則彼姦民之浮論亦可以置而不問矣謹畫一條具
于后

一所以先裁減歲額者臣聞祖宗初立和預買法先支
見錢後納納納民間實賴其利至有形於歌謠者而
當是時本路漕臣有私於越州者其更復私於會稽
故此郡縣所拋獨多其後請本之發遂為歲額而錢

不復支銷日益貴以至今日而白着之科遂反為一
州無窮之害故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先堯壽聖憲天
體通性仁誠德經武諱文太上皇帝登極赦書有曰
和預買法本文實價訪聞官司立價甚低或高擡他
物價直準折或以無實虛券充數甚者直至受納未
支本錢不遵條限前期起催急於星火今米上供之
額欲依祖宗法其和預買有前項違戾守令并轉運
司並以違制論加二等仍委提刑司覺察每歲於依
限後一月內具有無違戾奏聞不以實聞與同罪仰
味大貳之言則是太上皇帝再造之初聖慮之深固
已及於此矣而兩聖相承於今五十餘年迫以軍國
之須所資至廣卒未能有以仰稱睿謨預支實價以
復祖宗之舊者臣等竊思其次獨有擇其甚處如紹
興府者有以少解其倒垂之急為庶幾焉爾然今欲
去紹興和買之害使無姦弊稍得均平而不先減其
當日請本之額譬如負千鈞者背脊之力既已不堪
乃不知減其所負之物但欲移而實之懷袖亦必無
益於事矣故今臣等於此首陳減額之說而議者願
以為有虧經費無所從補徒然奏陳必不聽許則臣
等雖愚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臣等仰觀陛下愛育黎
元如親父母有以病告如切其身如頃年四川之虛
額饒州之金徽州之銷汀州之銀青陽星子之稅放
免蠲除不可勝計而連年水旱施舍貸給何啻數十
巨萬何獨於此知其為害之甚而不出捐數萬匹者

以紓之乎又况近日已蒙聖恩減免天慶撥陵等處和買二千餘匹固已漸示救惠除弊之端矣然通而計之人戶所減每匹纔及一尺有奇而坊本煎鹽坵江放生四色所放尚未除免則臣等所以望於陛下者不但如此而已也臣等竊見浙西和買最重夫處無如臨安府者而其數纔及八萬餘匹欲望聖慈將紹興府且依此例為額而蠲其餘數至於版曹經費或有所闕則乞量撥內帑之蓄以補其數蓋如本路坊場課利出剩錢數歲輸內帑者至若干萬貫皆是近歲曹沐創置窠名即非舊法所當供者如此之類倘捐一二歸之版曹還以補填本路上供蠲減之數則聖澤下流人知德意舊弊庶乎其可革矣

一 所謂貫頭均紐之說為無弊者蓋今和買之重人悉規避說為下戶長茲滋弊莫可關防如經界之初會稽一縣凡為物力錢一百二十六萬餘貫而四等以上科納和買者當一百一十萬餘貫今來四十年所謂四等以上止有物力錢三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貫六百文而轉入五等者乃至七十二萬五百餘貫皆緣和買之重姦猾之民爭為子戶詭名以避均數而其淳謹畏法不敢為者額乃為之代受所免之數幾再倍於其舊政之不平莫甚於此從來為州縣者灼知其弊非不嚴說戶之禁往往隨併隨分終莫能革今若蒙恩先次痛減歲額却以貫頭均數自物力一文以上並紐十尺則高下多寡其數一定而姦

弊無所從出矣若猶以真實下戶創科為慮則所謂高下等第科數以及減免下戶身丁之說臣等請得而備陳之

一 所謂高下等第均數者上戶舊科和買數多今用貫頭均數則其數却須少減下戶舊不曾科和買今用貫頭均數則其數乃是頓增若使頓增數中皆是子戶詭名則固不足恤第其間却有真實下戶不能無咨怨者故今復為此法以優恤之如第一等物力四十貫當科和買一匹則第二等四十五貫乃科一匹等而下之至於五等則戶愈卑而科愈少矣如此施行庶幾下戶所增不多不至及有重困

一 所謂減免下戶丁錢者大率第五等中有丁者多是真實下戶無丁者多是子戶詭名今若將第五等戶所納丁錢特與除放則真實下戶雖增和買而得除此色官物其乘除之間亦累足以相補矣

右謹件如前欲望聖慈特賜省覽直降睿旨悉與施行則不惟臣等之幸實紹興闔境百萬生靈數百年永永無窮之幸

貼黃

第五等戶計若干丁每丁一歲納錢若干統府八縣計若干貫後闕

又小貼子

所以欲改畝頭二字為物力貫百者蓋以畝頭科紐則獨有田之家被科而有浮財物力者不與亦有未均之

弊故欲改作物力貫百則有田及浮財者皆在其中此
奏是衆人商量而新秀州嘉興主簿諸葛千能操筆爲
之其人有學行審細詳練恐可招而問之必能博盡異
同得其利病之實伏乞台照熹上覆

奏盜酒課及差役利害狀

臣竊見本司所管盜酒課利國計所資爲甚廣而民情所
患爲甚深若不根索弊原別行措畫竊恐民力日困亦非
國家久遠之利臣雖書生不曉錢穀然其大體亦竊講聞
又欲條奏以聞願以救荒方急有所不暇今以罪疾力請
投閑倦倦之私陳不能已輒有已見冒昧奏陳如有可採
欲乞別選忠厚通敏之臣付以其事令其詳細稽考因事
制宜使民情亟得去其所患而國計求不失其所資實爲
利便至於差役一事亦屬本司所管今亦有少利害并具
其說如後須至奏聞者

一浙東所管七州而四州瀕海既是產鹽地分而民間
食鹽必資客鈔州縣又有空額比較增虧此不便之
大者夫產鹽地分距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
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
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群或用大舡
蔽載巡尉既不能訶州郡亦不能詰反與通同資以
自利或乞覓財物或私收稅錢如前日所奏台州一
歲所收二萬餘貫是也以此之故除明越兩州稍通
客販粗有課利外台溫兩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間公
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鹽累月之間不

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糜費吏卒搔擾有不可勝
言者然以有比較之法州縣恐有殺罰則不免創立
盜鋪抑勒民戶妄作名色抑令就買出入暗昧不可
稽考大畧磨民以肥吏困農民以資將手爲州縣爲
提舉主管者非不之知然皆以國計所資不敢輒有
陳說日深月久民愈無聊若不變通恐成大患臣生
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舊行產鹽之法令民隨
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於官近歲官鹽雖不支給而
民間日食私鹽官司既得產鹽稅錢亦不復問其私
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欲乞聖慈特詔本司取會福
建路轉運司下四州軍見行產鹽法將本路地里遠
近鹽價高低比附參考立爲沿海四州鹽法其餘州
軍自依舊法施行則亦革弊救民之一事也伏乞聖
慈詳酌施行

一酒坊之弊其說有四一曰官監二曰買撲三曰抽戶
抱額四曰萬戶抱額臣竊以爲莫不便於官監莫便
於萬戶其他則亦五有利害而萬戶之中亦不能無
少利害要在講究詳盡然後施行則庶乎其弊之可
革矣今官監之管朝廷既知而罷之矣然州郡占各
多不遵稟戶部清司所撲仍不廢罷此則害雖除而
未盡者也買撲之害在買人有消折本柄破壞家產
之患在衆人有桎托抑勒捕捉欺凌之擾雖加禁防
法式明備然勢之所在終不能革抽戶抱額則庶幾
矣然或額重而抱納不前或籍此而桎托搔擾則其

弊亦不異於買撲唯萬戶抱額最為簡便然須以一州或一縣通計田畝浮財物力而均出之使無官戶民戶之殊城居村居之異一槩均敷立為定籍乃為盡善若舍官戶而敷民戶舍城居而困村居不立官簿而私置草簿使吏得以除肆出沒走弄於其間則又病矣此法本路處州見已施行四五十年民無爭訟官省禁防雖其小害尚不能無然入其封境觀其氣象宛然樂國與諸州不同今欲復取其法行於諸州則恐本州課額素輕或非他州之比未可遽議然他州課額雖多從來拘催少曾登足皆是虛名徒掛空簿若蒙聖恩深詔有司取淳熙六年七年八年三歲實催到庫之數參校取中立為定額然後以此科數俾為萬戶則亦庶幾安民省事之一端也伏乞聖慈詳酌施行

一臣於今年 月內曾具差役利害 事申尚書省幾數千言內有徐謂所盡數役年限一條最為詳密而近準戶部行下乃無一言見施行者臣生長田間頗諳鄙事竊謂其言若得聖明一賜觀覽伏須有可采者欲望聖慈特賜宣索觀其大槩然後付之愛民曉事老成詳細之臣令其看詳擇可行者具為條畫別降指揮施行庶於陛下愛民之意少有裨補臣不勝萬幸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義役利害狀

具位臣朱 熹

臣巡歷到處州竊見本州昨奉聖旨依布衣楊權所請結立義役此見陛下愛民之切雖草茅之言苟有便於民者無不采納施行天下幸甚然本州自今奉行却有未盡善者如今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義田此誠善矣而本州却令下戶只有田一二畝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錢買田入官而上戶田多之人或却計會城隍所出殊少其下戶今既被科出田將來却不充役無緣復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貧民以贖上戶此一未盡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納先後之間亦未免却有不公之弊將來難施刑罰轉添詞訴此二未盡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次今日已是多有不公而况三五年後貧者或富富者或貧臨事不免却致爭訟此三未盡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戶輪充都副保正中下戶輪充夏秋戶長上戶安逸而下戶陪費此四未盡善也凡此四事是其大槩目下詞訴紛然何況其間更有隱微曲折未可倖見若不兼採衆論熟加考究竊恐將來弊病百出詞訴愈多改之則枉費前功不改則反貽後患將使義役之名重為異議者所笑無復可行之日誠有未便臣昨見紹興府山陰縣見行義役只是本縣勸諭人戶各出義田均給保正戶長各有畝數具載碇基其保正戶長依舊只從本縣定差更不別置役首亦不先排役次而其當役之戶既有義田可收自然樂於充應不至甚相糾訐但其割田未廣去處未免尚仍舊

弊若更葺理增置便無斗慮竊謂其法雖似闊疎然却簡宜易明無他弊病又且不須衝改見行條法委實利便故嘗取其印本砒基行下州縣然以未經奏請盡降指揮州縣往往未肯奉行臣愚欲望聖慈詳酌行下處州止令合當應役人戶及官戶寺觀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上用山陰縣法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俟慶州行之有緒却令諸州體做施行庶幾一變義風永息爭競瀆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按知台州唐仲支第一狀

外封

奏為本路諸州人戶間有流移去處奏聞事

內封

奏為台州催稅緊急戶口流移知台州唐仲支別有不法事件臣一面前去審究虛實奏聞事

貼黃

臣竊見本人近蒙進擢而臣蹤跡方斗孤危較權量力實犯不韙願以疎賤蒙被誤恩實當一路耳目之寄不敢緘默以負使令伏惟眷照力賜主張免致復為小人陰有中害不勝幸甚

具位臣朱熹

臣今月十六日起離紹興府白塔院道間遇見台州流民兩輩通計四十七人扶老攜幼狼狽道途臣問其故皆云本州旱傷至重官司催稅緊急不免拋離鄉里前

去逐食臣即重給錢物喻令復業竟不能回各已逃遁西去臣因詢究得本州日前似此流移戶口已多目今方是初秋已致如此竊恐向後愈見數多除已行下本州約束令其存撫見在人戶毋致復有流移外臣續訪聞知台州唐仲支催督稅租委是刻急多差官吏在縣追呼屬邑奉承轉相促迫急於星火民不聊生又聞本官在任多有不法事件衆口謹譁殊駭聞聽臣今一面躬親前去審究虛實別具聞奏乞賜究治外所有上項事理瀆至先次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按唐仲支第二狀

貼黃

奏為知台州唐仲支違法促限催稅播擾飢民事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熹

臣昨訪聞知台州唐仲支催稅急迫致得民戶流移等事即具大畧奏聞今巡歷到本州天台縣據人戶遮道陳訴本縣夏稅絀一萬二千餘匹錢三萬六千餘貫緣本州催促嚴峻六月下旬已納及絀五千五百餘匹錢二萬四千餘貫而守臣唐仲支嗔恚知縣趙公植催理遲緩差人下縣追請赴州縣人聞之相與號泣遮攔公植回縣情願各催戶下所欠零稅絀二千五百匹限十日內赴州送納方得放免仲支遂專牒縣尉康及租催納零欠更不照應三限條法及近日累降指揮牒內明

言要在六月終以前一切數足又睪縣尉催淳熙七年八年殘欠官物專差入吏年額在縣監督及節次差下承局禁子等人絡繹在道乞覓撥擾無所不至又據寧海人戶論訴本州專差天台主簿張伯溫及州吏鄭椿

姜允在縣催督去年錢米下戶丁稅百端播擾本司見行追問未到而聞張伯溫在寧海縣追呼迫急本縣入戶不堪其擾相與群聚喧譟欲行毆擊伯溫知之僅得

走免臣竊惟台州頻年災傷民力凋弊仲友儒臣幸得蒙恩典稱專以布宣德澤摩撫疲瘵為職而乃舞智循私動華仁愆在法夏稅省限至八月三十日下限方滿

近來戶部擅行指揮必要七月盡數到庫已是違法而仲友乃於戶部所促之限又促一月公行文移督迫屬

縣頭辱良吏苦虐飢民使千里之人愁怨數息無所告訴甚失聖朝所以選用賢良惠恤鰥寡之本意又况方

此飢饉人心易搖萬一果然生事不知何以彈壓臣雖疎賤誤蒙信任職在刺舉不敢不言欲望聖慈先將仲友亟賜罷黜以慰邦人之望其不公不法事件臣當一

面審實以聞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尚書省狀

具位朱 熹

今有狀奏知台州唐仲友促限催稅違法擾民乞賜罷

職事緣在道路次舍淺迫慮有漏泄不敢備錄全文申尚書省其狀如蒙聖慈降出欲乞早賜敷奏施行以快

千里疲民之憤須至供申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按唐仲友第三狀

貼黃

奏為知台州唐仲友在任不公不法事件除已將干連人送紹興府司理院根勘錄案奏聞欲乞聖慈將唐仲友先賜罷黜仍詔有司毋得觀望嚴行究治事伏候勅旨

此項已追到鐵匠作頭林明供具分明尋別具奏伏乞聖照

仲友差官非法估沒入戶財產多是差曹格及司戶繕善德案中可見伏乞聖照

造假會人蔣輝已據通判趙善俊監押趙彥將就州宅後門捉獲臣已押送紹興府司理院傳聞此人在此造作假會甚多其台州解到行在諸庫官會欲乞審遣公

正臣索驗其真偽伏乞聖照

此項已據人戶潘牧繳到仲友長子手簡與弟子王靜內說計囑周士衡論分公事及婦人李六娘訴王靜及弟子鮑雙入宅求囑犯姦公事臣追到王靜鮑雙供通委有取受詣實尋別奏聞伏乞聖照

具位臣朱 熹

臣昨兩次具狀按劾知台州唐仲友促限催稅違法擾民罪狀聞奏乞賜罷黜及聞本人更有不公不法事件乞候一面審究以聞臣於今月二十三日到本州密切

體訪及先據本州通判申并據士民陳狀皆稱仲友到任以來少曾出聽受領詞狀多是人吏應覆林木接受財物方得簽押無錢竟不得通以市戶應世榮為耳目今其在外刺求富民之陰事民間初無詞訴急遣吏卒奄至其家捕以送獄擇姦貪之吏鍛鍊考掠傳致其罪往往徒配或請囑既行則又忽然縱舍曲直輕重初無定論邦人畏其凶傲無不重足而立又本州違法收私盜稅錢歲計一二萬緡入公使庫以資妄用遂致盜課不登不免科抑為害特甚又抑勒人戶賣公使庫酒催督嚴峻以使臣姚舜卿人吏鄭臻馬澄陸侃為腹心妄行支用至於饋送親知刊印書籍染造匹帛製造器皿打造細甲兵器其數非一逐旋發歸鄉里其他細碎不急之物下至魚鹽典腐但直一文以上無不津致以歸籠擔動十百計絡繹不絕於路凡此皆人所共見有口者類能言之臣嘗令本州通判趙善俊取其公庫文曆自二十四日已午間至中夜不至據監庫官司理王之純及造買使臣姚舜卿供每遇知州判下支單即時關支出庫所有應干簿籍於今日已時知州聞得本司勾追馬澄即時盡行拘收入宅有公庫貼司俞實張公輔吳允中備見之純等曾親往控告知州堅執不肯付出仲友又悅營妓嚴稟欲携以歸遂令僞稱年老與之落籍多以錢物償其母及兄弟據司理王之純供今年五月滿敬聖節方知弟子嚴葉王惠張韻王懿四名知州判狀放令前去即不曾承準本州公文行下效樂司照

會仲友身既不正遂不能令其子弟以至白晝公然乘輜出入娼家交通關節受納賄賂曾為群不逞就娼家歐擊狼狽而仲友不敢問其嚴稟沈芳之徒招權納賂不可盡紀其簿曆文字少經倖貳之手惟倚臨海縣丞曹格及曹官范杉等格妻與之有媿姻得出入其家早暮無節物論頗醜凡此細碎污穢之迹臣不敢縷陳以瀆天聽臣謹按仲友身為儒生早取科目繼登臺省為清望官今又蒙恩出守名郡所宜夙夜恪勤正身率下務以承流宣化牧養小民為職顧乃不思報稱公肆姦心其刻核擾民之政既如臣前奏所述其貪污不法之狀又如臣今奏所陳而近侍貴臣或未知其所為猶以故意期之以至交章論薦上誤寵擢臣以職事所在恐負使令誠知蹤跡孤危不敢隱情惜己其官屬所言士民所訴與臣前後所聞大畧不異雖其曲折未必盡如所陳然萬口一詞此其中必有可信者而觀其公然占吝公庫文曆不肯解送則其衷私折換以蓋日前侵盜入己之迹亦有不待案驗而可知者臣更不敢差官體究慮涉張皇却致本人潛將文案盡底改易無可供證竊謂唯有付之所司盡實根勘則其有無虛實自不可掩除已牒本州通判趙善俊高文虎拘收本州自仲友到任以後至截日終應干收支文曆公案及將合干人等押送紹興府司理院禁勘外欲望聖慈閱此一方久推凶害亟詔有司毋得觀望嚴行究治依法施行以為遠近四方守臣貪殘不法之戒須至奏聞者

一 淳熙八年受納秋苗糙米每年是十月半後開闢場仲文信委司戶趙善德差為受納官公然倍取合耗高帶斛面不半月間善德已申所納糙米數足方十一月仲文將人戶未納糙米違法高價一併折錢人戶盡用賤價糶米高價納官一郡皆以為苦至今追催所折米錢更不顧恤朝廷上司時暫住催指揮其收到錢雖入於糶本庫收附多是開入公庫巧作名色支破私用欲乞委官到州監合千人供具去年折納糙米月日石數見得不恤民力一意取錢實迹

一 淳熙八年春本州荒歉抄剝諸縣合賑濟人戶姓名散給未嘗周徧仲文却專委人吏李繩乘勢監勸鄉司償具隱落丁稅之人抑勒 鄉司乘此作弊增賦 其姦計詞訴至今不已每縣添至數千人多是失實比常年添增五縣丁產緡數千匹在兩年中納夏稅和買絹未及七分却並高價折錢困及小民無錢可納增起丁稅以無為有為一州無窮之害欲乞委官再行審實早與除豁其所取到添丁錢並不曾起發不審將作何用

一 公使庫自來不許賣酒緣添歸正人合支些小供給錢仲文到任以來以此為各公庫每日貨賣生酒至一百八十餘貫賣酒亦及此數一日且以三百貫為率一月凡九千貫一年凡收十萬餘貫其所造酒米麥之屬既並取於倉庫羨餘而所收息

錢大半不曾收附公使庫錢曆並是入已
一 自到任以來緣公庫賣酒錢類既高督責兵官尉司逐日捕捉私造酒麴及糶糯米糶穀者所犯之家與四鄰盡是籍沒貨產以充自立賞錢格所犯止於升合亦不能免兩年中破壞二千餘家其間久繫囹圄染疫而死者甚多所犯甚輕並出私意文致其罪至於徒配如兵士廬宗之類聞郡軍民冤恨無一日安迹

一 公庫所入舊例並支見任官員逐月供給及宴會之屬自兩年来却以糶本庫錢撥入軍資庫軍資庫撥入公使庫以支供給公庫之錢既富乃巧作名色以饋送為名多至五百貫少至幾十貫專委公庫手分馬澄支行及書乘司楊楠偽作書劄送與官員封角了當却供入宅堂又其間婺州親戚如妻之親兄何知縣何教授其子之妻父曹宣教其表弟高宣教者甚多止宿郡齋爭受關節以此類作宴會無不預坐留連數月臨行饋送各以數百千及去年十一月次子娶婦凡供帳幃幕染破紫綾羅絹凡數百匹從人衣衫數百領樂妓衣服並是什物庫陸侃支公使庫錢往仲友私家婺州所開絲帛舖高價買到暗花羅并瓜子春羅三四百匹及紅花數百斤本州收買紫草千百斤日逐拘繫樂戶在宅堂及公庫藥染紅紫其妓弟四十餘人都行首嚴藥分真紅暗花羅餘行首分瓜子

羅其餘分春羅每人分俵真紅大袖幘子背子紅
裙衫段幘子各一副一州驚駭自來未嘗有知州
為妓弟製造衣服名件不一違法如此盡是父子
喻濫以此取媚其餘所染到真紅紫物帛並發歸
婺州本家絲帛舖貨賣其子親會宴集經月姻族
內外一文以上皆取辦於公庫其妓弟今夏又分
紗帛衣名件並如前

仲友專委司戶趙善德善管公庫前後妄自支使
並無合破名色條例善德恃滿遂窳獻計以收買
米麩物料為名於今年二月上旬一日之間支錢
二萬貫皆是入已並無他處簿書收附證照

司戶趙善德善管本庫今年二月上旬忽支落
十餘萬貫以轉運司差官點檢且欲移寄他庫為
名此項錢後來即不見起發亦不見拘收並無下
落

仲友專委吏鄭榛陳忠克財賦司凡官賦所入
其間有不該條省及諸庫收附者盡是別作名色
支破差人往外州買銀子及收到來即不知將作
何用及就本州置買銀場逐日監繫舖戶稍違限
期無不重斷多是以所賣公庫生酒錢支買不曾
附曆先是司戶趙善德及二胥吏同謀作弊遂時
於公庫以犒賞為名支錢遺賂善德一歲至二三
千緡其妄用錢物甚於泥沙不可明說其兩吏所
支亦數百貫

仲友少曾坐廳受領詞狀間有判下人戶論訴皆
係應覆林木接受忽自宅堂傳出盡是子弟同坐
商議判詞其父子或自相爭執第妓早晚出入宅
堂公然請囑每事皆有定價多至數千緡又縱獄
吏百端乞覓民間冤苦不可勝言

仲友自到任來本性喜引致姦私公事或告首事
不干已或憚諸曖昧不明或僧道與人有冤並行
受領皆欲窮究根底並不憑信獄官推司所勘自
引歸花園中亭館及宅堂後宴坐去處親自鞠問
語言穢嫖吏卒羞聞當面露示其合該刑名至重
之意其弟妓與心腹人吏住持鄉僧等內外相通
同共請托取受賄賂不可勝計並是子弟專決其
所聽不副者雖已釋去復行追繫增其刑名所需
既滿者刑名雖重結案之後平白不斷如僧景猷
犯姦事道士祝元善亦預景猷富厚賂甚重不
欲應其所需則籍沒其衣鉢莊產之屬祝元善因
極覈知官姓李者以彈琴出入宅堂首以厚賂徑
達未斷間先令放出竟不斷罪李承節之妻為應
揚所犯乃外甥犯從舅母或佃者犯主母干連十
餘人臨斷時得二千緡平白不斷富室黃士龍黃
日新更易其妻織不可言並自引上觀勘既受其
物至今不斷凡此等事皆顯然人所共知者
一兩獄直日收禁罪囚羅織枝蔓不容獄官依法裁
處須令遂日過聽取票已意以為輕重高下每事

多是曲法枉斷緣此拘繫既多致死百餘人全不顧恤

一仲友在鄉開張魚鱸舖去年有客人販到鱸鮭一缸凡數百餘更不容本州人戶貨買並自低價販般歸本家出賣並差本州兵級般運其他海味悉皆掃是至今逐時販運不絕

一仲友自到任以來開集刊字工匠在小廳側雕小字賦集每集二千道刊板既成般運歸本家書坊貨賣其第一次所刊賦板印賣將漫今又開集工匠又刊一番凡材料口食紙墨之類並是支破官錢又乘勢雕造花板印染斑禰之屬凡數十片發歸本家絲帛舖充染帛用

一仲友因修造兵器前後發買牛羊皮穿甲及生絲打弓弩弦支破不可勝計其牛羊皮買來甚少錢亦不歸所買生絲除量支作弓弩弦用外並發歸本家絲帛舖機織貨賣

一仲友又因修造兵器自造精細鐵甲數副及弓弩刀鎗各十數件收入宅堂不知將作何用

一本州新報恩寺元有住持僧誣以他罪逐去却請鄉僧介登來此住持早晚出入宅堂傳度關節凡五縣僧寺易換住持幾遍盡是介登保明乞差通同接受貨賣每處必數百緡其中皆是婺州富僧近又有應世榮者亦作士戶狀陳乞即時給帖其無忌憚容小人紊亂郡政一至於此

一仲友自到任以來違法招刺廂兵每一名必立定價外寨兵士一百貫在城兵士止三五十貫下至學院子修合醫人刊碑刊版工匠弟妓厨子各得干預請求去年七月間有外寨兵士經州下狀告論兵士周榮託仙居縣丞楊浩齎錢一千貫囑本官廳于轉求刺軍十名事雖送有司緣錢入已竟不追究有案狀可驗若刷具仲友自到任以來刺過廂兵人數可照所受錢數

一本州販香牙人應世榮姦猾小人因其家資稍厚左右引置以曾與仲友建立生祠乃延為上客典之頌贊親自題寫世榮乃刻石誇張因此妄作聲勢出入宅堂仲友專一信委為心腹牙爪凡首姦獲酒盡是世榮發之仲友却令臨海縣丞將帶兵卒數十人追捕每一如此聞郡檄擾驚走其他挑

起事端及報其私寃羅織平人寘於重憲不可勝數所斷輕重並出世榮已意全無州郡雖士大夫善人之家亦被凌碾郡人指為殃禍其人取受前後不可計數每事所得必與其子弟分受若非送有司勘其情犯編配遠惡去處何以贖陷害鄉土善良無窮之罪

一臨海縣丞曹格係仲友長子妻黨其人凶暴貪婪全無忌憚自仲友到任倚恃至親之故妄作聲勢凌侮同官捶撻胥吏凡士大夫不問見任寄居無不遭其譖訴以其妻出入郡齋日有醜惡之聲傳

捕一郡公然不時出入宅堂或入其子舍傳度關節百端取受并仲友長子之妻父曹宣教者即曹格之堂兄往來曹格之家通同于預公事全無顧藉仲友弟婦兒女婦姪不時往曹格之家飲燕媒狎無禮廉所不至全無廉耻其曹格日來縱橫尤甚每年受納官物皆千求差預百端阻抑人戶所納之物絹必按摻令破綿子曠或經月米麥必十來日宿倉又多取合耗人之冤苦無所告訴似此姦猾小吏輒敢憑藉聲勢苦虐士民不可不明正典刑

一仲友有三子長曰士俊次曰士特士濟及其甥姪數人隨侍來此自到任見客則立於屏側引問公事則環於坐隅與胥吏混立紛然干預有簽押決遣各出已意不容其父下筆多因賄賂先入其父不止明知有公受其欺者是非曲直一切反戾其父子各據第妓三子多出入王靜沈玉張嬋朱妙沈芳之家盤合簡帖絡繹道路本州士民有得其子所與弟妓書簡受關節者亦曾連粘投狀訴于提刑行司

一仲友自到任以來寵愛弟妓遂與諸子更相踰濫行首嚴藥稍以色稱仲友與之媒狎雖在公筵全無顧忌公然與之落籍令表弟高宣教以公庫輜乘錢物津發歸婺州別宅嚴藥臨行時係是仲友袒母私忌式假却在宅堂令公庫安排筵會餞送

嚴藥近來又與沈芳王靜沈玉張嬋朱妙等更互留宿宅堂供直仲友洗浴引斷公事多是沈芳先入私約商議既定沈芳親抱仲友幼女出廳事勸解仲友偽作依從形狀即時寬放如應揚犯姦等事並是臨時裝點此等情態本州亢旱啟建祈雨道場安撫司文牒傳奉聖旨令精意祈求非不嚴切仲友却追拘收外縣弟子十餘人及散樂二三十人逐日出入宅堂以下碁彈琴為名公然於道場前往來一日寄居士民在儀門下修設水陸道場其長子士俊自臨海縣丞曹格家醉歸帶挾弟妓數人於本處觀視嬉笑歌唱無所不至士庶嘆恨皆云太守如此兒子又如此如何會有雨澤感應又因斷屠日仲友却令公厨供造法羹雞鶩蹄肚食物入宅堂其長子士俊又以盤合乘貯生料猪羊水雞之類送與行首王靜人皆驚駭緣此百姓忿怒因士俊闕游無節公然捶打於弟妓家更不敢報究

一仲友有婺州隣近人周四會放烟火其妻會下基仲友招換來此遇作州會以呈藝為由每次支破公庫錢酒計十餘貫前後支過錢約數百貫妻常出入宅堂下基仲友却委放煙火人探听外事如犯姦首酒等事亦是此人在外邀求稍不如意即時批發其間又有在婺州喚到判字碑塑佛工匠十餘人壁截郡治堂堂屋安歇支破公庫錢物供贍

專是在外探刺生事

一仲友造置浮橋破費支萬餘貫官錢撥擾五縣百姓數月方就初以濟人往來為名及橋成了却專置一司以收力勝為名攔截過往舟舡滿三日一次放過百端阻節搜檢生出公事不可勝計此項若不早與奏聞行下廢罷却是本州添一稅場遺害無窮向去復有括刻之人因而增添收稅課額若一兩政循襲必不肯廢此大係利害橋成未及一年已收過力勝錢二千五百餘貫見有簿曆可

驗

仲友貪墨無耻素乏廉稱到官之初適見公使庫有前政積下官錢十餘萬貫遂有席卷之意乃擇姦猾使臣姚舜卿為監官并與公庫手分馬澄日夕握手密謀將公庫諸色官錢巧作名色支破變轉官會並用竹籠盛貯入宅輒先令其子弟次作文字行李擔押歸前後裝載萬緡皆有實跡及染造真紫色帛等物動至數十匹皆用官錢託以人事為名逐旋發歸以為貨賣之資其他不急之物往往稱是乞追姚舜卿馬澄並帳設庫專知陸侃送清強官司勘鞠便見著實今來既得改除歸鄉行李亦數百擔他可知矣有雕匠姓蔣人因造假會事發永康縣差人審來擒捕仲友輒令兵卒劫取反將承差人送獄耕打永康縣無如之何徑申提刑司牒本州發遣仲友輒作本人身死備申

至今尚在本州其不遵法度皆此類也

右其通判及士民所述仲友罪狀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八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鑿校

奏狀

按唐仲友第四狀

貼黃

奏為續報究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事件及藏匿偽造官會人蔣輝實迹乞付外照勘伏候聖旨

仲友呀印四子曾送一本與臣臣不合收受已行估計價直還納本州軍資庫訖但其呀印幾是一千來本不知將作何用伏乞聖察

奏狀內第十四項係藏匿偽作官會人蔣輝詐妄行移首尾情節伏乞聖慈詳賜省覽

此項係仲友舍匿死罪亡命姦人蔣輝詐妄行移首尾情節乞賜詳覽即知仲友呀犯非獨贓私小過而已伏乞聖照

臣竊見仲友本貫婺州近為侍御史論薦又其交黨有是近臣親屬者致臣三奏跨涉兩旬未奉進止深慮本

入狡猾別有計會兼恐呀司觀望或致威裂切乞聖明照察嚴賜戒勅施行

具位臣朱熹

臣因巡歷至台州見唐仲友委有不法事件已於前月二十七日具錄奏聞仍將一行干連人送紹興府

根勘乞詔有司毋得觀望嚴賜根究依法施行以為郡守貪殘之戒臣連日又據人戶陳訴仲友不法事件略

行審究有旅行供到情實數條及本州公庫簿曆雖為

仲友收藏追索不出今據監庫官司理王之純旋舉檢

到仲友拘收不盡草簿于熙年月亦不接續遂令庫子葉志具出仲友有非法支用數目已多及據宜人趙氏

狀訴故夫鄭槐昨任江東提刑日曾按劾仲友罪狀棧來寄居台州仲友到任懷恨不已不支律錢百端凌辱

以致飲氣身死仍繳到當時劾章內事件亦是多遣軍兵遠出禁地以捉酒為名掠其呀有財物抑勒人戶輸

納十年虧欠和買役錢拘占民船抑載官綱至有子皆母姦弟訴兄濫取受關節著意究治種種無狀事迹一

切不異於今日之所為足以見其貪縱刻薄本於天資而長惡不悛日增月益以至於今遂肆然為無呀忌憚

之意上欺君下虐民而專以陛下呀付千里刑責之柄為立威收貨娛悅婦人之具臣前呀奏雖已略陳其大

端今既得其實狀請撫其一二冒死奏聞以質前言之非妄欲望聖慈略賜省覽降付呀委推勘官司照應催

促疾速勘結毋得少有觀望庶幾可以少億千里神人鬱積之憤惟是言語媒瀆非呀宜道於君父之前臣不

勝大懼伏惟陛下哀憐裁赦須至奏聞者

一據庫子葉志等供草簿內仲友於公庫支錢二萬八千六百一十六貫六百八十二文送惠興人內

一千四百八十二貫二百六十三文送妻兄及與第二兒婦之父何知縣何教授何宣教兄弟孫淳熙八年二月上淳熙九年四月簿內支破

一據葉志等供草簿內仲友以官錢開筵楊文中子

韓文四書即不見得盡饋送是何官員

一據葉志等供草簿內仲友以公庫錢六百九十九貫五十二文買暗花羅等與弟子嚴蕙等製造衣服其嚴蕙等亦已供招伴數在案分明

一人戶張見等狀訴仲友與弟子行首嚴蕙情涉交通關節及放令歸去今據通判申於黃巖縣鄭家追到嚴蕙據供每遇仲友筵會嚴蕙進入宅堂因此密熟出入無間上下合千人並無阻節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宴會夜深仲友因與嚴蕙踰濫欲行落籍道歸婺州永康縣親戚家說與嚴蕙如在彼處不好却來投奔我至五月十六日筵會仲友親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筮子後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但得山花插滿頭休問奴歸處五月十七日仲友賀轉官燕會用弟子祗應仲友復與嚴蕙踰濫仲友令嚴蕙逐便且歸黃巖住下來投奔我遂得放令逐便嚴蕙綠與仲友密熟有兄周召充黃巖縣欄頭因被監官何承節窘拾行打知得妹嚴蕙出入宅堂九事喜美信據遂托嚴蕙寫信令人力計會傳達仲友乞辭退欄頭等事仲友遂作訪聞追上何承節并周召等六名於七月二十一日赴州出頭押下當直司供責仲友作周召不供何承節事情為由當廳免斷差陳敦押下縣放罷其何承節等至今知在未會結絕嚴蕙又供據臨海縣貼司徐新等因差在城外二路

及在城總店賣酒不行並是陪錢送納見經本縣陳狀備申本州乞免賣酒許嚴蕙錢一百貫文省託屬仲友免賣徐新先將銀蓋七隻付嚴蕙作當候得判免備錢收取嚴蕙將銀蓋三隻就廟弄丁官人家典錢一十二貫足用過後仲友與免總店賣酒徐新令人力將錢三十貫文足係嚴蕙同母收受付還銀蓋四隻却將三隻典貼與徐新自備本利錢取贖通計受過錢四十二貫二百四十文足嚴蕙及弟子朱妙入宅打屬仲友免斷揚準藏抗弟子張百二事許錢一百貫文并受過青紗衫段水線魚鯊等供責是實

一據弟子行首王靜供元係長行弟子每遇祗應筵會多在宅堂出入無間今年三月內因公筵勸酒遂與仲友男十八宣教踰濫自後往來不絕五月二十一日十八宣教借馬三疋與王靜嚴蕙沈玉乘騎仍將官會五道與王靜支散馬下入至二十三日行首嚴蕙落籍是王靜屬十八宣教稟覆仲友補充行首仍是十八宣教將官會五十貫文與王靜支分使用并送毛段一丈四尺及曾將蓮花紗一疋扇子一柄曲二十冊係學院子金鏈送與王靜作人事至六月十八日王靜核過廟弄嚴蕙舊屋居住節次是十八宣教到家宿臥至四更回州因此外人得知多有犯事人託王靜關節說與十八宣教得錢使用供責是實

一據道士李冲虛供本房道童丁希言兄丁全充院
虞侯仲友遣往寧海縣追散樂弟子王醜奴張百
二人州祇應內張百二不到將丁全枷送州院根
勘取受結案斷配先憑冲虛告覆十八宣教後再
記弟子王靜關節據王靜供丁全憑鄧十二付官
會三十貫文託王靜入宅打囑十八宣教除學院
子金建并韓百九袖退官會六貫文外王靜得官
會二十四貫文還得從輕作杖一百勒罷科斷供
責是實

一婦人李六娘狀訴仲友非理追勘與道士王求昌
有情涉弟子王靜同弟子鮑雙與李六娘入宅打
囑仲友長男十八宣教今據王靜供寫札與十八
宣教告仲友又家將李六娘封案王靜受過錢二
十貫文省鮑雙受銀蓋四隻錢十一貫文足推司
蕭受銀蓋二隻已追索銀蓋六隻寄收州庫說
六月內書表司丁志學院子金建到王靜家言說
有相知董承信妻李氏與鷹場犯姦公事送司理
院結絕今逢人在外和會欲得免斷許王靜錢一
百貫文王靜寫批囑託十八宣教後家杖罪贖銅
兵士謝榮欲差充學院子許王靜錢五貫文囑託
十八宣教王五七囑託王靜稱姊夫左承因事送
當直司結案許王靜官會一十貫文將金累叙二
隻作當王靜並與囑託十八宣教供責是實
一人尸滿故狀繳到仲友長男十八宣教親書寫批

子與弟子王靜打囑周士衡理分公事與錢五十
貫收下質庫批當分明已據王靜供係朱十九助
教相託王靜委會入宅計囑上件批子係仲友長
男令金通引送與王靜供責是實

一據弟子王靜供仲友姪三六宣教同十八宣教到
王靜家飲酒及與弟子沈玉情涉據沈玉供三六
宣教先與弟子林瑩散樂弟子劉醜踰濫今年五
月內因宴會方與三六宣教踰濫自後往來不絕
五月二十一日三六宣教借馬與乘騎得錢五貫
文與直馬人支分緣此多有犯事人託打囑關節
得錢使用五月內貼司王敦仁得會子一十道囑
託仲友家給帖補完帳司人吏并鮑下妻許錢二
十貫文說與三六宣教囑託仲友刺軍并三六宣
教令學院子姓董入送真紅紗一匹白蓮花紗一
匹青扇一柄曲二十冊與沈玉作人事供責是實
一鐵匠作頭林明投白紙令當廳供係本州差在教
場內打造軍器內仲友私打造衣甲二副湯瓶三
十三隻鑰石頭盔二副並係官中鐵炭工力仲友
收受入己曾支食錢三貫文酒六瓶作送到竊設
仲友男亦曾令私打竹節鐵鞭一條監造官林路
分亦各私造鐵甲頭盔一副湯瓶十二隻雜物五
十餘件箭三百隻并差待缺官邢判院同監造亦
私自造刀斧箭交椅數目已多又怒林明不與依
數打造九九次斷決小杖路分會遣兵士張顯入

行衙計鬻林明據林明張顯供責是實

一仲友有婺州隣人周四本名花康成會放烟火妻能下茶仲友招來每有宴會以烟火撮藥為名支給錢酒仍是仲友令男十八宣教令兵士劉德等與放軍本索子於諸司公吏倉場庫務及臨海縣并縣官廳更弓手牙人等率欲錢物及康成日逐出入阿劉入宅無間上下觀望從此有犯事入訛打關節據范康成供仲友筵會九三十二次使放烟火下茶共支官庫錢一百三貫文並酒二百一十七瓶計價錢四十三貫二百九十文足并率飲索子錢得錢三百貫文并曾為威果兵士祝信犯酒送當直司寄禁司理院抑勒行打管營結案該配將官會二十五道託虞候陳送與唐十八宣教得免罪名并具信供母阿朱并弟吳益與隣人李念一交爭投廂解州送當直司却追出在室兩妹吳六娘吳九娘枷禁勒姦承行人林木要錢一百貫打關節吳信將金釵一隻金累釵三隻銀盞三隻作當方得將母并弟兩妹各勒杖八十內二妹封案吳信將錢三十貫七十陌付林木并曾先托花康成阿劉并花康成受人吏陸侃引領寧海縣朱秀理庫本錢事將銀子計錢一百貫并馬一匹連鞍直錢一百貫與仲友姪三六宣教收受入已朱秀并將官會十五道與花康成又五十道與陸侃并松門寨兵士謝興不伏差使解州康成取

錢三貫鬻託十八宣教說與仲交將謝興止押下本寨交管花康成取受院虞候陶顯錢三貫文鬻託十八宣教差往天台縣催稅花康成受弟子何應官會一十貫鬻託令妹抵替回縣花康成受東陽縣陳客官會五貫文鬻託仲友姪三六宣教令案吏出引監索人頭少欠鈔錢花康成取受仙居縣公人王富官會一十貫計鬻十八宣教說與仲友放令回縣免罷各供責是實

一據城下天慶觀道士祝元善供與陳百一娘有姦事發送州院禁勒結錄下法司檢斷決管杖十三選俗託曹縣丞打鬻仲友至今不曾料斷見令元善起建蓋竹洞屋宇曹縣丞受本人丹砂二百餘粒及黃士龍與承信郎黃復妻互行通姦送司理院根勒欲具情犯申尚書省係仲友親兄慈谿宰關節便行放出供責是實

一據本州通判備應世榮家狀解到仲友親戚高宣教綿五龍并人力張四等二名遂送司理根問來歷據司理院申已申州牒兵官追捉高宣教緣本人藏閃宅堂卒未出獲及備據夏稅場專揀張元亨等供七月十二日是本場專知陸侃家人陸允稱知州宅高宣教有綿四百屯作空鈔使印候親戚曹縣丞上場交枰緣提舉出巡到州朱曾交納寄留應世榮家今秤計二十七貫八百四十文重並係下等不中枰藥綿每兩市價直錢一百文若

納官將鈔出賣每兩得錢三百文共合得錢三百
三十五貫二百文張元亨看驗其綿不曾經官投
稅其四百也又合納勘合頭錢一百六貫七十文
雖係孫澐於鈔面使交錢印訖即未見齎錢入庫
及根問高宣教買綿錢據公庫合千人陸斌等供
五月二十三日仲友令於公庫支錢一千貫付什
物庫手分陸侃收買接官絹更不曾收附什物庫
曆徑付仲友親戚高宣教將去其高宣教止於七
月初一日買到輕怯大絹一百十八匹高價估錢
入庫計四百九十貫九百六十五文省盡將變乘
作從物使用其餘錢五百餘貫即未見買到物件
又據李冲虛狀陳首高宣教寄下羅一十四匹紗五
匹及據百姓夏松狀首高宣教寄下羅一十四匹紗
一十四匹又據開茶店百姓蔣三乙狀首高宣教寄
下紗一十四匹及弟子嚴彙供高宣教與弟子行首
張輝曾在書院踰濫其高宣教見事發覺隱避宅
堂不伏出官供責是實

據丁志供本州有開字匠蔣念七名輝係婺州人
事人事人因偽造假會斷配台州蒙本州拘入
書院同陳顯開文字續發州差人緝捉蔣輝爲偽
造官會知州令蔣輝家屬具狀經州陳論發州差
來人打折蔣輝手骨將差來公人送下州院禁勒
勒令招伏放令公人回歸發州自後令蔣輝在宅
輝閑宿食事臣遂索本州元行遣發州追蔣輝公

案見得婺州義烏縣差弓手劉興貼司劉儀帶親
弟劉保及樓二齋縣牌弁申狀前來台州及臨海
縣與兵馬司投下勾追蔣輝照勘見禁黃念五等
偽造官會公事劉興等恐蔣輝逃走先捉下蔣輝
方敢投公文被蔣輝同伴周安先覆仲友令同蔣
輝妄論被劉興等打損傷骨仍令醫人徐浩妄作
驗狀稱肩背脊肋脚手並皆打損及傷骨蹉跌
仍令蔣輝男亞德具狀稱被打傷重人命難保仲
友妄作差趙成忠抄劄口詞虛立一重緊卷却差
獄子朱先追義烏縣差來人劉興等枷項收禁逼
作打損蔣輝傳鋪押回本縣仍將臨海縣同追弓
手金信張泉斷罪勒罷妄作蔣輝用藥醫治牢
固知管却又作去年九月二十九日差兵士王張
押蔣輝前去婺州義烏縣交管其蔣輝即不曾發
遣又詐作王張逃走並係假作行遣及義烏縣申
提刑司轉運司及婺州回牒到本州催追並不發
遣止作根捉王張將帶家屬逃走不見回報臣昨
令本州通判勾追乃就州治後門捉到蔣輝據供
淳熙四年在廣德軍爲造會子四百五十道在臨
安府事發斷配台州至淳熙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同黃念五在婺州蘇溪樓大郎家開偽印六顆并
寫官押及開會子出相人物造得成貫會子九百
道與黃念五等分受於去年二月初回歸八月十
二日婺州義烏縣弓手前來追捉輝閃在府衙中

藏隱是實臣照對蔣念七既偽造會子發覺乃是
死罪亡命之人婺州義烏縣前來追捉仲友幣人
奪回却妄作打損收留醫治仍假作兵士姓名管
押發遣逃走藏匿州治不知仲友身為郡守乃敢
蓄養此輩亡命造差姦人意欲何為其蔣輝臣已
押送紹興府司理院欲望聖慈特賜指揮嚴加鞠
治必得其情

一據婺州東陽周大雅并許與供於六月二十三日
前來參謁仲友在王八家安歇周大雅送銀紗二
匹許與送金條紗二匹與仲友作人事仲友差學
院子李錫兵士葉旺當直時復出入州衙書院六
月二十九日同仲友男十八宣教并姪三六宣教
往王靜家飲酒因外人囑託關節七月內有獄子
陳敦許錢二十貫文囑託十八宣教引出往黃巖
縣追人及受外縣弟子許韻等五名錢一百貫文

放歸本縣并李錫許錢二十貫文囑託親情俞安
敗敗字疑常作取酒事李錫又許錢四十貫文託利相軍
二名并馮顯因事被禁在獄馮顯母許錢一十貫
文及許錢二百五十貫憑手分馬盤就官庫打供
蕪酒一十瓶往弟子施韻家飲喫踰濫供責是實
一據王定狀訴書表司丁志抄寫假會係蔣輝雕造

及仙君縣張應龍狀論丁志取過見錢已行下本
州令將丁志送司理院禁勸綠符輝先已發遣往
紹興府取勘丁志隱諱未伏供招族據承認去年

十二月因張應龍載糶穀二十石過許橋捉住係
黃勉囑託丁志取受張應龍錢六十貫文九十六
陌丁志告覆仲友遂得疎放了志又會同學院子
葉驚等五人并擦浴兵士打囑十八宣教刺打甲
軍兵一十名蒙送路分廳保明內吳信招到九名
丁志招到徐明一名得刺軍關節二十貫文九十
六陌衙前甘淵許丁志官會二十貫討差充軍實
庫專知供責是實

一據朱綽然供五月內同張將仕韓天與往弟子許
韻家飲酒與石棍轄交爭追送當直司招伏仲友
勸罪朱綽然馮表兄方禮將官會三十貫文託僧
義珂過送與十八宣教并將官會五十貫文託手
分陸侃送與高宣教得免斷贖銅十八宣教又受
道士李冲虛 琴一面供責是實

一仲友非法科罰人戶追納贓賞錢致令小民監繫
日久無可送納遂追到財賦司人吏郭起張誘鄧
莊截日終具到有周念五等一百七十六戶未納
酒餉賞錢一千五百八十二貫五百六十二文有
王十二等一百三十六戶未納雜色贓錢四十五
百四十七貫四百九十九文有諸軍等一百八十
六戶未納贖銅錢一百三十六貫二百三十文正

此數歲委是不應監納已具單名并出榜市曹盡
行除放如官吏輒敢仍舊催索別容按劾聞奏
一仲友身為郡守當此數歲不能存恤飢民乃促限

催稅以寧海縣押錄林僅拘催夏稅遲慢斷配本州牢城致得本縣人戶流移至今不絕臣已於前奏具述又據本州通判趙善俊申據本州阿鄭狀訴夫邵文係院裏候今年正月抱患請假在家押番潘寅差院裏候林益往龍泉縣追會公事因販私鹽走閃本州更不受理取覆在假被開拆司人吏應襲什物庫陸侃執覆知府雷例配本州牢城不當檢照並無論訴委是羅織罪名本州已給據付邵文改正訖又據婦人阿王狀男盧宗係崇節指揮兵士六月內因與兵士張立作鬧妄經三務陳首到家捉酒決脊杖二十斷配嚴州不當阿王經提刑行衙審理被本州將孫盧杲又作受過仙居縣典石端三十貫文決脊杖十五配本州牢城不當臣遂送本州兩通判根究據申追入吏蕭籍等供招委是元斷不當看詳盧宗盧杲據干連人供證委無過犯彙勒供招遂致決配情實無辜本州已改正出給公據付盧宗盧杲照證着役仍移文嚴州放還盧宗又據臨海縣長樂鄉人戶沈三四王細九張四八狀各住鄉下地名噴村江次取州五十來里即非禁地內人戶七月初九日暮有船三隻係酒務脚子楊榮等到家捉酒沈三四等為天旱雇覓人工車水雖有些少白酒喫用即不曾將出沽賣即被捉押及將各家衣物搬去拷打抑令供認罰錢三百八十貫緣無從出被酒務專

匠林椿陳明等妄作沈三四等在州界內賣酒本州並從徒罪斷遣監納贓錢無可送納乞行根究臣遂送本州通判趙善俊根究施行據申喚到酒匠林椿脚子楊榮供本務以課利沽賣遲細本州日拘納錢三百二十貫文緣天氣亢旱禾稻失收細民闕食遂致發賣酒貨不行緣本州拘定額錢稍或違欠官吏得罪不免於在城販私酒之家搜捉罰令納錢補越課利本務傑問有沈三四等家在禁界外逐人薄有家產當用工車庫田畝之時須有造下酒貨是林椿同專知陳明前去捉獲勒令逐人罰錢以助課利不納解州作徒罪科斷追犯酒賞錢本州通判趙善俊對委是於州界外捉酒騷擾已從徒罪斷遣目今尚行監繫追納賞錢當此荒旱百姓不得安業已將陳明等從杖一百科斷內陳明勒罷又據臨海縣義城鄉柯煥狀因今年正月內爭分被伯敦義計會開拆司人吏林木傳狀入宅堂簽押誣告煥令人力呂五七等行打女使及伯敦義被冒役推司蕭檣迎逢判府私意拗絳拷訊勒令供招改送司理院勘結將煥及母阿童各斷徒刑情實枉屈乞行根勘事臣遂送本州主管官根究依法施行未到今訪聞柯敦義與柯煥父壽祺係親兄弟已曾分戶年深緣柯敦義自行廢蕩復誣賴弟壽祺物產本州取受關節不與理斷柯壽祺經省部及漕司陳訴仲友

怒其番理綠柯善棋未歸故將其妻阿童并男柯煥非理鍛煉並科斷徒罪聞郡之人莫不憐之按仲友在本州二年九非理窘捨入戶用刑輕重盡出私意並不遵守法令不法不公莫此為甚聞者莫不切齒

據本州通判趙善俊申七月二十八日據諸指揮衆軍等狀自淳熙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至目今支散五指揮軍兵糧白米每名披專斗就販裏各減退八升以致軍人缺少口食無處告訴不知上件減退米歸著去處今來日下支散八月衆軍冬衣聞得街巷皆言本州盡將納到甚好夏稅綿絹襜袴前去婺州換到麤綿絁絹各家老小委是狼很重念衆軍等如有些小情犯到州盡被款司將本身家糧全分開闕以致老小缺食難以存活乞備申施行臣已牒兩通判根究嚴行止約不得作弊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接唐仲友第五狀

具位臣朱熹

臣稷以疎賤叨被使令雖衰病之餘精力不逮而驅馳勞瘁不敢頃刻自安者誠以陛下知遇之深而思有以仰報萬分也今者不幸不得其職臣實有罪無所逃刑然有血誠敢動天聽臣昨在紹興府道間聞得台州守臣唐仲友催稅刻急民多流移即於七月十九日具狀

奏聞至二十三日入本州界又得其質再以此狀奏至二十七日又得其貪汙淫虐蓄養亡命事狀數件復具條奏竊謂聖明威斷必不容貸雷震擊將不旋踵而側聽兩旬未奉處分仲友始者自知罪職應死亦甚惶恐此數日來忽復舒肆追呼工匠言語講張至以弟子嚴葉繁獄之故懷忿切公遣吏卒突入司理院門掩視推司亂行捶打其任惇無忌憚之氣悍然不衰又至本州結錄引斷葉等罪案仲友又遣客將張惠傳語通判趙善俊云已得指揮差浙西提刑前來體究未可引斷竊詳上件事理元係本司奏劾若有指揮合是本司被受本司既無被受仲友何緣聞知便敢傳布意欲施行觀此氣象若非有人陰為主張謫語消息仲友罪人何敢遽然如此是則不惟臣竊感之而此州閭境千里前日歡呼鼓舞之民莫不入懷疑懼慄乎如虎兇之將復出於柙也臣伏見仲友本貫婺州其亡弟之妻王氏見隨仲友同在郡舍仲友近日又為吏部尚書侍御史阿薦而其支黨共為貪虐之人又皆臺省要官子弟親戚况仲友為人陰狡有素事窮勢迫干求請託何所不為竊慮以此之故黨援衆多曲為掩蔽使臣孤忠無路上達有以仰累日月之明兼衢發明州災傷極重而處州士民近亦告急臣欲自此遍走諸州計度救荒事務而台州之人以仲友未罷恐其一旦復出為惡邀留臣車不容起發臣遂不免申尚書省且任本州恭俟奏報竊慮遲程日又接行遲緩有失數州飢民之望仰貽陛下

宵旰之憂靜言本末由臣愚聞見事遲晚既不能及早按劾致留天誅又不能阿徇權豪共為欺蔽有此二罪難以復居官次願以本路飢民沾於溝壑未敢自効謹復具此由折昧死奏聞欲乞睿斷先將仲友早賜罷黜付之典獄根勘行道以謝台州之民然後申詔攸司議臣之罪重寔典憲以謝仲友之堂臣不勝幸甚干犯天威無任恐懼戰灼之至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竊詳今來所奏事理若果如唐仲友所得消息已降指揮委官體究恐亦止是文具蓋其所犯非得清強獄官嚴行根究無由見得情實其見禁人若行放

乞罷黜狀

貼黃

奏為恭稟聖訓疾速起發及論紀綱頹壞乞留聖慮等事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熹

臣今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據臣奏知台州唐仲友罪狀并仲友劄子訴臣不合搜捉驕惰驚怖弟婦王氏心疾甚危等事又據檢正左右司申擬欲從朝廷送浙西提刑司委清彊官一員依條前去體究指實聞奏其台州守臣唐仲友既已改除江

西提刑欲乞劄下新知台州史彌正星夜疾速前去之任仍具起發月日申尚書省小貼子稱今來若從所擬欲乞劄下提舉朱熹照會外契勘浙東州郡早傷去處稍多合委提舉官躬親巡歷相度若不先期措置竊慮失時欲乞劄下提舉朱熹疾速起發前去相視八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檢正左右司看詳到事理施行劄付臣者臣所按仲友罪狀實迹近於八月八日八月十日又已兩次具奏伏想已徹聖覽臣不敢重疊陳述仰勤聖聽今來仲友所訴事件乃是監司按發贓私作過官吏常程行遣臣即不敢過有凌逼其仲友弟婦王氏門族貴盛正仲友所恃以為姦者臣初不曾令人驚怖亦不曾聞有疾病呼醫問藥臣之所以久留台州只緣憂慮仲友逞憾報復殘虐吏民欲候新知本州史彌正到來交割即行今彌正已到俟其一兩日間交割州印臣即便恭稟聖旨依檢正左右司看詳到事理日下起發不敢稽留外再念臣雖孤賤叨被使令今者所按巨姦贓汙妄虐衆所共知而未蒙朝廷依準常法略賜行下至於所擬委官體究一節竊意只是欲與拖延旬月等候赦恩且令奏薦子弟然後逸邈從輕收殺如此則是臣不唯無復顏面可以號令諸州使之悉力推行荒政而自是以往郡縣之吏復有貪殘不法肆毒害民如仲友者未審在臣合與不合按劾朝廷合與不合行遣如臣愚聞實有疑焉然以臣之私計而言則唯

有收迹朝市遠避權豪可以少遂初心克全素守而

臣謹已昧死上奏乞賜罷免必蒙開允以保餘齡願

獨惟念方今連歲旱災星文失度正是朝廷之上君

臣相戒濟明賞罰以敬天怒恤民隱之時而交黨蔽

欺紀綱頹壞至於如此臣雖不肖誠竊痛之敢冒鈇

鉞效其狂愚伏惟陛下深留聖慮無以此事為小而

忽之則臣雖被戮無所復恨于冒天威臣不勝震懼

惕息之至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又乞罷黜狀

奏為臣職業廢廢踪跡孤危乞賜黜責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熹

臣昨審究到知台州唐仲友罪狀實迹於八月八日

具狀奏聞又以七月內節次所奏未蒙朝廷盡法施

行續於八月十日十二日兩次具奏乞賜睿斷將臣

罷黜伏想悉已仰關聖聽今來臣已於十八日恭稟

聖訓依檢正左右司所申起離台州至二十二日入

處州縉雲縣界訖累日以來恭俟威命未有所聞竊

伏自念職業既廢難叨寵祿孤危已甚大懼中傷兼

以久若昭昏健忘腸辟之疾近日愈甚首閱文書區

處事務乘馬坐轎皆有所妨委實不堪奔走往來幹

當職事欲望聖慈哀其狂妄早賜黜責以安愚分臣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伏為今者按發唐仲友遂與宰相侍從臺諫皆有

妨嫌已覺州郡解體不復稟承約束竊恐將來難以

自效有誤使令伏乞聖慈早賜處分

申尚書省劄子

具位朱熹

熹緣按知台州唐仲友姦贓罪狀不蒙施行職業既

廢難叨廩祿孤危已甚大懼中傷兼以衰病支離不

堪奔走已具奏聞乞賜黜責伏望朝廷特賜敷奏重

作行遣不勝幸甚須至供申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按唐仲友第六狀

具位臣朱熹

臣九月四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前奏知台州唐仲友

催稅刻急及有不法等事奉聖旨唐仲友罷新任

者臣昨來具奏仲友罪狀已蒙朝廷委送別路官司體

究方慮失實自取罪戾不謂乃蒙陛下奮發睿斷特賜

施行不唯足以仰見大明之下邪正洞分而所以鎮撫

台州千里之民紓其憤疾之氣者抑又甚厚臣於當日

又取會到紹興府司理院勘到情節如臣累奏頗有實

狀若使將來體究官司依公閱實仲友之罪固無所逃

但臣又側聞已蒙聖恩改除臣別路差遣伏緣未有被

受未敢具奏謝恩陳情懇祈罷免然實深慮將來臣既

去官之後章奏無因得關聖覽體究官司不無觀望或至變亂白黑以惑天聽敢復掇其一二大者條奏以聞伏惟聖慈赦其僭瀆留神省覽臣不勝大幸須至奏聞者

一據台州公使庫手分馬澄供唐仲友任內據客將陳庚周式夏公明并書表司楊楠每月寫單曆供送官員等特送折酒折茶等錢係楊楠徑就庫子葉志遠請取前去收買海味等支送親戚有付書簿可照及南果京果海味等物入宅有支送錢物具出帳狀唐仲友自淳熙八年三月初五日止淳熙九年六月初十日共支過錢一萬九千五百二貫三百二十三文送與陳宣教等如去年閏三月二十八日支錢一十貫文支送新鎮江府諸軍糧料院姜大夫辭赴任發路折酒錢係是著實支送並不曾具入前項帳內且澄所具出支送錢物帳狀委不知唐仲友曾不送與官員

一據台州書表司楊楠供去年三月內唐仲友叫楠指揮我到任鄉里官員相和並無送惠口點官員士人六七員姓位今具單狀公庫支送折酒錢數內一員一十五貫或一十貫或五貫或五十貫具單判送本庫關取會子封角同書就書院供納自後或二日一次或三日一次或五日一次類及五十千取呈批判就庫關取會子封角并書條楠齋入書院交納今將付書簿逐一拖具除實送外

內唐仲友虛作送與官員邵朝議等納入書院共九十項計官會四千六百四十五貫所有馬澄具出帳內其餘項目及恐有漏落各件供具未盡及唐仲友更有令客將夏公明陳庚林實周式張惠及本司李瑀各別有承受指揮寫單支送官員簿不知名件并唐仲友開雕荀楊韓王四子印板共印見成裝了六百六部節次徑納書院每部一十五冊除數內二百五部自今年二月以後節次送與見任寄居官員及七部見在書院三部安頓書表司房并一十三部係本州史教授范知錄石司戶朱司法經州納紙兌換去外其餘三百七十五部內三十部係表印及三百四十五部係黃壇紙印到唐仲友逐旋盡行發歸婺州住宅內一百部於二月十三日令學院子董願等與印匠陳先等打角用箬籠作七擔盛貯差軍負任俊等管押歸宅及於六月初九日令表背匠余綬打角一百部亦作七擔用箬籠盛貯差承局阮崇押歸本宅及一百七十五部於七月十四日又令印匠陳先等打角同別項書籍亦用箬籠盛貯共作二十擔擔券係差兵級余彥等管押歸宅分明

一據台州公使什物庫專知陸侃供去年十二月間唐仲友關支軍資庫絹二百匹令染鋪夏松收買紫草就本州和清堂染紫造做宅堂帳幔應干牀幃該大卓衣及支散人從衣衫等物內除從人衣

衫著用外有其他什物蒙唐仲友令三六宣教用
 黃巖竹籠六隻盛貯般入宅堂祿辦念九宣教娶
 新婦用及去年十二月間娶新婦弟妓散學並重
 造新衫係公庫馬澄徑支錢收買婺州羅回歸就
 和清堂令馮四等變染真紅徐唐仲友令客將林
 實與上弟妓嚴藻等具名就書院親自看揀俵散
 及今年六月初十日唐仲友親戚高一宣教就公
 庫馬澄邊支錢一千貫前次收買新知府從物
 絹帛於七月初一日旋交納到絹一百一十八匹
 變染做造外有其餘錢即不見買到物帛亦不見
 回納公庫并去年十二月間三次共關錢三百貫
 文甫支買宅堂什物及做造墨恩二把并打造什
 釐新婦行嫁動用等抵備念九宣教娶宅眷及自
 去年止目下支錢收買竹籠一百五隻蘇布四百
 匹做造布袋盛貯物色使用并支在官零絹做袋
 袋五色果盤圈大小九百箇及支錢收買竹木做
 造細竹衣籠二百隻并今年正月十五日元宵設
 醮係公庫徑支錢往婺州收買黃蠟做造蠟燭有
 剩下四兩三兩二兩蠟燭七百八十條係三六宣
 教令邵客用紙打角在西書院大櫥內安頓不曾
 遞出燒點

一據登仕郎應世榮供於七月內有唐仲友親戚高
 宣教將帶塔籠盛貯絹并綿前去報恩車下安歇
 過幾日只見般塔籠五隻盛貯綿前來出賣其高

宣教問世榮稱要出賣綿世榮言說此回行市
 未好賣其高宣教言說不然將上件綿與縣丞說
 過送納了出賣見成抄與人戶開銷令世榮問成
 下攬子顧九祝十三毛三十沈二其眾人說但納
 得綿得見成抄將錢買開其特為納綿未得高宣
 教却問州中人討書往黃巖縣去又問見禁人楊
 楠不肯寫書與高宣教世榮七月二十六日得知
 高宣教却將公使庫官錢買到大絹并綿除大絹
 去什物庫交納外見有綿五籠安寄在家世榮已
 於七月二十七日具狀作世榮名齎上件綿五籠
 隨狀經本州通判陳首蒙解送提舉行司說

一據蔣輝供元是明州百姓傳熙四年六月內因同
 已斷配人方百二等偽造官會事發蒙臨安府府
 院將輝斷配台州牢城差在都酒務看役月糧在
 本州住人周立代役每日開書籍供養去年三月
 內唐仲友叫上輝就公使庫開雕揚子荀子等印
 板輝共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雕開至八月十三
 日忽據婺州義烏縣弓手到來台州將輝捉下稱
 被偽造會人黃念五等通取輝被捉欲隨前去證
 對公事仲友便使承局學院子董顯等三人捉回
 仲友台旨你是弓手捉我處兵士你不來下牒捉
 人當時弓手押回奪輝在局生活至十月內再蒙
 提刑司有文字來追捉輝仲友使三六宣教令輝
 收拾作具入宅至後堂名清屬堂安歇宿食是金

婆婆供送飯食得三日仲友入來說與輝稱我救得你在此我有些事問你肯依我不輝當時取獲仲友不知甚事言了是仲友稱說我要做些會子輝便言恐向後敗獲不好看仲友言你莫管我若你不依我說便送你入獄因殺你是配軍不妨輝怕台嚴依從次日見金婆婆送飯入來輝便問金婆婆如何得紙來本人言你莫管仲友自交我兒金大去婺州鄉下撩使卷頭封來次日金婆婆將描模一貫文省會子樣入來人物是接履先生模樣輝便問金婆婆言是大營前住人賀選在裏書院描模其賀選能傳神寫字是仲友宣教耳目當時將梨木板一片與輝十日雕造了金婆婆用藤箱子乘貯入宅收藏又至兩日見金婆婆同三六宣教入來將梨木板一十片雙面并後典麗賦樣第一卷二十紙其三六宣教稱恐你開了手且雕賦板俟造紙來其時三六宣教言說你若與仲友做造會子留心仲友任滿帶你歸婺州照顧你不難輝開賦板至一月至十二月中旬金婆婆將藤箱貯出會子紙二百道并雕下會子板及土朱硃青樓墨等物付與輝印下會子二百道了未使朱印冊乘在箱子內付金婆婆將入宅中至次日金婆婆將出篆寫一貫文省并專典官押三字又青花上寫字號二字輝是實方便朱印三顆輝便問金婆婆三六宣教此一貫文篆文并官押是誰寫

金婆婆稱是賀選寫至十二月末旬又印一百五十道今年正月內至六月末間約二十次共印二千六百餘道每次或印一百道及一百五十道并二百道直至七月內不曾印造至七月二十六日見金婆婆急來報說你且急出去捉舉封了諸庫恐搜見你輝連忙用梯子布上後牆走至宅後亭子上被趙監押兵士捉住押赴紹興府禁勘

一台州人吏鄭棟共唐仲友節次支行公庫官錢送委婺州唐十二宣教收買銀子抵還羅本庫借支米本錢作羅本銀起發除買到銀子徑赴買銀場交秤係攢司章奎馬禮交收附簿及支發起綱亦係逐人并各案見得實數外尚有續次支去錢二千貫未曾買到銀子緣公庫收支簿曆于照於內多有不明盡係唐仲友收載入宅今來馬澄齋到株日收支官會草簿細數見在乞勒本入詳細供具及有關買物帛法費各件亦乞令馬澄同什物庫專知陸開逐一鈎破便見欺弊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伏觀近者劉焯字文子震妄用官物聖斷赫然中外震悚今仲友所用官物不減二人而自盜入已畜養亡命偽造官會之屬又二人所無有顧乃獨蒙寬貸臣竊有所未喻伏乞聖照

臣契勤在法監司按發公事不得送置司處蓋防本

官於所勘獄情輒有干預今紹興府雖係臣置司處
臣自按發之後見在巡歷不曾回司所勘獄情無容
得有干預伏乞聖照

乞蠲減漳州上供經總制額等錢狀

具位臣朱熹

伏觀本州昨準本路提刑司牒準尚書省劄子臣僚劄
子陛下龍飛正位施實德于民比因臣下有請諸州縣
經總制及月榜版帳錄悉議裁減然朝廷雖行蠲減而
州縣之巧取於民者自若欲乞行下諸路提刑司應州
縣目前以經總制月榜版帳為名巧作色目科歛民錢
以足額者嚴行禁止則朝廷所減為及民之實惠矣四
月二十一日奉聖旨依及準安撫諸司牒準尚書省劄
子臣僚上言蠲減之數郡實私之而縣之督責於民者
如故乞令諸路監司與州郡公心商議缺之縣道如崑
山常熟之類寬融減放必不得已則聞之朝廷量與蠲
減各限一季聞奏監司則開具一路所當減之州守臣
則開具一州所當減之縣仍各要見所減名色錢數若
干庶幾灼然實惠及民四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奏臣
伏讀前件兩次所降指揮有以仰見皇帝陛下盛德至
仁勤恤民隱至於徧州下邑亦無不欲其蒙被堯舜之
澤者甚大惠也然以臣所領一州四縣觀之則雖無月
榜一項之輸而諸色上供及經總制無額等錢或全無
窠名或收不及額其間亦有州郡已為抱認代納而諸
縣猶或不免違法科罰以足其數者就中漳浦一縣缺

乏狼狽尤不可言竊意崑山常熟之類其窘未必至於
此也今者本州雖蒙聖恩蠲免經總制額一千貫省然
諸縣日前此色官錢除實收外所欠常數千緡以郡計
之則又不啻二萬餘貫今者所減雖已不為不多然逐
縣所得在欠數中僅及二十餘分之一若以此故便欲
禁其科罰猶恐尚為虛文况欲遽見其所減放名色之
若干乎至於諸色上供全無指擬則前此又未嘗有以
聞者州縣官吏以此二弊私憂竊歎以為不知何時可
免斯苦今者乃幸遭遇仁聖憂勤惻惻至於如此而臣
於此時適叨委寄得與一季開具聞奏之列若不能整
竭所聞以稱明詔則臣雖死且有餘罪臣竊計度本州
財計以及諸縣所無者固無可言所有者名色亦多不
正其為曲折固未易以一言盡今若得蒙聖慈且將州
縣所認折茶錢罷科荔枝龍眼乾錢袍認豐國監鑄不
足鉛本錢七千六百四貫及近年通判趙不敵所增經
總制無額錢四千七百五十四貫特賜蠲減則諸縣事
力庶幾稍可支持而日前科罰之弊亦可漸行禁戢但
欲便見其所減之名色錢則恐朝廷所為蠲減之數實
未為多未容責效如此之速臣謹具條畫前件所陳兩
項利害如後須至奏聞者

一臣契勘本州上供錢物一歲之數通及四萬餘貫
除一萬七千餘貫買銀五千兩解發又有大禮年
分銀一千兩該錢三千五百餘貫不在常年解發
數內外一項折茶錢七千貫一項罷科龍眼荔枝

乾錢四千貫係逐年尚書戶部草榮寧大觀上供錢物格行下椿辦又一項名爲抱認建寧府豐國監鑄不足鉛本錢其數亦一萬六千貫雖無省符行下然逐年登帶省司帳狀不可分文違欠三色總計二萬三千餘貫是皆無復根原來歷之可考亦無戶眼窠名之可催從前只是本州多方那兌一歲僅能贖得一萬二千貫錢起發而其餘一萬一千四十貫則以數下諸縣措置解補向來州郡費出有經縣道亦有寬餘可以椿辦以故移東補西未覺敗缺近年以來州郡增添寄居待缺宗子孤遺養老歸正等官歲所支錢比之往時日有增廣以此州郡窘匱而縣道急迫日以益甚無復贏餘可以補趁雖於紹興乾道年中兩次蒙朝廷將上件三色上供錢盡數撥下本州應副左翼軍口食馬料及忠順官驛料支遣其錢雖不起發然皆是逐月指定之數期限促迫尤不可緩而縣道所解往往愆期至乾道五年漳浦一縣趁辦不行州郡不免將其所認錢數減下三十九百七十六貫州郡自行抱認於是本州椿辦之數遂成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六貫而諸縣所數猶各不減二千餘貫合三縣共爲七千六十四貫縣道既無贏餘可積又無窠名可催官吏且欲避免一時州郡督責則不過因民之訴訟而科罰之甚則誘人以告訐而奪取之州郡聞知稍行禁約則諸縣便以藉口

不肯留心趁辦州郡不免又將別色官錢那兌補足爲州郡者憚其如此則遂一切聽其所爲不復何問不唯非理違法妄取民財之可罪而民之負冤苦而訴於官司者皆無自而得其平矣前後守臣不知其幾自擊此弊能不動心願以數目浩大別無計策可以斡旋朝廷又無蠲減之意是以不敢遽然有請今幸議臣建白聖明開納許爲蠲減而臣獨幸得遭此時其敢不以實聞而力請之乎然上供錢內所有二萬餘貫買銀之數臣因不敢輕議其三色錢內本州椿辦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六貫之數臣亦未敢自請故前所奏只乞聖慈明詔有司且將諸縣所數七千六十四貫特賜除罷却於本州合發別項朝廷錢內照數截撥添撥應副前項左翼軍忠順官等支遣則庶幾州粗有以恤縣縣粗有以恤民而海隅蒼生俾獨鰥寡亦可以少被聖主發政施仁之澤矣

一臣契勘經總制錢不當立額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蓋其出於倉庫出納田宅契券之所收者雖可約計其大槩然財計有時而虧盈物價有時而高下則其數已有不可得而準者又况所謂無額錢者元無一定窠名可以椿辦其多少不可得而預知故其創立之初直以無額名之則其不當立額也雖至愚亦知之矣而比年以來悉皆立額比較蓋緣紹興十九年中推行經界人戶多有白契不堪

照用爭出投印致得當年經總制錢所收增羨遂有無狀小人獻此錢賦之計一時朝廷既為所誤而其流毒至今亦已此本州經制之額所以至於二萬四千六百五十一貫者蓋以紹興二十三年之數為準也總制之額所以至於五萬五千六百七貫者蓋以紹興二十八年之數為準也然此其所以為準者又非當年自然收到之實數皆是後來督責追補之虛額而一時朝廷決意施行官吏不敢爭執遂以至今逐年收越不上常虧一二萬貫至於無額之額則立法以來只以逾年為額為錢不過五千三百一十二貫而已隆興二年通判趙不敵者妄意希賞創立北溪稅場於數十里外遠收竹木之稅又於買納上供銀寶收回出剩價錢多方督迫趨得四千七百五十四貫以充其數於是無額之額遂增至一萬六十六貫逾年收越不上所虧亦不下六七千貫州縣無計可為則亦允那科罰如前項所以越辦上供之術而已而又重以守倅皆有磨勘之賞下吏相與希意迎合故其督責無藝冒昧不顧又非別色官錢之比使仁人君子坐視民之狼狽而不知所以為策亦有年矣今幸外廷之議偶及於此得與諸州例象蠲減而本州不幸獨以逾年發足之故所減不及百分之一此蓋任事者未知逾年所以不曾拖欠正以官吏無狀避罪希賞不能仰體聖朝愛民厚下之

本意不顧郡計之盈虛民情之苦樂既已增立虛額於前而又強為登足於後也且其所取之數若彼其多所減之數如此其少分之諸縣至有僅得五十千者是曾不足以當其平日所罰中人一家之數而論者遽欲責其盡除日前科罰之弊又望其便見蠲減名色若干之實其亦難矣故臣前所奏欲乞聖慈且將近年通判趙不敵所增四十七百五十四貫者特賜蠲減庶幾州縣稍稍有以相恤百姓不至大段受害至於此錢不當立額之本末則臣昨因賜對嘗復面陳伏蒙至尊壽聖聖帝深加獎納然臣於是時尋即去國以故不聞有所施行今亦未敢出位犯分輒有所陳但望聖慈博采群議更加詳酌後本塞原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

願

右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到任之初刷具本州逐年發發總制及無額錢數實收之數極多不過七萬五千貫而補發之數多至二萬五千餘貫其補發者並是州司允那發納以故昨來版曹比較歲額無欠而議者不知其然便為本州事力有餘不肯多與蠲減然考累年以來實收之數日少而代納之數日多亦足以見州郡事力日就空竭加以數年恐亦無以為州而自為崑山常熟之不暇固不能有以恤其縣而縣之不恤其民將益甚於今日矣臣不敢

以此繁碎免瀆聖聰謹已別具細數單狀申尚書省如蒙聖慈哀憐特賜宣索除依今來所乞減下無煩錢數外更令有司於淳熙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減無額數內將經總制兩項正錢比做他州所欠分數再與蠲減不勝幸甚

條奏經界狀

具位臣朱熹

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令臣相度漳州先行經界事聞奏者臣衰晚迂疎無所能似猥蒙聖恩畀以郡級靜惟僥冒常懼無以補報萬分今者乃幸遭逢聖朝不忘遐遠推行仁政首於二郡以臣適守是邦使得與討論之列其為慶幸何可勝言臣自早年即為縣吏實任漳泉兩郡之間中歲為農又得備諸田畝之事竊見經界一事最為民間莫大之利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有尚存者則其田稅猶可稽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繁公私之間兩得其利獨此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產存其苦固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其勢亦將何所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於官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姦民皆所不便故向來議臣屢請施行輒為浮言所沮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脅朝廷殊不知往歲汀州累次賊盜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於從亂其時初未嘗有經界之役也以此相持久無定論不唯汀州之民不能得其所欲而泉漳二州亦復并為所累弊日益深

民日益因論者惜之今者議臣之請且欲先行泉漳二州而次及於臨汀既免一州盜賊過計之憂又有以慰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策也臣雖多病精力早衰無以仰副使令然不敢先一身之勞佚而後一州之利病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今已是仲秋向去十月農隙之時只有兩月之久若蒙聖慈特許施行則所有合行事件欲乞便令監司州郡一面施行若候得旨方行奏請更候報可竊恐遲緩不及於事須至條畫并此奏聞今具下項

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臣昨因本路諸司行下詢充管具已見申陳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繆疲軟力不任事知臣等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釋於其佐又不能則擇於它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缺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或權領縣事或只以措置經界為名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矣伏乞聖照許賜施行

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算計之法又人所難曉者本州自開初降指揮即已差人於鄰近州縣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募本州舊來有會經奉行諳曉算法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

與年中戶部行下打量撥算格式印本多方尋訪未見全文竊恐諸州亦未必有欲乞聖慈特詔戶部根檢謄錄點對行下

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更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闊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置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矣又據龍巖縣尉劉壁申經界之行惟里之正長其役最爲煩重穩理畝畝分別土色均攤稅賦其在當時動經再歲後出入阡陌妨廢家務固已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磽失宜輕重失當則詞訴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產則有役適當重難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奈何然彼皆鄉民安知經界書算則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能書

算必嘗爲胥史之傑黠者莫不乘時要求高價執役之人急於期限不免隨索則酬而又簿書圖帳所用紙札亦復不費執役之人安能勝此勞費竊謂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札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其殫力耗財如曩日恐非仁政之意也臣竊詳此意與臣所奏大指略同而所陳利害更爲詳盡伏乞參照特許施行

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此蓋以算數太廣難以均敷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產錢租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逐鄉產錢租額本來已有輕重即是使人戶徒然遭此一番打量撥算之擾而未足以革其本來輕重不均之弊無乃徒爲煩擾而不免有等多利少之歎乎今來推行經界乃是非常之舉不可專守常法欲乞特許產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爲利便伏乞聖照特許施行

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政使坐落分明簿書齊整尚難稽考何況年來產田之稅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尤難檢計姦民猾吏並緣爲姦實佃者或申逃闕無田者反遣俵寄至於職田俵寄不足則或撥別色官

錢以充之如此之類其弊不可備舉今來欲行經界若更存留此等名字則其有無高下仍舊不均而名色很多不三數年又須生弊爲今之計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槩均產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却以產錢爲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數每產一文納米若干錢若干法州縣錢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却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若干爲省計若干爲職田若干爲學糧若干爲常平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諸鄉各造一簿今于西年應辦大禮寅申巳亥年解開具本鄉所管田數乘人惟比四年州縣無事數四至步畝等第各注某人管業有典賣則云元係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却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畝產錢若干使其首尾互相照應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則併就烟爨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料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人戶遇有交易即將契書及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但或者尚疑如此則本州產田納稅本輕而今當反重官田納租本重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俟打量了畢灼見多寡實數方可定議其說似亦有理伏乞聖照并與行

下俟一面打量了畢別具利害申奏聞次
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田土爲人侵占逐年失陷稅賦不少將來打量之時無人照對亦恐別生姦弊加以數年將遂不可稽考欲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不唯一時田業有歸民益富實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遺意誠厚下足民瘼片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伏乞聖照特許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第四項
臣契勘產錢不得過鄉此平世之常法也然此法之來亦甚未久向來未立此法之時產錢往往過鄉割上烟爨去處故州城縣郭所在之鄉其產無不甚重與窮山僻壤至有相倍蓰者此逐鄉產錢租額所以本來已有輕重之所由也伏乞聖照

第五項

所謂俵寄者正田不知下落官司恐失租米即以其租分俵寄搭鄰近人戶責令送納惟此一端貧民受弊亦可見矣然它處不聞有此名字獨漳州見之伏乞聖照

第六項

臣伏見本州城壁素來頽壞高者不及丈餘低者全是平地居民日夜往來不得禁制向來沈師之亂闔郡驚

擾不知所為向非朝廷威靈尋即破滅則此邦之患何可勝言以往推來此亦事之不可不慮者今若許賣此田其錢欲乞且令本州椿管別行相度漸為脩築之計務一兩得莫便於此并乞聖照

又奏乞戒約州縣妄科經總制錢及除豁虛額錢數狀

具位臣朱熹

右臣去年到任之初即準省符行下臣僚奏諸州縣以經總制錢為名巧作色目科歛民錢以足歲額者欲乞嚴行禁止又乞令諸路監司與州郡公心商議將缺乏縣道寬融咸放奉聖旨依奏臣於是時即已遵稟具奏以本州罷科茶及荔枝龍眼乾袍認建寧府豐國監鑄不足鉛本三色上供錢除本州自來以省計通融支遣一萬五千九百七十餘貫外尚欠七千六百四十四貫並無戶賬源流可催又有隆興二年增起經總制無額錢四千七百餘貫逐年收趁不上並是數下諸縣巧作名色科罰人戶供輸發納違法害民事屬不便乞將上件錢除一萬五千餘貫本州依前通融支遣外其所數下諸縣七千餘貫及隆興二年增起無額蓋數四千七百餘貫特賜減免仍乞指揮別撥一項錢物應副截支左翼軍官兵口食等用已蒙聖慈開允行下本路漕司相度今經日久未委本司已未申奏以致未得早被獨貸之恩臣今在任將及一考逐時稽攷本州財計見得自去年四月以來節次行下諸縣不得妄行科罰而所有上

供七千六十四貫只以省計通融支遣亦不至於大段欠缺自不須更令州縣收發解發亦不當上煩朝廷別行應副臣輒已行下諸縣自今並免解發及申嚴約束不得似前以此為名妄行科擾去訖但恐將來官吏不能遵守復致違矣欲望聖慈特賜睿旨嚴行戒敕如有依前科擾去處州縣當職官吏並與重行坐罪庶幾海裔窮民獲安田里咸知聖主憫仁元元不問幽遠之意至於經總無額錢內四千七百餘貫虛額之數即在州縣不容措畫却乞聖恩矜憐特詔有司直與除豁永絕科擾之原益廣涵濡之澤臣不勝大願臣冒犯天威不任恐懼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簽黃

臣所奏不數諸縣發納上供七千餘貫乞賜戒約縣道不得科罰即於上供元額並無虧減乞將此項先賜施行其經總制無額錢却乞付之有司立限聞奏取自聖裁特賜除豁

乞稟錄高登狀

貼黃

奏為本州故迪功郎高登嘗以直言干忤秦檜貶死容州乞賜昭洗稟錄事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熹

臣稔以塵賤備員備州仰體聖明收用獎掖之意恩竭驚鈍仰報萬分故於聽訟決獄之際不敢不盡其愚今幸踰年目前人戶些少曲直粗得其情獨有事在數十

年之前而其枉直之分舉錯之重或非州郡之所得為者則在臣之職不敢不具以聞伏惟聖慈特垂聽察臣伏見本州漳浦人故迪功郎高登資資義氣節孤高少遊大學值靖康之禍嘗與陳東詣闕上書力陳六賊

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狀至紹興間廷對力陳闕失無所顧避屢試官忌其直降為下州文學高宗皇帝嘉其忠而收之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秦檜當國帥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宰是邑欲為立祠以悅其意而登獨持不

可舜陟欲以危法中之召致獄官驗問訊掠訖無罪狀可書後為潮州試官又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聞浙水沔之所由檜聞益怒以為陰附趙鼎削官徙容州以死檜沒之後諸以口語為僭所陷者高宗皇帝深

察其寃巨細存亡無不甄錄而登以遠人下士獨無為言之者至乾道間近臣梁克家等始獲紹興二十六年赦書以請而有司拘文廢格弗下近歲守臣傅伯壽又嘗具奏如前然今亦已踰年未奉進止是使登以抱恨

沒身垂五十年而姓名猶在罪籍未蒙昭洗雖其孤忠自信獨立不懼精爽凜然必不以此為悔而在聖朝神寃雪枉勸善懲惡之意則議者猶竊恨焉臣幸得蒙恩假守其鄰目睹茲事若又緘默不能具以上聞則雖萬

被戮不足償罪是以敢冒言之伏惟皇帝陛下御極以來盡心克己容納盡言比以陰陽失和申詔近臣樂聞至論草茅之士雖有狂直過甚之言始雖忤旨終薄其

罪竊揆聖志如登之忠直宜在矜獎欲望特發德音復

其官秩量加褒錄以慰九原且使天下之欲為忠義者知所勸慕誠非小補臣不量踈遠干犯威嚴無任震懼

貼黃

臣竊詳傅伯壽奏底有加贈官秩施恩後嗣係於聖神之獨斷非小臣所敢請之語臣之踈遠尤不敢輒論及此然區區之情實亦有同焉者伏乞聖照

按黃爰狀

照對本州管下沿海寨巡檢一員土軍一百六人逐年撥漳浦縣人戶苗米三千一石五升近寨置倉專委縣官就彼交納應副支遣土軍月糧例是一月餘日方得交畢結旬回縣去年係委縣官從事郎黃爰不知有何私幹到寨未及十日即便回縣既不恤人戶搬且令仍舊搬來前來倉所等候其黃爰又不前去地頭續為交納遂至五月以後大軍缺食赴州陳訴本州累行催促其黃爰頑然略不介意本州為見大軍節次奔走號訴殊可矜憐遂將別色官錢量行兌支仍截下入戶未納州米別行委官前去監督本縣催促支散至今日久未能按月支遣蓋緣黃爰怠慢不職事務營私不以國家養兵補盜為念不為及時交納致得一寨土軍一百餘人飢餓狼狽實非細事委是難以存留在任本州遂於八月初七日將黃爰與龍巖縣主簿迪功郎陸槐對移及具狀申尚書省吏部并諸監司照會訖並皆未蒙果決回降指揮今來伏觀符下六月十八日樞密院劄子施行朝請郎王銖論奏乞行約束州

軍弓手土軍雇錢衣糧須管按月支發母使侵擾細民奉聖旨依本州竊詳上項申請指揮正與本州按發黃發事件一同仰見朝廷撫軍恤民丁寧深切之意所有黃發罪狀不敢隱默欲望聖斷特將黃發重賜施行以爲官吏慢令廢職不恤軍民之戒伏候勅旨

薦知龍溪縣翁德廣狀

具位臣朱熹

右臣叨被誤恩假守偏郡自到官以來惟思所以仰稱使令之意以爲布宣德意固爲郡守之職然苟屬縣奉行不得其人則無自而及於百姓故嘗深察諸縣令佐之賢否其背公營私廢弛不職者已嘗按劾具奏得旨施行其涖官公勤委有善狀者又豈敢默然而不以上聞乎臣伏見朝奉郎知龍溪縣翁德廣天資剛直才氣老成不爲赫赫可喜之名而每有皞皞愛民之實臣嘗以縣事大要者三察其施爲知其果有可稱者刑獄詞訟財賦是也縣所解徒流以上罪歲率數十臣取其案牘觀之見其親畫條目委曲難問必盡因辭而後已及州司理院再行審鞠而囚卒無異詞皆以縣之所鞠爲得其情是能上體國家哀矜庶獄之意也漳之四邑龍溪爲大理訴之牒日百餘紙巧僞詆譎姦詐百出德廣乃隨事處決終朝而畢人服其公未嘗有知責留禁之人是能便百姓無屈抑不伸之訟也縣所賦入最爲浩繁合三縣之數不足以當龍溪十分之八郡之經費賴以取足德廣乃從容應辦民自樂輸吏無追督是能足

用裕民而無抑配科歛之患也改其治行蓋庶幾乎古之循吏者竊謂若使九爲縣者皆能如此則國家德澤不患於壅隔而田里之間亦不復有歎息愁怨之聲矣臣與德廣爲同郡人其孝友稱於宗族行義信於鄉閭臣素知之固已甚審至此一年察其所以施於有政者又如此故今不復以鄉曲爲嫌已照薦舉格令舉充陞陟員數又念方以災患乞奉香火朝夕得旨便當辭罷而德廣去替亦已不遠竊恐後來者知德廣之賢未能若臣之詳偶至脫略則在臣有見賢不能舉之罪臣愚欲望睿慈察臣所舉出於公論將德廣特與陞擢差遣以爲官吏勸事愛民之勸臣不勝大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劾將官陸景任狀

具位臣朱熹

照對臣誤蒙聖恩委任闡寄於今月初四日到潭州交割職事有本州駐劄東南第八將武功郎陸景任前來公參見得本官病患尪羸不能行立考其出身係因泛使入國用入流職年奏補所歷差遣止是監當場務元不曾經兵官職事而今來所任係管潭州禁軍八指揮并有揀中軍兵幾及千人全藉有精力不衰請曉軍務兵官訓練教閱又本州管下有產茶地分及上江州軍各有溪洞亦賴兵官聲勢彈壓日今邵州見被湖北僞賊侵犯已調發本州駐劄東南第八副將黃俊部兵往山前把截其潭州將官豈是僥倖庸流尸祿養痾晏然

端坐之也兼臣到任之初方欲督員兵官練習軍旅以爲銷伏姦宄彈壓盜賊之計其陸景任實難倚仗欲望聖慈特降旨將陸景任與宮觀差遣別選材武曾歷管軍職事之人前來充職庶幾軍務不致廢弛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同監司薦潘燾韓邈蔡咸方銓狀

具位臣朱熹等

臣等竊見比年以來臣僚申嚴薦舉之法以革獨員之弊蓋所以示公道而杜私情也然人之才固有不同而薦之者所見亦或不一往往獨員之薦常多而列銜之薦常少繇此故也臣等備員帥臣監司其於一路人才職當留意既不敢以已見獨薦而參之以公論苟有可以備采擇者又安敢隱嘿竊見朝請大夫權知邵州潘燾以學問持身以儒雅飾吏不鄙夷其民首以教化爲務崇尚學校修建先賢祠宇民有隴訟諭之以理事至有司敏於決遣由是庭訟日簡郡閭屢空湖北猺寇侵犯邊境而燾處置得宜民用安堵至於移屯置寨爲民防患者無所不用其至其他設施一切不苟臣熹昨與帥臣周必大已嘗以其姓名薦聞矣朝請郎權知全州韓邈名臣之後材力有餘入仕以來九三作邑皆有可紀民情利病纖悉洞究全之爲郡又費枝梧而邈陋能檢稅吏姦稽考滲漏民間輸納不多取斛面糜費商稅寬減苛細前政財賦不辦邈至未幾即不欠漕計且足

郡用奉議郎權通判邵州蔡咸有高祖襄靖明之風自初試吏即以能聞用獲盜賞改官又用收疆賊應副錢糧賞循資又因水滂賑濟中書籍記姓名比者邵有瑛人之擾咸詣山前督捕暴露經時多設方略鈞致發獲之情卒能使之恐懼納款其他佐理郡政不競不隨經總制錢不待督責每歲溢額總亦已保奏委之賑濟措置有方民被實惠奉議郎提刑司幹辦公事方銓器資宏裕識趣高明向宰懷安劇邑連事三帥皆稱其寬簡不擾急吏緩民所薦之詞如出一口懷安之民至今稱之今任湖南屬官其在幕中靖重寡言澹若無營至於酬應事機多所贊助前任提刑孫某嘗以其學識深潛持守正固薦充所知是四人者職雖不同然其才各適於用欲望聖慈特加旌擢以爲趨事赴功者之勸如後不如所舉臣等甘坐謬舉之罰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舉潘友恭自代狀

具位臣朱熹

準令侍從官投告訖限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右臣伏見從事郎新明州司理叅軍潘友恭存心懇惻造理精深居家有孝友之稱特已有廉靜之節其於世務亦所該通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潭州譙王等願額狀

貼黃

奏為潭州創立晉燕王承及紹興死事之臣孟彥卿趙民彥劉玠趙聿之等廟乞賜勅額伏候勅旨事

具位臣朱熹

臣前任知潭州日伏準紹熙五年七月七日大赦內一項節文歷代忠臣烈士祠廟損壞令本州支係省錢修葺竊見東晉王厚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督兵迎戰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克而死此五人者皆以忠節沒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無可修葺無以仰稱聖朝褒顯忠義之意遂牒本州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象五人者并考譙王本傳并象其參謀數人立侍左右各立位版記其官職姓名奉祀如法方行考究未及營表而臣忽被誤恩赴闕奏事計其功力不至甚多本州除已起造了畢欲望聖慈特詔有司賜之廟額仍下本州照應施行庶以慰答忠魂為天下萬世臣子之勸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降付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

申請

請徐王二生充學賓申縣劄子

契勘縣學教集生徒漸成次第但職事員數既少又皆頗有分職以此不得專意教導竊見本縣進士徐應中留意講學議論純正進士王賓天資朴茂操履堅懇求之輩流未見其比乞從縣司行下本學具禮差人敦請赴學特給厨饌待以賓客之禮不惟使生徒觀其言行得以矜式亦庶幾士民向風有所興勸云云

代同安縣學職事乞立蘇丞相祠堂狀

右某等伏觀故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贈司空趙郡蘇公道德博聞號稱賢相立朝一節終始不虧自其高曾世居此縣比因遊宦始寓丹陽今忠義榮陽二坊故宅基地宛然尚在而後生晚學不復講聞前賢風節學問源流是致士風日就彫弊某等今欲乞改榮義坊為丞相坊仍於縣學空閒地架造祠堂一所不惟增修故事永前烈之風聲庶以激厲將來俾後生之疎飭謹具狀申主簿學士伏乞備申縣衙照會施行

申嚴昏禮狀

竊惟禮律之文昏姻為重所以別男女經夫婦正風俗而防禍亂之原也訪聞本縣自舊相承無昏姻之禮里巷之民貧不能聘或至奔誘則謂之引伴為妻習以成風其流及於士子富室亦或為之無復忌憚其弊非特乖違禮典瀆亂國章而已至於姘媚相形稔成禍釁則或以此殺身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九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鑿校

而不悔習俗昏愚深可悲憫欲乞檢坐見行條法曉諭禁止仍乞備申使州檢會政和五禮士庶婚娶儀式行下以憑遵守約束施行

舉柯翰狀

照對縣學見缺直學一員竊見進士柯翰守道恬退不隨流俗專以講究經旨為務行年五十聲譽不倦置之學校必能率勵生徒興於義理之學少變奔競薄惡之風欲乞備申使府差補施行

與會左司事目劄子

熹已具前劄復有愚懇并以浼聞事目如後

一本軍茶奉聖旨打造步人弓箭手鐵甲一年以三百日為期兩日一副昨已打造到一百五十副了畢申乞起發繼準樞密院劄子檢坐元降指揮只令如法椿收竊緣上件鐵甲計用皮鐵匠一萬八千工錢五千二百餘貫匠人多係遠鄉農民追呼撥擾離家失業不無愁歎錢除給降到見錢乳香數外尚欠七百餘貫乳香變賣不行不敢科抑又兌支過一千一百八十餘貫初謂朝廷別有急切用處今乃但令本處椿收徒使州縣勞民費財以供不急之用已為非策又况椿收日又皮線爛斷札片鏽澁不堪使用亦有深可惜者設若遂為歲例則其為害無有窮已尤為不便欲望一言密贊廟堂特賜開陳將已造者各令發赴比近屯駐軍馬去處披帶教閱日夕使用免致朽損仍降指揮向後年分更不打造則州縣民間不

勝幸甚或慮缺於武備即乞行下諸軍取會累年以來中外製造鐵甲數目不少既是久無征戰不應無故損失須管契勘見收管數目若干便見虛實如有不足亦可令諸州有作院處多募役兵漸次打作庶無闕事

一本軍昨來奉行增種二察指揮逐年所申漸次增廣至淳熙五年三縣共種一千四百餘頃內星子縣最為窄狹已占三百餘頃近據知縣王仲傑申本縣今年所種已是增多然實計之所種不過六千餘畝未敢備習舊例供申虛數熹昨在田里素聞此事皆是官司立定數自行下鄉村妄亂供申公行欺罔遂判其狀行下依實供申及行下兩縣亦不得備習舊弊數罔朝廷去訖將來申到比之舊數必是大段虧少若朝廷以此加罪固無可言萬一緣此別行根究竊恐其他州軍官吏有任其咎者在熹私義亦所未安欲乞一言密贊廟堂別作開陳恐日前所申有未實處立限許令陳首改正違限不首然後坐以誣上之罪使知其罪者得以自新實為幸甚然所有增種指揮實無補於足食之功徒有損於責實之政而州縣奉行鄉村應對畫圖供帳亦或不能無擾或降指揮直行寢罷尤為簡靜

申南康旱傷乞放租稅及應副軍糧狀

伏觀本軍今為久闕雨澤早田早損已依準令式具狀奏聞訖照對本軍地荒田瘠稅重民貧昨於乾道七年曾遭

大旱伏蒙聖恩放免本年夏秋二稅錢米紬絹共八萬六千三百二十貫石匹及詔本路監司應副軍糧米四千万撥到糴軍糧米錢九千餘貫并撥本軍未起米一萬一千七百餘石本軍借兌過乳香麥糠錢一萬餘貫湊糴軍糧支遣官兵及撥到賑糴米五萬石又拖欠兩年前上供折帛月椿等錢共九萬三千四日一十六貫石匹兩然後遺民復得存活以至今日今茲不幸復罹枯旱之災又蒙御筆深詔守臣精加祈禱而喜奉職無狀無以感格幽明祈禱兩月殊無應效今則早田十損七八晚田亦未可知正使幸得薄收其數亦不能當早田之一二訪問耆老皆云乾道七年之旱雖不止於如此然當時承屢豐之後富家猶有蓄積人情未至驚憂又以朝廷散利薄征賑給之後而人民猶不免於流移殍死閭井蕭條至今未復况今民間蓄積不及往特人情已甚憂懼目下軍糧便缺支遣計料見管常平米斛斗亦恐將來不足賑濟支用若不瀝懇先事奏聞竊恐將來流殍之禍及它意外之憂又有甚於前日除已具錄奏聞許依分數放免租稅更令轉運常平兩司多撥錢米應副軍糧准備賑濟外云云

申南康旱傷乞倚閣夏稅狀

熹昨為本軍今年災傷至重奏截留兩年前上供米斛已蒙支撥淳熙六年未起米五万石充軍糧及賑糴等支用本軍除已恭稟施行訖今來檢放早傷秋苗通計不止七分除已一面備具奏聞外竊見本軍今年所理夏稅錄自省限起催以來即苦旱乾人戶車水救田日不暇給憂勞愁

歎實與常歲不同遂不敢嚴督諸縣依限催理只令勸論人戶自行輸納至今截日方據納到額九千四百匹錢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五貫二百五十九文省其絹一面支裝起發所有見錢竊緣本軍別無儲積可備賑糴不免擅行兌借并未起淳熙六年折帛錢七千三百一十九貫二百九十六文省通前兩項共錢二萬四千五百五十二貫五百五十五文省越此米價未起之間收糴米斛約計可得一萬一千五百七十餘石賑糴飢民却俟糴畢收籩元錢節次起發其餘人戶所欠錢額數目尚多而民間自今以往飢饉寒凍之憂日甚一日漸次無力可以供輸熹誠不忍更行催督以速其流離轉死之禍除已具錄奏聞乞賜許將本軍今年人戶未納夏稅錢帛權行倚閣令候來年蠶麥成熟却隨新稅帶納庶幾飢饉餘民得保生業不勝萬幸所

有熹輒將上供官錢兌借糴米之粟亦已具奏恭俟朝典併乞施行

乞住招軍買軍器罷新築狀

具位

熹照對本軍見準上司備準朝省指揮招填缺額禁軍及拋買軍器物料并向來申請乞行省罷管下都昌縣瓶置新築逐項利害除已具公狀申聞外合行供稟者

一準安撫司備準樞密院劄子立定本軍軍額招填禁

軍共五百人今照本軍舊管禁軍額數至多蓋緣承

平之際戶口繁多投募者眾州郡又未有諸色上世

及揀汰歸正使臣軍員倉庫充溢足以支遣近年以

來稅重民貧戶口逃散已是無人應募州郡上供之額既重冗食之數又多並無留州得用錢米可以養贖所以招收常不及額猶尚支遣不足蒙朝廷察見上件事理於淳熙七年內已降指揮權以二百人為額今來又準上項指揮照應見管二百人外尚缺三百人雖已遵依分委兵官招收緣本軍僻陋小郡戶口不多目今雖是荒年尚乃無人應募設若有人應募其添招禁軍三百人每年合用糧米五千四百石料錢八百六十四貫文省春冬衣絹一千三百五十四緡一百五十四匹綿四千五百兩衣錢七百六十五貫委是數目浩瀚即無合撥案名可以支遣况當荒歉之後稅苗踴放殆盡見在人數尚且支給不行若不申陳竊慮虛負稽緩之責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乞依元降指揮且以二百人為額如以州郡武備不備必欲招足元數亦乞限一年添招十人庶幾數十年間漸還舊貫而州郡得以漸次措畫不致違悞

一準轉運司備準樞密院行下拋買第十一料至十五料甲葉牛皮數竊緣郡境民貧不堪接擾十一至十五料節次具申未敢行下收買獨十四料幸蒙漕司申奏蠲免而又已有拋買第十五料指揮竊緣本軍三縣去歲大旱民間貧困異於常時官司夏秋二稅檢放倚閣無可催理逐月官兵請俸尚且積壓無可支遣今來雖是漸次起催新稅然早荒之後民氣未蘇尤當存恤撫摩庶幾不至流散若更分拋下縣催

督買發官司初無合破官錢不過科撥取辦上件軍器既未有急切用處徒爾驅逐亂民使之逃亡失業因致死亡有負朝廷救荒卹民之意事屬不便欲望鈞慈軫念特賜敷奏權與蠲免候二三年後年穀豐熟却令漸次收買起發施行

一照對本軍淳熙五年內蒙提刑司奏請於管下都昌縣勑置營寨招刺軍兵彈壓盜賊已行依應旋招到軍兵二十名及於管下巡檢司各差撥兵士十名并於本軍添差兵官內差委一員專一在寨統轄教閱今照都昌為邑百餘里見有棠陰四望松門楮溪大孤山五寨土軍額管四五百人縣郭又有弓手八十人足可彈壓盜賊當時止緣盜徒棍四等乘船經過將岸提刑高公泗一時申請添置此寨見在縣郭苗五寨之中而與尉司相去僅百餘步委是虛設徒費帑廩昨來備述利害及以本軍匱乏無以贖給累具中陳乞行省罷此寨欲將招到軍兵併歸四望山寨填補闕額之數未蒙行下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依所乞施行

乞除豁經總制錢及月椿錢狀

熹照對本軍去歲早傷至重檢放秋苗八分以上及蒙朝省行下將第三等以下人戶夏稅畸零尙闕是致經總制錢收趁不及合行除豁及月椿錢無從椿辦不能如額已嘗具申總領轉運提刑司照會乞行除豁無收經總制錢及乞據實椿到月椿錢數起發除別具狀供申尚書省乞

賜數奏外今具事節合行申稟者

一經總制錢年額係於夏秋二稅內收趁緣本軍去年分檢放過苗米三萬七千四百五十石一斗二升三合一勺紐計無收經總制勒合頭子錢六千三百七十二貫一百一十七文省及依準淳熙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聖旨指揮倚闕本年第三等以下人戶未納畸零夏稅折帛錢二萬三千三百一十五貫四百六十五文本色絹三千八百一十六匹九尺六寸紐計無收經總制勒合頭子錢二千九百二十五貫八百四十七文二項共合除放經總制錢九千二百九十七貫九百六十四文其苗米上所收經總制頭子勒合等錢遵從淳熙四年戶部韓尚書申明已得指揮並合隨苗除放其夏稅畸零錢帛既已倚闕亦無合收經總制勒合頭子錢數目合依例除豁方欲具申乞下總所并憲司照會今會得池州近以旱傷申請已奉聖旨除豁檢放苗米上無收經總制錢况本軍旱傷尤甚既檢放秋苗外又蒙倚闕第三等以下畸零夏稅所有上項經總制錢委實無所從出欲望鈞憲察特賜數奏於本軍淳熙七年分合發經總制錢內除豁前項放免無收錢九千二百九十七貫九百六十四文仍乞行下憲司總所及本軍照會

一 本軍月椿錢係於夏秋二稅并場務出納錢物收到頭子經總制無額錢及酒稅課利分隸樁辦緣去歲旱傷之故苗米放及八分三等夏稅亦復倚闕自九

月十二月終月額共合椿辦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貫九百一十二文除已據實收椿到錢將新補舊遞五積那共計一萬三千九百一十三貫五百四十七文節次起發外尚有六百二十貫三百六十五文及今年正月以後合發錢數目今空竭無可椿辦欲望鈞慈特賜數奏將淳熙七年九月至十二月終收趁不足月椿錢六百二十貫三百六十五文特賜蠲免外所是淳熙八年正月以後合發月椿錢數亦乞行下淮東總領所照會據本軍每月實椿到錢數起發候向去年歲豐熟民力稍蘇即依舊數發納

申修白鹿洞書院狀

具位

契勘廬山白鹿洞舊屬江州今隸本軍去城十有餘里元係唐朝李渤隱居之所南唐之世因建書院買田以給生徒立師以掌教導號為國學四方之士多來受業其後出為世用名跡章顯者甚眾至國初時學徒猶數十百人太宗皇帝聞之賜以監書又以其洞主明起為蔡州僊信縣主簿以旌勸之其後既有軍學而洞之書院遂廢累年於今基地埋沒近因搜訪乃復得之竊惟廬山山水之勝甲於東南老佛之居以百十數中間雖有廢壞今日鮮不興葺獨此一洞乃前賢舊隱儒學精舍又蒙聖朝恩賜褒顯所以惠養一方之士德意甚厚顧乃廢壞不修至於如此長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責除已一面計置量行修立外竊緣上件書院功役雖小然

其名額具載國典則其事體似亦非輕若不申明乞賜行下竊慮歲久復至埋沒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及尚書禮部伏乞鈞旨檢會太平興國中節次指揮行下照會庶幾官吏有所遵守又遠不至埋沒謹狀

小帖子

契勸本軍已有軍學可以養士其白鹿洞所立書院不過小屋三五間姑以表識舊跡使不至於荒廢埋沒而已不敢妄有破費官錢傷耗民力伏乞鈞照

乞支錢米修築石隄劄子

照對本軍邊臨大江舊有石砌隄寨堰住西灣水以截泊舟船每歲江西諸州錢糧綱運并商權舟船浮江上下並於寨內拋泊或值風濤大作亦免沉溺之患公私兩便自紹興以來不暇開修逐年風浪衝擊砌石損動往往多被回運空綱偷般壓船前去以致寨內水汊沙土填塞積歲之久不復開浚重載舟船不免於石寨外江心排泊沿岸石磊不堪繫纜每有大風震作漂溺人船不容拯救前後拋失官私錢物不可勝計本軍慮其所用工料錢米無所從出又恐土石一興有妨農作緣此坐視不敢申請今緣本軍早傷至重細民闕食檢準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諸災傷監司隨所分州縣有興工役而可以募人者雖非農田水利謂如城隍道路限岸及種林木之類各項行檢計工料錢穀之數具利害奏聞本軍已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迪功躬親詣地頭逐一從實檢計到開修石寨去處合用工料等

錢五千三百七貫一百二文米四百五十六石四斗五升

本軍已行具申轉運使衙取撥粟名錢米雇募人工修葺去後近準使司回牒止撥到移用錢一千貫文米五百石今照先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迪功檢計工料錢米並是實用之數本軍今不敢全乞取撥望止乞更行增撥錢米付本軍支散自餘少缺之數本軍自行計置貼助使司撥到錢米趁此天氣和暖雇募人工開修不唯官私舟船得免風濤之患且使飢民就役不致缺食須至申稟者

乞催修石隄劄子

照對本軍臨江石砌隄岸自紹興以來被風浪衝擊損壞及港以埋塞稍自江水退落不堪住泊舟船已嘗具利害申稟乞行計料開修已蒙委官相度開具合用工食錢米供申去訖未蒙行下緣自今水涸正是併工開修之際若是遲時而後寒凍工匠艱辛除別具公狀申呈欲望台慈早賜申奏仍乞行下逐旋取撥粟名錢米一面趁時用工開修施行實為公私久遠利濟之惠

論都昌創寨劄子

竊見自古建立州縣與安頓營寨去處不同州縣須得山水環聚地土寬平可容官府民居去處而未必要害營寨即須相度地勢果是盜賊來往所必經由之地可以卓望邀截不容走透方為要害然後建立此事理之必然也故古人於此二者經度安置各有所處未嘗差互其州縣去處雖非要害然既有官府民居倉庫刑獄則亦不可無備故逐縣皆有尉司弓級大者百餘人小者不下數十人

興營寨土軍表裏防護其用意亦備詳而深遠矣若以州縣去處瀕江帶河恐有姦人不測侵犯便為要害則九州縣少不近水設使果是要害去處其縣道亦有弓手足得防護不必更於弓手之外立寨招兵然後可以守也本軍都昌縣者地實瀕江然上有棠陰木門四望下有楮溪大孤山大小五寨近者四五十里遠者亦不過百餘里逐處可以卓望把截是為要害其縣郭去處正在五寨之間又有尉司弓級額管七十五人四至八到在隆興饒江三州星子建昌兩縣之間即與淮南州郡並無連接去處百十年來除李成大盜橫流之後不聞曾有盜賊直犯縣邑只於淳熙四年因有散亡竊寇三人匿跡舟中經由縣步初未嘗敢上岸作過却被尉司弓級緝捉驚趕即時竄逸是時偶有饒州職官沿徽到縣中路得於傳聞意謂本縣已被焚劫遂張皇其事妄申憲司一時憑信便將官吏對移奏稱都昌縣接連淮南而南康管内都無一兵乞創此寨以天子使者持斧逐捕之威而為竊寇三人驚駭擾亂至於如此固已可笑又况初不計籌增兵百人一歲所費為米一千八百石錢五百餘貫絹五百匹綿一千五百兩使州縣何所從出亦不審慮兵官一負禁軍百人出在外縣使聽何人節制於民有無搔擾致誤朝廷降此指揮自今觀之利害得失昭然可見人無愚智莫不知之故本軍昨來輒具申陳乞行廢罷今幸朝廷行下使司相度竊計必蒙洞照底裏力賜主張使邑屋無侵擾之虞州郡免供億之費遂除一方永久之害然熹慮尚恐州縣官員解事

者少而便文自營之私勝觀望畏怯之習深既不明形制要害之緩急又不察公私事力之有無但恐廢罷之後萬一復有衝突或能累已又見元係憲司陳請不無觀望之意雖到地頭相度往往不能盡公竭慮而偷為一切首鼠之計或稱實係要害去處見有招到軍兵造到寨屋難以廢罷上設釣聽則喜請有以折之夫地勢要害衣糧耗費種種利害熹前已詳言之矣請更以一事論之今所置寨正在本縣尉司之南數十步間若以弓手為不足恃則廢弓手而專募寨兵可也今置寨以來弓手之巡警未嘗敢廢近又會令外縣捉獲但淳莊賊而所招新兵者飽食安坐未嘗少立功効及至本軍行下督責巡尉之際其軍兵反教寨官申稱當來置寨只為防護縣郭不令下鄉巡捕其無用如此但能在縣生事擾民詞訴不絕州郡相去既遠縣官莫敢誰何若不早行廢罷向後郡縣民間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若蒙察此利害數端之實許行廢罷其見招軍兵數目不多自可撥隸諸寨填補闕額見造之屋其數亦少自可就近撥充弓手營房他無所用也豈可明知其傷財害民有損無益而但為此羸卒數人破屋數間之故留此巨害之根以貽患於無窮乎夫論事不論其利害之實而欲因陋就簡偷合取容以徇目前一切之計此乃世俗淺陋之常談宜不足以惑高明之聽然熹之愚亦有不能無過計之憂者故敢復盡其言以煩執事伏惟幸垂察焉其或議者尚慮復有前日舟中三人之盜而不可以無備則望鈞慈更垂體察只勒本縣立限招足闕額弓手

而更於額外增置二十五人湊足一百人亦足以增重形勢防衛不虞而弓手係屬本縣縣尉知縣等級相承名分素定易為拘轄比之立寨招軍利害蓋萬萬不侔矣其都呂縣與諸寨相去遠近里數形勢今并彩畫成圖連粘在前乞賜鈞覽十冒威尊皇恐死罪

申免移軍治狀

準安撫轉運使衙門備準尚書省劄子新差知袁州曹大夫奏乞將南康軍移湖口縣撥隸彭澤縣及都昌縣依舊成三色却將星子建昌縣撥隸江州事除已移牒諸司從長相度經久可行利便修寫同衙檢狀連書施行外牒軍詳此從長相度有無利害具狀供申所準前項使牒指揮本軍檢會昨淳熙三年內準安撫提刑轉運提舉使衙門牒準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戶部申準都省批下白劄子乞將南康軍建昌縣隸江州而復以江州湖口縣隸南康軍或建昌縣若還隸隆興府事牒本軍契勘建昌縣湖口縣坐落去處并各縣抵接本軍水陸界分地里遠近相度經久可行利便具狀供申本軍已行取會逐縣具利害回報及塌畫地圖送簽廳集衆官會議合依建昌縣土民比建昌水陸地界至江州皆遠至南康皆近陳乞仍舊隸屬本軍為便事理保明具申安撫提刑轉運提舉使衙門照會施行去說今又準上項指揮本軍今相度開具下項須至申開者

一本軍自太平興國七年始建軍治至建炎間李成賊馬殘破其元建軍額案牘不存尋照圖經及簽判廳

舊題名記并詢訪士民檢到皇宋咸平本軍判官兼通判余致堯撰新編利民橋記見得自太平興國六年相國張齊賢轉漕江表以其地在廬山之陽彭蠡匯澤直注于是每春江水漲洲沈島沒虔吉撫筠洪諸城軍實萬艘浮江而下或天鼓噫氣怒濤沃空驚工棹郎摧搗是憲指斯邑也為極溺之地公於是度其便則沂流之要衝相其宜則上游之樞會非鳴鼓角樹牧帥以守茲土則觀風之政幾致闕如由是紀事實以入奏請改其邑為軍太宗皇帝嘉其言曰俞南方之俗其在康哉可賜名南康軍自是之後幾二百年至紹興以來復建軍治及諸倉庫郡官廨舍兩楹諸軍營房泊至成就所費不貲若一旦棄而不用徒置它所必須初建軍治城壁及諸祭廩郡官廨舍兩楹諸軍營房不知所費從何取撥而湖口縣治地勢窄狹前近大江後逼高山亦無建立軍壘去處今欲初建軍壘必須占奪民間田地撥獲不細以此論之移治之說彼此公私有害無利灼然可見

一星子縣係本軍見今治所地瘠民貧昨因經界之後二稅愈重倍於它邑自辛卯大旱之後民力未甦幸而輸納水陸皆便朝至暮歸無諸枉費然而民間未免猶有愁歎若隸江州則陸路一百二十里而水路順流一百二十里至湖口縣入沂流四十里至江州沂流一里折二里通二百里輸送期會轉見速遠以此論之則割隸江州於民有害於官無利灼然可見

一建昌縣元申據進士熊望之等并父老及稅戶傳政等連狀本縣陸路至江州二百八十里至南康一百三十里水路至本縣三百里去江州則又一百二十里到湖口縣湖口縣又沂流而上八十里方到江州又必經由南康軍湖口縣兩處口岸不無阻節見今江州係駐劄去處一有所科近縣則便遠處則不便且如德安縣乃江州屬邑之遠者尚不過一百二十里本縣去在德安縣之南又六十里且以馬料糶事言之隨稅高下均科本縣水行五百餘里方至江州如陸程則南去鄉分到本縣又百餘里往返有六百里之遠動經旬日若中等之家料糶二百束每人止負兩束以人數較之動費百夫上等入戶則又不止百夫若令人戶就縣交納亦有般擔糜費官司解發亦不過取辦於民本縣既遠於德安縣况連丁大旱之後人民流移未盡全復若更以隸江州豈特流移之家不歸而見在人戶亦必逃移竊以晉天之下莫非王土江之東西亦皆王民萬一必欲撥隸民間豈敢固違然望之等伏見朝廷清明四方無震東西兩路之民各安其業與其有旣改易不若仍舊貫為安陳乞備申朝省詳酌利害施行以便民情本軍今來相度建昌縣昨來所申事理委得允當以此論之則劄隸江州於民有害於官無利灼然可見

一本軍逐年起發上供經總制月椿等錢及支遣官兵衣糧百色支費全仰三邑椿辦而建昌星子應辦不

啻過半今來若將撥隸它州則所餘都昌地瘠人貧歲多旱歉催科稍急則有逃徙之患財計實無所出雖以湖口彭澤兩縣改隸本軍名為依舊三縣而湖口彭澤所入亦少不足裨補且以苗米論之星子湖口各止六千僅可相當而建昌秋苗二萬彭澤所入約計不及其半今欲以二縣二州夏秋二稅及諸色歲計之目依各縣元數令遂州承認惟上供之數或可隨縣改割至於養贖在軍官吏軍兵支用之數不知何從而出以此論之以建昌星子隸江州以湖口彭澤隸本軍於官有害於民無利灼然可見

右本軍相度利害於前又詳建議之人首尾陳述略無義理其言江南分東西路實以江西為界者今契勘江西一路自隆興府撫州建昌軍皆在江西之東若如議者之言則此一府一州一軍盡合移治江西之西而其諸縣亦合改隸江南東路矣又江州南康疆境交互奔走期會民頗難之又有風濤之險監司巡歷民戶輸送往來每以為艱今契勘星子建昌兩縣民戶輸送地里遠近如前所陳若以議者之言便行改割則是使之捨近就遠去易就難與其所陳事理利害正相違背兼本軍所管都昌一縣雖是隔江然人戶輸納不過苗米一項最為羸重自來久例又只在本縣交納裝綱起發人戶即無往來之阻至於移動一軍城壁官舍倉庫營寨所費浩瀚度須用數萬緡而起遣一縣民居屋舍及占奪其地使之蕩析流離不得安其生業尤非細事而議者率爾言之僅同兒戲不知今日民

力竭弊州縣空竭之際如何計置得上件錢物給此支用而勞民動衆爲此有害無利之舉其說竊恐難以施行徒然煩費文移動挫物議使一境軍民日夕憂惶不遑寧處極爲非便謹具申監司衙欲望詳酌早賜奏聞竊罷前件指揮以安一郡軍民之心不勝幸甚伏候台旨

小貼子

契勘本軍建昌縣陸路至本軍經涉江州德安縣界而小路直至本軍不隔外州其隔江州界分去處初亦無甚利害只是德安縣遞鋪兵士以非本軍所轄尋常不肯傳送本軍及建昌縣文字有此一節小小利害然亦須別有措置豈有爲此之故而輕移一軍遽割四縣之理今若將德安一縣遞角文字特令兩州巡轄使臣通行點檢則郵傳亦自不至阻滯併乞台照 熹上覆

論馬辛徽情劄子

熹契勘本軍軍院昨准使帖押下承局馬辛根勘愛犯階級情罪依條施行已據本院勘到招伏情節依條合徒二年配鄰州烹竊詳本人所犯却因發覺方考故違使司元降約束私買板木遂致爭鬧若便依條斷罪竊恐情輕法重或非台慈之本意未敢便行決遣亦不敢輒具公狀申陳敢以此私於下執事欲望矜察行下稍從寬典不勝幸甚熹以亟遣遞筒未暇別紙布謝悃併乞台照

論南康移治利害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瀆台聽近準安撫衙牒備承使司公文差委池州余推官前來相度曹大夫者所陳移治湖口改割

兩縣事本軍已遵依行下兩縣相度去訖然其事理實有不難知者本軍建立二百餘年兵火之餘掃地赤立今又五十餘年官府民居方稍就緒然猶頗有未圓備處若更遷徙必致狼狽無今來民力已極困弊官司尤覺煎熬移治所費少亦不下數萬緡不知何所從出又聞湖口地步窄狹目今爲縣尚且費力若欲改建軍壘城壁官府倉庫牢獄所占地步計須十倍於前未知何處可以安頓設使可以安頓亦必起遣居民毀拆其屋占奪其地乃可營建不知今日幸無迫切利害何必爲此以動搖人心爲國取怨此移治不便之說也至於改割兩縣則兩縣距今南康治所道里近而去江州治所道里遠南康財賦取辦於建昌星子者過半而湖口彭澤二縣所入不足以補其數雖上供歲額或可隨縣改割而本軍官兵吏負廩祿不知何所從出此割縣不便之說也竊意此事終久決難施行而徒煩費文移動搖衆聽使兩處軍民之情疑慮惶惑不安厥居極爲非便熹衰病之餘扶曳來此旦夕即爲引去之計視此不啻如傳舍豈有毫髮顧戀之心特以既荷聖恩懼異民社既未能有以使其人安於田里而無愁嘆之聲誠不忍更使復爲庸人淺議所擾故敢直以已意干昧申呈其詳見於公狀欲乞台覽早賜奏陳竊懼其說以安兩處軍民之心不勝幸甚

論阿梁獄情劄子

使司之可疑 當作使司

熹照對本軍阿梁之獄節次番詞互有同異須至依條再行推鞠然以愚見本人番詞雖非實情然且只據其所通

情理亦不可恕不必再行推鞠盡如前後累勘所招然後可殺也蓋阿梁與葉勝私通致集勝因其夫病而手殺之雖使阿梁全然不知殺害之情究其所因已絕人理况已明知殺意當時自合出門聲叫或密投鄰里以求救援今乃抱兒立於門外半時之久以俟其夫之死及見其夫之出聞其夫之聲知其事之不成然後隨聲叫呼以求救只此一節其情蓋已灼然可見不必同謀其殺然後可寘極典也夫人道莫大於三綱而夫婦為之首今阿梁所犯窮凶極惡入理之所不容據其番詞自合誅死無足憐者本軍雖已具申乞行推鞠然熹愚意欲望使可詳此情節別具奏聞乞降睿旨只依元降指揮處斬施行不惟得以蚤正典刑使姦凶之人不得以遷延幸免亦以聳動群聽使衆著於人倫之義於以弼成聖教實非小補熹以人微職賤不敢頻有奏陳敢以此私於執事伏惟鈞照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一

熹輒有愚懇仰瀆台聽伏見管下都昌縣人戶夏稅錢內一項科折木炭自來只用本色備船裝載赴監送納自紹興二十四年提點韓實文任內因納炭稽違典押取問偶一時懼罪自行供認乞每秤折納價錢二百六十文省解發赴監自行置場買炭考之縣吏每稅錢二十文折木炭一秤以稅錢則例言之夏稅見錢一貫五十文合折絹一匹官交價錢六貫文省若折木炭合管炭五十二秤半每炭一秤官交正錢二百六十文省共錢一十三貫六百五十文已上以兩項價錢比並則木炭錢多於折絹價錢

七貫六百五十文係爭一倍以上數目已極懸絕况都昌民戶逐年長養園林採柴燒炭每斤直錢五文至六文止若比做折納價錢又幾三倍所以民力重困多掛欠籍造速督迫幾不聊生今來人戶乞依祖來舊例備本色自雇船裝載赴監送納獲鈔銷注誠為便利民戶所陳大略如此所有曲折具于公牘敢乞台慈詳酌俯從所請庶幾疲瘵之民得以少蘇實出使臺之惠不勝幸甚冒昧台嚴不勝悚仄

小貼子

上件所陳乞納本色木炭事或以為不若比附納絹量減價錢却從使司置場收買尤為利便更乞台慈前究詳酌施行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二

照對本軍管下都昌縣人戶舊例送納本色木炭赴使司交納紹興十五年間使司行下每秤折納價錢一百五十文足續又每秤至二百六十文省契勘其炭係以絹稅紐折今來所納價錢比之折絹計多一倍以上委是太重民力不堪昨據人戶陳訴已曾具申使司乞納本色未蒙行下不免具申朝廷今準省劄已送使司指定竊念本軍地狹民貧稅額偏重而折納炭錢比於納絹計增一倍以上比於本色計增三倍以上農桑之家有木無錢送納累年委實困弊欲望台慈仰體聖朝勤恤民隱之意特賜詳酌許依所乞送納本色不勝幸甚干冒台嚴俯伏俟罪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三

熹昨日伏蒙面諭許賜行下究實都昌木炭價錢利害特與蠲減仰見仁人君子所以愛民之實不為苟悅於一時而所以為之計慮深遠如此感幸歎息無以為喻適準使帖謹已遵稟施行續當條上然真竊伏思之復有一說上可以推廣台慈矜恤之惠而下不至於多失有司經常之入敢預言之以俟採擇謹按木炭本以稅絹紐計納本色比之納絹所費已增一倍之數折納價錢比之納絹所費又增三倍之數反覆紐折至於數倍上違法意下損民力本軍三縣皆受其弊然二縣距使臺為遠津般本色其費不貲故雖價錢稍重而不敢深以為苦都昌則距使臺甚近而津般不難故獨願納本色而深以價錢之重為病要之以錢比絹而論之則三縣之事體初不異也熹前者妄論未能及此向若使司直從所請令納本色則熹不及有所議矣今乃幸蒙矜念更令充實却與蠲減是以熹得以復有所言欲望台慈更賜詳酌三縣第三等戶一槩重行蠲減其上兩等入戶却令且依舊送納庶幾一郡細民均被大賜而上兩等戶事力稍重猶可不至大段狼狽兼亦不至多失使司財計免致別有經畫實為利便須至申稟者

乞聽從民便送納錢絹劄子

熹近者兩具劄目陳乞宮廟差遣恭想已徹鈞聽外服下僚不敢數以寒暄浮禮仰塵威重茲乃復有愚悃輒冒布之熹束髮讀書不親世務加以疾病益復懶廢茲蒙誤恩起家試郡觸事昏塞不知所為近因奉行近降指揮令上

三等戶稅絹畸零丈尺素鈔送納本色外下戶不成端匹稅絹每尺並以一百文足折價從便獨鈔送納節次據本軍下戶陳訴乞依舊奏納本色熹初不知利害曲折只見朝廷指揮之意本為優恤下戶但行諭遣催促送納自後點檢得見納到數目大段稀少遂行詢問乃知本軍絹價每匹不過三貫文足今令上三等戶得納本色而下戶却令一尺折錢一百文足即納一匹計成四貫文足委是折錢太多所輸反重於上戶所以下戶不願折納而熹昏愚不能加意詢訪及時申明致此違慢已從本軍具狀申尚書省欲乞許從民便送納錢絹敢乞鈞慈早賜敷奏行下以憑遵守惟督免致拖欠為公私久遠之害所有熹申明後時上誤國計亦乞明賜黜責以為守臣慢令廢職之戒干冒鈞聽伏深恐懼

小貼子

熹所申事理緣今夏稅未限將滿欲乞鈞慈詳酌徑自朝廷施行庶幾猶可及事若送戶部行遣往還動淹旬月州縣之吏無所稟承則懦者不敢督趣必至於闕供強者不恤有無必至於病民矣切乞垂念

熹又竊詳今者所降指揮它州未聞有以為病而申陳者或是本處絹價高貴今得例從低估民間實以為便故熹所申亦不敢乞減所定錢數只乞許從民便則價貴處人自納錢價賤處人自納絹兩不相妨各得其便伏乞均照

乞禁保甲擅開集劄子

契勘保甲之法什伍其民使之守護里閭覺盜盜誠古今不易之良法也然既許其蓄藏兵仗備置金鼓則其節制階級似亦不可不嚴竊見目今見行條法累降指揮但有團練教習之文初無戒令糾禁之法鄉里豪右平居挾財恃力已不可制一旦藉此尺寸之權妄次關集教閱為各聚眾弄兵凌弱暴寡拒捍官司何所不至如本軍都昌縣劉邦逵等只緣劉秀才爭競聞得官司追呼遂於盛夏輒行關集鳴鑼待仗過都越保欲以報復怨仇抗禦捕吏向非託於保甲之名安敢公然如此熹除已將劉邦逵等依相毆報寃為名結集徒黨立社法等第决配編管外仍具利害申使司欲望台慈詳酌特賜行下約束施行區區之懷別有愚見更望使司特賜敷奏明降指揮今後應保甲首領等人輒以關集教習為名聚眾弄兵欲以恐脅官私報怨拒捕者比九人之法特加一等收罪庶幾豪強知畏不致資緣敗壞良法委實利便須至申稟者

乞保明減星子縣稅劄子

熹昨日方遣人具劄自申稟想徹台聽適所遣陳乞減星子稅人回齎到省劄一道謹復專人申納乞賜台念保明回申不勝幸甚其間上供對補之說竊謂若不虧上供元額即初無可申請若有別色可以對補即亦不須申請今有司之吝至乃以此為問則蠲減之恩似已無復可望然邑人緣此陳乞往來計會亦已薄有所費其心不能無糜俸於萬一而熹元奏固已有謂如蒙施行不唯今日見存人戶得保生業而已逃未復願耕無田之人必將有扶

老携幼而至者不數十年生齒日繁墾田日廣向來椿閣之數亦可漸次起理以復承平之舊者似已預為今日紛紛之地欲望台慈頗采其意特為申述使得不為刀筆所沮而早得蒙被堯舜之澤熹與邑人千萬幸甚干冒威尊無任戰悚

小貼子

上件文字欲乞不別委官看詳徑從使司保明回申幸甚

報經總制錢數目劄子

坊場敗闕下 一本有體字

熹照對近準使司公牒依準總領使既牒催發本軍去歲未發錢四千六百餘貫并今年未發錢三萬九千五百四十餘貫謹按去年錢內合除豁坊場敗闕減下錢一千四百四十貫三百餘文僧道免丁比額不敷錢一百六十四貫六百餘文載便招軍造甲經總制錢一千八百九十五貫文及已申及乞理折曹秉義等稅錢九百九貫餘文共計登四千四百九貫三百四十五文省外實催到茶租錢二百八貫已差衙前蕭彥押發別無未起之數節次具申總領所照會去訖既足今來錢除已起發春季外未發錢數內亦有合除豁坊場敗闕體減下錢僧道免丁比額不敷錢共登一千九百一十三貫七百九十文自餘合催錢數緣本軍今年夏初以來田禾便遭枯旱今則秋苗已放八分已上民間目下已自闕食兼淳熙七年第三等以下未納疇零夏稅已蒙上司備奉聖旨行下權行倚闕今來正稅既無所入其經總制等錢亦別無合收案名官錢可

以搆辦所有秋季經總制等錢係據實收到錢七千四百六十三貫二十四文省差衙前王導管押外有冬季錢數當在來年正月起發本軍亦緣旱傷入戶艱於輸納兼準近降指揮住閩夏稅官物竊恐將來施下合發錢數盡負罪矣已節次具申朝廷并上司乞賜敷奏將合越經總制錢容本軍據所屬實收到錢數批曆入帳拘收起發免以遞年季分比虧去訖除已別具公狀併申外今蒙使司所追都吏以下欲望台慈存留催發官物干冒威嚴不勝惶恐之至

乞減移用錢額劄子

熹契勸本軍財賦匱乏官兵支遣常是不足遂時全仰酒稅課利分隸相助近自乾道九年內蒙使司於經常分隸錢數之外創立名色每月拋移用額錢一千二百餘貫均於城下及兩縣酒稅務越辦自此之後酒稅所收課利除移用錢外諸司所得分隸錢數不多致本軍財計轉見闕乏支持不行兼近年以來沿流州軍收稅太重商旅稀疎又為諸軍差出軍兵販賣物色齎到戶部總所曆頭不許州縣收稅場務愈見虧欠州縣愈見窘闕只如本軍見今拖欠使司移用錢四箇月無以起解今有公狀具申欲望台慈矜憐特賜於元拋移用額錢上重賜裁減行下搆辦非獨場務可以補解逋欠亦於本軍不無少有補助干冒威嚴不任悚慄

小帖子

照對州縣財計取辦於稅務稅務課額仰給於客旅然

則客旅雖非農民之比亦官司財用取資不宜重困使其望風畏避而不敢出於其塗也今者本軍得蒙使司蠲減苗米水脚錢每石至一百三十九文農民固已幸甚獨往來商旅州郡場務以課額浩大不容優恤若蒙台慈詳察特上件移用無名之額痛賜裁減使州郡得以約束務官輕減商稅招邀客旅令得通行是亦使司久遠大利之源不必竭取於一時然後為快也

乞行遣攔米官吏劄子

熹已具申粟米行之間復有危懇重免鈞聽熹昨嘗妄以鄰路遐雜利害申聞已蒙聖旨特賜指揮近得彼路諸司文移始許通放而屬縣下吏乃敢蔑視朝廷號令帶領吏卒公肆拘攔至於越境釘斷陂口以絕往來之路正復戰國相傾之世不至於此雖已移書彼郡及諸監司請照條令按劾尚恐未以為意不免具狀申省乞賜約束欲望鈞慈矜憐早賜行遣不勝幸甚熹干冒非一罪無所逃伏誠不勝戰栗俟罪之至

乞申明閉糶指揮劄子

熹輒有迫切之懇仰干鈞聽本軍地瘠民貧米穀不多遞年雖是豐熟亦仰上流州軍客船販米糶糶食用今年遭此大旱檢放七分以上而上流儘有得熟去處顧乃循習舊弊公然遏糶以致米船不通細民闕食本軍竊慮無以賑糶支遣遂逐急那兌諸色官錢差人前去收糶米斛今據差去入申已糶到米而諸處官司出榜禁約不許放行竊慮客販不通官糶又阻境內飢民日就狼狽除已移文

諸處官司請照累降指揮疾速放行又不許阻節客旅外更欲具奏及申尚書省又慮遺失鄰援之驥向後別致礙阻反為深害謹密具此申稟欲望鈞慈特賜察察早為數奏特降睿旨檢舉舊法過下諸路嚴行約束但使公私米穀遠近通行則沿流荒旱州軍自當不至闕食非獨此邦之幸而已干冒威尊伏增震悚

小貼子

照對本軍勸諭上戶賑糶近十萬石其間多有有錢無米之人亦須上流收糶若被沿路阻節米船不通即此勸諭之數盡失指準民命呀繫為害非輕伏乞鈞慈深賜留意

乞撥兩年苗稅劄子

熹昨曾具奏及申尚書省約計本軍今秋放旱外三分苗米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五石及去年零欠糶運米五千餘石乞賜截撥下本軍充軍糧支遣今續據管內三縣申到檢放實數多是全戶乾死所傷不啻八九分若依元數必取三分苗米即恐人戶無從輸納必致逃移其去年殘欠初意亦候今冬催理填納今既災傷如此亦非并督舊通之時以此計之即真前奏所乞兩項米數正使便蒙聖恩許賜截撥然皆已難作十分指準未蒙哀憐則其狼狽又將有不可勝言者蓋嘗竊謂有軍則糧決不可以不足既早則稅決不可以不赦此二者皆必然之理也但在今日欲取足軍糧則民已無食更責其稅必有逃移死亡之憂欲盡放民稅則有軍而無糧民亦將有不能保其安者二

者之為利害其交相代又如此然就其一端而論之則闕軍食之禍淺而易見不赦稅之禍深而難知故今州縣之吏不過且救目前為應文逃責之計掩蔽災傷阻遏披訴務以餉軍不闕為先務至於民不堪命而流殍死亡皆不暇恤殊不知民既死徙間井蕭條田園蕪沒或數十年而戶口賦稅無以復於其舊積其所失比之全放一年之稅何止倍蓰且如本軍乾道七年歲嘗大侵流殍滿道至今十年而流庸尚有未安集者田土尚有未開墾者今者不幸復遭此旱計其分數乃或甚於彼時民尚無以為食若復責以輸納租稅將來之患必當有甚於前不知更費幾年功夫可得復似今日此尤不可不深慮者也然非朝廷察此利害之幾有以給其軍食使之得以盡實檢放而無乏供之患則難知之深害未弭而目前立至之禍已不可免此熹之所以不敢避僭瀆之罪復論前奏之未審者仰冀鈞慈深加憐察特賜敷奏且依所乞截留兩項米斛外更令帥漕兩司同共相度別行應副則闕軍民死生而骨肉矣如蒙留意更望早賜行下以安其心熹無任惶恐俟命之至

小貼子

熹所申稟只為乞撥六年殘欠及七年放外兩項米斛又恐朝廷准其檢放分數之多故其妄言遂至觀縷誠不能無草野僂侮之嫌然其區區之心實欲深為國家生聚教訓恢復久遠之計若熹之私則去替不遠疾病侵陵罪戾孤蹤日俟譴斥決非久於此者亦何必曲沾

民譽過為身謀以問朝聽而陷於不測之誅伏惟鈞慈
深賜洞察

與執政劄子

熹瞻望台躔久不申起居之問下情第切宗仰比以災旱
告急于朝竊計已蒙鈞念惟是疎拙素不更事重此困迫
不無煩擾今復有劄子二通申稟放稅乞米及鄰境閉糴
事而熹疾病之餘不堪扶曳輒有私懇仰瀆威尊敢望鈞
慈并為敷奏乞從所請千萬之幸熹頗有千恩不敢累幅
以勞侍史并乞鈞照

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

照對本軍昨因修葺軍學照得從祀神位名號差舛會
具狀申尚書禮部續準本部符降到見行從祀神位名
號本軍謹已遵依彩畫題寫奉安訖熹恭觀崇寧元年
二月二十五日詔追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
今按本部降到神位名號其泗水侯獨未得在從祀之
列蓋嘗考之論語伯魚過庭親承詩禮之訓先聖又嘗
使為周南召南之學其才雖曰不及顏淵然亦不應盡
出七十子之下竊意當來禮官一時討論偶失編載非
固有所取令升黜於其間也熹愚欲望朝廷特賜詳酌
將泗水侯列於從祀位在七十子之後沂水侯之前庶
幾孔門之賢悉登祀典有以仰稱崇寧聖詔褒崇之意
渾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施行謹狀

乞頒降禮書狀

照會政和五禮新儀州郡元有給降印本兵火以來往
往散失目今州縣春秋釋奠祈報社稷及祀風雨雷師
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無所據依循習有簡而
臣民之家冠昏喪祭亦無頒降禮文可以遵守無以仰
稱國家欽崇祀典防範民彝之意渾至申聞者

小貼子

右謹具申行在尚書禮部欲乞特賜申明檢會政和五禮
新儀內州縣臣民合行禮制鑊板行下諸路州軍其壇壝
器服制度亦乞彩畫圖本詳著大小高低廣狹淺深尺寸
行下以憑遵守

乞增修禮書狀

契勤王公以下冠昏喪祭之禮鄂州見有印本但恐其
間或有謬誤只乞行下取索精加校勘印造給降不須
別行鑊版其州縣祭禮及壇壝器服制度即乞檢會抄
寫圖畫別為一本鑊版行下

伏見本軍昨準尚書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儀式竊嘗
參攷其間頗有未詳備處方欲具狀申審今覩進奏官報
近者判部待講侍郎奏請編類州縣臣民禮儀鑊版頒降
已奉聖旨依奏此誠化民善俗之本天下幸甚然熹竊慮
其間未詳備處將來奉行或致抵牾今具如後渾至申聞
者

一所準行下釋奠禮儀熹按其神位除正配三位外有
殿上兩廊從祀未見位號名數不委新儀全書有無
具載欲乞討論并賜行下然按祀令二月八月上下

釋奠文宣王以充國公鄒國公配牲共用羊一豕一
 白幣三而已今其所祀乃近一百餘位一羊一豕無
 緣可以備及又州縣廟學窄狹祭器獻官多不及數
 往往不能一一分獻其為欺慢莫甚於斯竊欲更乞
 相度申明許令州學免祭兩廊諸位縣學并免殿上
 十位庶幾事力相稱儀物周備可以盡其誠敬
 熹又按行下釋奠行事儀引三獻官詣舒王神位前

一節條政和間所定後來靖康年中已有指揮追覈
 王安石爵秩停罷配享訖今來上件儀注尚仍舊文
 竊慮州縣奉行反致疑惑亦合申明改正并乞合照
 一所準行下釋奠陳設儀云設若尊四犧尊四為二重
 在殿之東南隅北向西上位即於正若尊在前皆

有站加勺幕為酌尊若尊一實明水為上尊餘實泛
上尊餘實泛齊 齊齊初獻酌之犧尊一實明水為
亞獻酌之 齊齊初獻酌之犧尊一實明水為
 泛齊亞終獻酌象尊之醴齊與此不協竊疑兩處必
 有一誤尋考祭社稷祀風雨雷師陳設儀皆設犧尊

象尊為酌尊乃知正是此章之誤其若字當作犧字
 犧字當作象字又既云北向則是犧尊在北象尊在
 南所云在前亦是重複倒置欲乞申明改正行下

一所準行下釋奠祭祀陳設章皆云又設太尊二山尊
 二在神位前太尊一實泛齊山尊一實若尊二犧尊
 二象尊二壺尊六若尊一實盞齊象尊一實盞齊象
尊三實元酒三實三酒明水 元酒一實盞齊象
皆在上五齊三實三酒明水 元酒一實盞齊象
 上內祭社稷儀 加幕五齊三酒皆設而不酌其按此

大尊山尊乃是都共設於殿之前楹壇之南面其北
 更容獻官拜跪酌獻非是逐位之前各設四尊所謂
 北向者恐是太尊二為一行其南山尊二為一行又
 次南階下若尊二為一行又次南壺尊二為一行又
 次南象尊二為一行又次南壺尊六為三行其南向
 所謂西上者謂西實元酒東實五齊三酒其東上未
 委是否各乞討論并賜行下

一呀準行下州縣社稷風雨雷師壇壝制度熹按其文
 有制度而無方位尋考周禮左祖右社則社稷壇合
 在城西而唐開元禮祀風師於城東祀雨師於城南
 未委新儀全書有無同異欲乞討論并賜行下

一準禮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境內者又曰山川之
 神水旱變厲之災於是乎祭之蓋以其崇高深廣能
 出雲氣為風雨以滋養潤澤乎一方也今州郡封域
 不減古之諸侯而封內各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
 有祠廟亦是民間所立淫誣鄙野非復古制顧乃舍

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僣僕拜伏於土木偶
 人之前以求其所謂滋養潤澤者於義既無所當又
 其牲牢器服一切循用流俗藝米燕器於禮又無呀

擗至於有山川而無祠廟者其歲時祈禱遂不復祭
 於山川而反求諸異教淫祠之鬼此則尤無義理而
 習俗相承莫知其謬欲乞檢照五禮新儀如已有祭
 山川禮即與編類行下如有遺闕亦乞討論依故祭
 社禮儀立定時日壇場方位制度并賜行下

一伏觀累降敕書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有功及民者並令致祭謹按唐開元禮享先代聖王並用禮器法服今即未委新儀全書有無歲時祠祭儀式欲乞檢照討論并賜行下

右謹具申尚書禮部如有可採乞賜台旨施行庶編類成書之後免致疑惑復有更改謹狀

淳熙七年三月 日

乞加封陶威公狀

據都昌縣稅戶董翌等狀伏觀本軍勝示詢訪先賢事跡數中一項晉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興建義旗康復帝室勤勞忠順以沒其身謹按圖經公始家鄱陽後徙潯陽見有遺跡在本軍都昌縣界及有廟貌在本軍城內及都昌縣水旱橋瀆皆有感應未委上件事跡是與不是指實且翌等係都昌縣居民縣境之南北的有陶威公廟二所其神聰明正直陰有呀助廟貌建立年代深遠逐時居民尙依祈禱無不感應及本縣管下并鄰近州縣等處遇春夏關雨鄉民詣廟祈求立有感應兼本廟遠臨匯澤大江水勢危急綱運舟船往來祈禱風濤自然恬靜前後廟記暨述分明今來翌等不敢沒其實陳乞詳酌具錄陶威公靈應事跡保明奏聞乞加封號本軍呀搭前項狀述尋行下都昌縣勘會得董翌等呀陳委是著實保明申單及繳到江南劉義仲呀撰公贊曰晉太尉陶威公侃有大功於晉讀其書凜乎若見其鳴義於武昌破石頭斬蘇峻何其壯也東坡蘇公嘗為予言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

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且就其說考之威公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登其八闌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彊兵居上流潛有窺覷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仰而止心之呀寓者為志神之呀寓者為夢何自而知其然哉至其書梅陶稱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不信哉魏武起徒步唱義非若威公威名之著也以漢德之深磐石之固可折筮驅之以息天下之禍非若成帝削弱之資也董卓之亂未必大於蘇峻魏武之功未必過於威公保亮州以為固挾天子以為資其意安在則其託興復以為名是乃窺漢之計也名莫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若魏武無忠臣之節其所謂機神明鑒者燕椎耳威公豈其比乎始蘇峻之禍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馮鐵奔石勒為戍將石勒畏威公之彊殺馮鐵石勒自以為一時豪傑標置二劉之間俯視曹孟德司馬仲達而氣出其右顧畏威公如此威公沒距今幾千年所在廟祀之都昌縣南北廟為尤盛廟屢廢而屢興由其有功德於斯民者厚也又繳到近世撫州布衣吳澣呀著辯論曰卓哉陶士行之獨立也方魏晉之際浮虛之俗搖蕩朝野一時聞人達士名卿才大夫莫不陷於末流罔知攸濟唯士行深疾時弊慨然有作奮其剛毅沈厚之氣秉其忠懇正固之節以與流俗爭衡雖動而見尤呀向白眼一入仕途荆棘萬狀而方寸耿耿者未始少渝終日運百甓於竹頭木屑間纖悉經營雖一束之縷劬勞不怠當時名士觀之宜若老農俗吏無足比數而士行確然為之不屑也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

以大庇斯民當晉室橫流之中屹為底柱自非明智獨立
 安能臻此哉然瞻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侃有跋扈之
 心觀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侃有顧望之跡比至泗血
 成文登天折翼動可疑惟豈有是事也哉此蓋行高於人
 衆必非之加以蘇峻之誅庾亮恥為之屈既士行盍先朝
 露後嗣零落而庾氏世總朝權其志一逞遂從而誣謗之
 耳秉史筆者既有所畏何所求而不得哉是其旁見曲出
 乃所以證成其罪也然觀士行義旗既建一麾東下子夷
 不臨直趨蔡洲一時勳王之師蔑有先者暨元勳克集實
 主斯盟而退然不有旋師歸藩既坐擁八州捲上流已重
 泰山晉輕鴻毛移其宗社曾不反掌而臣節益脩未始擅
 作威福以自封殖朝廷憚其勲名每加疑備而士行泰然
 曾不少芥曾次及末年臥疾封府庫而登舟衆愆期而自
 代視去方伯之重不啻脫屣其臣節終始夷險無一可訾
 窮晉二百年間卓然獨出不忠之迹果安在哉今捨其灼
 然之實而信其似是之虛豈可謂善觀史也哉嗟乎自古
 欲誣人而不得者必汙以閨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今晉
 史欲誣士行而乃以夢寐之祥是其難明殆又甚於閨房
 哉然不知士行而實懷異志則如此夢寐之祥正合自知
 耳人安得而知之晉史以此待士行其智果不得與小兒
 等其說固不待攻而自破云本軍今檢準乾道重脩令諸
 道釋神祠祈禱靈應宜加官爵封號廟額者州具實事狀
 申轉運司本司驗實保明及詳本縣繳到文字所以發明
 公之心迹尤為明白有補名教理宜褒顯而公位登三事

爵冠五等當時所以品節軍名者亦已稱其行事之實今
 据士民陳請在前欲乞朝廷詳酌揀其行事特賜廟額以
 表忠義更不別賜爵號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申轉運使衙
 伏乞照會詳酌前項所申事理依條施行伏候台旨

考異

脩白鹿洞書院

基地一作

脩築石隄

種林木種下一

禁保甲

豪右一作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鑿校

申請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劄子奏聞乞撥米三十萬石添貼紹興府糶濟未蒙指揮支撥竊緣熹所乞上件米數內十四萬三千餘石係取到本府見行稍約間日糶濟數目別作逐日糶濟會計合用之數其餘亦係慮恐日後更有增添約度大數若不得此則不唯使熹今日空手渡江無以布宣聖主憂勞憫惻之意實恐將來飢民日食半升之米不足充虛接濟不能作業營生必致殍死流離上貽當宁宵旰之憂或恐豐儲見在米數不多難以盡行支撥即乞且撥十四萬三千石先付熹前去將紹興府諸縣一例作逐日糶濟外所乞餘數却乞紐計價錢付熹前去與知明州謝直閣同共措置雇募海船收糶廣米接續糶濟仍須管除賑濟外所有賑糶到錢令項橋管申取朝廷指揮實為利便伏望鈞慈早賜敷奏應副施行

乞禁止過糶狀

契勘紹興府婺衢州諸縣皆有災傷見行賑濟合用米斛已承降聖旨指揮給降到本錢三十萬貫接續糶濟緣本路兩年荐遭水旱無處收糶喜今體訪得浙西州軍極有豐稔去處與本路水路相通最為近便已行差官雇船前去收糶及印榜遣人散於浙西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客販竊慮逐州縣不體鄰路飢荒之急故行過糶及客人應兼船販亦恐逐州縣稅務循習邀阻妄作名色輒收雜

稅力勝買醋錢之類使本路飢民日就狼狽虛被聖主撥賜賑卹之恩事屬不便今檢準淳熙令諸殺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般販及今年八月三日聖旨勸會淳熙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勅兩浙江東湖北早傷全藉鄰路豐熟去處通放客米訪聞得熱州郡輒將客販米斛邀阻禁遏奉聖旨劄付諸路帥漕各檢坐指揮條法過下州軍不得過糶如敢違戾仰逐司覺察按劾及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路獲降指揮本路州縣稅場邀阻妄收稅錢力勝之類將官吏並於見行條法各加一等坐罪至來年六月却依舊法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早降指揮將見行過糶條法劄下兩浙轉運司令行下浙西得熱州縣約束其沿路稅務邀阻收錢亦乞依本路已獲降前件指揮加等坐罪施行庶幾公私咸運免致艱阻一路飢民得霑實惠

乞賑糶賑濟合行五事狀

照對自到任以來奉行賑糶賑濟有合行五事已具申朝廷未蒙回降開具下項

- 一 件 熹體訪得浙西州軍極有豐稔去處與本路水路相通最為近便已差官雇船前去收糶及印榜招邀客販竊慮逐州縣故行過糶亦恐州縣稅務邀阻妄作名色輒收雜稅力勝買醋錢之類乞敷奏將見行過糶條法劄下兩浙轉運司令行下浙西得熱州縣約束其沿路稅務邀阻亦乞依本路已獲降指揮加等坐罪施行
- 一 件 熹照得本路今歲災傷唯紹興府最甚雖蒙朝廷

給降錢米濟糶猶恐不能周給其勸諭上戶獻助至今未有勸到數目臣僚奏請特依淳熙元年耿延年獲降指揮減半推賞熹詢訪得紹興府田土瘠薄連年災傷上戶縱有儲蓄所出之米及格者必少乞數奏如諸路州縣人戶願出米穀自行般運前來紹興府賑糶賑濟亦乞與依上項指揮減半米數推賞

一件熹契勘人戶身丁每年合納本色折帛丁鹽絹綿丁錢等係隨夏料送納依準省限合至五月十五日方行起催熹訪聞紹興府諸縣日前年分多是正月初間便行催督已是違法况今旱荒人民飢饉不容官吏更有侵擾熹除已行下紹興府及屬縣照應條法不得促限追擾外乞指揮更賜劄下紹興府餘東諸縣遵守條法不得前期追擾施行

一件熹照對本司去年勸諭到上戶陳之奇等出助米穀賑濟賑糶合行該賞本司先已保明具申尚書省未蒙朝廷推恩以致人戶無以激勸已具錄奏聞及申尚書省乞速賜推恩施行

一件照對昨準省劄熹所奏檢放不實之弊奉聖旨令熹詢訪不實最多處按劾施行及續準省劄紹興府山陰會稽等縣人戶余宗榮等狀訴檢放秋苗不盡不實劄下檢實熹詢訪見得本府諸縣檢放委有不實去處但今田土多是已種二麥及為飢民採取急此鋤掘殆遍無復禾稻採查可見荒熟分數乞且將下戶等第住催上戶寬限勸輸其新林一帶亦許熹

差官檢定潮泥不堪耕種之處等第蠲閭租稅其蠲婺州及本路應有訴早去處亦乞依此委官酌度分數住催官物乞敷奏特降指揮施行

右竊緣紹興府今年飢荒極重官司雖已不住措置糶濟竊緣錢米不多終是不能均濟惟有蠲除稅租禁止苛擾激勸上戶最為急務譬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緩於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具申尚書省乞照前狀速賜指揮施行其檢計戶口分撥錢米見已一面施行候見欠闕定數別具供申聽候指揮

申審住催官物指揮狀 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近準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行下江浙兩淮旱傷州縣將第四第五等戶今年以前應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住催及將官私債負權免理還其流移人拖欠官物亦與除豁不得令保正長代納并支撥米斛通行賑濟十二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江浙兩淮帥漕提舉司各行下所部州縣將流移到人戶遵依已降指揮多方存恤毋致失所米春如願歸業趁時耕種即量支錢米給糧津遣與免夏料催科仍仰所在州軍出榜曉諭劄付本司已即時恭稟通行下諸縣施行今據紹興府新昌縣申照對今年以前未委是淳熙七年官物或是淳熙八年二稅若是淳熙七年二稅並無合催之數淳熙八年夏稅丁錢今年八月二十二日已承本府帖行下備降指揮住催訖所有今年秋苗人戶為見前項指揮早傷州縣將第四第五等下戶今年應干殘欠苗稅

丁錢並特住催因此不肯送納有此疑惑乞行下

右所據前項申述本司照對所降指揮所謂今年以前應
千錢欠苗稅丁錢並特住催即未審今年以前是淳熙七
年終唯復淳熙八年見催之數具申尚書省及戶部伏乞
明降指揮行下以憑遵守施行

乞將衢州義倉米糶濟狀

照對衢州管下屬縣去歲早傷細民闕食本州申朝廷乞
從備於有管常平義倉米取撥五萬石出糶去年十二月
十六日劄下本司照條施行今據本州申淳熙七年旱傷
檢放苗米四千餘石遂取撥義倉米及勸諭上戶出助并
措置和糶計五十餘萬石賑濟賑糶幸無流徙後為去年
秋早放苗米九千餘石比之七年一倍以上兼以鄰郡嚴
發餒饑類皆早歉本州地居其中大略相似以此愈見艱
得水殺細民闕食雖已勸諭及申尚書省乞先撥義倉米
五萬石仍一面開場每升量減作二十文足賑糶去後但
緣連遭荒旱民情嗷嗷得錢物深山窮谷僻遠小民委
是無錢糶米乞行下於所申取撥義倉米五萬石內支撥
二萬石應副賑濟免有流移餓殍之患熹尋躬親巡歷到
衢州點檢見得本州逐縣委是災傷多有飢民餓殍羸困
闕食合行救助賑濟及檢準條令義倉米專充賑給不得
它用自合撥充賑濟熹除已逐急一面下本州於申請取
撥出糶常平義倉米五萬石數內取撥一萬石委官措置
收拾賑濟其餘四萬石仍舊出糶外欲望朝廷特賜劄下
衢州施行已具申尚書省乞指揮施行

揀荒事宜畫一狀

今有職事已具狀奏聞外再申尚書省如熹所奏得蒙降
出欲乞敷奏早賜施行

一為紹興府揀荒之備不盡三月竊恐麥熟之前麥盡
之後尚須接濟欲乞盡推去年賞典痛減度牒米數
再撥官會三十萬貫庶幾賑給之餘更可作將來儲
備又乞照應見行移用條法支撥諸州常平義倉米
斛應副紹興府麥前急闕
一為伏觀近降指揮將臨安餘杭兩縣四等五等人戶
淳熙八年秋苗夏稅依徽饒州例並與住催欲乞出
自聖意特降指揮將紹興府山陰會稽嵊縣諸暨蕭
山五縣四等五等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與住催其餘
諸州縣逐都檢放早傷及五分以上者五等戶亦與
住催七分以上者并四等戶並與住催候秋成日併
行帶納

論督責稅賦狀

九年三月三日

承尚書省劄子勸會江浙兩淮州郡去歲委實早傷去處
其合納苗稅已降指揮檢放倚閣近來州郡以寬恤為名
將不係檢放倚閣之數故作稽滯不行起發劄下本司將
管下州郡年額合起綱運除檢放倚閣數外嚴行督責須
管日下起發如仍前違慢仰開具守俸令佐及當職官職
位姓名申尚書省所準前項省劄熹茶惟國家張官置吏
本以為民所以平時但聞朝廷戒敕州郡奉行寬恤惟恐
有所不至至於督責二字考之前史則韓非李斯慘刻無

恩誥誤人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言也今來旱傷檢放倚
闈民間固已蒙被寬恩然其不係放闈之數亦止合且令
勸諭寬限拘催難以嚴行督責所有前項朝旨若便推行
竊慮有傷治體真難愚陋委實不敢奉行

論減否所部守臣狀三月

承尚書省劄子勸會已降指揮令諸路帥臣監司歲終各
具所部守臣減否聞奏所有淳熙八年分未見奏到正月
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遵依已降指揮日下聞奏劄付
本司所準省劄令本司具淳熙八年分所部守臣減否奏
聞事照對熹去年十二月六日到任即不見得本路諸州
守臣去歲減否兼近因按劾衢州守臣李嶧不蒙朝廷施
行熹委是材輕德薄不足取信豈復更敢減否人物伏乞
照會免行考察

乞給借稻種狀五月

本司準淳熙九年正月二十日尚書省劄子勸會春耕是
時深慮江浙兩淮州縣去歲早傷之後貧民下戶并流移
歸業之人數得稻種却致妨礙農務理宜措置正月十九
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逐路轉運提舉司疾速行下去歲早
傷州縣多方措置稻種計量給借務令及時布種候豐熟
却行拘還具已借支數目聞奏仍多出文榜曉諭本司照
對紹興府去歲早傷為甚衢婺州為次逐郡撥錢發下紹
興府及下衢婺兩州諸縣茶粟聖旨指揮措置給借并鑄
版曉諭人戶通知先據婺州申本州鄉俗體例並是田主
之家給借今措置欲依鄉俗體例各請田主每一石地借

與租戶種穀三升應副及時布種候收成日帶還不得因
而收息如有少欠官司專與催理不同尋常債負已下諸
縣從此施行及紹興府申支撥官錢委官同與縣官措置
給借五縣共給借過第五等下戶并流移歸業人五萬七
千八百戶計錢一萬七十四貫五十四文省并衢州申管
下屬縣那借官錢五百貫文及勸諭上戶將收到稻種共
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二石四斗二升二合計量分借鄉民
布種去訖

發蝗蟲赴尚書省狀七月

本司近訪聞得紹興府累有飛蝗入境即於今月初五
日差人前去探問據兵士孫勝報今到會稽縣白塔寺
相對東山下有蝗蟲數多收拾得大者一籃小者一袋
其地頭村人皆稱蝗蟲遇夜食稻熹即今前去看視一
面監督官吏打撲焚瘞尋別具奏聞須至申聞者
右其蝗蟲大小兩色各用紫袋盛貯隨狀見到謹具申尚
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乞支降錢物狀

熹今起發前去諸州便要錢物分俵逐州守臣責令運糶
以備糶濟所有前狀所乞錢物欲乞鈞慈早賜敷奏盡數
支降庶熹所到便得揭榜曉諭宣布德意安慰飢民竟其
流離餓殍之憂息其無聊妄作之念實繫利害如是將來
見得會計實數所乞錢少更當別具申奏亦望廟堂力賜
主張疾速應副千萬幸甚

乞許令佐白陳嶽廟狀

契勸今來諸州連歲災傷將來艱食又非去年之比全藉知縣佐官協力措置以救民命竊慮其間或有老病庸懦不能任事之人欲加按劾則無顯過欲置不問則為民害欲望朝廷敷奏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令自陳嶽廟差遣一次仍嚴責已差下人除程半月疾速赶上不得少有違滯其未到間即乞不以縣之大小委自本司差人權攝許於得替待闕不應差出人內選差俟荒政結局即行住罷庶幾數月之間遂縣得人不至誤事須至供申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狀

熹今月初七日承進奏官傳到報狀云浙東又闕雨澤近自衢州江山來者本縣被旱最甚苗已就槁民尤乏食鄰邑有米可糶禁過不令出境江山之民為飢所迫已有奪糧之意似聞衢信間更有如此等處若不預行措置竊恐小民無知易致生事乞令有司檢舉閉糶指揮申嚴行下已奉聖旨依熹照對昨巡歷至江山縣見得知縣宣教即王執中庸謬山野不堪治劇及據士民詞訴稱其多將不應禁人非法收禁人數極多盡是公吏畫策務要科罰錢物後來疫氣大作入者輒病反以此勢齟齬平民科罰取錢等事熹以所論不係本司職事兼本官只是庸謬別無顯然賊私罪犯遂只行下本縣禁約去外熹近又聞衢州諸縣新穀未登街市全無客販及上戶閉糶絕少米斛出糶數內江山一縣尤

甚遂即行下本縣將去年已撥下官米及上戶未糶米斛接續出糶如有貧病無錢收糶之人即行賑濟及糶粥存養其知縣王執中一向坐視並無一字報應却據衢州繳到諸縣所申米價每升皆四十字上下其江山縣狀內獨稱大禾米每省升止糶一十八文小禾米一十七文足比之諸縣米價大段遠與所訪聞事體不同方於六月二十九日行下追本州縣人吏赴司根究今者伏觀前件臣僚所奏本縣飢民奪糧事理上勤聖慮特降指揮而熹備使一路曾不聞知其本州縣全無申報在熹無所逃罪其知縣王執中委是弛慢不職之甚難以容令在任除已行下衢州先將本官對移開慢職事外須至供申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敷奏將王執中特賜罷黜所有本司失察之罪亦乞併賜責罰施行并牒衢州請詳此先將本官對移開慢職事聽候朝廷指揮

申再有措置災傷事件狀

熹今再有措置本路災傷事件已具奏聞乞賜施行外欲望朝廷速賜行下庶幾一路飢民早被聖恩不致狼狽須至供申今開具下項

一奏乞特降磨旨支撥一百七十萬貫湊前所給通作二百萬貫令熹及早分給諸州廣行運糶俟見糶給戶口實數却行計度支用不盡之數先次拘收回納仍乞於內紐計米數量給空名告身五七十道并度牒官會湊成二百萬貫付熹收掌如有獻助及格之

人今熹與安撫使書填給付

一奏乞特降睿旨於今來所降減半指揮內刪去將來檢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保明取旨之文只依乾道七年秋延年所請已得指揮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將本路災傷縣分人戶夏稅權行住

催却俟檢放秋米分數定日却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一併住催

一奏乞特降睿旨許熹前項所請百七十萬貫而令於

內量撥什三候諸州通判申到合興修水利去處即與審實應副其合糶給人有應募者即令繳納糶給

由曆就雇入役俟畢工日糶給如舊

一奏乞特降睿旨許令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次蠲放令轉運司疾速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申嚴舊請仍認有司諸被災傷州縣人戶欲與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糶米穀就關米處出糶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

執前去其糶米訖所買回貨亦各經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執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

米穀法必行無赦徑下轉運司約束施行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論差役利害狀

竊見差役一事利害非輕本司日逐受理詞訟多是人戶陳訴上項事理雖不敢不為究心理斷然其間尚有於法有礙難以施行者若不申明乞賜指揮必是久困良民難

革舊弊今輒開具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舊制都副保正大小保長皆選有心力材勇之人所

以職比居民出長入治實古者黨正族師閭胥比長

之任亦不輕矣至於管幹鄉村盜賊鬪毆煙火橋道

公事則耆長主之催納稅租則戶長主之皆是募入

充應各有雇錢而保正有願兼代耆長者大保長有

願兼戶長者則聽之其不願者不得輒差此皆祖宗

成法至今為不刊之典然而州縣奉行往往違戾至

如江浙等處則遂直以保正承引保長催稅於是承

引者有雇募奔走之勞催稅者有比訊陪備之苦破

家蕩產幾不聊生朝廷蓋亦深知其弊故所以為之

關防措置無所不備然而不得其本民亦終不被其

澤熹嘗原其所以蓋緣朝廷曾有指揮罷支耆戶長

雇錢以充經總制策名起發遂致州縣無錢可雇耆

長戶長而此等重役遂一切歸於保正保長無祿之

入至其猶存二長舊額去處又皆無賴游手之徒既

無雇錢不復可繩以法度遂致乞覓搔擾及為民害

亦有一說焉蓋論物力之等第則通選二十五家內
物力高者一人為大保長一年一替通選二百五十
家內物力最高者二人為都副保正二年一替此見
行法也論力役之輕重則為保正者既皆上戶而承
受引判追呼公事陪費實輕大保長既是中下之戶
而一年之內輪當催稅者四人比訊陪備其費不實
充應之家無不破產其都內上戶是年之內偶不當
充保長者固皆拱手端坐以視此曹之狼狽而當此
役者其間狡猾蓋巧百端避先趨後舍重取輕顛倒
錯亂神出鬼沒所以重為貧民之害者不可勝究刑
縣間有知其弊者則遂陰破此法以便其民或以物
力最高合充保正之戶通入保長役脚或不專取見
役十大保長輪差催稅而別通差上中之戶為催頭
此皆足以粗救一時一方之急而頑民得以援引條
法把持論訴監司難以移文行下衝改成法大率歸
於豪猾得志貧弱受弊而已今若朝廷不惜小費將
罷支著戶長錢撥還州縣依舊催入則更不待措置
關防而此數十年深烟牢結之弊一旦豁然冰銷凍
釋如其不然則莫若將大保長於物力最高人內通
差而刪去大保長願兼戶長一條今人戶畏避催稅
兼戶長之理入戶既不願兼而官司又不可無人催
稅則只是抽勒難免雖有按二年斷限之法何嘗能
用只令十大保長各催本保人戶官物則充役者物
力既高而所催官物又少自然易得足辦其狹都十
大保長內有物力低小之家即令諸縣每年夏稅起

催前一月逐都一併輪差物力最高人戶四名充戶
長內尤高者催夏料次高者催秋料即不問已未見
充都副保正大保長及歇役久近亦不理為保正保
長役次則庶幾諸弊稍息而中下之戶得以少安矣
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一伏觀淳熙七年六月十七日聖旨指揮臣僚劄子奏
夫差役以都而不以鄉此前入成法也何法行既久
人厲滋起於是有徙都之弊謂如一鄉有三都其第
一第二都富者多而貧者少則既差之役常及富者
而貧者得以安業若第三都貧者多富者少則富者
慮役及已巧生計較預圖遷徙於鄰都以避謂富者
頗多迭相循環而充役之時少也是以富少貧多之
鄉每遇點差殊乏其人纔及數千之產亦使之充役
逮夫著役之後力薄費重非唯生計蕩盡至於鬻妻
賣子殊可憐憫乞將差役之法不限以都舉一鄉而
通差之庶幾役常在上戶而不及於貧民創本司從
長相度具本處可行利便申稟竊詳通鄉差募則鄉
分關處私窟家丁隔都應役亦於富民有碍不便今
欲適中裁處莫若立法諸物力產錢令充保正保長
之戶無故不得移居出都保界其有須至出界者經
官自陳戶役並於元處放排方聽遷徙違者杖八十
勒還本都居住若自富鄉役次疎處移入狹都役次
密處者即聽并移戶役入所居都分如此則亦足以
稍均力役少革姦弊其或都狹民貧役次頗數選差

不行者即許相度或全都附入鄴都或將一都分作數分附入鄴都其及五大保者依法別置都保正一人通於都內選差則窮鄉細民亦可租免差役頑併之苦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鈞慈特賜詳覽或與立限委官看詳知有可采即乞敷奏脩立逐項條貫頒降遵守施行

經界申諸司狀

具位

伏觀本州準轉運衙及準提刑提舉衙牒備準省劄臣僚劄子奏聞經界之政公私俱利開廣接壤黃中已行經界而閩中未行頃者朝廷俾閩路漕臣措置汀州經界續恐有擾而權行住罷夫經界雖難遽行然因其鄉俗而行之以漸則無勞擾之患蓋閩郡多山田素無畝角可計鄉例率計種子或斗或升每一斗種大率繫產錢十餘文若使民戶自以本戶產錢均配其田自為二簿一輸之官一為戶簿如江浙之例每段畫圖而旁寫四至配以產錢若干其簿之首總計本戶產錢以合官簿之數其隱贖不載者其沒于官許人告首請佃間有郡例元產一錢約抵它郡數文者使每一錢以十分為率而折之則山田小段並可均配行之二三年畝產漸實然後使保正長自畫圖為甲乙壬癸等字號而總計之則民心自安不差官吏不置司局而民亦無擾矣二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福建路監司相度條具聞奏牒請契勘本州曾未舉行經界如或已行即未委先

來條作如何施行目今見行遵守有無所行未盡若未行經界亦合作何措置逐一條具經久利便因依狀申者本州除已一面詢訪到龍谿知縣翁承議條具事狀備錄供申外竊竊自念久處田間嘗試縣吏其於此事尤所習知正以本州向來不曾推行經界田稅不均貧弱受弊方欲少俟數月之間條上五事首以為請今觀上項指揮隨與鄙意所欲言者不約而合以此更加詢訪見得經界行否之利害一經界詳略之利害一又得其所必可行之術三又得其將不得行之慮一不敢隱默謹具如後

一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最為公私莫大之害蓋貧者無業而有稅則私家有輪納欠負追呼監繫之苦富者有業而無稅則公家有隱瞞失陷歲計不足之患及其久也訴理紛紜追對留滯官吏困於稽考人戶疲於應對而姦欺百出率不可均則公私貧富俱受其弊歲引月長有增無減且以熹身之所歷者言之熹紹興二十三年四年間備員泉州同安主簿是時已見本州不曾經界縣道催理稅物不登鄉司例以逃絕為詞官司便謂不可推究徐考其實則人戶雖已逃亡而其田土只在本處但或為富家巨室先已并吞或為鄰至宗親後來占據陰結鄉吏隱而不言耳固嘗畫策以請於縣一時均割雖亦頗多然本原未正弊隨日生終不能有以為久遠之利况自彼時至

今又已三十四年茲者南來每見縣道官員諳曉民事者無不以此為病至於田里之民則其苦此而欲得經界又不待言而可見此經界行否之利害然也然則今日議臣之請亦可謂深知所以致時弊之急矣但其所言闡廣之事或非親見容有未實蓋紹興年中福建一路實但泉漳汀州不曾經界然亦非全然不行也是其打量攢造蓋已什八九成而提刑孫汝翼以為山賊未平民散田荒慮有不實亟奏罷之本非此三州者偏有不可經界之勢也且其至今歲月益久流亡復棄田土開墾又已非復昔時矣使昔時真不可行豈至今日終不可行而遂已乎伏乞台察

一經界利害如前所陳則其不可不行審矣然行之詳略又有利害者蓋版籍之所以不正田稅之所以不均政緣教化未明風俗薄惡人懷私意不能自克是以因循積弊以至於此雖有教化亦未可以卒然變也况今吏治何暇及此而遽欲版圖之正田稅之均是豈不差官不置局不打量步畝不攢造圖帳之所能辦乎所以紹興年中雖以秦太師之權力李侍郎之心計然猶不憚其勞大費以至淹歷歲時之久而後能有成也若如議者之言即是熙寧手手疑當作實之法其初雖若簡易其終必將大起告訐之風徒傷淳厚之俗而卒不足加得人戶田產有無多寡之實又反不如偷安度

日都不作為之為愈也抑紹興經界立法甚嚴人所創見莫不震悚然而姦猾之民猶有故化之者况於今日以此苟簡之法施之玩習之民而欲妄意薄正而稅平豈可得哉此經界詳略之利害者然也伏乞台察

一經界之行否詳略其利害已悉具於前矣今欲行之則紹興已行之法誠不可易但當時所行亦有一二未盡善者如不擇諸道監司以委之而至於專遣使命不擇州縣官吏而泛委令佐至其中半又差官覆實以紛更之此則今日之所不可不革者也蓋當是時秦氏用事諸路監司皆其親黨固未曾擇至於州縣官吏又以逐州逐縣無不奉行用人至多而不暇擇所以其勢不得不至於此今幸朝廷清明而本路諸司皆一時之選欲行經界之地又不過三州十有七縣其用官吏一縣兩人則亦不過三十四人而已若蒙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之擇三郡守法其昏謬疲軟力不能任事如熹等者而於一路之中求此三四十人應亦不至絕不可得蓋縣令不能則擇於其佐佐又不足則取於得替特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權領縣事要以其入而後已既得其人則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以報其勤其權領者則又稍優其賞而歸

之故官則大事克濟而於其不能者亦無大害此則差官置局必可行之說也至於打量一事則其勢不得不少勞民力但一縣之地大者分爲數百千保小者分爲數十百保使之分頭散出各自打量則亦不至多費時月而紹興遺法亦必有能識之者此打量步畝必可行之說也至於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素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關人戶田宅之闊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家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買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詳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此則攢造圖帳必可行之說也抑此皆其法也若夫法外之意又在官吏用心如何喜項在同安嘗見惠安縣丞鄭昭叔自言知仙遊縣日適值朝廷推行經界初得戶部行下事目讀之茫然不曉所謂而察佐史

亟請施行因竊自念已猶未曉何以使人乃閉閣謝事覃思旬日然後通曉心口反復更相詰難胷中洞然無復疑滯然後集諸同官而告語之使其有疑即以相問如是數日而同官亦無不曉者同官既曉然後定差保正保長闔縣通差不以煙爨乘近爲拘不以歇役訛舊爲限但取從上丁產高入分爲二等大者以備都副保正小者以備大保長各以紙籤書其姓名分置兩貼又於二貼各分四類或物力高彊或人丁衆盛或才智足任謀畫或筋力可備奔走各以其類置於一貼九選一都一保則必兼取此四色人使之同事令其各出所長以相協濟於是人皆悅從相率就事差役既定然後以戶部事目印本給之又爲說其大意使之退而講究期以一日悉集縣廷九有所疑恣其請問悉以已意詳爲解說力疲氣乏則請同官更番應之如是五六日九爲保正長者亦無不悉曉其法然後散遣打量不過兩月它邑差役未定而仙遊打量見次第矣真嘗竊記其言以爲若使被差之官人人如鄭君之用心則雖歲歲方田年年經界亦無害於民者今者幸遇朝廷復有推行此法之意敢錄其說并以陳獻如蒙采擇上之朝省下之屬部不獨使被差官吏有所取法亦庶幾鄭君之心因以暴白於後世鄭福州寧德人其後致仕家居老壽康寧九十六歲而終亦其誠心愛民之

報也并乞台察

一經界行否詳略之利害與其必可行之術熹之言亦詳矣而復有所謂不得行之慮者何也蓋此法之行貧民下戶雖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多單弱困苦無能之人故雖有誠懇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財力辦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為說詞以惑群聽甚者至以盜賊為詞恐脅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沮怯例為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殊不知泉漳之民本自良善不能為寇唯汀州及漳之龍巖素號多盜然前後數起如沈師姜大老官黃三之徒皆非為經界而起也乃以不曾經界有稅無業之民復損失所者眾而輕於從亂耳若其富家巨室業多稅少之人則雖有不樂受產之心而豈肯以此之故棄其子孫又遠之業以為族滅無餘之計也哉其不足慮亦明矣但此等事情曲折微細亦須身復自見乃有以信其必然今朝廷之尊臺府之重其去田里有稅無業之民蓋已遠矣而又有此浮偽姦險之說以蕩搖乎其間則亦何由信此利害之實而必行之哉此熹所以雖獨知之而不能不以或不得行為慮也伏乞台察

右謹件如前熹之愚意又竊以謂此事今在諸司詳為開陳朝廷力賜主張首以定計為先次以釋人為急然後博

采衆論取其所長則雖事之至難者亦將無所不濟如其不然而使復為懷姦挾詐因循苟簡之論所勝則是使三州之民日就窮困永無蘇息之望矣可不痛哉熹衰朽之餘誤叨郡寄不勝喜懼交戰之極謹具狀申安撫轉運提刑擬舉常平使司伏候台旨

小貼子

此狀所陳乃熹平日所聞不經界之通患今到任稍久續行體訪又見本州稅籍不正田畝荒蕪官司失陪王稅數目浩翰無以併解歲計遂至巧作名色料數責罰以救目前官既不法吏又為姦是以貧弱之民受害愈甚州郡非不深知其弊然勢之所驅有不容已雖有賢者不過包蓋忍恥拱手竊歎而已若不推行經界決是無由革去此病之根此於通行利害之中又是一郡要切利害并乞台照

再申諸司狀

具位

伏見本州逐日承準使牒備坐省劄內聖旨指揮詢究經界利害契勘熹到官之初即被上件指揮已具已見畫一併申本州又已取到知龍谿翁朝奉等官議狀備申去說近準泉州關報亦已條具申聞竊意事之利病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可否之決當亦可見於此矣而至今累月未有定論使司排日移文尚且更令詢究此雖高明謙遜博盡下情謹之重之不為輕舉然此一事自初降旨今幾半歲若欲決意舉行則須及此七八月

間畫降指揮檢照紹興年間戶部所行事目雕印行下
 令逐州縣前期講究隨宜損益舉辟官吏取撥錢物差
 下保正副長要使秋成之後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
 了畢庶幾乘此農隙可以集事今來已是夏末秋初而
 都未見有此消息文字往來泛然而已正使幸而不至
 寢罷亦須明年秋冬方得下手是則不惟虛費時月使
 三州疲悴之民更受一年之苦而上下官吏必將妄疑
 諸司無意主張不肯着力詢究兼是事未施行利害曲
 折亦非常情所能預料雖欲詢究其道無由徒爾紛紜
 不惟無益而適所以漏洩幾事動搖衆心使營私避事
 之人得以陰笑竊議於其後非計之得也且以紹興之
 役觀之當時舉東南數百州之地同日施行只是李侍
 卽一人建白於下秦太師一人主張於上斷然行之未
 嘗如此遲疑顧慮而中外響應無有一夫以為厲已而
 敢萌叛亂之意及其說事則版圖稍正稅役稍均民到
 于今賴之不可誣也故嘉竊謂此事雖或不免勞人動
 衆然其勢不得不行而其理亦決然可行其為利害不
 在乎它但在斷與不斷行與不行之間爾若蒙諸司力
 為申明朝廷早賜行下使官吏曉然知是斷然必行之
 令已終不得不任其責則其利病之曲折自當有能次
 第推尋接續申請者今皆不必預以為憂使謀空多而
 事不集以失三州窮民之望也又况本州今年早稻稍
 熟民力稍寬可為之時似不可失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再申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常平使衙伏乞台旨施

行

具位

回申轉運司乞候冬李打量狀

本州今月初九日準轉運衙牒錄白到尚書省十二月
 二日劉子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奏相度到漳泉汀州
 經界十一月二十六日降指揮令福建轉運司照相度
 到事理先將漳州措置施行仍每縣各於所部內選差
 有材力能幹官一員同知縣公共措置務要盡得其實
 毋致引惹詞訴及委陳某專一提督候打量開具已行
 事件及打量圖本申尚書省先具知稟狀申須至申聞
 者

右準指揮嘉熙對本州自去年二月準使司牒條具經界
 利便於六月恭奉聖旨令嘉相度聞奏當已節次具狀申
 奏去訖仍累行下屬縣曉諭士民各據陳述利便紐算方
 法仍會到福州興化軍諸縣紹興十八年舉行經界案祖
 逐項斟酌取其簡便易行將來不至煩擾者分明曉諭并
 將田形算法鑄版行下四縣先令人吏習學指教民戶務
 要人人通曉其它節目亦皆稍有倫緒只是差保正副長
 分畫都界置立土封之類以未得旨不敢預先行下今來
 伏準使牒備坐省劄恭奉聖旨指揮先將本州措置施行
 意聞命驚喜即欲奉行既而思之方量之役全在田野其
 所使令保正副長換集照應書押人戶又是產稅耕農之
 家所以紹興十八年間舉行此法必在十月以後正以不
 欲奪其農時務欲公私兩便而熹自去年累次申請亦欲

秋成之後即便打量兼作之前次第了畢其後又因其素待罪明言年歲向晚播穀有期若便施行亦恐不免有礙不及事之責蓋區區之愚慮亦未嘗不在於此也目今雖然方是正月中旬然閩南地境管下田土纔及冬春之交民間已是耕犁若於此時施行不惟有妨農務而春月雨水常多原野泥濘恐亦難得應期了畢曠日持久勞費倍多將使無知之民不見朝廷之良法美意而反以為厲已豪家大姓隱購租稅之人本所不悅又得以此藉口肆為煽惑動搖之計凡此曲折實有未便以是反有遲疑未敢遽然下手然又竊惟念此事之行雖非燕所建白然而節次條陳利害則事實任其可行致蒙諸司特賜保明朝廷俯從所請至於異議紛紜久而不決又蒙聖明果斷特許行之一州德意所加至深至厚豈可不亟奉行更有前卻則又且欲及此農務尚寬之際先次差下保正副長便令打量城市山坂至春深而權罷俟秋晚而復行既又深念如此施行不惟未有深益且是既行復止中間半歲機穢泄露人情玩習其弊且將無所不有是以不敢復顧避事之嫌而極論其未可遽行之說如此欲望使司詳酌其宜特賜敷奏略敘與十八年事體許俟七月一日方行差役十月一日然後打量其它分畫都界置立土封之類即容本州日下一面措置以至秋成之後打量之時規畫當益詳盡吏民當益諳熟既免妨農之實害又銷不逞之浮言蓋雖遲之數月而累歲依違不決之議一方因襲難革之弊百年久遠一定之規可以優游而責成不至趣迫而

害事宜勝幸甚謹具申轉運使衙伏乞台旨備奏施行

乞撥飛虎軍隸湖南安撫司劄子

竊見荆湖南路安撫司飛虎軍元係帥臣辛棄疾初置所費財力以鉅萬計選募既精器械亦備經營管理用力至多數年以來盜賊不起蠻獠帖息一路賴之以安而自棄疾去鎮之後便有指揮撥隸步軍司既而又有指揮撥隸鄂副都統自此之後只許緩急聽本司節制而陞差事權並在襄陽竊詳當日初置此軍本為彈壓湖南盜賊專隸本路帥司本路別無頭段軍馬唯賴此軍以壯聲勢而次帥司制御此軍近在目前行移快疾察探精審事權專一種種利便今乃遙隸襄陽襄陽乃為控制北邊大敵自有大軍萬數何藉此軍為重而又相去一千二百餘里其將吏之勤惰士卒之勇怯紀律之疎密器械之利鈍豈能盡知而使制其升黜之柄徒使湖南失此事權不過禮數羈縻略相賓服而已於其軍政平日無由覺察及有調發然後從而節制之彼此不相詰委有誤事必矣欲望朝廷考究元來初置此軍一宗本末照辛棄疾當時所請特賜敷奏別降指揮仍舊以湖南飛虎軍為類其陞差節制一切事務並委帥臣專制只令荆鄂副都統司每歲十月關湖廣總領所同共差官按拍事藝覺察有無關額虛券雜役之類庶幾互相防檢緩急可恃

桃廟申省狀

右熹初十日蒙恩宣引函奏桃廟事狀蒙聖慈宣諭若曰僖祖自不當桃高宗即位時不曾桃壽皇即位時亦不曾

桃太上即位時又不曾桃今日豈可容易竊見聖明已有定議今已多日未委因何不蒙朝廷審奏取旨施行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檢會將上早降指揮伏候鈞旨

再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尚書省議不當桃遷僖祖廟室及具劄子奏聞乞行詳議面奉聖訓僖祖自不合桃高宗時未嘗桃壽皇時未嘗桃太上時亦未嘗桃今豈可桃續蒙降出所奏劄子今來日又未見施行熹不勝惶恐所有妄議宗廟之罪欲望朝廷付之理官依法施行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熹所請依法坐罪或恐朝廷未欲如此施行即乞鈞旨請與議衆官同赴都堂並給筆札與熹廷辯如熹委是妄言甘伏朝典

史館擬上政府劄子

熹等竊聞高宗皇帝駐蹕紹興時有小官婁寅亮上書以皇嗣未生乞選宗室子入侍禁中是時高宗年未三十一聞其言欣然開納即以寅亮為監察御史其後宰相趙鼎張浚等遂建大議至尊壽皇聖帝由此入資善堂封建國公然猶未正皇嗣之名仍有配嫡之慮議者憂之又後數年乃有張燾之疏見於其家所述行狀最後因范如圭進其所集昭陵備議且請高宗斷以公道毋貳母疑其言尤切一日高宗遂詔宰相陳康伯定策以壽皇為皇子進封建王遂自儲官正位宸極其事見於日曆本末詳備熹等

竊惟堯父舜子傳受之美遠邁前世冠絕古今雖由天命非出人謀然而一二忠賢抗言悟主其功亦不可以不錄又聞故將岳飛亦嘗有請故殿中侍御史張戒私記其事而它臣僚亦有嘗獻言者但無文字可以稽考欲望朝廷特賜開陳廣行搜訪稍加褒顯以見聖朝崇德報功之意婁寅亮張燾趙禹文字抄錄見到其范如圭有子念德見知平江府長洲縣張戒家在建昌軍居住欲乞行下兩處取索其張戒亦係紹興名臣有奏議文集雜記等書九數十卷并乞指揮建昌軍抄錄申送付下實錄院參照修纂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鑿校

辭免

辭免召命狀 巳卯

右熹九月二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召赴行在者伏念熹性資朽鈍學術迂踈絕無所長可以自見為親干祿得備祠官斗升是營敢有他望今者伏遇公朝薦延多士濫塵收召之目雖知非稱豈敢有辭獨念素有心氣之疾近數發動應對思慮未復故常若使貪肩恩榮聞命奔走竊恐臨事顛錯自取罪戾無以上副招徠之意欲乞且依徐度呂廣問韓元吉例令熹候歇朝滿日前行在庶幾得遂恬養猶或可以勉志愚慮備使令於異日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望特賜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召命狀 癸未

右熹四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云熹已於當日望闕祇受訖伏念熹性資朴鄙學術空疎內自省循無以仰副朝廷招徠之選若不瀝情控告祈免誤恩即恐冒昧之嫌難逃物論伏望某官某官特賜敷奏追寢元降指揮使熹得以少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回申催促供職狀 巳卯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勘會樞密院編修官施元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授令熹疾速前來供職仍具已起發月日申尚書省緣熹近感濕氣見患足疾未任起發前去供職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乞嶽廟劄子

熹昨監潭州南嶽廟未滿準勅差充樞密院編脩官近準尚書省劄子令熹疾速前來供職竊緣熹近感濕氣見苦足疾未任就道而家貧親老急於祿養又欲復備祠官顧未敢請今既迫以官期深恐稽延自取罪戾欲望鈞慈特與陶鑄嶽廟差遣一次干冒威嚴不勝恐懼之至

回申催促供職狀 二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令熹疾速發來供職者照對熹昨於五月內兩次準尚書省劄子催促前來供職已具因依回申乞監嶽廟一次未蒙施行今來又準前件指揮緣熹委是家貧親老迎侍不前不敢依應指揮前去供職欲望檢會前狀早賜陶鑄嶽廟差遣伏乞照會施行

辭免召命狀 壬辰二月

右熹正月十七日準建寧府遞到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令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續準本府再送到元寄納軍資庫尚書省劄子二道內一道備坐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召熹赴行在指揮熹已於二月十日就本家望闕謝恩訖伏念熹才不逮人學無所就累蒙召擢訖無補報近者喪制未終復叨收召之命甫及除禫朝旨又趣其行喜雖至愚仰戴恩遇豈不感激奮勵庶以圖報萬分實以几庸自知甚審頃希微祿徒以為親今則揭罰之餘荒蕪益甚誠不忍虛冒榮寵以增不泊之悲加以憂患侵凌心志凋弱近於泔裏復發癰腫雖幸破潰耗損愈多正使義無可辭筋力

亦難勉強惟是跡涉違慢心不自安敢鑿微誠仰干洪造伏望參政僕射平章相公洞鑿悃曲賜矜憐都俞之間特賜敷奏早與竊罷元降指揮庶使微賤小官獲安愚分免以稽留威命抵冒刑誅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召命狀二

右熹五月三日準建寧府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林枏朱熹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祇受訖伏念熹昨蒙聖恩收召續被朝旨趣行自知愚陋初之寸長無以仰稱公朝薦延之意復念往者為親妄意干祿然猶自審無能不敢過希榮進矧今孤露僅及免喪遽於此時起趨名宦情既不忍義亦難安加以禍罰餘生氣血凋瘵疾病攻撓勉強不前即已具狀懇辭乞賜敷奏竊罷去訖竊慮其狀在路迂回未徹朝聽是致今求再有前件聖旨指揮恩厚命嚴踞踏無措然匹夫之志前已具陳勢迫情哀必蒙鑒察更望參政丞相特與檢會早賜開陳收回元降指揮以安愚賤之分則熹不勝幸甚

辭免召命狀三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檢會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林枏朱熹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劄付熹令疾速起發者伏念熹微賤無堪頻煩越名拜恩踉蹌震懼靡皇實以祿弗逮親不忍從宦加以疾病牽勉莫前已於二月五日內兩次具狀陳乞敷奏竊罷去訖雖人微趣下詞義鄙

拙不足以仰勤朝聽然披瀝肝膽事皆有據不敢一言之妄以取要君用上之誅伏望參政丞相更賜檢會少留聽覽特與敷奏竊罷施行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召命狀四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據熹狀乞敷奏竊罷趣召指揮劄付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前來者伏念熹自蒙收召前後三狀陳述事理已極詳明既未蒙敷奏施行今亦未敢別有祈請偶以近遭叔母之喪別無得力子弟喪葬之役須當躬親營奉度至來春方得了辦欲望朝廷矜憐特賜寬假許熹候叔母葬事了日別聽指揮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辭免召命狀五

右熹準三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令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仍具已起發月日申尚書省者伏念熹昨蒙聖恩撥加收召自省庸愚無所可用兼以私義有所不安且復疾病支離不堪奔走已嘗節次具狀瀝懇乞賜敷奏竊罷去訖不謂愚誠未能上達致煩朝旨再三催促愈益嚴峻熹自揣微賤不勝恐懼遂不敢再有陳述只乞候叔母葬事畢日別聽指揮今來又準上項朝旨再念熹貧家獨力卜地營葬已及半年未有次第若遽舍之而出竊恐愈見狼狽重以多難早衰舊疾間作近因久雨感濕傷冷後苦脚弱步履艱難雖不俟優而疾趨其勢亦有不

落處謹復具狀申尚書省欲望參政丞相府賜敷奏收回元降指揮以安愚分且便私計實為厚幸或恐不欲以一介犬馬之私輕改朝廷已行之命即乞別賜陶鑄差喜監獄廟一次使得杜門養病萬一異時稍復疆健尙或可備使令之末熹不勝幸甚

辭免改官宮觀狀一 癸巳

右熹準建寧府送到五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一道五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熹至愚不肖昨蒙聖恩收召至于再三屬以憂患之餘疾病衰廢不能扶曳一造闕庭適慢之誅方竊俯伏以俟不謂天地父母之恩至隆極厚既赦其罪不即誅滅而又過於臨照誤有褒嘉一字之榮踰於華袞至於特改京官即畀祠祿又皆朝廷平日所以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愚賤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熹雖至愚豈不知感激聖恩誓死圖報何敢復議辭受取舍於其間實以多病無能求退得進揆之私義既有未安而賞不當功名不孚實竊慮以此或致上累聖朝綜核之政則熹之罪又將有不可勝誅者此熹之所以怔管前却千慮百思而終不得以不辭者也所有前件省劄不敢祇受謹已寄納建寧府軍資庫訖敢復歷懇披陳仰干洪造欲望叅政丞相特賜敷奏收還元降指揮或許仍理舊資即乞別與獄廟差遣以安愚分實為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改官宮觀狀一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私義未安未敢祇受已具狀申尚書省及將所準省劄申建寧府寄納軍資庫訖今來又準告命一軸仰戴異恩俯伏震懼然熹愚賤已具前狀不敢再有陳述除已將上件告命并送建寧府寄納訖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檢會前狀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改官宮觀狀三

右熹準十一月二十四日尚書省劄子據熹狀辭免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恩命乞許仍理舊資別與獄廟差遣事檢會到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初節文臣僚辭免恩命各有定制比來不合辭免亦具申陳委是妨廢職事令吏部申嚴行下劄熹依已降指揮施行者伏念熹昨以憂哀摧毀疾病侵凌不獲恭趨嚴召所以累具辭免乃蒙聖慈寬赦不誅誤加褒異恩生望外事踰例表非常之寵風動四方况熹身被隆私豈不知感實以衰惰廢弁志行不脩無德可褒無功可錄無以仰稱聖主特達之知有愧國家勸勵賢能之意以故冒昧復有懇辭不意愚誠不能感動乃蒙檢會前件指揮施行在熹豈敢固執迷方輕冒憲綱然竊詳考元降指揮上為辭免推遷妨廢職事合行禁約若熹所被恩除初無職業即與前件立法之意事體不同敢復披誠再干洪造所冀愚憫得徹聖聽庶幾微賤小臣幸終免於通慢之誅而區區匹夫之守獨得伸於分列之外又况屏絕浮虛抑止貪競其於聖朝屬精實實之

政亦未必全無所補熹之所請亦非止以自為而已下情無任瞻望祈扣之切伏望參政丞相洞鑒精愷早賜開陳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韓克改官官觀狀四

右熹准建寧府送到三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據建寧府據熹狀申乞數奏寢罷昨來特改宣教即主管台州崇道觀恩命事并檢會乾道九年閏正月二日不許臣僚辭免恩命猶揮三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劄下朱熹照會若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指竊念熹昨蒙聖恩誤有褒擢感戴激切不知所自徒以自知本非巖充知名之士行伍材術又不逮人貧病退藏自其常分實無毫髮可以仰稱聖朝褒勳之意所以屢竊科禁冒整涸誠不謂聖慈尚闕前音恐懼顛越愈不自安不免冒昧再拜陳述狂妄昏愚罪在不赦伏望鈞慈委曲數奏特加寬宥追寢誤恩或令仍守舊資別與撤廟差遣則不惟小臣獲免昧利苟得之譏在聖朝亦無輕用名器之失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申建寧府狀一

右熹伏蒙使府專委崇安縣丞王文林齊送到熹元寄劄告命一道尚書省劄子一道印紙一軸到熹所居今熹祗受者照對熹近準尚書省劄子一道據熹狀辭免上件恩命檢會近降不許辭免指揮付熹照會熹竊詳上項指揮本意蓋慮內外職任臣僚妄為辭免妨廢職事即與熹今來所乞事體不同已將所準省劄具狀申使府寄納軍資

庫及申尚書省乞賜數奏寢罷去訖所有今來使府送到告命文字委實難以祗受重念熹一介微賤本無寸長際遇聖明累叨獎掖所以每形遜避蓋亦各有端由昨來申省狀中不敢縷網陳述是致愚悃未能自通今敢述其二乞賜備申庶幾微誠或蒙矜察竊緣熹本以諸生應舉干祿於紹興十七年請到文解得試禮部叨預奏名濫綴末第後來參部銓試注授泉州同安縣主簿到任四年省罷歸鄉偶以親老食貧不能待次遂乞撤廟差遣再任未滿誤蒙召對除武學博士又以急於祿養復乞撤廟一次又未滿間準勅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尋以丁憂不及供職續蒙收召又以憂制未終不獲拜命比及克喪再蒙檢舉催促則憂患之餘心志摧謝血氣耗傷疾病交攻不復堪從仕矣艱苦半生首末如此迂愚之分敢不自安今乃誤蒙嘉特改京秩畀以祠祿寵數過優內省庸虛實為非揀蓋語其勞最則入仕以來二十七年闕居之日十居七八語其志節則隨羣逐隊應舉瓦官前後求閑皆緣急祿語其學行則躬行不力未能寡過俯仰愧怍內訟方深此皆非有高世之心絕俗之行豈真能驕富貴而輕爵祿者而使之竊安貧守道之名冒養老優賢之禮以熹愚昧尚且有以自知不稱况公論有在人謂斯何若復會懇恩榮不知引避疆顏忍耻視面受之此必傳笑四方貽譏後世在熹雖不足道實懼玷辱聖朝此區區所以冒犯缺鉞而不得盡其辭者也所有告劄印紙熹既不敢祗受謹已即時當面納還崇安縣丞王文林仍具公文回報請為申送

使府依舊送庫寄納外今謹具述愚懇欲乞鈞慈矜念特與備申朝廷乞賜數奏收回元降告劄印紙庶使小臣不致久違朝命免獲罪戾或蒙選以丁憂已前初品舊階改差獄廟一次俾安愚分以盡餘年尤為厚幸喜不勝析懇激切之至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伏乞照會備申施行謹狀

申建寧府狀二

右熹準使府牒差建陽縣主簿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并熹元寄納告命一道省劄二道印紙一軸令熹祇受者竊緣熹昨來辭免實以私義未安不敢冒受朝廷褒寵之恩所以控竭愚誠仰于朝聽亦蒙使府備申去訖今來雖有上件回降指揮緣熹所陳未奉俞允義難苟止須至再布陳述今有狀一封申尚書省欲乞使府發遞前去所有告命一道省劄三道印紙一軸其建陽主簿不肯交領前回今專遣家人賁詣使府乞依舊寄納軍資庫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謹狀

謝改官官觀奏狀

右臣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臣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續準降到告命一道授臣前件官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前後三次具狀申尚書省乞與數奏寢罷尋準尚書省劄子檢會近降不許庶官辭免指揮奉聖旨劄與臣照會者仰體德意不敢固辭已於六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祇受訖伏念臣一介微賤無所能似昨蒙聖恩收召實以憂患侵凌血氣凋瘵不獲

與曳殘疾顛越道塗以盡臣子之恭方竊屏伏以俟誅夷乃蒙聖慈誤形褻寵改官賦祿絕無近比及其皇恐辭避冒觸科禁則又申命丁寧不以即罪恭惟褒勸之意寬赦之恩皆非臣愚所能稱塞顧不敢再有辭遜以瀆天威祇命感恩心口相誓惟當躬佩訓詞益堅持守以求無負天地父母至隆極厚之恩舍此而言則雖湛身碎首九隕而不辭亦不足以論報矣臣無任瞻天望聖受恩感激之至謹具狀奏聞謹奏

申省狀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續準降到告命一道授熹前件官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前後三次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數奏寢罷尋準尚書省劄子檢會近降聖旨再劄付熹照會者熹仰體德意不敢固辭已於六月二十三日望闕祇受訖除已具奏稱謝外謹具狀申省伏乞照會謹狀

申建寧府狀

右熹茲者祇受告命係出特恩今有奏狀稱謝合於使府附遞申發竊慮小臣微賤限於條制無由得徹免疏之聽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欲乞照會繳奏施行

辭免秘書即狀一丙申七月八日

右熹準六月二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并告命一道授熹秘書即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聖主寤寐俊傑圖起事功片善寸長靡不收用嚴宥幽隱亦弗棄遺遂使妄庸有此遭遇恩德隆重捧戴難勝豈敢飾詞遜避以孤獎拔

之意然竊惟國家開建圖書之府所以儲蓄秀異之才
 選試有程未始輕授即以奉守為職雖具與校之官然自
 昔相承或用以處老成耆德之士如熹兀陋豈所克堪今
 若倉冒寵榮不自量度此必坐取嘲笑以累聖主知人之
 明又况頃年屢以多病不才懇辭召命已蒙聖慈洞照肺
 腑蓋既憐其愛君憂國粗有畎畝夙夜之誠而又知其衰
 朽無庸重閱勞以官職之事故凡所以假借懷嘉惠養全
 活之意雖非愚賤之所當得然天地父母委曲生成之恩
 則有不可以終辭者此熹所以懇辭踰年而卒拜明命且
 復具以此意附奏陳謝其所以感恩自誓之誠蓋有皦然
 而不可欺者今乃欲因聖主前日所以假借惠養之資而
 遂寅緣以冒進摧無涯之寵則是古人所謂登龍斷而左
 右望以罔市利者不惟士夫清議有所不貸而熹之不肖
 亦竊羞之是以恐懼回皇不敢祇受伏惟鈞慈憐察特為
 敷奏早賜寢罷元降指揮使熹愚分稍安不勝幸甚熹除
 已將省劄告命申建寧府送軍資庫寄納外謹具狀申尚
 書省伏候指揮謹狀

辭免秘書郎狀二

右熹準八月三日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授秘書省祕
 書郎恩命八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許辭免者伏念熹
 草茅賤士草句腐儒昨被詔除自知不稱軀形控避方俟
 謹誦豈意天慈曲垂恩旨開命震恐即合奉承敢以固辭
 重勒猶聽伏况適著聖德日新容受謙言旌賞狂直雖在
 亡沒亦不棄捐海內聞風感動興起以至更相勸勵咸願

竭忠如熹之愚雖不及此亦豈不願依附末光效其尺寸
 何忍自棄明時老死巖谷泯泯沒沒徒與草木俱腐實以
 空疎頑鄙本非臺閣之姿不敢輒塵華貫進官領祿已冒
 闕退之寵難以復造朝班所以千慮百思何徇瞻顧雖感
 恩惜日不勝歎畎之誠而仰愧俯忤卒不得不盡其詞也
 是敢重瀝肺肝再嬰斧鑕必冀上回冲鑿下遂夙心伏望
 參政特為開陳早賜寢罷或仍舊與官廟差遣一次則熹
 不勝大幸其降到省劄內有聖旨指揮不敢拜受已寄納
 建寧府軍資庫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知南康軍狀 戊戌

今月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南康軍填張軒
 闕又準尚書省牒奉勅宜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
 農事仍借鉞者聞命震驚若無所措伏念熹疎繆之姿不
 堪從宦病卧林野日益支離昨蒙聖慈矜憐特與改官仍
 畀祠祿以遂閑退之願於熹愚分已為過優今者忽有前
 件恩命又出意望之外足見天地之仁不遺一物寸長尺
 短皆欲使其有以自見在熹感激誠不自勝然竊惟念州
 郡之寄所係不輕苟非其人千里受弊所以朝廷不惟審
 擇以寄民命而又嚴立資格以叙人材蓋不欲使庸妄輕
 淺之流得以因緣冒處為民不利前後臣寮建請詔旨丁
 寧亦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如熹之愚素號庸劣又自初官
 一任解罷今已二十餘年杜門空山罕接人事民情吏職
 懵不通曉改官以來未滿四考雖名知縣資叙而備數稱
 官初無職事可以自試默默履卧習成媮惰一旦使之疆

起田間攝承郡事不惟資淺望輕有礙累降指揮亦懼無以承流宣化仰稱聖天子綜核名實愛養元元之意此真之所以恐懼踧踖而不得不辭者也或者以爲熹之賤殺屏處窮僻而朝廷記憶恩指隆厚至於如此若復苟圖安佚固爲遜避則將無以自竭犬馬報效之勞而陷於不恭之罪喜竊以爲不然蓋熹本以無能退處田里聖朝過聽誤加獎借寵以廉退之名勵以堅高之操訓詞在耳天鑒弗違熹雖至愚不能及此猶當刻心自誓終始不渝庶幾

可以仰報萬分下全素守今不務此而欲以奔走承命爲恭則亦非義之所安矣又況蒲柳之質多病早衰年歲以來精力頽減政使方在仕塗亦須量力引退顧乃甫於今日疆自修飾起趨名宦豈不大爲有識所笑重貽前詔之羞哉初以官卑人微不敢輒具辭免且欲祇拜恩命續伸投闕之請竊緣所差南康軍徐填見闕度亦不過兩月即便復茶朝聽誠不若直情控訴冀蒙矜察庶免煩瀆之罪所有遞到劄子勅牒不敢祇受除已申送建寧府軍資庫寄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參政丞相少保特爲敷奏寢罷今來所降指揮令熹休舊宮觀差遣則熹不勝幸甚謹狀

乞宮觀劄子

熹昨蒙聖恩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屬以私義未安不敢祇受即已具狀辭免續奉聖旨不許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日前來奏事熹聞命震懼已於十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祇受勅命訖仰惟天地之恩至隆極厚一介疵賤

捧戴難勝矧以孤愚又被涵育雖碌碌拙自甘退藏至於策名委質之義學道愛人之心則實有所不能忘者豈不顧及明時奉承寬詔悉心管職爲國養民實以今秋以來疾病益侵精神益耗勉從吏役懼速顛隲加以本軍闕入已久若以熹故更復遷延竊恐官曹解弛簿書緣絕別致誤事則熹違命不恭之罪益難幸免欲望鈞慈俯賜矜念特與陶鑄宮廟差遣一次則熹不勝幸甚

乞宮觀狀

右熹昨以疾病衰耗不堪吏役曾於正月二十日具狀申尚書省陳乞宮廟差遣然以被命已久不敢寧居即於當月二十五日扶病起離前來二月四日至信州鉛山縣管下歇泊聽候指揮已經旬日未奉處分而熹伏自到此以來衰病之軀愈覺羸悴雖無痛楚危急形證而精神氣力日見凋枯行坐無力語言少氣思慮應接失後忘前旁人雖未遽覺而熹之自知甚審若更勉彊扶曳前去不惟在路必至顛踣雖幸到官亦難於支吾欲望鈞慈俯憐衰朽檢會前狀并賜開陳特與改差宮廟差遣一次使燮燮微命得遂天年不至狼狽於道路則熹不勝幸甚喜覓今且在鉛山縣聽候指揮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軀冒瀆鈞嚴熹昨以衰病支離不堪吏責累具申陳乞賜陶鑄宮廟差遣然以久稽朝命義不違安即已扶病離家前來信州管下聽候處分今已旬日未奉處止而熹衰病日益侵加精神昏耗氣力綿憊若復勉彊與

之官必取顏路為世嗤笑在喜賤微不足深恤竊恐或非聖朝所以眷憐收用之本意也今不獲已復具公狀冒昧有請伏惟丞相幸垂察而加憐焉特賜開陳從其所欲俾之早得歸伏田里休息疲瘁訪問醫藥以終餘年則熹之感思戴德銘鏤肺腑何有窮已敢志進越輒具劄子申聞伏乞鈞察

自劾不合用劄子奏事狀

右熹伏觀都進奏院牒臣察劄子奏臣竊見舊制章奏凡內外官登對者許用劄子其餘則前宰執兩省官以上許用劄子以下並用奏狀乞申嚴有司應帥漕郡守主兵官如事涉兵機許用劄子餘僭越犯分有不如式則令所屬退還等事三省同奉聖旨依奏者伏念熹山野生疎不識事體近於今年六月二十二日因本軍陳乞蠲減稅錢事曾具劄子奏聞雖在上項指揮之前實亦有違舊制聞命震恐不知所為即欲具奏自劾又恐復以狂妄重干典憲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敷奏亟行罷黜以為疎遠小臣慢上不恭之戒謹狀

自劾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一

右熹昨蒙聖恩畀以郡紱懇辭不獲冒昧而來到官未幾不勝更責疾病交作殆不自支即具劄子申乞改差官觀差遣側聽累月未蒙敷奏施行真誠愚昧夙夜靡寧亦欲勉悉疲篤以酬恩遇顧以山野不開吏道重以凋郡財匱民貧去年上供綱運起發至今粗及其半官吏相承但知竭力催科以給公上庶逃罪責不意屬縣今秋有旱傷處

不惟失於檢放加以程督過嚴遂致人戶流移怨謗蠱起雖已遣官慰諭尚恐未能安帖熹竊自惟平生章句腐儒之學雖不適於世用然區區之志亦未嘗不以愛人利物為功今乃以是上負使令下負所學積此慙懼疾病侵加誠無心類可食俸祿欲望鈞慈特與敷奏早賜罷免以為速近收守不勤撫字之戒而熹亦得以杜門省身益求其學之所未至庶幾後効以贖前愆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自劾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二

右熹昨緣本軍管內今秋有荒旱處不知及早檢放而催理舊欠過於嚴急遂致人戶愁怨相率逃移已於十月內具狀自劾申尚書省乞賜罷黜以為州縣之戒惕息俟命至今兩月未奉處分憂懼日積疾病有加職事之間益以荒廢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檢會前狀早賜敷奏施行謹狀

乞官觀劄子 庚子正月

熹輒有誠懇上濟鈞聽熹昨蒙聖恩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已於去年三月三十日到任累以疾病陳乞祠祿未蒙敷奏施行今來在任已滿十月非久當書一考實緣衰病愈侵心力凋耗加以脚氣癢飲發作無時難以勉強在職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改授祠廟差遣一次使得杜門竊食休養殘廢庶幾不至即日顛頽不勝幸甚

乞官觀狀 庚子三月

右熹昨準勅差前件差遣累以病患辭免不蒙開允遂於

去年三月三十日扶病到官交割職事今來在任已是踰年疾病支離不堪更責中間節次具狀陳乞官觀差遣亦未準回降指揮近於三月六日視事之際風痰大作頭目旋暈幾至僵踣今已累日精神愈見昏憤委是很俱不可支持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鈞慈檢會喜累乞官觀文字早賜敷奏特依所請不勝幸甚伏候鈞旨

與政府劄子

喜昨以衰病支離輒具劄目陳乞陶鑄官觀差遣側聽踰月未蒙處分近於三月六日視事之際風痰大作頭目旋暈欲僵仆今已累日精神愈見昏慢委是很俱不堪勉彊已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早賜敷奏特依所請使喜得遂休養以保餘齡不勝幸甚干冒威嚴俯伏俟罪

乞官觀劄子

喜輒有危迫之懇干冒鈞聽喜舊有心氣之疾近因禱雨備災憂懼淋迫復爾發動怔忡炎燥甚於常時竊慮當此早荒曠廢郡事其為利害又非它時之比欲望鈞慈特賜敷奏與喜官廟差遣今得少遂休養不勝幸甚所有本軍荒政昨已措置略有次第更望催促替人石豁疾速前來接續賑救則千里飢民不勝幸甚

鈔免直秘閣狀一

右喜準七月十八日尚書省劄子七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以喜昨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可除直秘閣者喜聞命震驚受恩感激有不知所以言者然竊伏念喜昨以非才誤蒙任使不能布宣德意以惠遠民乃以刑

政失中招致殃咎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據罪論刑豈容幸免政使粗能措畫不致大段狼狽亦是職守之常何足補塞愆負而况躡閭租稅撥賜錢米許借上供錢物糴米賑糶皆是聖主天地貺施非常之恩官吏於此豈有絲毫之力至於勸諭富民發廩糴濟亦是聖朝不愛官爵以救民命頒下賞格極於醲厚以故富民觀感視效始肯竭其困倉累歲之積以應公上一旦之須亦非官吏之力所能及也然其賑濟人戶初無致早之罪今又不取一錢而捐米四五千石方得一官自私家言之其數亦已多矣此則在所當賞而不可緩者非一時官吏有罪無功之可比也今喜幸際隆寬曲加容貸更蒙除用已極叨踰今者又被聖恩復有上件除命而喜前所奏南康軍賑濟人戶張世亨等四名合依元降賞格補授文武官資者有司顧以微文沮卻其事至今未見報行推賞指揮是乃聖主過恩既賞於其所當罪而有司失信及吝於其所當賞喜雖至愚於此竊有所不安者所有降到省劄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寄納軍資庫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朝廷洞然誠惻特為敷奏許賜收回仍檢會今年閏三月內南康軍奏及喜獨街奏狀詳酌所陳事理如是節次官司果是固為邀阻至今不為保明推賞即將張世亨等併為敷奏依喜所乞不候諸司保明特與先次依格等第推賞直降付身令本軍日下當官給賜是則不惟喜之私義得以自安亦庶幾自今以來州郡長吏奉法遵職務格和平不至幸民之災自圖身利不惟此四人者早蒙聖恩免有邀阻乞寬之擾父

子兄弟感戴無窮而萬一不幸四方復有水旱饑饉之災亦使其他富民知所激勵易為勸誘貧者有所恃賴不復流移其利非止一端而已也任妄僭率干冒朝聽祈恩俟罪無任懇切恐懼之至謹狀

小帖子

稅戶張世亨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承節郎稅戶劉師與賑濟四千石依格乞補承信郎進士張邦猷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迪功郎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迪功郎

右具如前伏念喜罷官還家舊任別無縮繫只此一事未了初謂朝廷賞格必非虛文不謂今乃以此自陷於罔民之罪每一思之如負芒刺顛以居聞不敢陳請今者幸因辭免恩命得效一言過此則分守有拘又將無以自達切望鈞慈早賜垂念千萬幸甚如是四人近日皆已得霽恩賞不曾報行即喜屏居深山探問不實之罪亦乞矜貸而其所乞辭免恩命與此事體自不相須更望力賜開陳期於得請乃為厚幸伏乞鈞照

辭免直秘閣狀二

右熹九月初四日準八月十七日辰時尚書省遞到告命一道照對喜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熹前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可除直秘閣喜竊伏惟念昨來在任政刑乖錯招致旱災有罪無功不敢抵受無在任日遵奉淳熙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勅旨賞格勸諭到稅戶張世亨劉師與進士張邦猷待補國學生黃澄四名出米賑濟

共計一萬九千石已行支散即具奏聞及申諸司乞與保明推賞補授文武官資今來已是半年竊慮熹既得替之後諸司未曾保明致得本人未蒙朝廷推賞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收還誤恩仍將張世亨等四名不候諸司保明早依原降賞格特與推恩給降付身令本軍日下當官給付及具狀繳連所降省劄寄留建寧府軍資庫訖今來又準上項告命熹為有前項所申兩節事理未準回降指揮不敢抵受已并申建寧府寄留外謹再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檢會前狀特與敷奏許喜辭免仍將張世亨劉師與張邦猷黃澄四名早賜依格推賞則喜不勝幸甚謹狀

辭免直秘閣狀三

右喜準九月五日尚書省劄子備坐熹前狀所乞寢罷新除直秘閣恩命事奉聖旨不許辭免者熹仰戴聖恩不勝感激雖未敢即日祇受謹已望闕稱謝詎但熹狀內所稱熹雖至愚於此有不能自安者正為南康軍保明勸諭到稅戶張世亨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承節郎進士張邦猷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迪功郎待補國學生黃澄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迪功郎稅戶劉師與獻米四千石賑濟依格合補承信郎一節未蒙戶部依格放行恩賞乞賜敷奏施行今來所準省劄內却刪去此項事理熹竊恐區區愚昧迫切之誠未得仰闕天聽其合推賞人依舊未得需被聖恩則喜於義亦難抵受又况目今諸路水旱廣闊公家所積已經發散所餘無幾全賴富民獻米賑恤若見朝廷施行如此誰肯應募助國救民熹見蒙

政除提舉浙東常平公事當此凶歲專以救荒為職若此所乞依格推賞不蒙施行不惟失信於南康舊治亦無面目可見浙東之民將來必致悞事上貽仁聖宵旰之憂熹雖萬死不足塞責欲望朝廷詳酌特賜敷奏詳喜前狀所陳將南康軍所奏稅戶張世亨劉師興黃登張邦獻各與照應元格早賜補授文武官實則上件恩命不必加於熹身而聖朝綜核之政備於上遠近觀聽有所激勸於下矣謹再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除浙東提舉乞奏事狀

右熹今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政除前件差遣熹以衰病之餘心力凋耗目昏耳重不堪繁劇擬具情懇干告廟堂乞與敷奏聽容辭免而聞之道路本路今年災傷至重民已艱食若更遷延有失措置竊恐向後飢民愈見狼狽重貽聖主宵旰之憂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祇受訖所有合赴行在奏事未奉指揮伏念熹自違陞職十有九年誠不勝臣子惓惓願得一瞻天日之光况今被荒合行奏稟事件非一又熹前任南康亦有合奏聞事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進職奏狀一 壬寅

臣九月四日到處州遂昌縣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淳熙八年早傷去處監司守臣賑濟有勞令臣進職二等者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謹已即時望闕謝恩訖伏念臣昨以孤愚誤叨臨遣仰瞻玉色既闕然有畏天恤民之誠而聖訓丁寧又無非惻怛焦勞之實退惟疵賤遭遇如此誠不敢

愛其夙夜之勤冀以仰稱萬一而疾病之餘精力滿短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益嘗一再自劾恭俟嚴科陛下赦而不誅已為寬典至於過恩假寵躡等疏榮則懼非所以示勸懲惜名器而謹馭臣之柄也况臣昨以按劾知台州唐仲友反被論訴見蒙送浙西提刑司差官體究近日雖蒙聖斷已罷本人新任所有體究指揮尚未結絕臣方當因服藉藁以俟斧誅豈宜遽竊恩榮以紊賞刑之典所有前件恩命臣實不敢祇受欲望聖慈特許辭免臣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奏狀

右臣九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頃見闕去冬已經奏事不候受告疾速前去之任者臣聞命感激已於當日就衢州常山縣界首安泊處望闕謝恩解罷前任職事訖伏念臣天賦樸愚與世寡合爰自早歲即甘退藏雖蒙聖朝累加收用竟亦不敢冒昧就職杜門屏處玩思遺經賴天之靈偶窺管宄因竊妄意討論刪述算成一家之言以待後之學者中間誤蒙聖恩特改京秩訓詞褒勵蓋亦以是期之其後更被除書起補郎吏而臣所守不固不能力辭二年之間中夜無枕起坐太息未嘗不私自隣悼而悔其初心也既而復忝推擇備使近畿凡所奏陳多蒙開納賜錢蠲稅無請不從自惟孤愚遭遇如此則又幡然思竭驚頻以稱所蒙唯懼縱姦賊民奔命廢職異特無復面頰以見陛下至於觸忤權貴擷取怨讎則雖必知其然而有所

不暇計也既而果如所料沮撓萬端又獨蒙陛下聖明察其孤忠委曲覆護非唯不加誅誣又使得以進職遷官為名而去臣竊不自知區區之迂愚疏賤何以得此於陛下顧念感激涕下交頤所有恩命誠不當更有辭避以孤眷獎然臣之愚實有所不獲已者蓋以心目俱昏不堪吏責今夏已嘗抗章俟罪未奉進止而旱蝗繼作恭奉御筆戒諭丁寧仰惟聖心憂勞特甚是以惶懼屏息未敢復言今既蒙恩許解賤職正是草野愚臣乞賜骸骨以遂夙心之時而所除官又係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亦皆知其不可况臣雖愚粗識義理何敢自安儻蒙聖慈特賜罷免或與嶽廟差遣使臣得以歸耕故壘畢志舊聞內休已憊之精神外避當途之猜怨則臣不勝千萬幸甚所有前件省劄內除授恩命臣决不敢祇受已送衢州常山縣寄收仍一面出本路界還家俟命欲望聖慈早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一

右臣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辭免新除江西提刑恩命奉聖旨令臣與江東提刑梁揔兩易其任臣已即時望闕謝恩訖伏念臣區區誠懇已具前奏既蒙改命曲遂其私使得免於攘奪之嫌以全素守其在微臣固已甚幸但臣前所奏陳願得蒙恩投置閑散以為養病著書全身遠害之計則尚有未蒙聖察者於臣私計未便猶多敢昧萬死再垂墮續欲望聖慈詳臣前奏曲賜哀憐追寢誤恩改界祠祿使其得遂夙心免罹非禍則於微臣又為莫大

之幸所有省劄內聖旨指揮臣下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崇安縣寄收訖聖恩隆厚報效無階瞻望軒牙 羣臣無任犬馬戀慕激切之至

貼黃

臣祖鄉徽州婺源縣正隸江東見有墳墓宗族及些小田產合該回避又梁揔到官今方月餘一旦忽然無故改易不惟迎新送故煩擾吏民亦礙累降指揮有失朝廷舉措之重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新除江西提刑恩命奉聖旨令熹與江東提刑梁揔兩易其任熹以前奏所乞未蒙開允不敢祇受已再具奏辭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敷奏寢罷或與嶽廟差遣不勝幸甚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二

右臣十一月七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奏辭免江東提刑及回避田產事奉聖旨不許辭免田產特免回避者臣草野賤微屢有煩瀆顧勞天語重賜丁寧感極涕零不知所措已即時望闕遙謝訖重念臣昨被使令妄意職業智識淺短條奏闕疎上誤公朝失於舉措自知罪大不敢自赦是以再蒙恩除不免瀝懇辭避凡所陳述皆出鄙誠非敢飾辭備禮以為觀聽之美而已唯是曲折之間猶有不敢盡其辭者然竊仰惟陛下天日之明無幽不燭固不特臣之喋喋然後有以悉其危懼休迫之情也又况今來所除差遣乃是按察官司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為或至

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下負風心上孤陛下
眷知任使之意進退惟谷無地自處是敢忘其再三之瀆
上千鈇鉞之威欲望矜憐早賜開允特與嶽廟差遣一次
使臣得以休養精神卒其舊業退避仇怨保此餘生或者
未填溝壑間得見陛下重振綱維一新治化而達聰明目
不忘孤忠別有遠外重難驅使則臣雖衰拙尚庶幾效其
尺寸裨在陛下所以命之不敢復有辭矣若為今日之計
則退藏之外無可者伏惟陛下哀憐幸于冒宸嚴臣
無任戰栗俟命之至

中省狀

右憲準尚書省劄子據憲辭免江東提刑恩命又回避祖
鄉田產事奉聖旨不許辭免田產特免回避劄付憲者
緣狂妄疎拙已試罔功不敢復當劇舉之職已再具奏狀
辭免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辭免進職奏狀二

右臣十一月七日準降到告命一道授臣直徽猷閣者臣
昨在任日被省劄備坐前件恩命已嘗具奏稱爲按劾台
州唐仲文賊濫不法反被論訴未蒙結絕不敢祇受今者
伏觀已降指揮仲文已罷新任更不差官體究其紹興府
見劾已招僞造官會人蔣暉等亦聞已得朝旨盡行釋放
訖詳此事理竊恐臣所按劾不公不實別有合得罪名未
蒙朝廷行遣難以却因職事微勞遽與其他無罪之人例
霽恩賞其所降到告命臣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崇安縣
寄收訖欲望聖慈深察特賜追寢施行則臣不勝幸甚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

右臣十一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辭免直徽猷閣
及江東提刑恩命奉聖旨並不許辭免令疾速起發前去
之任者臣昨以怨仇當路蹤跡孤危屢貢封章乞回成命
情迫意切忘其再三既而深自省循始知震懼方且計日
以俟誅夷不謂陛下天度含容聖恩溥博雖未開允亦免
譴訶臣聞命感激涕泗交頤恭惟聖詔丁寧不可數得雖
知私義有所未安然不敢不抑鄙情以承睿獎即於當日
遙望闕庭拜受直徽猷閣恩命訖所有江東提刑職事迫
威命之已行亦擬即日拜受盡時起發而臣至愚反復思
慮復有所甚懼而不能已者不免味死瀝血再觸天威瞻
顧傍徨不知所措伏念臣所劾賊吏黨與衆多某布星羅
並要路自其事覺以來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騫
經營於下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
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而至於師友淵源之所
自亦復無故橫肆觚排向坐下聖明洞見底蘊力賜主
張則不惟不肖之身久爲魚肉而其變亂白黑誣誤聖朝
又有不可勝言者然陛下之憐臣愈厚則此之疾臣愈
深是以爲臣今日之計惟有乞身就闕或可少紓患害去
更貪戀恩榮冒當一道劇舉之責則其速怒召禍必有甚
於前日者陛下雖欲始終保全亦恐有所不能及矣故臣
於此深竊恐懼再三籌度以爲與其他日拘牽威促而夫
身於仇人之手不若今日再三辭避而得罪於陛下之前
又况陛下至仁至明且既憐臣之厚而保全之如此固未

必肯以此加臣之罪而必棄之也是敢決意仰首呼天而一罄其說如此所有前件差遣欲望聖慈深察危懇特賜改差撤廟一次使臣得以卒被前日生死肉骨之恩免遭異時睚眦中傷之禍臣不勝幸甚若臣前奏所謂著書者則臣自集諸經訓說之外於資治通鑑亦嘗妄有論次數年之前草藁略具一行作吏遂至因循每一念之常恐未為千古之恨今若少寬原隰之勞更竊斗升之祿假以歲月卒成此書使於世務略有絲毫之補則臣之所以仰報大恩者固不必在於簿書期會之間也臣狂妄進越死有餘罪伏惟陛下天地父母矜而赦之臣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誤蒙聖恩俾將使指而臣方以按劾賊吏干忤相臣一身孤危不能自保其何以控制姦猾循撫柔良凡此哀鳴非特自愛實為陛下一司事權一道民命之計切望聖慈深賜鑒察

臣舊讀資治通鑑竊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王號而不可曉又九事之首尾詳畧一用平文書寫雖有目錄亦難檢尋因竊妄意就其事實別為一書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小註以備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際則又輒用古史書法略示訓戒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如蒙聖慈許就開秩即當繕寫首篇草本先次進呈恭候臨決

申省狀

右熹準十二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直徽猷閣及江東提刑恩命奉聖旨並不許辭免令疾速起發前去之任熹仰惟恩旨稠疊不敢固辭已於當日拜受直徽猷閣恩命訖所有江東提刑差遣緣熹於廊廟大臣有合回避事理已別具狀奏聞如蒙降出乞賜敷奏早與施行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謹狀

乞官觀劄子

熹伏自頃歲罷官洩東聖恩畀以祠祿至今考滿家貧累重未能忘祿欲望特賜敷奏更與再任一次伏候指揮

申建寧府改正幫勸俸給狀

右熹昨於去年二月內準尚書省牒差充上件差遣當申使府批書勸請俸給蒙糧料院依職司人例幫勸緣熹昨來雖蒙聖恩除授江西江東提刑當即辭免並不曾受告赴任難以依職司人例勸請添支已即節次具狀申使府乞行改正未蒙施行在熹私義實難冒受今再具狀申建寧府使衙伏乞指揮依條施行謹狀

辭免江西提刑狀一

右熹見任主管南京鴻慶宮七月二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朱熹除江西提點刑獄替馬大同成資闕者孤遠之迹誤蒙聖恩感激之深豈敢辭避實以連年災患久病摧頹此去赴官之期又已不過數月竊慮將來不堪繁劇終須別有祈懇已受復辭為罪愈大所有恩命委實不敢抵受其省劄已送崇安縣寄收外欲望朝廷特

爲敷奏追寢成命令熹依舊奉祠以安愚分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一

右熹近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奏事訖之任者熹聞命震驚即欲依稟起發前去實以累年以來積負憂畏精神恍惚耳重目昏筋骨支離腰痛足弱其餘病苦發歇不常蓋有言所不能盡者所以昨來被命之初即以此誠控告未蒙俞允不敢遽有煩瀆今來又被前件恩旨熹竊惟念已試無堪再蒙收用天地父母之恩已極隆厚而又特降廉旨使得奏事而行以爲使臣光華之寵自惟何者有此遭逢若使稍能自力一造闕庭不惟得以少慰八年大馬暮戀之誠而陳重疊受恩感激之意而拜起應對之間亦須便蒙聖主哀憐照察不至虛有詞費以干留令之誅顧實衰殘不堪扶曳仰孤隆旨自棄明時望絕雲天涕下露臆輒冒萬死復整愚衷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罷前降指揮令熹依舊奉祠以終餘息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二 四月一日

熹昨緣衰病嘗具劄目陳乞官觀差遣續奉聖旨令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熹聞命震驚不敢復有辭避已於三月十八日起離前來緣路疾病發作不常所至濡滯今幸已到信州深欲勉疆前進而病勢侵加腰脚疼痛俯仰拜跪極爲費力願以趣召之嚴未敢輒爲歸計不免專具申稟迤邐前路聽候欲望矜憐特賜敷奏改差官觀差遣令熹早得還家將理不至狼狽道路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三

照對熹昨蒙聖恩令赴行在奏事實緣衰病嘗具劄目陳乞官觀差遣續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令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熹聞命震驚不敢復有辭避已於三月十八日起離前來緣路疾病發作不常所至濡滯於當月三十日到信州深欲勉疆前進而病勢侵加腰脚疼痛俯仰拜跪殊覺艱難願以趣召之嚴未敢輒爲歸計已於四月初一日再具劄子申稟迤邐前路聽候乞賜敷奏改差官觀差遣令熹早得還家將理不至狼狽道路尋即扶曳前來以初四日到玉山縣等處今已十有餘日未見前回竊慮所差去人在路病患致熹愚誠未徹稽違益久罪戾愈深謹復專人別具申稟伏望鈞慈詳酌早賜敷奏施行不勝幸甚

乞官觀劄子

熹衰運之迹退閑既久茲蒙召對遂獲再瞻咫尺之威又蒙聖慈擢登郎省感戴恩寵何以論報伏緣熹舊有足疾沿路偶值陰雨感冒濕氣遂復發動比入都城疾勢稍聞粗能扶持一登殿陛而勞曳遂增沉綿伏枕呼號兩脛如割是以被受省劄累日未能赴部供職雖已具申乞給朝假將理竊慮未有痊愈之日稽留成命義有未安欲望特賜敷奏改授一在外官觀差遣

辭免江西提刑狀二

熹衰悴餘生養病待盡聖上不忍棄捐復加收用且令奏事而去自惟孤遠何以上軫記憐感激恩遇未知報塞固當聞命即日引道實緣頻年憂患疾病多端不免具狀陳

乞祠祿既不得請即不敢家居因辭而力疾就道行次信州脚氣果作兩次遣人復申前請俯伏俟命九歷四旬幸而調治稍安且有促行之命即遂扶曳前進然自入國門右足復痛中間幸得小愈始克進望清光面陳愚悃悉荷

小帖子

面還家待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詳盡罪狀實如論者之言即乞重行黜責使得杜門念咎畢此餘生熹不勝幸願祈懇之至伏候指揮

開納於熹志願豈復有它而奏對之時左足已痛繼以參調勞動有加及至次日狩蒙聖恩除熹兵部郎官則痛楚已甚宛聘號呼不能履地矣熹以未能即日拜命拱職即具申朝廷給假將理是晚忽有吏人抱印前來令熹交割熹以未曾供職不敢收領嘗具公狀劄子回申本部並無

與宰執劄子

或謂熹之此請跡涉違慢恐實論者之言反速大戾熹竊自念前日奏對劄子兩論刑獄利害一論經總制錢不當立額一論江西諸州科罰之弊熹之區區豈是妄有邀求厭薄外使但以今者自致煩言不堪耳目之寄須至陳懇天日在上必蒙監照欲乞併賜敷奏施行

回報但令吏人指揮必要交印熹又具劄子陳懇亦不收受熹不得已遂令吏人在安下與同共看守呻吟少暇即令呼喚嚴切照管擬俟病愈赴部供職九此本末衆所共知守印吏人亦皆見聞未嘗敢有毫髮僣蹇邀求之意而次日傳聞長貳已有劄章熹不敢自辯即時具狀請祠回避復蒙聖慈曲賜全護使得仍舊待節江西并與放行累年磨勩在熹愚分優幸已深即合奔走赴上以圖報稱而繼聞論者謂熹姦妄過有邀求自爲亂人之首加以事君無禮之罪對衆宣言遠近傳播聞之駭懼益不自勝但以去國未遠嫌於紛競不敢遽然有請今遂遷西行浸迫所部竊自思念爲人臣子而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政使聖恩寬貸在熹亦何面目可見吏民兼喜所患足疾日困奔馳不得休息乍止乍休未能一向痊平而江西憲司久闕正官若更遷延日月則是以熹衰病嫌疑之故久廢一路之事稽留朝命爲罪愈深熹除已一

熹輒有危懼冒干鈞聽熹一介孤遠久荷聖知茲者曲被記憐擢自冗散付以一道祥刑之寄又使得以職事奏對而賜蒙諭留寘省曹在熹何人可以報稱實以素有足疾在道屢作自入國門右足先痛中間小愈僅能扶持入對行立稍久即覺左足復痛不能支吾既出宮門復行參謁即遂大痛比及被受省劄則已赤腫拘攣不能履地矣以此不得即日供職亦嘗申省請假即非有它而傳聞長貳遽有封章劾其姦妄指爲亂人之首加以事君無禮之罪雖聖朝廣大曲加掩覆使之得以私請復畀舊官從容而去然彈文喧播罪戾著聞竊自揣量若使果如所言則熹罪當誅戮豈可復叨外臺耳目之寄今有公狀申省待罪伏望鈞慈特賜敷奏重行黜責使得杜門屏跡深自循省不勝萬幸

辭免江西提刑狀三

右熹昨爲兵部侍郎林栗抗章劾數其要君拒命作僞無禮之罪幾數百言得之傳聞不勝駭懼遂不敢前赴新任而具狀申省伏候嚴譴今準尚書省劄于六月二十六日奉聖旨朱熹力疾入對奏劄皆論新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拜受伏讀感極涕零伏惟天日之明洞燭幽隱凡羣下之誠僞曲直蓋無所匿其情者以至皇慈廣覆不間微賤優容之至辨白之詳撫喻之溫譬借之寵則又有非疎遠小臣所當得者誠宜祇承德意拜命即行而熹歸途踏熱度頗足疾又頗發動委是不任起發前去又況林栗見今在職惰愒未平萬一事有統臨必至重遭按治孤遠之迹誠不自安欲望執廷哀憐特賜敷奏寢罷元降指揮或恐聖慈閱其貧病即乞委曲開陳特與官朝差遣一次使得杜門念咎畢此餘生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于公聽熹昨以疾病未愈誣詆未明不敢祇赴新任輒以公狀申省待罪及具劄子控瀝鄙懷近者伏奉省劄仰除王音乃知聖明已垂深照辦理昭晰訓喻丁寧三復以還不勝感涕實以所苦足疾在路踏熱頗有增加而林待即列職中臺尚須回避除已別具申省文狀陳乞敷奏施行外敢復具此冒昧崇聽欲望鈞慈矜念早賜開陳俾寬彈射之虞獲醴香火之願熹不勝幸甚

辭免磨勘轉官狀

右熹今月二日準尚書吏部降到告命一道磨勘轉朝奉

郎者伏念熹昨以無能陞伏林野聖慈過聽特改京官在熹之愚已出望外後來雖有考第合該磨勘緣熹改官之後一向奉祠即無勞效可考中間雖曾實歷知南康軍一任及提舉浙東常平數月又已各蒙聖恩特除貼職所以不敢妄有陳乞自速貪冒之罪以負褻擢之恩今來不謂方被重劾反蒙聖知仍舊差遣特詔有司給還磨勘以寵其行致有上件恩命仰戴天慈雖深感激俯循私分敢負夙心兼以近方具狀申省回避兵部侍郎林栗仍乞宮觀差遣所有恩命熹實不敢無故祇受除已送建寧府寄收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敷奏收回所降告命以安愚分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于鈞聽熹昨以蹤跡孤危懇求祠祿未奉進止方竊凌兢忽蒙尚書吏部遞到磨勘轉官告命一道熹實以自昨改秩以來累任祠官無績可攷中間兩被任使又已各蒙除授職名所以前後不敢陳乞磨勘即非固爲矯激又况今來才被重劾曲荷寬恩獎之師言已爲幸免豈敢無故冒當聖世陟明之典上累公朝責實之政除已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追寢前命則熹不勝千萬大幸

辭免直寶文閣狀

熹昨以妄庸符叨除用碎言引疾曲荷俯從省已顧私不任感激所有官觀差遣熹已即時望闕謝恩祇受訖惟是進職恩命眷獎隆深自顧公微莫堪稱塞兼親近制內閣

情班非有勲庸不輕遷授而熹無狀行不掩言無以取信交遊以至自貽詬辱既勤聖慮復奈朝綱罪則已多功於何有覩顏冒受義實難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追寢成命今熹且以舊官竊食祠館不勝榮幸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塵鈞聽熹昨者辟言引疾曲荷矜憐已遠奉祠之請不勝幸甚但蒙聖恩橫加職秩俯循愚分仰稽近制皆有所未安者謹已具狀申省辭免欲望鈞慈深察誠懼早賜敷奏特與施行則熹尤不自勝千萬幸願之至

辭免召命狀

右熹準九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朱熹召赴行在熹聞命震駭不知所為伏念熹今年六月已蒙賜對狂妄無取被劾而歸雖蒙聖明始終臨照遷官進職曲賜寵光自揣妄庸莫勝負荷俯仰獨踣慙懼已深獨念九此謬恩皆為許其閑退故竊冒受不以為嫌不謂皇慈未忍捨棄後加收召俾造闕庭區區臣子之心豈不深願乘此幸會再見君父庶以畢其前日未盡之餘忠願以方竊難進易退之懷遽爾復為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為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又况朝拜舉措之重亦有不宣數為天下有識所竊者熹誠恐懼不敢冒進乞賜敷奏收還前件指揮使得卒被矜憐惠養之厚恩不至上誤訓辭衰勸之隆指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憫敢冒公朝之聽熹昨巧祠祿休養衰殘曲荷

矜從方此拜命忽爾并披堂帖又蒙聖恩收召聞命震揚無所自容願以今夏已嘗進對尋被彈劾惶懼而歸半年之間屢叨榮寵若不自揆復此奔趨是使詔褒悉為虛語龍斷之請熹竊懼焉又况意廣才疎頭方命薄儻復更遭詆辱不惟愈傷士氣亦恐重為朝廷之羞已具狀申省辭免欲乞鈞慈特賜敷奏得遂追寢實為厚幸

辭免召命奏狀

右臣輒有愚懇上瀆天威臣伏自今年六月蒙恩賜對繼叨除授寵數重疊宰界祠祿以遂退藏感激方深慙懼亦劇曾未逾月又蒙收召臣以屢蒙褒嘉不敢復希榮進具狀申省乞賜寢罷而陛下過恩未即開允仍詔疾速赴行在臣聞命震恐不知所為願念前狀所陳已極詳盡未蒙聖照不敢煩煩竊自惟念昨者進對迫於疾作口陳之說有所未盡即當面奏乞具封事以聞至今日未得接進恐或以此之故垂煩趣召之嚴內省稽違不勝恐懼今謹撰成奏疏一通準式實封隨狀投進伏望聖慈少賜觀覽則臣雖不獲身到闕庭亦與面對指陳無異陛下幸試察焉如其可行則采其狂妄之言而全其進退之節臣之幸也如不可用亦乞聖明哀憐其愚曲加裁赦只與寢罷元降指揮亦臣之幸也草野賤微干犯斧鉞下情無任危懼戰栗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昨嘗具狀申乞敷奏寢罷召赴行在指揮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疾速赴行在者熹聞命震恐不

能自勝伏念臣之事君猶子事父東西南北唯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也矧熹至愚遭遇明聖不忍終棄曲賜甄收私義未安不免辭避未蒙開允猶復有言揆以常情實垂臣子之禮然熹之愚惘前狀數述已極詳明今更不敢喋喋以煩公聽惟是今年六月蒙恩賜對時以迫於疾作口陳之說不獲究盡即背面奏乞具封事以聞至今日又未得投進恐或以此之故再煩收召之嚴內省稽違不勝恐懼謹已繕寫準式實封遣人齋擎詣闕通進若使狂妄之言得塵聖覽即熹雖不獲身到闕庭亦與面對口陳無異必蒙聖慈許其辭免以全進退之節除已具狀奏聞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更賜敷奏竊罷元降指揮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狀劄懇辭召命茲被恩旨未賜允俞熹之微誠已具前牘不敢重陳以煩公聽今謹撰到奏疏一通準式實封具狀繳進及別具狀略述鄙誠恭和廟堂乞賜敷奏俟望鈞慈照察早垂矜念使得遂其所請不至久稽宸命以乖臣子之恭則熹不勝幸甚干冒威尊伏增震悚

申登聞檢院狀

右熹昨於今年六月蒙恩賜對偶以足疾發作更有口陳事理未得殫盡嘗即面奏乞許續具封事以聞至今日又未獲投進茲者又蒙聖恩輒敢撰到奏疏一通準式實封遣人齋擎詣闕投進并述愚誠懇辭恩命謹具狀申行在登聞檢院欲望依法施行謹狀

辭免崇政殿說書奏狀

右臣昨蒙收召懇辭未獲輒敢具奏再申愚悃自惟冗賤輕犯天威方此踰階以俟嚴譴今月三十日忽準省劄奉聖旨差臣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疾速前來供職臣聞命震恐無地自容伏念臣本以今歲以來屢叨恩獎不敢祇赴召命又慮稽遲日久有乖承命之恭以故不免籲天陳誠冀蒙開允至於輒干斧鉞冒進封章亦幸聖明察其淺妄庶幾必遂退藏之願不謂聖恩隆厚天度并包雖闕俞旨亦寬刑典其為感激已不勝言而又特降除書俾侍經幄竊惟此職屢得真儒實闡聖猷以開帝學職親地密任遇非輕顧臣何人敢與茲選又况方祈闕退反得超陞冒昧之慙亦難自解在臣私義尤所未安伏望聖慈俯察誠款特賜竊罷元降指揮令臣仍奉外祠以全素守不勝幸甚干冒宸嚴臣無任恐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昨以懇辭召命未蒙開允輒具奏聞及申尚書省乞賜敷奏今月三十日忽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熹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疾速前來供職者熹方祈自屏反被殊恩聞命震驚莫知所措已再具狀奏聞乞賜竊罷外更乞朝廷特賜敷奏早降指揮以安愚分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誠仰干朝聽熹昨以控辭召命未蒙開允借率

具奏深懼犯干乃蒙聖恩權侍經帳自淮山野方願退藏
反速發陸益深陳已具奏狀懇辭及申朝廷乞賜敷奏
外欲望約慈察熹所陳即非備禮早賜特上令熹依舊得
竊外祠之祿以畢餘年不勝大幸冒瀆威尊伏深戰栗

辭免秘閣修撰狀一

右熹昨具奏狀辭免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恩命
今月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所乞可除秘閣修
撰仍舊官祠熹已即時望闕謝恩復還舊任下情不勝感
戴欣幸之至唯是進職指揮竊綠去秋方蒙聖恩直寶文
閣懇辭不獲祇受無名自頃至今曾未五月每自循省慙
懼日深今來只因辭免新除別無絲髮勞效復有前件優
異之恩比之去年尤為超躡恭惟聖主隆天厚地之施豈
一介疎遠小臣所敢辭避實以公朝爵賞之重私心義理
之安交有所妨決難肩受欲望朝廷深賜矜察特為敷奏
寢罷元降指揮庶幾少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
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于公聽熹近非省劄恭被聖恩以熹辭免
內祠經帳之命俾以中秘論撰之職復歸故官熹謹已拜
恩還理舊任感幸之至不可勝言唯是進職無名頻繁超
躡不唯分義之守有愧私心亦恐過誤之恩未厭公議已
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又念祈請實出至情即非
尋常備禮辭遜是以復此干冒威尊欲望矜憐早賜處分
熹下情無任所扣迫切之至

辭免秘閣修撰狀二

右熹四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秘閣修撰
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仍準吏部降到告命一道授熹前
件職名者聞命感激不知所言伏念聖朝爵賞之重小臣
分義之安前狀敷陳已極詳備不敢重出以煩公聽獨觀
近事蓋有曾任執政臣僚見帶職名起鎮藩服弓祠得請
進職一階有命未行已復報罷者况熹微賤非彼之倫而
誤寵擢加乃超三級則又非特知彼之序進而已法義昭
著比類明白不持有識而後知其不可此熹所以不避再
三之瀆而敢復有辭者也又况熹本以賤貧應舉干祿豈
敢輒忘君臣之義妄意山林之高前後所以累辭恩命實
緣自度卑鄙無以稱所蒙至如中間東浙救苗之役稍
可勉效驅馳即便承命以行未嘗一辭巧免其後節次該
遇需恩合得恩例熹亦隨眾陳乞此亦足以見其非敢矯
情飾詐而冒上以要名矣今者所陳實以決無可受之理
所以不量螻蟻之賤屢觸雷霆之威懼未允從不容苟止
伏惟朝廷深察此意力賜開陳特與追寢誤恩或令且帶
舊職庶幾仰全壽皇眷知惠養之意昭示聖主涵容覆露
之恩免使慙愚自取夷滅則熹不勝千萬幸願之至所有
告命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寄收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
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有允迫之懇不避誅片再犯威嚴伏望高明少賜憐察
伏念熹昨以蒙恩進職輒具辭免非敢矯情飾詐冒上盜

名實以僥冒重疊發按趨踰稽之固常探以私義決無可受之理故輒冒昧日冀允從不謂愚衷未能上達不免復具公狀引例陳情切望鈞慈深照本末詳賜開陳得蒙聖恩俯從卑願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千瀆再三俯伏俟罪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辭免

辭免江東運使狀一

右熹見任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忽於今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朱熹除江東轉運副使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熹聞命震驚不知所措伏念熹空疎無取疾病早衰入仕四十餘年止是循常竊祿本無奇節可以踰人徒以屢蒙恩私積加除用間有非其分之所當得與其力之所能堪者不得不控辭以干朝聽而傳聞不察指目多端獨荷壽皇天日之照臨許全素守又辱聖主雲章之藻飾誤借寵褒遂得偷安里閭畢願香火在於愚分已極叨踰不謂聖恩記憐遂加任使仰惟始初清明之日正是賢智馳驚之秋顧雖殘廢之餘豈不願效尺寸實以積衰既久百恙交攻心勤形疲視昏聽重竊自揣度決然不堪一路耳目之寄若不析哀丐免必致自取顛隳熹祖鄉徽州正屬本路見有墳墓宗族田產在婺源竊慮在法亦合回避欲望朝廷洞照本末曲為敷奏特與追寢新命令熹復還故官庶幾少安愚賤之迹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誠仰干崇聽今者伏蒙聖恩除熹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此蓋廟堂光輔聖主圖起治功既已並用羣材不忍獨遺一士之意非特熹之私幸然熹以久病積衰目昏耳重心力凋殘動多遺忘自度不堪公朝一道之寄已具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去訖其間所陳病證皆有實迹不敢輒有一詞之偽至於墳墓田產有嫌當避理亦明其欲望洪造矜憐早賜將上曲為開陳使得依舊竊食祠官以安賤迹實熹疾病孤危千萬之幸千冒威尊不勝俯伏震懼之至

辨免江東運使狀二

右熹十月二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辨免新除江東路轉運副使恩命及回避祖鄉田產事十月五日奉聖旨免回避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竊聞臣之事君猶子事父東西南北唯命之從熹雖至愚敢忘斯義又況平生碌碌初無奇節今者該遇覃恩轉官改賜章服並是隨眾陳乞冒昧抵受豈敢獨於聖恩除授差遣乃飾它詞固為遜避上千違命之誅下速近名之謗實以衰病支離不容勉疆且於眾疾之中目昏為甚今但拜官入境便有吏民訴訟遮擁道路百十為羣若但草草一觀備禮撥遣即於愚心有所未安若欲子細披閱必期有以上副使令下慰民望則熹之目力實所不堪未論其它職業曠廢只此一事便見踈虞在熹孤蹤固難逃於吏議而於公朝推擇之意亦豈不至上累聖明反復思惟益增惶懼不免復此控訴祈免誤恩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令熹仍舊奉祠竊祿以安愚分千冒威尊下情不任戰灼之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熹所陳回避田產事雖蒙聖恩特免回避然熹宗族衰

微子弟猥眾當此之際豈無賁綠侵擾鄉鄰紊煩官府之害故雖未敢祇受而已不勝憂懼之懷然不敢專以此事為辭者蓋恐又煩朝廷換移別路差遣而熹衰病終是不堪又須再有塵瀆則熹獲罪愈深無由自解伏乞鈞慈俯賜憐察

與宰執劄子

熹輒布腹心仰干造化熹昨蒙聖恩擢貳江東特漕之寄自度衰病不堪任使且有故里之嫌恐招物議即已具狀辨免今乃蒙恩特免回避仍令疾速之任仰認隆指感極涕零但熹眾疾所攻目青為甚受理詞訴搜尋案牘皆有所不堪者竊恐覬勉到官必致曠闕上誤委寄為罪益深已有公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將上冀蒙聖慈矜閱追寢前命仍畀祠祿以安愚分則喜區區不勝幸甚干瀆崇嚴無任俯伏俟罪之至

辨免知漳州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漳州填見闕不候受敕疾速之任候任蒲前來奏事者伏念熹昨者懇辭江東恩命陳乞依舊祠祿今準前件指揮雖未盡從所請然已極為優幸自惟么麼無所取材乃蒙聖主履肩容載之恩公朝委曲成就之意至於如此豈宜復有辭避以重違命之誅實以所苦目疾昏暗愈甚省閱書判皆有所妨若不自量冒昧祇赴必至貽患千里獲罪非輕是以再三籌度終不獲已而復敢冒鈇鉞之威以畢前懇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令熹依舊奉祠以安愚分固為莫大之幸或且別與僻

遠閑慢差遣一次使得少效微勞仰承德意而免於曠職
殃民之罪以全晚節則亦喜之幸也謹具狀申尚書省伏
候鈞旨

小貼子

竊見諸路帥司參議之屬比之官觀粗有職業但以禮
扶太優不敢陳乞若蒙陶鎔使得備數過望幸甚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者懇辭江東恩命已蒙聖恩
改昇郡統此蓋廟堂矜憐衰朽曲賜陶鎔有以反此幸甚
幸甚但熹所苦目疾比復增劇自度決然不任郡事已具
狀申省乞許辭免若蒙矜憐令熹依舊奉祠固為甚幸或
與改一闕慢差遣使得少効微勞仰承德意而免於曠職
殃民之罪則於熹亦為甚幸屢瀆威嚴俯伏戰汗

辭免知漳州劄子

熹伏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差知漳州恩命令熹依已
降指揮疾速之任者蟻蟻寸誠未能上達天聽又迫已行
之命有不容弛疆者敢復控辭以干洪造伏念熹多病早
衰本非一證昨以餘疾雖切已身未至有妨職事以故不
敢一一陳述而專以目青為言又念聖主臨御之初非是
臣子堅卧固辭之日以故不敢必求祠祿而并以開局為
請區區愚悃自謂必蒙矜憐不意廟堂未察其私不為及
時將上使熹違命日久進退無據今又反蒙朝命督趣危
懼益深是以不免復此控訴伏望鈞慈俯垂聽察特與數
奏除熹依舊官觀或合入閑慢差遣一次使熹得以尋訪

醫藥休養衰殘庶幾未死之前或可別聽驅策則熹不勝
千萬幸甚千冒威嚴無任俯伏俟罪之至

務乞賜罷熟奏狀

右臣中年病廢久託祠官近蒙聖恩起分符竹到任今恰
半年却無大段疾痛又被聖訓令臣相度本州先行經界
利害臣竊自幸以為若得憑恃威靈更且彊健誓當竭力
奉行仁政使一方千里之內貧富之民各得其所而州縣
之間亦得以隱覈姦欺實出失陷財賦而免於白撰藏計
違法害民之弊而臣不幸賦性至愚臨事多暗刑政乖戾
侵迫陰陽當州境內自九月以來卑次地震臣實恐懼未
及申奏待罪而舊苦脚氣忽然發動痛楚寒熱倍於常年
遍傳兩足連及右臂以至會慶聖節滿散錫宴之日病勢
方劇臣以臣子之誼不敢自安亟欲強自扶掖少伸三呼
百拜之恭而筋骨拘攣不容自力憂悻及側無地自容只
此一節已無心顏可居士民之上又况在告日又獄訟稽
留今雖畧能彊起視事而病中服藥出汗過多氣血精神
日益凋耗一郡軍民之務日有萬端思慮少或不周為害
非細加以年歲向晚播穀有期而所請經界至今未奉進
止設使即便蒙行下已是後時雖欲竭力奉行終恐不
免緩不及事之責以是思惟憂惶惶怵迫不知所為計輒
冒萬死哀願以聞伏惟聖慈察臣守土失職事上不恭之
罪特賜罷黜投之遠裔以為中外臣子之戒臣死且不朽
儻或憐臣愚暗拙疎疾病根柢之實不加大譴曲賜保全

使臣得以自襄殘骸歸窆故土亦死且不朽干犯天威臣無任震懼頂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宮觀劄子

熹輒有哀懇仰濟崇聽熹昨以被病不堪郡寄輒露投關之請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亦會殘軀稍可支吾不敢再有陳乞續準轉運司牒被奉聖旨許令本州先行經界熹即已遵稟日逐講究漸見倫緒只俟秋冬下手打量意謂可以少效疲篤仰副使令之意而熹無狀行負幽明長男暫往婺州遽爾天歿不惟老病之餘不堪悲痛而料理喪葬收拾遺孤相去隔遠私計實有未便雖欲彊自扶持詎勉從事勢有不可得者欲望鈞慈特為敷奏復俾奉祠退歸田里則熹父子存歿均被莫大之恩不勝千萬幸甚

辭免秘閣修撰狀一

右熹昨蒙聖恩權發遣漳州事在任陳乞奉祠今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淳熙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指揮除秘閣修撰差主管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將本州牌印職事交割次官通判軍州事高伉管幹訖獨念熹以愚賤疎遠無所能似昨者諒蒙至尊壽皇聖帝非常之知已曾除授前件職名熹以無名授受力具辭免適當聖上即政之初已荷聖恩特降褒詔曲從其請自爾以來曾未再葺守郡一年又無絲髮勞效可紀特以禍患輒巧便私已乖陳力致身之義方竊恐懼不謂天慈矜閔許以投閑復申前命有此起躐內自循省何以克堪所有前件除秘閣修撰恩命熹實不敢祇受欲

望朝廷特為敷奏許熹辭免則不惟在熹愚分不貽冒受之譏其於公朝亦免輕授之失熹下情無任懇禱激切之至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崇聽熹昨以禍患陳乞祠祿以便私計伏蒙聖慈矜憐即賜開允拜命之次感極涕零但又蒙誤恩復申進職之命則熹昔已力辭於前今又無名再叨橫寵區區私義實有所不自安者已具公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收還成命令熹且以舊職實奉真游而免於受爵不遜之譏則在熹愚分榮幸已多伏惟高明俯垂照察

辭免秘閣修撰狀二

右熹七月四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除秘閣修撰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陳誠未力開命不違謹已即日望闕謝恩訖伏念熹昨於淳熙十六年內被前件恩除兩具辭免所陳事理已極詳備所以當時使蒙開允今者乃以私故巧詞又叨申命之寵在熹愚分尤所未安蓋若使熹在任之日遭罹災患而能抑制私情詭勉王事究宣聖朝經界之仁政以惠千里侵冤失職之民或於懇求去郡之際遂能辭榮納祿致其為臣之事以謹不能者止之戒則朝廷之旌勞獎退猶頗有名而熹之辭受取舍尚不為甚無說者今皆不然則於前此所陳之外又有此不當受之說二焉是以雖迫宸命之嚴而顧慮徘徊進退無據不免上冒瀆尊之罪下觸干名之嫌復控血誠仰干公聽欲

望鈞慈特爲敷奏收還已行告命別降勅牒指揮令熹且以舊帶職名仍充祠官差遣則在熹已不勝其過分叨榮之幸干冒威嚴皇恐無地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昧不稔之態再冒威嚴仰瀆鈞聽熹一昨辭免新除秘閣修撰恩命近準省劄奉聖旨不許辭免在熹微賤曲荷天慈寬其狂僭之誅加以申命之寵固不當再有辭避然反覆以思任任既無尤異可賞之功求去又無廉退可褒之節覩顏冒受實懼無名謹已再具公狀申省辭免欲望特賜矜憐都俞之際曲爲敷奏得從所乞實爲至幸千恩類煩伏深戰栗

辭免湖南運使狀一

右熹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熹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伏念熹前任假守漳州適緣長男物故輒巧開秩歸治喪葬家恩得備祠官到任方及月餘凡百經營未有次第加以憂患摧頹精力衰耗雖欲痛自策勵勉赴事功終恐無以仰稱使令之意欲望朝廷特爲敷奏收還成命令熹且食祠祿以終餘年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干公聽熹昨以私家患難乞歸治葬伏蒙矜憐陶鑄祠祿今來到任方及一月貧家舉動費力凡百尚未就緒今者忽被聖恩付以湖南將漕之節仰體皇慈

不遺孤遠之意不勝感荷激切之至然熹之家事如前所陳而憂慮以來精力凋耗竊恐無以仰副使令自速罪戾欲望某官特賜敷奏收還成命令熹且食祠祿以終餘年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冒瀆威嚴俯伏泣罪

辭免湖南運使狀二

職事疑當

右熹昨具狀辭免新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恩命近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仰戴皇慈容覆之深恭體聖訓丁寧之切極知臣子之義不當復以家事爲辭便欲起發前去祇服賤事以稱明詔竊惟念昨者蒙恩假守漳州伏值聖旨行下臣僚申請乞行本州經界令熹相度聞奏熹竊見本州紹興年中經界良法方行遠罷貧民產去稅存不堪追呼之擾富家業多稅少益長兼并之勢後來朝廷節次欲再舉行皆以豪右浮言沮撓而輟積至于今苦樂不均公私受弊有害國家發政施仁之實日甚一日無有窮已是以不勝憤懣即以已見論其當行本路諸司審此曲折亦已條具中奏伏蒙聖恩特從所請貧民下戶欣幸方深而鄉官土豪已慘然不樂怨謗遽起矣今者果聞已行住罷靜惟願谷由熹愚昧思慮不審上誤朝廷得違誅夷已爲幸免更叨寵擢益紊章熹雖不才粗識廉恥誠無心復效奔走無顏復臨吏民無宜復當委守輒冒萬死自劾以聞伏望公朝特賜敷奏收還除命重行黜責以爲不度時勢生事擾民之戒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罄愚衷再干洪造熹昨以私家喪葬未畢懇辭湖南之行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仰惟詔令督遣之嚴俯念臣職驅馳之賤不敢更以家事為請自求便安惟是伏思見識迂疎思慮淺短中間被旨相度經界不量事勢上誤朝廷負犯已深何以復堪一道耳目之寄蘇已具狀申省自効欲望鈞慈俯垂聽察特為敷奏收還成命重賜黜責使得退省前愆免罹後咎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辭免湖南運使狀三

右熹今月二十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具狀自効前任漳州相度經界不合妄乞施行上誤朝聽乞賜敷奏收還湖南轉運副使除命別行黜責奉聖旨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相關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者自罹罪戾當伏重誅上賴皇慈曲加容覆不唯赦其萬死而又申以訓詞慰喻丁寧趣令之任蓋雖慈父之於愛子其恩勤閔惻不過如此在熹一介疎遠寔賤何以堪之是以聞命拜恩至於感泣便欲即日就道祗服厥官以稱明詔而熹命窮福薄災病相梗舊若脚氣今春發動腫痛寒熱倍於常年自今困重未能步履設使從今便得減差更加休養三數月間亦恐未堪上道曠日彌久既乖承命之恭而本司闕官已是數月恐亦不無廢務在熹愚分尤所未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令熹補滿舊任官觀差遣庶幾得以深省前愆免罹後咎不勝幸甚謹具伏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輸賤誠上瀆鈞聽熹昨以前任妄議經界罪戾自効

乞罷新除湖南將漕恩命伏蒙聖慈赦宥洗雪趣遣之官訓諭丁寧反復勤至疎賤小臣何以得此所宜即日引道以稱所蒙而脚氣發動異於常年晚夕呻吟不能獲地委實不容起發前去竊慮久稽詔命仰觸雷霆之威已具狀申尚書省陳乞祠祿外區區愚困欲望鈞慈憐閔早賜開陳得詣卑願以活餘年千萬幸甚冒昧威嚴俯伏瑛罪

辭免知靜江府狀一

右熹十二月十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知靜江府熹聞命震驚竊自惟念孤賤寒遠碌碌無聞伏自聖主臨御于今累年又未嘗得羣下士仰望日月之光而聖恩庥鴻不間幽隱擢自閑散付以名藩在熹感激誠無以喻謹已即時望闕謝恩訖再念熹性本至愚學無所就自其少日已不如人矧今衰殘寧復有用又況靜江守臣實兼帥司職事有數千里邊面軍民之寄舉措得失所係不輕自度無能決難肩負加以所患脚氣之疾作止不常春夏二時尤難將攝萬一前路發動却致稽留朝命在熹愚分尤所未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罷已降指揮令熹依舊官觀實為大幸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扣公朝熹伏準省劄恭奉聖旨除知靜江府事區區感激蓋不勝言願以罪戾之餘疾病沉痾不堪任使而內有瘳度迂疎序謬又非邊帥之才實不敢冒當重寄以累君相知人之明輒具公狀申省幹免欲望其官特賜省覽曲為開陳許其遜避以安愚分熹冒實威尊不

勝皇恐戰栗之至

辭免知靜江府狀二

右熹正月二十三日準正月七日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知靜江府恩命正月六日奉聖旨不許辭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聞命震驚墮越無地竊伏思念罪戾孤蹤誤蒙收用命輕恩重感激難勝向使自量粗能供事豈敢輒有辭避以速刑誅實以材質凡庸誠慮淺暗向來假守支郡非有繁難然猶不能審度時宜以致上誤朝聽雖幸曲蒙寬貸獲免譴訶然而內自省循未忘憂懼以故前年蒙恩將漕湖南尚且不敢拜受况今除授實專西南一面軍政邊防之寄責任至重非它帥比則熹又安敢冒受而不辭哉前狀所陳懇切詳盡不謂未蒙照察申命益嚴熹雖至愚亦豈不知微賤之臣分義有守不當再有煩瀆然反復以思區區所言非止自為身計實恐邊境事宜或有緩急全賴帥臣區區屢鎮壓而熹幸繆妄發又復如前必將有以仰貽國家南顧之憂者非細事也是敢昧死復有陳述至於憂悴蚤衰足疾時作目昏耳重心氣短乏凡此種種於熹私計有不便者則皆不敢言矣伏惟朝廷曲垂矜憫再為開陳收回誤恩俾還舊秩熹不勝祈懇激切俯伏俟命之至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布誠懇仰扣公朝熹昨具狀辭免知靜江府恩命今準省劄備奉聖旨未賜允俞聞命憂懼莫知所措然區區愚慮猶有未能已者已再具狀申尚書省伏乞丞相火保

國公參政相公詳賜省覽曲為開陳收回誤恩復畀祠祿千萬幸甚千萬幸甚

小帖子

愚慮終恐疎拙不足以當一面之寄或有緩急必誤使令欲望知院相公樞密同知相公深加照察曲為開陳收回誤恩以安愚分

辭免知潭州狀一

右熹十二月初十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潭州者伏念熹疎謬不材試郡無狀解罷之後方知循省所以中間兩蒙聖恩皆聳力陳愚悃竟荷從欲尚叨祠祿以盡餘年不意今者又蒙記憐有此除授三年之間三被杖自惟何者有此叨踰假使衰病支離不堪扶曳亦當聞命奔走不敢復有辭避實以區區愚慮前已控陳而昨來已曾辭免知靜江府又不能無辭遠就近之嫌在熹私義尤難冒處所有降到省劄內聖旨指揮竊緣熹見遭大功之喪準格未該除服未敢望闕謝恩已送建陽縣庫寄收訖欲望朝廷檢會前此兩番辭免申狀詳酌事理早賜開陳今熹仍舊補滿宮觀考任實為大幸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朝聽熹幸蒙陶鑄備數祠官竊祿養病方以愧幸忽蒙恩命假守長沙仰戴鴻私伏深感涕重念熹賦性迂闊處事乖疎昨試偏州已無善狀所以兩年之間再蒙除用力陳悃悞得遂退藏不意今來復此叨冒載

猶涯分實所未安又况昨來已辭遠戍於今未久復玷近
藩擇地顧私人言可畏謹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
罷欲望某官曲垂矜閱早賜開陳使得以舊奉祠苟安田
里則熹千萬幸甚冒犯威尊不勝戰栗

辭免知潭州狀二

熹昨蒙聖恩差知潭州即已具狀申乞補瀟官觀考任今
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喜聞
命震驚即已望闕謝恩訖伏念熹自罹災患日覺摧頽唯
有疎頑略無後改所以前此再辭誤恩皆倚天憇俯從人
欲不謂今者尚闕俞音竊自省循次難躡勉是敢冒昧再
有控陳欲望矜憐特賜敷奏曲從所請或畀偏州改命通
才往莫南服則不惟衰晚無狀獲逃戒得之譏亦足使馳
置得宜益壯維藩之勢熹不勝鞠躬折懇引領俟命之至
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區區愚悃前屢控陳天聽未回日深恐懼今復有狀披
告朝廷若蒙矜憐許歸祠館別容時彥往布上恩則賢否
公私各得其所而為幸大矣萬一未蒙體察必使復效驅
馳亦乞別與陶鑄速小州軍或充以次間慢差遣則於私
義雖或未免冒昧之譏而為湖南一道軍民之計猶為莫
大之幸再干威重彌切戰兢伏惟高明俯賜財幸

乞放歸田里狀

右熹叨被聖恩濫分民社兼領一道事任非輕顧管編謂
天下國家之所以長久安寧唯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有

以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迷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
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存雖有疆圉姦宄之人無所逞
其志而為亂不然則以一介白面書生疆而置諸數千百
里軍民之上彼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眾哉熹雖至愚自
知甚審而亦粗嘗竊窺古今治亂安危存亡之變矣誠恐
朽鈍之餘不堪今日方面之寄兼以近者伏奉大行至尊
壽皇聖帝遺詔攀號不逮迷悶隕絕自覺精力亦難支吾
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放歸田里速選明牧以濟多虞則不
唯下保衰殘亦庶幾不至上誤國家建設藩屏之意熹不
勝幸甚謹具狀申三省樞密院伏候鈞旨

辭免召命狀

右熹準七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熹赴行在奏
事者聞命震懼不知所為謹已望闕祇受禱謝訖恭惟聖
上受禪之初一新庶政寤寐俊傑協圖事功宜得起異之
才以承付託之重而搜揚之失下及九庸是蓋不惟無益
於時亦恐適足重取嗤誚况熹衰晚疾病摧殘方以不堪
治劇為憂故敢輒以投閑為請又以未蒙開允未敢再干
朝聽誠不自意誤恩猥及俯仰踧踖無所逃避若使區區
之精神筋力稍堪勉彊亦豈不願及此際會效其涓埃以
卒平生愛君憂國畢義願忠之志顧實支離不堪扶曳政
使得至殿庭亦恐顛沛失容增益罪戾是以不免控瀝肝
膽冀蒙哀憐俾還香火之班以終蟻蟻之命則熹不勝大
幸今亦不敢仰稽朝命久留軍府已將職事牌印交割本
路運判何異迤邐前路聽候指揮外謹具申尚書省欲望

鈞慈特賜敷奏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朝聽熹衰病迂踈不適世用蒙恩補郡
并以一道軍民為寄到任未久已覺疲憊方恐仰孤任使
輒敢便請退閑豈意非常之恩使得赴闕奏事熹雖至愚
竊自稔度荒陋不學頑鄙無聞不惟無以仰禪嗣皇訪落
之初政而日瘳足腫不利進趨使造殿庭必致顛踣除已
詳具曲折申尚書省一面起發前路聽候指揮外欲望某
官察其悃悞曲賜矜憐特為敷陳俾諧私願則熹不勝幸
甚干冒威嚴伏增震恐

辭免煥章閣待制講奏狀一

右臣昨任潭州日蒙恩令赴行在奏事方以迂踈疾病力
具懇辭已歷兩旬未奉報可今者東歸道中忽被省劄誤
蒙聖恩除臣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
措恭惟國家設官分職以熙庶事其遷進之序選用之方
雖甚細微莫不有法而況次對之官班通禁近其自內而
除者猶有歲月之限在外而擢者必以勞效而陞從昔以
來未嘗輕授至於經帷則又仰闡帝學在今初政尤所當
先必得醇儒使任其職然後有以發揮道要感格君心大
明謹始之規以為出治之本尤不可以不遵其選也如臣
踈賤又以病廢比叨試用又復罔功固已不堪超躡不次
之除聞見甚淺知識不濶妄意本原亦未知要則又無以
仰副招延自近之意在臣非敢自愛實恐不免冒昧之譏
有累維新之政加以有職跛躄不利走趨昨蒙收召之恩

已伸辭避之懇所有今來恩命臣實不敢祇受欲望皇帝
陛下察其悃悞特賜矜憐俯徇愚誠曲全素志則臣不勝
千萬幸其臣無任瞻天望聖聖激切祈懇之至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任潭州特蒙收召方以疾病
迂踈力析寢罷未奉報可忽被殊恩擢陞次對之職俾司
勸講之職除命超躡近比所無聞命震驚措身無所謹已
具奏辭免外欲望某官察今所陳參以前狀即見區區懇
避之實但使暫詩闕庭一修朝覲揣其分際猶所不堪況
欲接武後遊入侍經幄既冒叨踰之請復深頌路之虞在
於鄙懷可勝慙懼敢乞特為敷奏速賜收還俾以舊官續
食祠廩庶安愚分免累清朝熹不勝千萬幸願之至

辭免煥章閣待制講奏狀二

右臣昨具狀奏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講恩命今到信
州仍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者愚衷已竭聰聽未回
須至敷陳再干旒袞蓋念臣迂闊無能分甘閑散雖自蚤
年入仕而實歷釐務差遣僅及五任通計不滿九考前後
伏蒙兩朝聖恩除授職名內自循省已為過分所有見帶
祕閣修撰仍是紹熙二年八月祇受至今僅及三年其間
即無絲髮勞效可錄資淺望輕既不足以汗侍從之選加
以年齡晚莫學殖荒落目有聽重步履艱難其於勸講經
帷出入禁闈私竊自揆充所不堪所以懇辭皆出情實即
非飾詞備禮姑應故事而已不謂螻蟻之誠不足仰動天

聽聞命蹶踏恐懼益深又竊惟念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萬機之暇傳延儒臣早夜孜孜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係非輕并望聖明曲垂洞照亟還虛授以穆師言臣以昨辭召命已被疾速前來供職指揮今茲祈免詔除又奉不允之詔不敢更有留滯見已一面起離信州前路聽候處分仰冀聖慈早賜開允臣不勝千萬幸甚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與宰執劄子

真輒控鄙誠仰干朝聽熹攝承帥閩方愧不堪誤辱聖恩特加收召辭免未獲又奉詔除丞拜遜章未蒙開允今再具奏冀得收還恩命區區誠懇悉已敷陳皆出實情即非偽飾如蒙降出切望某官早賜將上詳為開陳庶幾聖主無輕授之譏賤臣免非據之辱盡繫大造圖報敢忘于冒威嚴不勝恐懼

三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乞且帶元官職詣闕奏狀

三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以臣再狀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恩命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前來供職者愚衷屢竭天聽未回祇誦恩言益增震悸伏念臣猥以凡品遭值昌辰龍德天飛萬物咸覩豈不願以此時進趨軒陛仰瞻穆穆之光況使執經入侍帷幄得

以所學論說人主之前臣雖至愚亦豈不冀幸以有萬一可以仰裨聖聰特以次對異恩無故超受在臣私分實難自安是以榜徨未敢拜受今來復準前項聖旨雖已望闕遙謝聖恩即日發前未去外欲乞到日許臣且依七月十一日已降指揮帶元官職詣闕奏事所有新除却俟面奏辭免別聽處分冒瀆宸嚴臣不任惶懼隨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再狀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恩命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前來供職者伏念熹愚賤小臣屢煩嚴詔不敢再三辭避謹已即日起發前去欲乞到日許熹且依七月十一日元降指揮帶元官職詣闕奏事所有新除却俟面奏辭免別聽處分除已具狀奏聞外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

又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除待制侍講恩命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者伏念熹昨以聖恩過厚私義未安三具懇辭自知拙訥不能仰動聖聽所以未敢必冀開允只乞許帶元官赴闕奏事面陳悃悃別聽處分今來已到國門又準前項指揮在熹猶有未盡之懷決然不敢冒昧抵受然又不敢再具奏牘頻煩天聽欲望朝廷特賜敦委依熹前請庶幾早得趨赴行宮奏事瞻望日月之光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辭免待制侍講面奏劄子

臣一介草野初之寸長遭遇兩朝過加擢用不幸未能有以報效萬一而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國奉諱攀號欲死無路旋聞太上皇帝哀疚迫切亦厭萬機臣子之心尤極震懼所幸復得遭值皇帝陛下祗膺寶命正位當天臨御之初首加記憶召命既出除目隨頒藉以故常實為超躡自惟鄙拙重以衰殘義當力辭以安愚分顧以當仕有職不敢屢瀆天威冒昧以來唯冀仰望清光俯鑒愚款今幸二事已遂所懷雖先犬馬退就溝壑亦無所恨唯是新除恩命累奏辭免未蒙開允在臣愚悃亦豈不願因此際會得以所聞一二仰贊大猷獨恨病衰足弱拜起艱難目左醫而右昏耳右聾而左重內自量度必至顛隳伏惟聖明必已洞照欲望矜憐特賜甄分收還元降除命令臣姑守舊官賜以祠祿放歸田里待盡餘齡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千冒宸嚴伏俟誅殛取進止

辭免特制改作說書狀

右熹昨具劄子面奏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講恩命續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日下供職者熹昨蒙誤恩輒加獎拔實以資淺不敢冒受愚誠屢控天聽未孚至於面有奏陳意謂必蒙矜許乃蒙恩旨尚闕俞音祗拜以還不勝感激熹已仰體聖意不敢力辭講筵職事第以未得進說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有報效而疾病發作不可支吾遂竊待從職名而去則熹之愚死有餘罪欲望朝廷察其情實特為開陳與免特制職名改作說書差遣容熹即日拜命供職或勉強年歲之間必有補於聖主

緝熙光明之學見諸行事之實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然後隨衆霑恩熹亦不敢多遜古語有之事君者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夫進言於君而望其利已非正理況今一言未入而遽受大利區區於此尤所未安然不敢數具奏狀上勞聖覽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日面稟懇辭恩命意謂愚悃必蒙矜照今被省劄乃奉辱旨未賜允俞誠意未孚深自咎責然念既蒙君相恩意之重如此今已不敢力辭講筵職事唯是職名太峻前已具陳庶官待講亦無近比欲乞改正然後供職庶於愚分稍得自安熹有狀申省數述義理已極詳盡欲望某官特為開陳不憚改命使熹千里而來早得進說上前不至遷延虛度時日亦區區千萬之幸頗有干瀆伏深恐懼

謝御筆以次對係銜供職奏狀

右臣十月初十日準御前降到御筆一封付臣令臣勿復牛辭次對之職臣昨以新除恩命超躡異常累具辭免日望開允豈意仰勤聖主親御翰墨俯賜褒諭令勿牢辭疎賤小臣分不當得拜受伏讀不勝恐懼謹已仰遵聖訓係銜供職外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回中使劄子云

熹伏蒙轉到御筆一封已祗受訖今有奏狀一封稱謝得為進呈不勝幸甚

辭免蕪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一

右臣今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臣蕪實錄院

同修撰者臣聞命震駭不知所為伏惟高宗皇帝中興艱難實同創業成功盛德莫可形容信史所傳垂法萬世宜得鴻博之士執簡操筆其間庶幾將來有以考信如臣固陋才不逮人白首章句之間僅能略通訓詁入侍經幄已愧叨踰至於蒐輯舊聞勒成大典自知寡陋本非所長况復病衰心目俱廢豈能冒昧疆所不能塵穢簡編以取嗤誚在臣非敢自愛實懼仰貽聖朝之羞所有前件恩命臣決不敢祇受欲望聖慈洞鑒誠悃特賜追寢以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二

右臣昨具狀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恩命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者瀝懇控陳必期從欲聞命悚惕不知所言重念臣愚素無史學然於是非得失之故實有善善惡惡之心又况先臣在紹興初嘗掌故事實事高宗皇帝其於豐祐紹符之際分別邪正用力為多臣雖至愚敢忘斯志今獲叨肩復踐世官在臣私心豈非幸願但恨心力凋耗目擊耳昏記憶檢尋皆所不便復叨選擇備數經帷畫繹夜思猶懼不逮豈有餘力可效編摩所以懇辭即非備禮雖被諛卻恐懼徒深義當固辭不容默已儻蒙聖察特賜允從庶使妄庸獲安愚分臣無任祈天望聖千萬懇激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謝御筆與宮觀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一日伏準降到御筆賜臣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臣衰病餘年不知

引退曲蒙聖造特賜矜憐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謝伏乞聖照

乞放謝辭狀

右熹今月二十一日伏準御筆除熹宮觀已具奏稱謝訖緣熹脚氣發動有妨拜跪欲望朝廷特賜數委與免謝辭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辭免實文閣待制與郡狀

右熹昨者恭奉御筆除熹宮觀續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放謝辭熹即已起發前路聽候指揮至二十五日晚又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熹實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熹聞命震驚不知所措伏念熹性拙有餘勸講無狀分當顯黜豈合優遷况耳重目盲累嘗面奏州郡繁劇尤所不堪所有恩命決難祇受欲望朝廷特賜數委今熹只以本官仍舊主管南京鴻慶宮庶協師言以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辭免兩次除授待制職名及知江陵府奏狀

右臣昨奉手詔宣諭除臣官觀繼準省劄又蒙聖恩除臣實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臣以無名不敢冒受即具辭免又準省劄恭奉聖旨不允仍除臣知江陵府不候受告疾速之任者實備峻秩荆楚要藩委寄益隆視遠猶躡恩旨之重揆難勝然臣伏念昨者皇帝陛下即位之初臣以愚賤疎遠之蹤首蒙眷知召置講席正以庶官無由入侍禁闈故特假以侍從職名臣於是時固已自料衰病迂闊勢必不能久奉清問故嘗再三懇辭乞以本官充職庶免

後日別致紛紜不唯不蒙開允乃更曲倚天慈加賜手札俾速祇受此見陛下虛心求善臣已下賢之意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未有也而臣不佞適幸遭逢可謂千載一時之會私念若得因此整竭凡陋裨補聰明是亦臣子之至願學問之初心因遂不敢力辭輒爾冒受供職四旬屢得進講凡所闕啓多蒙開納而臣慙愚迫切便欲致君堯舜之上遂觸忌諱以煩譴訶皇慈過恩猶不加罪親御翰墨俾就退閑旬日之間除書繼下蕩滌瑕垢曲全始終是亦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未有也臣雖至愚豈不知感所宜即日拜命奔走率職別圖後效以塞前愆而反覆思惟前日之罪既以學力未充誠意不至無以仰稱明詔感悟天衷繫咎已深不容滌洗所有元借職名已是難復冒居豈敢更叨進權之寵至於西門甲兵委寄尤重亦豈目盲耳聾之人所宜竊據以誤使令昨來雖略申陳然猶未盡底蘊是致今復有此誤恩揣分量材決難祇受是敢瀝懇直貢封章欲望聖明俯垂鑒察正其瘼曠之罪追還新舊職名俾以寄祿元官復奉鴻慶故官列聖香火無幾憑恃威靈涵濡德澤未填溝壑之間猶及親見陛下聖學日新聖德日茂盡送往事居之孝極用賢納諫之誠求御丕圖爲宋令主則臣雖即死無復遺憾干試雷震眷戀軒陛無任皇恐激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伏觀元祐初特起河南處士程頤以爲通直即崇政殿說書後以人言罷守本官權同主管西京國子監願

上奏乞歸田里其間有云若臣元是朝官朝廷用爲說書雖罷說書却以朝官去乃其分也臣本無官只因說書授以朝官既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義理臣今實以待講之故得此特制職名既罷待講即所授職名理合追奪與頤所陳事理實無以異伏望聖慈鑒察許臣辭免不勝至幸

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乞辭免進職與郡恩命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仍除熹知江陵府不候受告疾速之任者伏念熹無所能似元係庶官只因聖主欲令進講遂除侍從職名今既奉職無狀莫補豪分尚蒙寬恩假以秩祿即於私分已爲過優先來所授侍從職名自不當得況又寵加峻秩俾殿大藩尤非罪戾殘廢之人所能負荷已具奏聞乞賜追還新舊職名只以本官還奉鴻慶香火其間叙述義理詳明如蒙降出欲望朝廷早賜敷奏特從所請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昨被寬恩奉祠去國自疑罪戾不獲躬詣大府面稟辭行下懷至今不勝悵仰茲者乃復叨被除書進職寶儲作牧荆楚在熹無狀失職負病實無心顏可備驅使謹已具奏申省皆極詳明不敢逐一觀縷以勤聽覽欲望鈞慈察其惻悞特與將上力賜開陳使區區賤迹得以自安實蒙朽迂愚千萬之幸千冒威尊不勝震悚

乞追還煥章閣待制奏狀二正月十四日

右臣昨具狀奏辭免新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恩命并乞追還昨來任侍講日所帶煥章閣待制職名今準尚書省牒奉勅宜差提舉南京鴻慶宮臣已於今月十一日望闕謝恩祗受訖得辭閣寄還備祠官仰荷天慈俯從人欲恩深莫報感極難言然而尚有待制職名未蒙鐫削區區愚悃須至重陳伏念臣本是庶官無它勞效元帶祕閣修撰已是兩朝過恩比者只緣聖意欲亦令講書遂使暫陪邇列臣亦自知衰病迂闊決難久冒寵榮故於聞命之初即嘗瀝懇具奏乞免進職改授說書不謂鄙誠未能上達更煩親札褒諭益動遂爾冒居未及兩月果以罪戾遣罷而歸所被誤恩理宜追奪而一再陳懇竟未矜從仰戴皇慈豈勝感激願以愚分實有未安敢觸天威復此折扣伏望聖明洞照早賜收還或令依舊論擬職名改作主管官觀差遣則在朝廷黜陟之典免紊彛章而於微臣進退之宜亦全私誼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今雖已拜命繫衙然尚未敢幫勅請給恭俟報可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奏辭免進職補郡恩命及乞追還先來任侍講日所帶待制職名近準勅命特授前件官觀差遣熹已即時望闕拜受訖唯是所乞追還職名未奉俞允理難冒據恐懼益深除已再具奏聞外欲望朝廷更賜敷奏特從所請以安愚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

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再冒威嚴熹昨具申奏辭免進職補郡恩命已荷開允改授祠官尚有所乞收還待制職名未蒙施行熹已具奏及申朝廷再有祈懇欲望某官深賜照察特為開陳俾遂所祈以安愚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

右臣三月三日準尚書省劄子以臣再奏乞追還煥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臣已即時望闕選謝聖恩訖但念臣之所請實出丹衷天聽太高未賜開允迫以私義決難冒居敢復控陳必冀省察蓋臣竊以西廂待對名列近臣班序既崇恩禮尤渥蓋國家所以寵待儒學議論之賢欲其雖或守藩奉祠於外而猶有論思獻納之責不異朝夕陪侍於禁闥之下出入乎周衛之間也臣之凡愚素號山野入侍經幄僅及四旬意見闊疎言辭鄙拙固已自知不堪選用之意惟有中間輒議僖祖皇帝皇家始祖不當一旦并行桃毀且使大廟之祀止及八世降於天子九廟之禮尤非所宜獨蒙聖恩特賜宣問親奉玉音以謂僖祖之願自不當遷至于再三即以所進議狀并劄子並行降出竊意已蒙嘉納必遂施行不謂孤論難持竟亦無取退伏猶省益愧心頗尚借寵榮許仍舊職非但有乖輿論亦恐上累清朝控避莫回周章失據敢冒萬死再犯天威欲望聖明察臣誠悃縱未重加貶黜亦合收還誤恩庶使孤蹤獲逃後咎臣無任祈天望聖皇恐俟罪之至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三月三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奏乞收還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者愚誠既竭聽未回私義未安不容寢默重以向來曾有妄議太廟初室不合遷毀已蒙聖主宣問嘉納而朝廷不為施行竊疑其間所陳必是有違典禮自知不學無術難以復廁近班謹已再具奏聞欲望朝廷特為將上早賜行遣以為臣子孤陋寡聞輕議大典之戒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勅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狀奏乞賜收還元降待制恩命未蒙開允私義未安不容寢默重以向來曾有妄議太廟初室不合遷毀已蒙聖主宣問嘉納而朝廷不為施行竊疑其間所陳必是有違典禮自知不學無術難以復廁近班謹已再具奏聞并具狀申朝廷矣欲望鈞慈特為將上早賜行遣以為臣子孤陋寡聞輕議大典之戒熹不勝幸甚于冒威尊皇恐俟罪

申省狀

右熹伏準尚書省降到劄子一道以熹辭免煥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緣熹目今脚氣發作手足拘攣不堪拜起謝恩不得已送建寧府建陽縣寄收候痊安日請領別具申奏次謹先具狀申尚書省伏乞照會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右熹舊患脚氣近數發動日加困重不可支吾欲乞守本

官致仕謹具狀申建寧府伏乞照會依條施行謹狀

乞追還待制職名及守本官致仕奏狀四

右臣昨具狀奏乞賜追還待制職名三月二十八日準尚書省劄子伏奉聖旨次對之職除授已久與朝議初不相關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以見患脚氣有妨拜跪不得謝恩祇受遂將所被省劄權送建陽縣庫寄收仍申尚書省照會去訖後來不意病勢危篤自知難戀聖朝依例合乞致仕又念見係庶官不敢專具奏牘遂申本貫依條陳乞今來復準省劄奉聖旨未賜開允戴恩重疊恐懼難勝揣分捫心但知感激唯是區區本以鄉來入侍日淺自知未有毫髮報稱不當仍帶舊職出領祠官所以懇避再二即非過為沽激況今疾病沉痾雖未即死精華已竭後效無期更竊寵榮義益難處兼觀近日從臣有自西掖出守大藩者猶自上帶修撰况臣罪戾方此投閑而所得職名過為優厚以此較彼誠有未安是敢不避煩瀆之誅復陳迫切之悃欲望皇明委照聖度并容深察愚乘參稽近比特降睿旨伴遂所祈則臣不勝千萬大幸所有昨來陳乞致仕實緣病勢危迫方敢冒昧今雖苟延殘息終是不堪異日使令不敢更叨廩祿以速彌盈之咎亦望矜憐并賜俞允使就窮約庶保餘年臣無任祈天望聖俯伏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今者伏蒙吏部降到告命磨勘轉官臣即已謝恩祇受可見愚衷非敢飾詞妄為遜避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累具申奏乞罷所帶職名及於建寧府陳乞保明致仕今準尚書省劄子各奉聖旨未賜開名熹以私義難安不能自已不免復申前請別具奏陳如蒙降出欲望朝廷特賜將上情從所請早賜施行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干鈞聽熹昨以入侍日淺無補蒙分既領祠官不當復帶舊職累奏之行迫奪未蒙開允近者復以疾病危篤陳乞致仕又蒙聖恩未從所請伏念熹前後所乞皆出誠心非敢詭衆飾辭過為矯激未能感格深不自安不免再露血誠復干天聽其間陳叙曲折援引比例極為詳盡若蒙降出欲望朝廷深察情惻力賜開陳使孤危之迹早遂退藏免以罪戾姓名愚昧識見數干撻衆又蒙尋章招致入言重煩譴斥則熹不勝千萬大幸情迫意切言語無倫伏惟鈞慈并賜容照

奏狀五

乞追還待制職名并自劾不合妄議求阜殲陵事
右臣昨累具奏乞免帶待制職名仍以病衰再乞致仕伏蒙聖慈特降睿旨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臣即已望闕拜命恭謝聖恩訖自惟愚賤誤被眷知陳力無堪輒求閑退更蒙寵渥中諭隆私假以優賢之名加其再至之請願臣何者可補衮裏感激之深無言以諭所乞致仕謹已恭稟聖訓未敢再瀆宸聽所辭職名亦已仰

體辱慈不敢再祈避免然伏自念去歲叨冒獲厠周行會因崇議求阜殲宮妄意輒陳管見欲乞少寬速日改卜神臬庶妥威靈以延運祚後雖罷議無所施行然在私心豈容自昧今者伏觀進奏院報前日小大之臣曾議此者皆已坐罪次第降黜而臣狂妄又嘗面奏其跡尤不可掩其罪尤不可赦但以所入文字不曾付外是致漏網未抵譴訶若遂隱匿不言更冒榮寵竊慮祗受之後公論不容未及終朝便煩褫奪顧微臣進退之義雖不足言而聖朝刑賞之中則為可惜以此之故反復思惟復致憂疑未敢拜交輒冒斧鉞自劾以聞伏望聖明奮發威斷付之司敗以肅刑罔庶免煩言重勞淵聽臣無任祈天俟罪踧踖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昨具申奏乞免帶待制職名仍以病衰再乞致仕今來伏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熹已望闕謝恩恭稟聖訓未敢再乞致仕以煩朝聽所有職名仰體聖恩本亦不敢更具辭免却緣去年集議求阜殲官蓋嘗妄陳管見欲乞少緩發引之期別擇寧神之地今者竊見前日臣僚有曾論此者皆已坐罪次第行遣而熹無狀乃獨幸免區區愚慮實不自安若使祗受聖恩復忝近列竊料非久即致煩言迭誤朝廷紊亂刑賞愚賤之迹獲罪愈深謹已具奏自劾恭俟嚴誅如蒙降出乞賜將上取旨特賜處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恩悃仰于公體熹昨者累奏辭免職名再奏陳乞致仕近準省劄批降爵旨示以優賢之意杜其再至之請恩指隆厚假借超踰喜雖至愚豈不知感告老之牘未敢重陳除職之恩亦擬拜受但以項於贛陵嘗有妄議今見前後同為此說者皆已坐罪行遣而熹獨漏網更冒寵榮竊料公論終不見容異日決難幸免萬一拜命之後即致頌言則不唯使聖朝失刑賞之中而區區賤迹亦乖進退之義俯仰踈踏無地自容謹已具奏自劾及申朝廷去訖欲望某官曲加憐念特賜開陳照例施行庶愜輿議庶不勝千萬祈懇之至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六

臣昨具奏自劾擅議山陵陳乞免帶舊職今者伏準尚書省劄子恭奉聖旨朱熹自劾無罪可待餘依已降指揮者頻瀆天威久須嚴譴後蒙寬宥感極涕零伏念臣自去歲誤蒙聖恩擢寘近列使侍講筵即以迂踈寡陋資淺望輕懇辭四五而不獲命遂已不敢復辭講職只慮所帶職名大為超躐今若冒受則將來或有罷免却須回納又致紛紜遂具狀申省乞賜敷奏令臣且以元官舊職改充說書其所陳說極為詳備尋以宸翰下臨不容固避然而口與心誓所有職名只是暫受權帶以為入從之階異時若罷講官此職次當回納庶以少贖今日不能力辭之罪其後果以老病怯寒不能立講曲蒙矜憫重賜親筆除臣官類既已拜命又被恩旨進職與郡則臣不敢當而亟如向來

私誓之言具奏辭免雖幸追寢後命而猶未錫舊職自是之後凡四具奏力申前懇率皆不蒙開允蓋臣本意止為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而於其間三次奏狀乃因它事忘其前語此其所以屢瀆聖聰而曾不足以少回天意者也於今始覺前日之繆不敢再有他說輒冒萬死復此祈恩伏惟聖明洞鑒誠悃特降厚旨照臣去年申省及後來第一第二次辭免奏狀早賜施行使臣得以本官仍奉香火屏伏田畝以終餘年則臣不勝千萬大幸于冒宸嚴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伏候勅旨

貼黃

臣聞或者謂臣去歲初除之日已受疏封錫服之寵該遇饗恩又叨封贈蔭補之澤其後又承吏部取會磨勘得轉一官皆為已受侍從恩數之實今於職名乃欲回避不無作偽之嫌臣味其言極為有理實於彼時恩慮不及致此冒昧追悔無由今又不敢輒乞回納伏望聖慈并賜處分討論改正臣不勝幸甚

乞改正已受過從官恩數狀

右熹昨具狀奏乞免待制職名已蒙聖恩特賜開允仍舊充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已於今月六日望闕祇受及奉表稱謝訖竊緣元奏內有貼黃稱於昨來已冒疏封錫服之寵封贈蔭補之澤及用檢舉磨勘轉官皆為已受從官恩數乞賜處分討論改正今來未奉進止在熹私義實所未安然又不欲頻具封章上瀆天聽只乞朝廷更賜矜憐特為敷奏申勅依司將熹所陳五項事理檢照條例

逐一討論悉行改正庶安愚分免荼弊章則熹不勝大願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復有誠懇敢瀆公聽熹昨來辭免近職已荷聖恩特從所請不勝幸甚但元奏貼黃內所陳疏封錫服磨勘封贈陰補五項欲乞并行改正未蒙施行在熹愚計深不自安今來不敢別具奏牘輒具公狀申尚書省欲乞將上取旨特降處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熹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伏緣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乞依條備錄申奏令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偷安田里以盡餘年伏候台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伏為今歲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以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府具狀陳乞本府以熹罪戾不敢依條保奏已為備錄申尚書省去訖欲望鈞慈矜念特與敷奏令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偷安故里待盡餘年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冒瀆威嚴伏深戰栗

乞致仕狀

右熹作為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以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府具狀陳乞本府以熹罪戾不敢依條保奏已為備錄申尚書省去訖近者忽覩臣僚論列士大夫老不知退之弊已得聖旨播告

施行因伏自念雖幸日前已嘗有請然今累月未聞可報竊慮本府所申在路或有遺失致熹寸誠不能上達且料重得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罪反復思惟不勝恐懼不免冒昧驚越披訴欲望朝廷矜憐特賜敷奏依熹所乞令守本官致仕庶安賤迹以盡餘年免以孤愚再煩吏議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為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以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府具狀陳乞本府以熹罪戾不敢依條保奏已為備錄申尚書省去訖今來日久未奉進止又聞臣僚建議申嚴致仕條限已得聖旨播告施行竊慮元狀稽留遺墜使熹重得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罪不勝憂懼不免再具公狀徑申朝廷欲望鈞慈矜念特與敷奏令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偷安故里待盡餘年免以孤蹤再煩吏議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冒瀆威嚴伏深戰栗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再干崇聽熹草野微命罪戾孤蹤始生之年號紀建炎歲在庚戌應舉入仕脚色分明推移至今適滿七十足歲考之禮經合乞致仕顧念名在謫籍深慮不合自陳因竊詢考條貫乃知元無妨礙遂於去冬預懇州郡投納公狀乞作今年正月開假之日備錄申奏而閭里橫議官吏過疑咸謂負罪之人無事可致不當冒昧自求優逸遷延稽故不為依條保奏至二月半間方得申尚書省

狀一紙又以私家貧乏無力遣人至三月初方得附發前去尋覓卹報知有臺臣章疏申嚴休致舊法已得指揮播告施行方幸所請前已控陳私嚴官年元無增減然而引頸俟命今已五旬却方探問得此狀三月未聞尚未申到竊慮在路稽遲或是別有沉匿致使微誠無路上達則於元犯姦惡大罪之外且將更取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誅枯朽之餘豈堪摧拉謹已具狀徑申朝廷及具公劄申稟去訖恐此項末無由上徹鈞聽故敢復此縷縷敷陳冒犯威嚴伏祈鑒照

與宰執劄子

竊竊以孟夏漸熱伏惟某官廊廟尊嚴政幾暇豫神人依賴鈞候起居萬福熹罪戾孤蹤名在謫籍化鈞無外得以偷安區區鄙懷豈不知感茲緣年及禮合告休又蒙某官特爲開陳即賜俞允所以上昭聖明優老念舊洗垢匿瑕之美意下使衰朽捐棄之人得託退休之號除廢錮之籍而少慰其出身事主一世勤苦之夙心則其爲賜也大矣其爲勸也廣矣然猶非爲熹一人設也至於加賜鈞翰封示勅書且復垂諭所以委曲保全之意則又仰見洪鈞大化之中克勤小物之慮至深至遠而熹獨幸得被此賜之爲安且吉也感激之私言有不能喻者禮當修具公啓略布萬一而聖制有嚴不敢干紊謹具短劄少見下誠伏惟鈞慈特垂照察黃閣在望趨拜無期切乞順時之宜從民之望益保崇重以求太平之基熹下情不勝瞻望拳拳之祝 諸執政無然猶至吉也一節

悔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考異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議論之賢議一作講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書時事出處

與鍾戶部論虧欠經總制錢書

二月一日具位朱熹謹東向再拜致書侍郎右司執事熹昨得見執事於省戶下忽忽五年矣中間執事來使閩部熹是時方退伏田里有俯仰出入之故雖不得瞻望覆息之餘光亦嘗以章少卿丈所致書輒為數字之記以通於左右是後乃不復敢有所關白不自知其果能達視聽否也此來同安踰伏簿書塵土中乃聞執事復為天子出使巴蜀萬里之外地去逋負緡錢之在官者以數百巨萬計殫節米選天子嘉之下所議奏於四方擢執事置尚書省為郎以計六曹二十四司之治可謂寵且榮矣又以執事通於君民兩足之義俾執事攝貳於版曹務以均節財用便安元元為職除目流聞四方幽隱無不悅喜以為執事必能以所稟施於蜀者惠綏此民寬其財力之所不足以助天子仁厚清靜之政也今執事之滋事數月矣四方之聽未有所聞也熹不佞竊有所懷敢以請於下執事蓋熹聞之天子憫憐斯民之貧困未得其職故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算與逃賦役者之布又詔稅民毋會其躋贏以就成數又詔遣執事使蜀弛其逋負如前所陳者熹愚竊以為此皆民所當輸官所當得制之有義而取之有名者而猶一切蠲除不復顧計又出御府金錢以償有司是天子愛民之深而不以利為利也明矣而况於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若所謂虧少經總

制錢者乎熹以謂有能開口一言於上以天子之愛民如此所宜朝奏而暮行也而公卿以下共事煒阿莫肯自竭盡以助聰明廣恩惠前日之為戶部者又為之變符檄急郵傳切責提刑司提刑司下之州州取辦於縣轉以相承急於星火奉行之官如通判事者利於賞典意外督趣無所不至此錢既非經賦常入為民所逋負官吏所侵盜而以一歲偶多之數制為定額責使償之是如合零就整全必多亦不可不知也二稅被免今年虧欠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仍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為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者必且以為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於民也此又與盜鍾掩耳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為說以誣誤朝聽耳計今天下州縣以此為號而率取其民者無慮什之七八幸其猶有未至於此者則州日月使人持符來逮吏繫治撻擊以必得為效縣吏不勝其苦日夜相與撻其長官以科率事不幸行之則官得其一吏已得其二三並緣為姦何所不有是則議者所謂督責官吏者乃所以深為之地而重困天子所甚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侵民又陽自解曰此朝廷所欲得非我曹過也夫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哉亦相聚而怨曰朝廷不郵我等耳嗚呼此豈民之所當輸官之所當得者耶其制之無藝取之無名甚矣夫以天子之愛民如此彼所當輸當得有藝而有名者猶一切出捐而無所吝况如此者惟其未之知耳一有言焉其無不聽且從矣而獨愛其言者何哉是執政任事之臣負天子也執事誠能深

察而亟言之使所謂虧欠經總制錢者一日而罷去則州縣之吏無以藉其口而科率之譏寢矣然後堅明約束痛加繩治敢以科率病民者使民得自言尚書省御史臺則昔之弊為是者其罪亦無所容矣於以上黃仁厚清靜之風下副四方幽隱之望無使西南徼外巴寶印祚之民獨受賜也豈不休哉豈不休哉熹踈遠之跡於執事有先君子之好而亦嘗得一再見辱教誨焉今也執事適在此位為可言者誠不自知其愚且賤思有以補盛德之萬分故敢獻書以聞惟執事之留意焉方春向溫伏惟益厚愛以俟真拜不宣

與李教授書

竊惟朝廷興建學官以養天下之士使州之士以學於州縣之士以學於縣以便其仰事俯育之私而非以別異之也然其制財用之法所謂贖學錢者蓋州縣通得用之今執事之議於提學司曰業於州者得食於縣官而業於縣者無與焉以熹觀之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與夫制財用之法似皆不如此今且置此而以私言之蓋朝廷以執事宜為人師故以執事教衆之人為士者執事固不得而盡教之雖使教不能盡亦不愈於坐而棄之乎今執事之議曰使縣之任其費執事以為縣將焉取之縣之取之於民者悉矣今茲民力困竭官吏愁勞日不暇給而責之以此是其不能以教而將直棄之明甚於執事不為有補執事何苦而必行之以棄此縣之人也如曰縣學所以教者不能如州則諸縣者熹所不能知如熹所領學其誦說課試

大小條科熹自以為亦無甚愧於執事之門而其師生相接之勤則竊自隱度以為雖執事力或者所未能也謂宜得在假借之域而又以例削之使不得自盡此何說哉熹已具公狀申稟而以此私於左右伏惟思究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而及其制財用之法痛念吏民之艱弊而深察熹之所領其於州縣有異焉於不可與之中捐而與之亦所以視高明之意有在而不專於已勝足以勸其能者而不能者知所厲焉又况理法有可與者乎千冒威嚴不勝惶恐

答陳宰書

昨夕坐間蒙出示廣文公書似未見察者聊陳其一二李君兄弟之賢聞於閩中熹少時見諸老先生道語其故心甚慕之及來此道過三山乃識其兄迂仲即之粹然而溫無諸矜爭之色時未識李君以謂其猶兄也至官未久聞其分教定拜心甚喜以為所領縣學事有相關者當大得其力助故事有不可未嘗不因書文以喻意指而不惹其怒至此也熹所辨七事如左李君書以為熹有少年銳氣嘗謂論事者當以事理之長短曲直而不當以其年之先後若直以年長者為勝則是生後於人者理雖長而終不可以自伸也又謂奚不於監司郡守前論列此李君之所能而熹誠不取也所以然者直不欲以監司郡守之勢脅持上下耳此李君之所能而熹誠不取也李君又自謂本無欲勝人之心止是推車欲前耳異哉李君之欲前其車也獨不思夫郡縣之學本一車耶譬則郡其軫蓋而縣

其衝軛也後其衝軛而獨以蓋軛者驅馳之曰吾欲前此耳此熹所不曉也又謂四分錢乃郡縣學通得用熹既留其二而歸其二於郡學矣尚何言使縣不得用其二分是猶州不得用其二分也假糧於道是乃前所謂自備錢糧者矣獨縣學則可而郡學則不可乎推此言之前李君所自謂無勝人之心者熹不信也又謂郡學泉州學也同安學同安縣學也各盡力於其中耳此又不然熹前疏所陳云云者非以自高乃所以極論究心一二而求見哀於李君耳豈有一州之教官上為丞相所自擇用下與大府部刺史分庭抗禮而熹銓曹所擬一縣小吏而敢有勝之之心乎今李君所云無乃與熹之私指謬也又謂熹不能有所養而於此未能自克此則中其病但熹所爭乃公家事無毫髮私意於其間此固官長之所深知而其戒熹敢不思也熹已謝學事但此色官錢終不可失蓋此乃同安一縣久遠利害非吾人所得用以徇一旦之私伏惟待之不變以幸此縣之人而以熹所陳者曉李君無深怒也李君書與熹前所為劄并封納呈他尚容面究

與黃樞密書辛巳冬

竊聞虜酋預命種人遁走淮北遺民悉降我師此蓋天命眷顧宗廟社稷之靈廓清中原以全界付莫大之慶海內同之然熹之愚慮獨不勝私憂過計敢以布于下執事蓋自戊午講和以至于今二十餘年朝政不綱兵備弛廢國勢衰弱內外空虛近歲以來天啓聖心精加振理始復漸有條緒然宿弊已深非得同心同德之臣素為海內所屬

望者為之輔佐進賢退姦脩滯補弊要之以盡而持之以使其勢翕然而大變則未可以有為也前日不量事勢亟下親征之詔則既失之易矣然理直言順庶幾有成事同發機有進無退而曠日引月不聞進發之期任國政者不聞有寇忠愍之謀典宿衛者不聞有高烈武之請使諸將精心六軍解體虜騎橫突深入兩淮兵少而敵益彊事急而糧已匱於是戒嚴未及兩月而募兵科借之禍已及民矣向非天佑皇家降罰于彼則勝負之決蓋未可知今日之事其不可謂諸公謀於廟堂之效羣帥攻城野戰之功亦已明矣愚謂正宜君臣相戒兢慎祗肅改圖柄任益脩政理以答揚上天眷顧之命不宜坐虞鄰國之難以幸為利而遽自以為安也抑今中原之地幅負萬里虜人奔走震駭之餘力未能爭朝廷坐視而不取則非計取之則功儲廣而勞費多此正安危得失之機差之毫釐膠以千里不可以不審也熹竊以為必能因其人以守因其糧以食使東南之力不困然後根本固而不搖必有以大慰其來蘇之望而深結其同濟之心使西北之情益堅然後藩籬密而可恃必使虜人他日痛定力全之後不能復窺吾廬龍之塞然後朝謁廟遠及舊京之事乃可言也不知今日朝廷之上侍從之列誰為能辦此者獨舊人之賢起而未用者一二公使之出則重於今日視師之人授之政則賢於今日東鈞之士獨恐朝廷終不聽用則無如之何耳失今不早為計虜人士馬精彊固未有損今茲所失獨元顏亮一夫耳萬一旬月之間復悉其眾挾其喪君之恥

以來簡怒于我不知朝廷之議復以何計禦之飲民則民
憔悴而不堪募兵則兵脆弱而無用將據中原而與之爭
則形勢未習將棄中原而守淮泗則恢復無期不知議者
何以處此苟處之未審而曰姑又以待天幸之來則非愚
之所敢知者尤以私憂過計風夜拳拳而不能已也顧衰
病之餘氣短辭拙不能言利害之實然其大要不遠是矣
閣下以道學履踐致身廟堂在諸公間最有人望故熹敢
以此言進觸胃威尊皇恐無地狂妄之罪惟左右者赦之

答陳漕論盜法書 李若榮 本

熹昨承垂示盜法利害累日究觀竊以為適今之宜莫便
於此及詢諸鄉人則其說不無同異不敢不以聞蓋問之
崇安之人則比其舊費略有所省無不以爲便者問之建
陽之人則云千金之產今日買盜所折不過千錢而新法
輸錢半倍其舊又須出錢買引益食之計引益至建溪上
流比之今價亦不能甚賤則其爲利害未可知也兩邑
之數具之別紙可見其實又不知他邑如何爾然熹竊謂
法之大體實已利便蓋強弱均數已寬下貧應役之民便
省陪費又凡種種弊倖皆無所自而作固不可以輕變但
更須博盡衆謀多方措置使輸錢之數比舊稍輕買益之
價比舊頗減即公私兩便法可久行若其不然則官戶豪
宗昔幸免而今例輸者橫議紛紛必有所緣而起雖有良
法美意不可行矣竊嘗思之引價之所以貴以引額之數
拘之也本錢之所以多以所支之數取之也此益之所以
貴也賣引之額所以狹以所運之數拘之也海船之錢所

以取以般運之費計之也此計產輸錢之所以重也欲致
二利去二害在乎罷海倉之買納而已矣誠能罷海倉及
下四州諸縣之買納而使客人請引南自漳泉北至長溪
各從便路徑就埭戶買益與販則引價可減本錢可輕而
盜賤矣引額可增海船可罷而計產所輸亦薄矣夫海倉
爲盜法蠹害之根本使臺知之許矣下四州諸縣買納之
弊不異乎海倉而漳州以盜賣合文產盜重爲民害使臺
知之亦許矣使其無害於今日所議之法猶將廢置以獨
積弊况所以增官益之價而厚私益之利者皆在乎此豈
可以不罷而改圖其新乎夫賣引之額以上四州逐年運
到一千萬斤者爲率而海倉每歲所取亦止此數尚有之
絕不繼續留綱運之時故引價至於二十三文而患其貴
引錢止得二十三萬而患其少皆此之由也熹竊謂夫一
千萬斤者官運之正數也若夫出於埭戶搭於綱船漏於
吏擔而散於四郡之間食之無餘者一歲又何啻數百萬
斤此乃埭戶所煎民間所食之實數而前日棄之以爲私
販之資者正以海倉侵盜本錢稽留割剝使埭戶不願輸
官而寧私爲賤鬻以抹目前之急故也今若罷去海倉而
以此數百萬斤者併入引額則引價每斤可減數錢而所
以收引錢大數反增於舊矣如增作一千五百萬斤引
十萬貫不止又使埭戶更無私益可賣而官益益快何
憚而又不過此夫所以使客人納益本錢每斤十二文者
將以給埭戶爲循環本也今引收而官給之在客人則爲
枉費在埭戶則無實利焉若使埭戶客人自爲貿易而官

封之沿海逐鹽專委則客人不費四五文可得益一斤每斤所省數錢足以具舟楫資往來埋戶售鹽一斤實得四五文比之請於官司名為十二文而經過官吏攬子之手什不得其一二者大相遠矣所以使州縣椿海船錢五萬餘貫者本為漕司自海倉運至懷安以待客販也若罷海倉而使客人徑從便路與販則此錢固已在此所獨矣行此數者使引價可減本錢可省則官鹽自賤而私販自戢引額可增海船錢可罷則此兩項所增所罷之數以減計產所輸之數亦不啻什四五矣下四州人戶則使徑就埋戶買鹽不限引法但立法以防其與販透入上四州界可也此外非熹聞見思慮所及但議者見使司自王侍郎以來三四年間代納上供其數不少或謂增鹽尚有可減之數更望計度如其可減則願更減分數於三項立法之中均退幾錢尤為久遠之利使閩中之人相與稱曰鹽法之利於吾民自陳公始子孫不忘豈不休哉鄙見如此未知當否以下問之勤不敢虛辱既採民言又竭愚慮以稱塞萬分狂妄之罪尚冀高明矜而恕之幸甚幸甚

答劉平甫書

聞已遣兩使議和虜人待遇甚厚或疑虜勢實衰故欲且緩我師耳所遣乃歸正人也楊已罷榷管周元特之言也周已還南樹矣山中已聞否伯崇兄不及別上狀想且留屏山比日讀何書講論切磋之益想不但文字間也上蔡帖中儒異於禪一節道間省記頗覺有警試相與究之見日面論也

與陳書謾寫去只可呈大兄一讀而焚之勿留也此言之發其不能受也固宜然萬一成行則所言必有甚於此者又將何以堪之耶觀此氣象不若杜門之為愈下計終當出此耳元履云若為貧即不妨已以行道自任而以為貧處人此正吳村老之論古音也可以一笑

與延平李先生書

熹拜違侍右倏忽月餘頃嘗附兩書於建寧竊計已獲關聽矣熹十八日離膝下道路留滯二十四日到鈔山館於六十元官舍路中幸無大病今日戴君來診脈其言極有理許示藥方矣云無他病只是稟受氣弱失汗多心血少氣不升降上下各為一人其他曲折皆非俗醫所及項在建陽惟見大湖一親戒語近此耳至於心意隱微亦頗得之信乎其不可揜也熹向蒙指喻二說其一已叙次成文惟義利之說見得未分明說得不快今且以泛論時事者代之大略如中前書中之意到闕萬一得對舉即錄呈也但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論及此今欲措辭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為說無乃此身自坐在裏許而不之察乎此深可懼者此間亦未有便姑留此幅書以俟附行者蒙賜教只以附建寧陳丈處可也天氣未寒更乞為道保重以慰瞻仰九月二十六日拜狀不佞

與魏元履書

熹六日登對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幸鴟張則不復聞聖語矣副本已送平甫託寫至當已有

之矣十二日有旨除此官非始望所及幸甚甚然闕尚
遠恐不能待已具請祠之劄辭日投之更屬凌丈催促必
可得也和議已決邪說橫流非一筆可抗前日見周蔡面
質責之乃云此皆廉士大言今姑爲目前計耳熹語之曰
國家億萬斯年之業參政乃爲目前之計耶大率議論皆
此類韓無咎李德遠皆不復尋逐初賦矣庶寮唯王嘉叟
諸人尚持正論然皆在閒處空獲爾爲兩日從官過堂詣
府第不知所論云何欲少贊之輒不值未知渠所處也言
路惟小坡論甚正但恐其發不勇不能勝衆楚爾王之望
龍大淵已差使副不知尚能挽回否諸非筆札可盡

共父之出中批所命朝野不知所坐本欲作先生一書
醉笑不能因書及之亦令平甫寫其劄副葉寄呈矣

與魏元履書

近時一種議論出於正人之口而含糊鶻突聽之使人憤
憤似此氣象規模如何抵當得王之望尹檣輩更何足掛
齒牙間也

與陳侍郎書

昨者伏蒙遠賜手書慰藉甚厚拜領感激不知所言而奉
祠冒昧之請又蒙台慈引重再三卒以得其所欲所示堂
帖謹以抵受仰荷恩眷尤不敢忘而不知所以報也蓋嘉
賦性朴愚惟知自守間一稜口柄鑿頓垂度終未能有以
自振於當世退守丘園坐待溝壑而已今以閣下之力得
竊廩假以供水菽之養其爲私幸亦已大矣顧於義分猶
有僥冒之嫌而閣下推挽之初心猶以爲不止於此此則

宜熹所敢聞哉又蒙垂喻今日之事慨然有憂焉乎其難
哉之嘆且承任職以來屢有建白去處之義自處甚明熹
也雖未獲與聞其詳然有以見賢人君子立乎入之本朝
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之憂亦不肯以一日君其位而曠其
職蓋如此然猶不鄙迂愚踈賤之人而語之及此其意豈
徒然哉熹誠不足以奉承教令然竊不自勝其慕用之私
是以忘其不佞而試效一言焉執事者其亦聽之熹嘗謂
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揀
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
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
矣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諱而饑饉并臻
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歛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搖將一二
以究其弊而求所以爲圖回之術則豈可以勝言哉然語
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頹萬事
際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於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替於
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爲是說者苟不乘乎人主心
術之蔽則亦無自而入此熹所以於前日之書不暇及他
而深以夫捨君心之非者有望於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
則天下之事無可爲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
有可破之理哉不審閣下前日之論其亦嘗及是乎抑又
有大於此者而山野之所弗聞弗知者乎閣下誠得其本
而論之則天下之事一舉而歸之於正殆無難者而吾之
去就亦易以決矣熹竊不自勝其憤懣之積請復得而詳
言之夫沮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

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啐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
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苟違目前宵旰之憂而養成異
日宴安之毒者亦講和之說也此其爲禍固已不可勝言
而議者言之固已詳矣若熹之所言則又有大於此者蓋
以祖宗之雖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
以報則姑爲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猶之可也
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爲卑辭厚禮以乞憐於仇讎
之戎狄幸而得之則又君臣相慶而肆然以令於天下曰
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欣欣焉無復豪分恐痛
含冤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嗚呼孰有大於祖
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夫君臣之義父
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
政事本根之要也今所以造端建極者如此所以發號施
令者如此而欲人心固結於我而不離庶事始終有條而
不紊此亦不待知者而凜然以寒心矣而爲此說者之徒
懼夫公論之沸騰而上心之或悟也則又相與作爲獨斷
之說傳會經訓文致姦言以深中人主之所欲而陰以自
託其私焉本其爲說雖原於講和之一言然其爲禍則又
不止於講和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悞吾君使之傲然自
聖上不畏皇天之譴告下不畏公論之是非挾其雷霆之
威萬鈞之重以肆於民上而莫之敢撓者必此之由也嗚
呼其亦不仁也哉甚於作俑者矣仁人君子其可以坐視
其然而恬然不爲之一言以正之乎此則既然矣而旬日
之間又有造爲國是之說以應之者其欺天罔人包藏險

惡抑又甚焉主上既可其奏而羣公亦不聞有以爲不然
者熹請有以詰之夫所謂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
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天
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爲非况有天下之利勢者哉
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彊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
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劫制士夫不齊之
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之所
爲若和議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誠順天
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輿論何自而生乎若猶
未也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心彊爲之名號曰國是假人
主之威以戰天下萬口一辭之公論吾恐古人所謂德惟
一者似不如是而子思所稱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
不幸而近之矣昔在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爲此論矣
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年之間
士大夫出而議於朝退而語乎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
以爲邦朋邦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蓋近世主張國是之
嚴凜乎其不可犯未有過於近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
致大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定而然哉
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真是而守之太過是以上下相拘
直言不聞卒以至於危亡而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繆以
千里況所差非特毫釐哉嗚呼其可畏也已柰何其又欲
以是重誤吾君使之尋亂亡之轍跡而躬駕以隨之也嗚
呼此三說者其爲今日大患之本明矣然求所以破其說
者則又不在于乎他特在于乎格君心之非而已明公不在朝

廷則已一日立乎其位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與其顛沛於未流而未知所濟孰若汲汲焉以勉於大人之事而成已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熹杜門求志不敢復論天下之事又笑於閣下之言竊有感焉不能自已而復發其狂言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也尚書王公計就職已久方冀邪競逐正論消亡之際而二公在朝天下望之屹然若中流之砥柱有所恃而不恐雖然時難得而易失事易毀而難成更願合謀同力早悟上心以圖天下之事此非獨熹之願實海內生靈之願也

與汪帥論屯田事

崇安有范芑通判者頃從鄭資政鎮蜀能言當時漢中也田之利所以實邊郡紓民力省歲費者甚有條理不知其幕府文書猶有存於今日者否就使不完當日官吏必尚有可訪者今之所謂和好豈可長保萬一可保而在我者亦豈當但爲安坐以守所保之計乎聚人之本財用爲急與其賣度贖責財於民而斃其首以絕生聚之源賣官告使入仕之流猥濫詛雜以爲吾民之病孰若因天時分地利借力於飽食安坐之兵而坐收富彊之實效乎況前人已試之驗未遠在博訪而亟行之爾稼穡之功經歲乃成然當可爲之時緩之一日則失一歲之事今以閣下之明乘此邊事少休歲收大稔之際兵民皆有餘力可以就事況諸司又皆通情則事之在漢中者亦可委曲審議而共爲之失今不爲恐後難復值此可爲之會矣熹在遠僻不能深得利病之詳然得於傳聞參以簡冊所記載竊以爲

此最當今邊防之急務而申軍律練士卒備器械抑又次之皆不可不先事預謀以爲之備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與曹晉叔書

熹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入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胷中洒然誠可嘆服嶽麓學者漸多其間亦有氣質醇粹志趣確實者只是未知向方往往騁空言而遠實理告語之責敬夫不肯入於道德可惜屢詢近況似深念尊兄者曾得近書否共父到闕之後言事者數矣其言又皆慷慨勁正近世之所未有聖主聰明無不容納然所憂者一薛居州若得三五人贊助之國事或可扶持也此豈人力所能參哉看上蒼如何耳

與魏元履書

被教備悉至意大槩只放稅廩窮兩事爾放稅是秋冬間事且與諸公商量未晚廩窮亦是州縣間合行事似不必聞之朝廷朝廷每事如此降指揮恐不是體面昨日已作尚書今錄呈不知且如此可否第五等是五百文以下其間極有得過之人若物業全被水傷固不可不全放若但傷些小如何一例放得但百十錢以下產戶即不能如此分別與全放不妨爾西府書且夕遣去熹亦當作書且以老兄所說與熹鄙意告之惟其所擇但一兩縣災傷似只是監司州郡事若執政者切切然只專爲鄉里理會事似屬偏

頗道理亦不如此茵漕之書相咨問如此若以誠告豈有不行徐任亦方留意此事儘得商量若商量到十數日間亦須有定議矣朝廷在千里外其為報應豈不緩耶但商量事須酌中合宜教人行得即無不可告之理其或不入

答乃在彼若自家所說過當教人信不及行不得則是自家未是安得專咎他人耶况禹稷顏子事體不同吾人已

是出位犯分了若合告州府監司者告州府監司合告朝廷者告朝廷盡誠以告之而行與不行付之於彼猶未為

大夫今一向如此却似未是道理蓋此事一發使朝廷失慮四方之體州郡監司失其職吾輩失其守雖活千人不可為也如何如何不若更度事理之所宜力告諸公有合

朝廷應副者令自申明而約以助其請則庶幾或可爾謝諸公書必已有定論頃見伊川集中謝韓康公啓乃是除

講官後方謝之良憲既得書却難不答且答其書因謝其意似無不可但諸公無書來者則未須爾將來謝帥之辭

不過自叙已意謝其薦揚而已橫渠有數篇謝人薦舉書甚佳何必作佞語亦何必作僇辭但薦書中有此人姓名亦是人生不幸

事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也養源小批如此而遂竟去何耶熹看得今日之事只是士大夫不肯索性盡底裏說話

不可專咎人主柳子厚曰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憚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今人多是此般見

識也得汪文六月十九日九江書云六月末可到玉山於彼俟請祠之報已作書速其行矣一請備是禮數若再

請則無謂矣熹與書云有如再請忽遂雅懷而治亂消長

由此遂分豈惟公終身恨之天下後世亦且有所歸責矣不知渠又以為如何所欲言甚衆亟遣人草草

與魏元履書

里中大稔數年所無幸事然小民債負亦倍常年比収歛已想亦無餘矣昨得趙推書云漕司已備錄熹劄子行下府中未知後來如何王守趙漕都未通書蓋亦懶與此事矣共父前月二十間因論王琪專被密旨築真州城不經由三省密院大忤上旨批與端殿官觀次日又批與知隆舉之失然共父書云陳文力爭此事恐亦不能久兩公在朝雖做大事不得然善類不無所持今各辭去亦可慮也書中令致意尊兄云事體與昔不同陳丈若去則此事當自審處平父亟遣人至雲際人立俟書草此為報集議文字上內欽夫他文未暇檢然多取而不究其旨此乃尊兄舊病何為未能去耶苒老書中相告戒切中拙病荷其相愛之意不敢忘也

賀陳丞相書 戊子冬

恭聞制書延拜進東國均凡在陶鑄孰不欣頌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深懷懍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

為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為上言之為上行之其不然然而受元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板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揀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變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母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為今日之悒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為大臣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復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

俗敗壞官吏苟且彊敵在前邊備未立知之何其可為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復思慮不得其說持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修慶而冒以為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答魏元履書

所論杜征南語此固切論然今日之事恐異於此蓋彼以疆大兼人之國故其計謀規畫不得不然今以弱小自守而義當有為乃其義理事勢不得不爾今日雖無征南之明略而天下之事當得但已耶愚謂孟子所謂成功則天董子所謂明道正義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料者正是今日用處若以征南之言為正竊恐落第二義也前日答書思慮偶不及此見來書又言之聊發其愚不知老兄以為如何也頃見林黃中說在官邸讀史記秦伐楚王翦李信爭兵多少處偶及近事因云今乃欲以數萬之卒橫行中原何其慮事之不詳也熹因為言此事正不爾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故楚既亡而其國人悲思有三戶之誑則當時秦人之攻楚人之守勢可知矣今日之事與此正相反奈何以為比乎此與所論亦稍相似因讀及之大抵議論先要根本正當然後紀綱條目有所依而立近看論語說及為兇輩說唐鑑因得究觀范太史之學不知此人曾中如何其議論乃爾暇日試熟觀數

過當見古人論事輕重緩急之方矣每讀至會心處未嘗不廢卷而歎也

與陳丞相書 已丑

熹啓中夏毒熱恭惟僕射平章樞使相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奉咫尺之書修致慶問因以愚慮上瀆高明自揣妄庸宜得譴斥之罪乃蒙鈞慈選賜手教撫存開納禮意勤厚伏讀三數有以見明公位愈高而心愈下德彌盛而禮彌恭果非小人之腹所能料也台司禮絕不敢復致啓謝惟是區區歸心黃閣之下未始一日而忘忽又奉承堂帖戒以祗事之期囊封疾置似亦非常制所當得者自顧何人可以當此尤竊恐懼不能自安然熹之狂獗朴愚不堪世用明公知之蓋有素矣頃自祠官叨被除目聞命之初即惕然有不敢當之意顧以近制不應辟避之科因欲復求祠官幾得斗升之祿以共水菽之養則又以待次尚遠懼有貪躁之嫌是以因仍寢嘿以至於今幸官期已及而廟堂又特為下書以招徠之則熹之不獲已而有求以亦不為甚無謂者已別具劄子一通道其所欲伏惟明公哀憐而幸聽之不使輕犯世故以貽親憂則明公之賜於熹厚矣或恐未即遽蒙矜許則熹請得復罄其說蓋熹雖愚不肖無所短長然區區用力於古人之學閱天下之義理亦庶幾不為懵然者豈不知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母子之情而平生知己如明公者待之又不得不為不厚豈不願及明時效尺寸以報君親酬知遇而直遂巡退縮以求守此東岡之陂乎此其中必有甚不得已者惟明公幸察焉而聽

其所欲使得竊祠官之祿以養其親而自放於荒閒寂寞之境以益求其所志庶乎動心忍性涵泳中和賴天之靈得遂變化其狂獗朴愚之質則異時明公未忍終棄猶欲熏沐而器使之其或可以奉令承教而不敢辭也明公亦宜自謀所以清化原筆流弊者使乾剛不亢而君道下濟忠讜競勸而臣道上行則天地交泰上下志同而天下之士雖有驚驚然處畎畝而樂堯舜者猶將為明公出况如熹者又豈足道也哉伏惟明公勉焉則天下幸甚自餘加護鼎食以慰具瞻熹不勝懇禱拳拳之至謹奉手啓以聞伏惟照察

與汪尚書書 已丑

自頃拆號日望登庸尚此滯留不省所謂海內有識之士蓋莫不為明公遲之而熹之愚獨有為明公喜者蓋以省闈之取舍觀之則疑明公於天下之義理尚有當講求者而喜其猶及此閒暇之時也自道學不明之久為士者扭於偷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偽之姦作焉上之人知厭之矣然欲遂變而復於古一以經行迪之則古道未勝而舊習之姦已紛然出於其間而不可制世之人本樂縱恣而憚繩檢於是乘其隙而力攻之以為古道不可復行因以遂其自恣苟簡之計俗固已薄為法者又從而薄之日甚一日歲深一歲而古道真若不可行矣譬之病人下寒而客熱熾於上治其寒則熱復大作俗工不求所以治寒之術遂以為真熱而妄以寒藥下之其不殺人者幾希矣蘇氏貢舉之議正如此至其詆東州二先生為矯誕無實

答汪尚書六月十一日

不可施諸政事之間則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焉而省闈盜用此文者兩人明公皆權而實之衆人之上是明公之意蓋不以其說爲非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祭於其政害於其事明公未爲政於天下而天下之士已知明公之心爭誦其書以求速化耳濡目染以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遂以偷薄浮華爲真足尚而敢肆詆欺於昔之躬行君子者不爲非也況於一旦坐廟堂之上而以宰相行之其害又當如何哉明公前者駁正張綱之謚深詆王氏之失識者趕之而今日之取舍乃如此死者有知得無爲綱所笑不審明公亦嘗悔之否乎熹愚無知辱知契甚厚往者亦嘗開說及此而今略驗矣故獨不敢以延拜之遲爲恨而以猶得及此暇時講所未至爲深喜明公若察其願忠之意而寬其忘分之誅則願深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不列於前晝夜覽觀窮其指趣而反諸身以求天理之所在既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足道况蘇氏淳靡機變之術又其每下者哉熹忽被堂帖戒以官期本不欲行今乃得遂初心有書懇丞相求祠祿以供水菽之奉恐或怒其不來未易遽得即乞從容一言之賜早遂所求幸甚幸甚參政梁公之門初無灑掃之舊不敢以書請又恐疑於簡已也有劄子一通乞轉致之且及此意則又幸甚熹不敢復論時事蓋亦有不待論而白者明公尚勉之哉

徐粹轉致五月二十七日所賜教帖恭審比日暑雨潤澤台候起居篤福感慰之深伏蒙勸行尤荷眷念熹近拜手啓并申省狀自崇安附遞懶請祠祿不審已得徹台聽否熹孤賤無庸學不加進而慙愚日甚與世背馳自度不堪當世之用久矣往者猶意明公來歸必將有以上正君心下起顏俗庶幾或可效其尺寸以佐下風是以未敢決然遂爲自屏之計而今也明公之歸亦既累月矣似又未有以大慰區區平昔之望則熹也尚復何望於他人而可輒渝素守以從彼之昏昏哉所以深不獲已而有前書之請非獨自爲亦欲明公識察此意而圖其新耳今承誨飭之勳敢不深體至意然熹竊謂明公必欲引內其身不若聽用其言言行矣則其身之出也可以無所愧其不出也可以無所恨若言不用道不合顧踴躍然冒利祿而一來前有厚顏之愧後有駭機之禍熹雖至愚獨何樂乎此而必爲之而明公亦何取乎熹而必致之也抑明公之教熹曰既到之後若有未安則在我矣兩得元履書亦以公言見告如此則明公愛熹之深而所以爲熹謀者及未盡也夫事之可否方雜乎冥冥之中而未知所決則姑爲之以觀其後可也今此身之不可仕仕路之不見容已昭然矣尚何待於既至然後有所未安耶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尚恐不能自主況市朝膠擾之域當世之大人君子至是而失其本心者踵相尋也若熹者又可保其不失耶故熹深有所不能無疑於明公之計

惟前書之懇敢因是而復有請焉如蒙矜許固爲大幸若其不遂則熹豈敢坐違朝命而不一行但老人年來多病既不敢勞動登途又不敢遠去膝下只此一事便自難處藉令單行至彼就職則便被拘縻不就則重遭指目就職之後遽去則又似無說不去則自違素心凡此曲折皆已見愛之心施之於此而爲之謀則必有所處矣然熹亦非必欲祠祿若荒僻無士人處教官少公事處縣令之屬以亦可以藏拙養親但恐無見闕耳窮空已甚若有數月之闕即不可待又不若且作祠官之爲便也復因徐倅便人拜啓區區底蘊敢盡布之伏惟明公察焉進見未期伏乞進德情業爲主眷人望千萬自重不宜謹啓

答汪尚書書七月二日

國史侍讀內翰尚書文台席去月十一日徐倅轉致台翰之賜即已具啓盡布腹心今當撤聽聞久矣今日得崇安遞中十八日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認至意感服之餘得以竊聞比日暑中台候起居萬福又以爲慰喜學不加進而迂戾日甚特以去連門牆之久明公不深知猶復以故意期之移書招徠詞旨篤厚此見高明好賢樂善之意有加於前而熹無以堪之徒自懼耳區區之懷所欲陳者所附徐倅書已素言之但不知向託元履致丞相書及申省狀等曾一一投之否度可否之報必已有所定然未知諸公所以必欲其來何謂也哉以爲欲行其道則熹學未自信固無可行之道今日所處人得爲之又非可行之官且

諸公皆以著德簡望服在大僚而紀綱日紊姦倖肆行未
有能遏之者又非有可行之效也以爲欲榮其身則使熹
捐親而仕舍靈龜而觀朵頤隨行逐隊則有持祿之譏仰
首信眉則有出位之戒是亦何祭之有哉凡此數者又已
判然於胷中往時猶欲以明公卜之是以未敢決然爲長
往之計今明公還朝暮年諸事又且如此則熹亦豈待視
一魏元履而爲去就哉然聞元履數有論建最後者尤切
至若一旦真以此去則有志之士雖欲不視之以爲去就
亦不可得矣蓋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
皆適於義而已熹累蒙教警固已不敢輒徇匹夫之守今
只俟前日之報若已得請固爲幸甚無所復言若猶未也
而諸公果能協成元履之論使聖德日新讒佞屏遠逆耳
利行之言日至於前而無所忤焉則熹失所望於前者猶
或可以收之於後又何說之弊哉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
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熹則何敢議此特因來教而
及之至於前日冒進督言明公不以爲譴而欲與之上下
其論且將推是而益省察焉明公進德不倦之意可謂盛
矣然事變無窮錢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
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
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若熹前日所請欲明公致一
於孔孟程子之書者乃窮理之要不審高明果以爲何如
也近見呂申公家一二議論殊乖僻悖理不謂原明觀矣
有道而所見乃爾向見明公篤信之今亦覺其非否蓋天
下無二道今兩是相持於胷中所以臨事多疑而當疑者

反不察也所欲言者無窮薄暮欲遣書入遞不能盡懷伏惟益爲此道千萬自重不宣

與陳丞相書已丑七月十四日

熹昨以愚艱冒瀆威尊似聞鈞慈憐念未許遽就開退區區感激何可具言實以鄙性忝愚觸事妄發竊觀近事深恐一旦不能自抑以取罪戾不肖之身非敢自愛誠懼仰負相公手書招徠之意重玷聽言待士之美則其爲罪大矣伏况老親行年七十旁無兼侍尤不欲其至於如此日夕憂煩幾廢寢食人子之心深所不違是敢再瀝悃誠仰干大造欲乞檢會前狀特與陶鑄獄廟一次俾得婆娑立林母子相保遂其麋鹿之性實爲莫大之幸情迫意切不知所言伏望鈞慈俯賜憐察

答汪尚書書七月二十六日

熹此月二日遞中領賜教即以尺書附遞拜答續又領章左藏寄來台翰又以數字附劉審計伸前日之懃不審今皆呈徹未也忽徐倅送示九日所賜手帖恭審即日秋暑盛德有相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不可言重蒙戒諭令熹審思出處之計苟合於義他不必問也熹雖至愚荷明公矜念之深教誨之切至於如此豈不願奉承一二少答知已之遇然區區之意已具前書更望留意反復則有以知熹之所處其度於義蓋已審矣但恐熹所謂義乃明公所謂不必問者而忽之耳然熹既已中省則今日亦須再得省割而後敢行但至彼不過懇辭而歸他亦無以自效却慮一旦親見諸公之訕訕音嚴顏色有不能平所發或至於

過甚以自取戾則明公雖欲曲加庇護而不可得殆不若早爲一言遂其所請之爲愈也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爲去就熹固已畧言之矣夫朝有闕政宰執侍從臺諫熟視却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獎勵顧使之遂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直譴出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爲則熹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爲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而爲進退耳願明公思之爲喜謝陳公熹之坐違朝命已三月矣欲加之罪不患無辭既不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傲之罪而謫斥之亦足以少振風毅使天下之士知守道循理之不可爲而一於阿諛委靡之習以遂前日之非亦一事也不識明公其亦以爲然乎頃年陳公在建安明公在蜀郡熹嘗獲侍言於陳公竊以爲天下之事非兩公不能濟陳公蓋不弊也至於今日乃復自憂其言之不效往者則不可諫矣來者其亦尚可追乎伏惟明公深達陳公相與亟圖之熹之心蓋猶不能無拳拳也承諭旦夕即上告歸之請熹竊感之蓋明公非不可去特萬里還朝主知人望如此其不薄也一旦未有以藉手而無故以去此古人所以有胥骨往來之譏也愚意却願明公審思以合於義毋使人失望焉則熹之願也陳公劄子一通乞賜傳達幸甚幸甚邀然未有拜侍之期伏惟順時之宜爲國自重不宣

與陳丞相書七月二十六日

屢以愚憚肩瀆鈞聽未蒙矜許憂懼實深今日復得尚書汪公書戒以速行謹以愚見復之頗盡曲折竊恐相公未知區區之心試取而一觀之則知我罪我當有所決矣熹受知之深豈願如此亦惟有以深矚其不得已之故或遂改圖則不惟熹猶有望焉而天下實受其賜惟相公深圖之

答劉平甫書

汪下疑當有尚字或上書字乃文字之誤

領武昌五月下旬書知行李平安登覽雄勝甚慰所懷而安國諸詞更勤手筆讀之使人飄然直有凌雲之氣也此日新秋尚熱伏惟到荆已久侍奉萬福熹請祠久不報昨得元履書云相君怒甚恐不可得然三得汪書書已兩報之竭盡底蘊次第亦須見怒矣或恐更有備禮文字來即當再入文字覆勉一到衢婺間聽朝命又不得請即須一到面懇諸公恐到彼終無好出場耳元履竟不容於朝雖所發未為中節然比之尸位素餐口含瓦石者不可同年語矣陳罔無可觀汪亦碌碌知人之難乃如此此則拙者之誤一兄也聞到鄂已有所處置威望隱然甚善甚善到荆不知又別有何施行想規模素定不勞而政舉也邊候既未聳統帥之命當且中止似亦不必切切以為言熹向兩書為一兄言此知皆達否

答張欽夫

昨所惠吳才老諸書近方得暇一觀始謂不過淺陋無取未必能壞人心術如張子韶之甚今乃不然蓋其設意專以世俗猜挾怨懟之心窺聖人學者苟以其新奇而悅之

其害亦有不勝言者道學不明無一事是當更無開眼處奈何奈何元履十六日已到家昨日遣書來未暇往見之然想其脫去樊籠快適當如何也諸公既不能克已從善使人有樂告之心又曲意彌縫恐有失士之請用心如此亦已繆矣熹所與劉子謾錄呈足以見區區然勿視人幸甚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書時事出處

答張敬夫書

垂喻曲折必已一一陳之君相之意果如何今當有一定之論矣伏蒙不鄙令誦所聞以裨萬一此見臨事而懼之意推是心也何往不濟然此蓋非常之舉廢興存亡所繫不細在明者尚不敢輕況愚昧荒迷之餘其何敢輕易發口耶大抵來教綱領極正當條目亦詳備雖竭愚慮亦不能出是矣顧其間有所未盡計非有所不及恐以為無事於言而不言耳請試陳之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讎之大義為重而掩葬之常禮為輕以示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實與委之於壑為狐狸所食蠅蚋所最無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開祈請之端何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甚耶又况祖宗陵寢欽廟梓宮往者屢經變故傳聞之說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此其存亡固不可料矣萬一狡虜出於漢斬張耳之謀以誤我不知何以驗之何以處之喜昨日道間見友人李宗思相語及此李云此決無可問為臣子者但當思其所以不可問之痛沫血飲泣益盡死於復讎是乃所以為忠孝耳此語極當若朝廷果以此義存心發為號令則雖瘡痍跛躄之人亦且增百倍之氣矣何患怨之不報恥之不雪中原之不得陵廟梓宮之不復而為是紕繆倒置有損無益之舉哉不知曾為上論此意請罷

祈請之行否此今日正名舉義之端不可不審萬一果有
 如前所陳張耳之說却無收效若前日之言未盡此意當
 更論之此不可放過也其他則所論盡之但所謂德者當
 如何而脩所謂人才者當如何而辨所謂政事者當如何
 而立此須一有實下功夫愚謂以誠實恭與存心而
 明義理為之輔凡中書使近習小人無得又須審度被已較時量
 力定為幾年之規若孟子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說其間
 施設次第亦當一一子細畫為科條要使上心曉然開悟
 知如此必可以成功而不如此必至於取禍決然不為小
 人邪說所亂不為小利近功所移然後可以向前擔當鞫
 躬盡力上成聖主有為之志下先正忠義之傳如其不
 然則計慮不定中道變移不惟不能成功正恐民心內挫
 仇敵外侮其成敗禍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不足惜
 柰宗社何此尤當審處不可容易承當後將有悔而不及
 者額更加十思不可以入而後量也抑又有所獻嘉幸從
 遊之夕竊觀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
 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
 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見所
 婦奏條理又多語學者以所未到之理此皆為病理無大
 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又可免了緒謝反件半之說
 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為事半而功倍矣有失
 人以為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
 罷之者亦大難易矣間多有一人言而為之區區
 之輕則守之不固必矣慕仰深切不勝區區過計之憂敢

以為獻想不罪其階易也虞公能深相敬信否頗聞尚有
湖海之氣此非廊廟所宜願從容深警切之使知為克已
之學以去其驕吝之私更進用誠實沈靜之人以自輔其
所不足乃可以當大任而成大功不然統於趨事而昧於
自知吾恐其顛躓之速也熹向得汪丈書道虞公見問之
意時已遭大禍不敢越禮言謝今願因左右效此區區庶
幾不為虛辱公之問者伯恭於此何為尚有所疑熹嘗以
為內脩外攘譬如直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
然亦未有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
可一日忘而復離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與語今世之務
矣

答張敬夫

今日既為此舉則江淮荆漢便當戒嚴以待不知將帥孰
為可恃者近年此輩皆以貨賂倚託幽陰而得兵柄漫不
以國家軍律為意今日須為上說破此病進退將帥須以
公議折中與眾共之則軍不特自練而精財不特自節而
裕矣此張皇國威之本不可不早慮也兩淮屯田兩年來
措置不知成倫緒否議者紛紛直以為不可固不是議論
然亦恐任事者未必忠信可仗其所措畫未必合義理順
人心此亦不可不早為之所向見范伯達文條具夫田之
說甚詳似可行於曠土便為井地寓兵之漸試詢究其利
病如何均輸之政見上魯及之否此決無益於事徒失人
心今時州縣老兄所親見豈有餘剩可剗耶聞中之兵
春間忽有赴帥司團教指揮七郡勞遣所費不貲然後肯

行至彼又無營寨止泊聞極咨怨出不遜語此等舉動誠
不可曉昨日道聞又見奉行強盜新法者殺傷人犯姦縱
火皆死此固無疑於當戮但賊滿之限亦從而損之此似
太過蓋所以改此法正以人之軀命為重耳今乃一例為
此刻急則人但見峻文之迹而未察乎所以愛人之心者
亦不得不駭矣不若改此一條使賊滿之數比舊法又如
寬焉以見改法之本意所重乃在人之軀命而不在乎貨
財則彼微有貪生惜死之情者為惡將有所極而人之被
劫者亦或可以免於殺傷之禍汗辱之恥矣又經貸命而
再犯者殺之似亦太過不若斬其左足使終身不復能陸
梁全生之仁禁非之義並行不悖乃先王制刑督姦之本
意也憂君窮寂不聞外事接於耳目者僅有此耳一一薦
聞幸少留意

答張敬夫

秦草已得竊觀所論該貫詳明本末巨細無一不舉不欲
有為則已如欲有為未有舍此而能濟者但使介逐行此
害義理失幾會之大者若虜人有謀不拒吾請假以容車
之地使得往來朝謁不知又將何以處之今幸彼亦無謀
未納吾使不若指此為慶追還而顯絕之乃為上策若必
待彼見絕而後應之則進退之權初不在我而非所以為
正名之舉矣尊兄所論雖不見卻然只此一大節目便已
乖戾而他事又未有一施行者竊意虞公亦且繆為恭敬
未必真有信用之實不若早以前議與之判決如其不合
則奉身而退亦不為無名矣蓋此非細事其安危成敗聞

不容息豈可以坐糜屋椽逡巡悶默以誤國計而措其身於顛沛之地哉必以會慶爲期竊恐未然之間卒有事變而名義不正彌綸又踈無復有著手處也彼若幸而見聽則更須力爲君相極言學問之道使其於此開明則天下之事不患難立詳觀四牘却似於此有未盡也熹常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却是成已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如不先爲養而務求知見是也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然後乃可爲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昨陳明仲轉致手書伏讀再三感幸交集蓋始見尊兄道未伸而位愈進實不能無所憂疑及得此報乃豁然耳向者請對之云乃爲不得已之計不知天意懲勸既以待立

開盡言之路而聖心鑒納又以講席延造膝之規此豈人謀所及哉竊觀此舉意者天人之際君臣之間已有響合之勢甚盛甚盛勉旃旃旃凡平日之所講聞今且親見之矣蓋細讀來書然後知聖主之心乃如此而尊兄學問滋養之力其充盛和平又如此宜乎立談之頃發悟感通曾不旋踵遂定腹心之契真所謂千載之遇也然熹之私計愚竊不勝十寒泉楚之憂不審高明何以處之計此亦無他術但積吾誠意於平日使無食息之間斷則庶乎其可耳夜直亦嘗宣召否夫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愚竊以爲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夫聖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爲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以爲作聰明自賢聖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近有論語舊說其間多此類者比來尊兄固已自覺其非矣然近聞發明當仁不讓於師之說云當於此時識其所以不讓者爲何物則可以知仁之義此等議論又只似舊來氣象殊非聖人本意才如此說便只成釋子作弄精神意思無復儒者腳踏實地功夫矣進說之際恐不可以不戒筵中見講何書愚意孟子一書最切於今日之用然輪日講解未必有益不若勸上萬幾之暇日誦一二章反復玩味究觀聖賢作用本末然後夜直之際請問業之所至而推明之以上之聰明英睿若於此見得洞然無疑則功利之說無

所技而僥倖之門無自啓矣異時開講如伊川先生所論坐講之禮恐亦當理會也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為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措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為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為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未流之弊不可勝枚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脩其實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

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逐鄉里不同者亦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富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理宜公論兩說利害數路是則雖未嘗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

萬一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又屯田之議久廢不講比來朝廷似稍經意然四方未觀其効而任事者日被進擢不知果能無欺誕否今日財賦歲出以千百巨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九然則屯田實邊最為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因陋就簡則欺誕者易以為姦而隱覈者難於得實此却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畫為立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為準畫為一法使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

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無雜耕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為復古之緒高明試一思之今日養民之政恐無出於兩者其他忠邪得失不敢槩舉但政本未清俸門未窒殊未有以見陽復之效願更留意暇日為上一二精言之至於省中職事施行尤切伏想直道而行無所回互不待愚言之及矣猥承下問敢效其愚伏惟采擇

答沈侍郎書

喜伏蒙送示告命極感眷存竊計掄揚推挽之力多矣然喜愚不肖昨以憂苦之餘疾病殘廢不堪任宦故召命之下不得不辭最後諸公以謂無故罷遣非朝廷待士之禮勢必難從不若以嶽祠為請庶幾有以藉手而罷始者猶以無事而食祿為嫌不敢出口久之然後敢言意謂向來遭喪既已去官今若朝廷畀之舊秩從其所請使之得便私計而免於稽違僂棄之罪則已為非常之恩矣不謂今臺省諸賢必有能論其失者勢必中竊忽前日府中送省劄來乃知此命之遂行而今得竊窺訓誨叮嚀之意充使人皇恐震慄而不敢當已送建寧府寄內今有二狀申省輒以附內得賜台旨投達為幸但其間所陳綠愧恐怵迫不能盡鄙懷敢乞因見丞相特借一言因喜之辭便從所請不惟孤疎之迹得免邀君鈞寵之譏亦免以謬恩濫賞上累公朝綜核之政則上下之勢兩便而俱全矣如其不然寧碎首瀝血以請遠命之誅不敢蒙羞忍恥為微幸苟

得之人也切望台慈鑒此誠懇早賜矜念則覆護保全之賜終身銜佩何敢弭忘本欲自作劄祈哀又念孤遠不敢容易至感激知遇之厚則有不待言而喻者然亦頗恨其不能置此無用之人於度外而必爲此以促迫之也此懷抑鬱無路自通正賴高明終惠之耳

與建寧諸司論賑濟劄子

一安撫司賑濟米合於冬前差船般運免至冬後與民間般載租米互有相妨或致延滯

一廣南最係米多去處常歲商賈轉販舶交海中今欲招致合從兩司多印文榜發下福州沿海諸縣優立價直委官收糴自然輻湊然後却用溪船節次津般前來建寧府交卸

一一般運廣米須得十餘萬石方可濟用合從使府兩司及早撥定本錢選差官負使臣或募土豪合與在路錢糧令及冬前速到地頭趁熟收糴湖惠州與本路界相近往回別無踈虞即與支賞約運到米一千石支錢充賞更多尤好其糴到米數最多之人仍與別議保奏推賞施行

一上件福廣米既到府城即城下居人自無闕食之理不須過有招邀上溪般米反致鄉村置之將來却煩官司般米賑濟勞費百端今合先次出榜曉諭諸縣產戶寺院除日逐出糴不得閉糴外每產錢一貫糶米三十石

省未亦依此紀數兩貫以下不務委社首通行勸諭觀內申縣所備覆實不得輒拘頗情虛申數日及矣狀恐既生事擾擾其社首家未米即委隅官封糶

一鄉下有外里產戶等寄莊即仰社首及本處居人指定

經官陳說封糶十分之七

一鄉下有產錢低小而停積未米之家仰鄰保重立罪賞陳告亦與量數封糶十分之五並依前法

一上戶有願於合糶數外別行糶糴之人許其實數經縣自陳收附出糶量行旌賞

一所糶未米更不預定價直將來隨鄉原高下量估平價出糶不使太貴以病細民亦不使太賤以虧上戶

一所糶未米自來年正月爲始以十分爲率至每月終即給一分還元糶產戶自行出糶直至稍覺民飢即據見數五日一次差隅官監糶大人一斗婦人七升小兒四升如至六月中旬民間不甚告飢即盡數給還產戶自行出糶

一府城縣郭及鄉村居民合糶未米之家合預行括責取見戶口實數即見合用米數及將來分定坊保給關收糶免欺弊逐戶分作三額

一上戶自有蓄積軍人自有衣糧公吏自有廩祿市戶自有經紀工匠自有手作僧道自有常住並不在收糶之限

一鰥寡孤獨老病無錢糶米之人候三四月間別議措置如是饑荒須令得所

右謹具呈第一項至第三項乞使府兩司早賜詳度定議第四項以後乞使府出榜通衢恐有未盡未便之處令諸色人詳其利害疾速具狀陳述屬詢審議然後施行庶使大戶細民兩得安便伏候台旨

此米須留以待來歲之用目今秋成在邇般運到人已
食新切乞存留無為虛費糶米多則上戶不易火又儲
蓄不足此數更乞裁酌更以戶口之數計之方見實用
米數

與建寧傅守劄子

喜竊以秋冬之交寒氣未應恭惟某官台候起居萬福熹
北津建陽凡兩拜問必皆已呈撤矣拜遠誨益忽已累日
追思館遇勞脫之寵已劇愧荷至於連榻奉教又皆潤澤
忠厚老成人之言感發多矣幸甚熹昨日已至山間弛擔
兩日又當南下然旱久水涸更須數日乃可抵城下也歸
塗訪問田畝豐儉相補計已未至甚虧常數但備禦之策
不可不講而知舊往往見尤不能深陳糜穀之害且云未
論醜醜所耗只今造麴崇安郭內度費萬斛黃亭小市亦
常半之而鄉村所損又未在數與其運於他州有風波之
虞舟楫之費曷若坐完此穀了無事而百全也萬斛之麴
將來所糜秣米又當以數萬計若能果如前日收糶秣米
之說所完亦豈及此聞邵武已行此令彼以蕞爾小邦尚
能行之豈堂堂使臺大府之力而反不能乎到家得浦城
知交書亦頗及此今謹納呈願高明更與揚丈熟計之也
但恐已緩不及事耳此人姓張名體耳好學有志佳士也
似亦與景仁昆弟同年前此因垂問人物亦嘗及之矣又
聞楊丈已行下主簿糶米而未及統林之別不知果如何
糶杭之害前已陳之然千里之內戶口不知其幾若必入
入糶米而食之恐無以濟其勢須令上戶椿留米米如前

日之說儲備乃廣但所遇縣道官吏之說皆憚於此計蓋
恐上戶見怨又慮見欺殊不知救災之政與常日不同決
無靜拱而可以獲禽之理夫富人之多粟者非能獨炊而
自食之其勢必糶而取錢以給家之用今但使之存留分
數以俟來歲聽官司之命以恤鄰里之闕何所不可正使
其間不無冥頑難喻之人然喻之以仁恩責之以大義甚
不從者俟之以刑其樂從者報之以賞何至憚其怨怒且
慮其欺已而不敢為哉似聞建陽之西已有自言於官願
以家貲二百萬糶米以俟來歲之荒而以本價出之若果
如此則人亦豈為鬼為魅全不可化者但患上之人先以
無狀期之故疆者視以為深仇而肆其凌暴弱者畏之如
大敵而不復能以正義相裁二者其失均也嘗讀蘇明允
書以為權衡之論為仁義之窮而作竊以為此乃不知仁
義之言夫舒而為陽慘而為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
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
有窮也而可乎故凡此所論雖若杜後惠文一切之說其
實趨時救弊不得不然蓋其心主於救人而所及者博故
雖有人所不欲而疆之者初亦不出乎仁術之外也夜不
能寐起坐作此信意直書無復倫次不審高明以為然否
正使未必可行亦足以當一劇論也前日所稟弟子職溫
公雜儀謹納上字已不小似可便刊女誠本傳中有一序
恐可并刊此印行紙內上數幅字數踈密須令作一樣寫
乃佳仍乞早賜台旨當不日而就也刻成之日當以弟子
職女誠各為一秩而皆以雜儀附其後蓋男女之教雖殊

此則當通知者使其流行亦輔成世教之一事也雜儀之書蓋項年楊丈嘗以教授者感今懷昔歲月如流而孤露至此言之摧咽不能自已語次及之亦足爲慨然也喜本更拜書揚丈昨日方歸今早有人行鷄鳴起僅能及此遂不暇作然所欲言不過此想從容次必盡及之未拜侍前更亡以時自重前即詔除然區區竊與閩人俱不能無惜留之願耳

答傅守劄子

垂喻曲折極感眷念之勤但政事卻意初固料其如此蓋理法當然無可疑者台念不置宛轉至今事體益以明白在使府雖欲奉承朝廷矜恤之美意而在喜豈得執法令之疑文以肩受所不當得之祿哉喜雖貧病然爲日已久粗能自安實不敢以此自毀廉隅仰累執事謹具狀申乞察罷其未行者收毀其已行者以安愚賤之迹切望憐其誠懇特與施行千萬幸甚

答龔參政書

乃者明公還朝一再旬朔即被書贊延登廟堂近歲以來君臣之美感會神速未有若斯之盛者喜竊聞之不勝其喜即欲脩咫尺之書以稱慶於門下顧以衰病懶廢因循前却以至于今而遂不知所以進也不謂明公眷念不忘枉賜手教伏讀感懼不知所言又得本府韓尚書報朝廷以喜未敢受祿之故申飭所司特給符券府司既受而行之矣此非明公矜憐之厚則亦何以得之自是以往不惟得以少官講堅之真抑使窮悴孤蹤不以矯異詭激得罪

於公正之朝爲幸大矣惟是支離沈拙無由進趨賓客之後自竭愚煩以報萬分伏惟明公深以平生所學爲念仰體聖天子所以圖任仰成之心端本清源立經陳紀使陰邪退聽公論願行則羣生蒙福海內幸甚喜不勝瞻望懽懽之至

答龔參政書

伏自去春拜啓之後不復敢貢起居之間蓋懼瀆尊之咎亦避接上之嫌其於瞻仰之私則不以一日而忘也竊蒙賜之手書眷撫甚厚區區感激蓋不勝言惟是恩除過望深所未安此雖參政記憐憐昔有以及此然喜之平生有志無才少容多忤參政固所深知顧乃以是處之似恐未得其適也數年以來私自揣摩決無可用於世重以前歲胃受朝廷寵褒惠養之恩其義不容復捨退間起趨名宦非惟自處已審至於友朋之論亦皆以謂必其若此庶或可以少補前日肩受之非也敬以公狀申堂伏惟矜憐早爲敷奏如其所請或令仍舊充備祠官則喜之受賜亡涯矣喜其勢終不可出萬一未蒙允允必至再辭竊恐迫死之甚言語粗率有以自取罪戾者參政必不欲其至此幸早圖之所以記憐擁護之恩宜無大此者焉伏惟留意千萬幸甚

答陳秘監書

喜憂慮餘生屏處田野瞻仰重望蓋亦有年願晦殊途無由徹聲于下執事茲乃伏辱不飾而惠以書俞以恩除之意且速其來養予良厚顧惟衰賤無庸久絕榮望於此有

不獲承命者已具公狀哀懇廟堂所示告劄亦已送本府
寄納矣衰疾杜門瞻望無日鄉風引領不勝依依

與傅潛書

憲竟不克真有前日之命皇恐失措冀公以書付陳舍人
遣人以來此意雖厚然憲出處之計已定於前歲受官之
日矣至此不容復有前却已具狀申省及以告劄寄納軍
帑乞賜台判送下幸甚官觀恐合日下解罷俸給亦乞任
勅為幸冀公亦有書至門下還書之際幸略及鄙意蓋終
不可復出者異時復得舊物或奉香火於幔亭之祠以畢
誅茅夕陰之願於憲足矣若迫之不已必發其狂疾却恐
倍費調護不若及此而樂之之為全也喜申省狀已極詳
備不復為第二狀之計矣用此進呈少假一言之助其勢
可以一請而遂切乞力為言之盡此底蘊千萬幸甚

與呂伯恭書

喜六月初始得離婺源扶病觸熱幸免他虞到家未幾忽
聞除命出於望外不知所為然向年所叨異恩已是朝廷
慰勞惠養之意况今又兩三年精力益衰豈復尚堪從官
不免復以此意陳辭當以力請必得為期耳昨日得韓丈
書遣時未有是說然見人說韓丈嘗於榻前復及姓名勢
必緣此若然則是向來哀懇都無絲毫之効足見平生言
行不相副無以取信於人如此使人皇恐無地自容向來
冒受恩命已是辭却一年後采見無收後又思此既是朝
廷美意又直許其退閑於理疑若可受故不能終辭然朋
友四面之責已不勝其喋喋况昔已取彼今復受此則是

實為壑斷無復庶耻雖有子貢之辨亦不復能自明矣在
憲一身固無足道然區區自守畧已半生辛勤勞苦無所
成就今日韓丈又豈忍必破壞之邪况世衰道微士大夫
既責售偽託公濟私者方驚於世若又開此一塗使清官
美職可以從容辭遜而得年除歲遷何所不至則是此弊
由憲致之平生所以自任者雖不足言然又不至如此之
輕實不忍以身移此弊為後世嗤笑已作韓丈書懇之幸
因書更為一言使其察此衷誠力贊廟堂因其辭避早為
寢罷不使蹤跡布露反取譴訶則拙者之幸也又况如老
兄者未忘經世之心而又富有其具乃未收用而使此荒
拙狃在其先此又豈所宜邪年來百念俱息唯覺親勝已
資警益之樂為無窮何時復奉從容豁此意耶又向來見
入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為樂勝之為喜近來唯覺彼之
迷昧為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已耳
此不知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情性之正也向見吾
兄於儒釋之辨不甚痛說此固為深厚然不知者便謂高
明有意陰主之此利害不小喜近日見得學者若於此處
見得不分明便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之行亦須有病痛
處其為正道之害益深正當共推血誠力救此弊乃是吾
黨之責耳

與呂伯恭書

區區出處之計極感誨諭異時難處亦深慮之但目下便
有許多間阻使人難於進退平生多所愧耻於此自信未
及打不過耳又更有一二事平生自知無用只欲備尋小

文字以待後世庶小有補於天地之間今若一出此事便
微不成設使異時收拾得就將來亦無人信矣又今日諸
公推挽之意人人知之若到彼之後所見一有不同便爲
背負知己如陳了翁事亦是賢者之不幸非其所欲也若
每事唯唯緘默隨衆則其爲負益深又非鄙性所堪然則
亦何爲必出以犯此數患乎今日開元履懷贈之命使人
感傷渠亦正坐當時不量諸公相知之淺深趣向之同異
故後來不免紛紛之論耳康節之慮前此固嘗講之所以
受却前年恩命亦政爲此然曾不足以止今日之所蒙者
而或反以爲梯此又豈計慮之所及乎猜阻之患亦深憂
之但既出之後或有妄發不能自己處則其爲猜阻甫益
深耳前日龔參自以書來當時煩挽中答之不盡此意且
夕或別以書言之今且望老兄以此兩書曲折盡達韓丈
今日別無醫治方法只有早聽其辭便自帖帖無事若更
降指揮一下一上則千冒頓煩傳聞廣而議議多必別致
生事矣喜祠官向滿方患未敢再請只得再差一次爲幸
甚厚此外實不敢有一毫意思也前書勇往之說以今觀
之又似舊病依然略未瘳減一二分易言之責深以自懼
耳

答韓尚書書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
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然竊妄意此必
尚書文過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遽到六月十五日所賜
書傳文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

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喜猶介
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踈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
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特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
來自甘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
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
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
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
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
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蓋其祿而卒許
以役閑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
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
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壓迫之
慮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喜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
以喜之狷介迂踈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
賴一特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
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
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
而適所以爲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
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爲
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况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
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
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
必脅敲縱史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
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閭風俗之盛衰故尤

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既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按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類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為引重而其要歸成効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忽忽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龔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秩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為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既作然後藥之乎瞻望門牆無由趨侍情意迫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與龔參政書

熹衰陋亡庸誤蒙引拔自知不稱嘗力懇辭未奉俞音祇增震懼今再有狀欲望哀憐早賜敷奏施行則熹之幸也抑又有以聞于下執事者熹自幼愚昧本無宦情既長稍知為學因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幡然始復誤有濟時及物之心然亦竟以氣質偏滯狂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無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又

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乃欲引而致之搢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所使之也使之隨羣而入逐隊而趨耶則盛明之旦多士盈庭所少者非熹等輩也使之彊顏苟祿以肥妻子耶則熹於飢寒習安已久所病者又不在此也且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驗於今者效其愚於百執事之後則熹之所懷將不敢隱於有道之朝竊料非獨一時權倖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不以為狂而斥之也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則懼熹之殺身無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意迫情切言不及究伏紙偵越

與龔參政書

熹竊伏田里仰依大造自頃拜勅奉祠以書陳謝之後無故不敢輒通疏敬以犯等威區區第切瞻仰茲者竊聞還政宰路歸榮故鄉行道之難不無私歎然意者必得參候車塵瞻望顏色以慰積年引領之懷而卧病田間偶失偵伺遂乖始願尤劇惘然獨念頃歲黃亭客舍拜違左右屈指於今十有五年其間事變反覆何所不有而其不如人意使人悵悵不能無遺恨者則已多矣憂患之餘衰病零落雖已無復當世之念然私所幸願猶冀天啓聖心日新厥德公道庶幾其復可行乎明公彊食自愛應之於後以遂初心則海內幸甚暑行良苦引首馳情

答陳丞相書

熹昨罹私艱仰勤帛恤拜啓還使未足究盡鄙懷方欲別伸問訊之禮忽聞拜章公車折旋間退聖主重違明公之

意峻其班秩而後賜可竊自惟念雖與一道窮民同失膏
兩之潤不無惻然想稅駕里門雍容就第越然事物之
外其樂有不可涯者至於聖主不忘之意則又海內搢紳
之所共慶而熹之愚昧竊獨深有感焉蓋今時論歸趣益
異於前後來諸公未見卓然有可望以回天意者有識之
士日夕寒心明公受國家大恩起布衣至將相位尊祿厚
德流子孫今又為聖主所優尊士大夫所歸鄉如此詎豈
以一身之樂而忘天下之憂哉伏惟高明深念此意亟於
此時反躬探本遠佞親賢以新盛德廣賢業庶幾異時復
起有以格君定國刻弊鉅姦慰斯人之望者千萬幸甚

與陳公別紙

前幅所稟親賢遠佞之意蓋已屢讀鈞聽然似頗未蒙深
察懷不能已輒復陳之蓋在今日此事利害尤不難見惟
試思平日所以願忠於國者云何而反求諸其身則其得
失之數隱然心目之間矣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
后非諸人况欲格君心以救一時之禍此豈細事而可不
責之於吾身積之於平日而苟焉以一朝之智力圖之哉

與陳丞相書

竊聞鈞旆尚留上饒不審幾日遂東所以反覆啓告之方
必已有定論矣但熹竊料比來言者指陳闕失白發姦欺
不為不盡而未有開悟之益正坐不正之於本而正之於
末不求之於理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增崇聖德紀綱政
體之意而惟羣小之過惡是攻此其所以用力多而見功
少者與伏惟高明深察乎此而有以反之庶乎其有以慰

天下之望也蓋不惟元老大臣所以告君之體當然顧其
理勢攻之於彼不若導之於此之為易誦衆人之所已言
不若濟其言之所不及者之為切也鄙意如此而不能達
之於言不審相公以為如何數日道間竊窺日用之妙其
忠誠博厚之意蓋益然溢於容貌詞氣之間知數年以來
所以進德者如此其深且遠也以此感物何往不通况吾
君之聰明而又助之以海內忠臣義士之心乎願相公益
勉旃不幸而不得其言則不可暫而立其位也
喜前幅之尾所稟乞願垂意蓋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得
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為也不合而苟焉以就
之則吾道不惟不得行於今而亦無可望於後矣此其機
會所繫不淺喜愚不肖又病且衰蓋已決然無復當世之
願顧其痛心疾首所不能忘者獨在於此前日雖嘗言之
然自覺有所未盡故復喋喋於此忠憤所激至于隕涕伏
惟相公念之

答呂伯恭書

遞中兩辱手教獲聞邇日秋清尊候萬福感慰之至但所
被恩命以喜之資歷分義精神筋力皆無可受之理雖感
君相矜憐之意重以仁賢說誘之勤終未敢起拜而恭受
也申省狀已附遞回付奏郎副本錄呈叙說雖詳然似無
過當之語只是須如此說方盡底蘊耳如以未安幸為却
回仍別為作數語見教庶幾可以無忤若只熹自作終只
有此等詞氣出來也觀此氣象豈是今日仕途物色當路
者必欲疆之大是違才易務矣區區之志狀中備見更有

答鄭自明書

一事自數年來絕意名宦凡百世務人情禮節一切放倒
 今雖作數行書與人亦覺不入時樣唯在山林則可以如
 此恣意打乖人不恠責一日出來作郡承上接下豈容如
 此又已慣却心性雖欲勉強亦恐旋學不成徒爾發其狂
 疾此是一事又數年來次輯數書近方畧成頭緒若得一
 向無事數年不死則區區所懷可以無憾而於後學亦或
 不為無補今若出補郡吏日有簿書期會之勞送往迎來
 之擾將何暇以及此因循歲月或為終身之恨而其為政
 又未必有以及人是其一出乃不過為兒女飢寒之計而
 所失殊非細事此皆未易與外人道故狀中不敢及之只
 欲老兄知之更為宛轉緩頰使上不得罪於君相下不見
 疑於士大夫足矣扶接導養之功正應於此用力想不以
 為煩也按路未敢作書煩為深達此意只俟此事定疊再
 得官觀如舊便自作書謝之也武夷今夕當滿今既未受
 命亦未敢便落舊銜但未敢請俸耳或恐得祠別有所加
 此亦決然難受亦可微詞風旒之免臨時復紛紛也千萬
 留念至懇至懇保全孤跡使不至踈脫深有望於高明也
 喜來日出紫溪迎哭劉樞之樞昨得其訣書循以國耻未
 雪為恨亦可哀也臨行甚冗又急遣回遞中草草作此殊
 不盡意八月十七日上狀不宣喜頓首再拜

子重不及拜狀昨日亦嘗以書附政和行者想未能即
 達也此事亦告調護得免踈脫朋友之賜厚矣欽夫又
 不得書彼想時聞問也王程驅迫不得少休聞此尤使
 人怕出頭耳

副封曩恨未見今茲幸得鵲讀感歎之餘欲杜敬服嘗竊
 論之以為非獨忠諫懇切有以過人於才辨智略亦非人
 所能及不知劉元城陳了翁輩如何爾上聖聰明開納如
 此一旦感寤去鼠輩如反覆手耳太平萬歲雖老且病尚
 庶幾及見之幸甚幸甚補郡懷章雖鬱公議然待以此閒
 暇進德脩業益懋久之親天意亦有非偶然者矣更願
 深自培養以厚其基篤志講學以濬其源使誠意充積而
 鋒穎著藏義理著明而議論條暢則一日復進而立於朝
 其所以動寤答發者決不但如今日之所就而止也蓋前
 日文字固為剴切但論事多而論理少數羣小之姦欺雖
 詳而於人主之所以端本清源脩德立政之意有未備也
 此其所以然者失於逆料聽者謂之迂濶而不敢言亦自
 於此理講之未精不免於自以為迂濶而不足言也兼今
 日之病只此一病最大若藥之未効則其他小小濫候不
 必泛投湯劑以緩藥勢而欲攻此病所用之藥亦須一君
 二臣三佐五使多少緩急次第分明乃易見効今既難治
 他證而所用以攻病根者又未免互有得失亦已嘗為令
 第言之歸當一一稟白不審尊意以為如何衰陋不足以
 及此猥蒙不鄙見使與議其間亦私感時論之至此不覺
 傾倒而忘其愚耳此外則伯恭所告讀書取人之意亦所
 宜深留意者蓋吾人所立已如此使天無意於右宋則已
 若有此意異日之事豈得而辭其責哉然則今日吾人之
 進德脩業乃是異時國家撥亂反正之所繫非但一身之

得失榮辱也惟高明深念之然講學之方未得而論猶頗以爲恨也陳丈此行所繫不輕待於下流不勝日夕之拳拳也熹之出處不足爲時重輕諸公或聽其辭固幸不爾則受命而復請祠又不得則當申審奏事以卜可否又不爾則引疾丐閑此於進退固自以爲有餘裕者未審老兄以爲如何若終身不出之計則自祿不逮養之時已決於心懷矣今亦不敢固必且得隨事應之耳但申審狀中欲少露久違軒陛願得一望清光之意使知本無羞薄詔除之心不知可否幸爲籌度留數字於曹晉叔處令尋的便附來見教爲望或不必然即只依常格寫去也似之文字果佳甚慰人意老兄亦當勉其進脩以俟時也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年出來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少有所立即自以爲事業止此更不求長進了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亦可念也人材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爲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也陳候官處更有胡明仲侍郎史論議論亦多切於事理不知嘗見之否若未可就借看發人意思也

昨得都下知識書云伯恭說熹不必請對此其意蓋恐熹復以抵觸得罪沮壞士氣此意人少識之者只以熹偷得差遣做一般彼意固善然恐不可承用也如何

閩縣儒學訓導何器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